

書叢本基學國

集全生先溪望方

(下)

撰 苞 方



館 售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NA

247.2
627
412

書叢本基學國

集全生先溪望方

(下)

撰 苞 方



3 1761 6849 4

行發館書印務商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附蔡各家鈔輯遺文序跋

傳貴刻外集跋

先曾祖侍郎公望溪文鈔數十卷。實出門人王兆符程崑所編集。其書之行於海內。固已久矣。傳貴幼時則見家藏遺文十餘篇。不載於集。及長。遊歷四方。見有先公手跡遺篇。必弼產質物。期購得乃已。今所收者蓋數十篇矣。恐久而散失。謹問序於當世名人。而雕板行世。或疑集外之文。必當時先公所芟棄。是不盡然。今集外與張相國論澤望事宜篇。手書具在。而先公以爲緊要之文。自跋其後。然則集所不載者。蓋有當時不欲遽出以待後人之意。不盡先公所芟棄也。惟家藏于忠肅論。則文鈔所已刻。其書韓文一篇。文亦具刻於文鈔。第彼題云書祭裴太常文後云耳。又考文鈔有答友書云。蒙諭爲賢尊作表志。或家傳賢尊惟以某事屈廷議云云。今家藏文作與喬介夫書。稱其父爲賢尊。侍講公。而所謂某事者。則謂開海口始末。而侍講奏對車邏河有四不可之奏議也。然其下文則不殊矣。凡此者。今率不更刊。而但著其同異如此。當王程編集時。文自爲篇。不用古人刻書首尾相銜之法。恐編後復有所增加也。今傳貴意亦正然。故刻書仍用其體焉。嘉慶十七年冬十一月。曾孫傳貴謹跋。鈞衡曰。此刻五十二篇。內有書符節婦任氏家傳。即前集二貞婦傳。與清河書。即前集與喬相國論。征澤望書。蓋一時未檢對耳。又葛君墓誌銘。王彥孝妻墓碣。已刻前集。傳貴所藏本。蓋缺此二文。惟與喬介夫書。即前集答友書。是跋自言。凡此類率不更刊。而又刊入何也。

邵鈔奏議序

望溪先生奏議十九篇。自桐城桂林方氏家譜鈔出。惟江南閩廣積貯議一篇。先生曾孫傳貴刻集外文有之。而題目刪去議字。餘十八篇。皆前後刻所不載者。按奏議既載入家譜。傳貴不應不見。而續刻未收。豈以文有未工。而屏之不使與諸用意之作相開廁與。然自古奏議之體。皆取明白剴切。不矜琢鍊之工。觀韓歐諸家集所錄奏劄類。俱較雜作稍似放筆爲之。蓋體裁不得不爾。而骨氣故在。識者自能辨察。且建白國家大計。忠君愛國之意。溢露言表。足以覘儒者之實用。胡可廢也。上元縣志稱先生當官敷奏。俱關國計民瘼。今觀請定經制等劄子。煌煌鉅篇。乃經國遠謨。足與斬文襄公生財裕餉諸疏並垂。餘亦直抒所見。不肯一字詭隨。生平端方嚴譔之概。可以想見。曩嘗病望溪集獨闕奏議一體。今喜得而錄之。他日當益接先生遺文。重刻以惠學者。庶表區區私淑之志云。道光丁酉九月三日。仁和邵懿辰記。鈞衡曰：講吾鄉光方伯已刻入龍眠叢書。頃得太倉王君本復增九首。中有請墾除積習與起人才一疏。煌煌大文。不知方譜何以失載。今以配經制劄子分冠一二卷之首。而各以類從。又攷先生敘交文內言朱相國。稱子所言三事及九篇之書。吾未嘗一日忘。則先生所議。尙不僅屯田苗疆等文已也。

王鈔逸文序

余舊有望溪先生集。爲其門人王兆符程壺所編。凡二百五十九篇。壽州呂君敬甫所有。較多百廿二篇。其外集五十二篇。刊於先生之曾孫傳貴。敬甫亦有之。昨歲敬甫得初刻本於江甯書肆。出以示余。則余

所無者幾半焉。敬甫未見者。則有六十四篇。而劉奏之文居多。敬甫檢其已有者。贈余。余更鈔集之。曰望溪文補遺。則百廿二篇也。曰望溪逸文。則六十四篇也。外集則亦鈔之。而仍其名。并附於原書之後。而倍之得十二册。吾不知已刻而復刪。已編而復減者。出自先生之心否。又不知外集之拾遺而補闕。有當於先生之心否。書此聊志是書之由來云爾。道光庚子七夕後二日。太倉後學王寶仁識於六安學署。鈞衡百五十九篇之本。初刻本也。程鑑所謂就王顯二家所錄。及已所得遊稿者也。多百二十二篇之本。程氏增刻者也。增刻本多寡又微有不同。近日坊間所行。祇是本。王君稱呂敬甫得初刻本於江甯書肆。呂本不可見。觀王鈔本。內夾裝呂贈刻文數十首。乃初印樣本。上有朱墨筆校正譌字。且有加簽云。此板撤去者。詳加參對。乃知呂氏所得。非初刻本。蓋程氏增刻初印樣本也。其撤板者。世遂不見。然則王君所謂逸文六十四篇。皆程氏所已刻。而傳貴所刻之文。亦間有程氏已刻者。是則海內之士。所未聞也。

恩露鈔遺文跋

先侍郎公遺文百餘篇。先曾王父厚堂公所手輯也。曾王父跋識其尾。謂奏劄之文。前曾鑄板。未編入集。以當日所奏。均發九卿議。其中有行有不行。議而不行。同時諸公。率多齟齬不合。文出恐觸所忌。將俟遲之又久而後入集。而其板旋廢。其雜著遺稿數十篇。則得之家藏廢篋。蓋先公所刪汰。而亦有散佚於四方者。恩露嘗展讀之。每繹一篇。覺義理充足於中。悉能闡明聖賢立身經世之道。足以垂範來學。每思補刊。艱於力之不逮。而此志固未嘗一日或去諸懷。今年春。吾桐戴君存莊。重刊全集。而搜羅遺文。蘇君厚子以書來告。戴君所爲。自是藝林公事。而爲人後者當之。有感激於中。而不知所云者矣。敢不悉出所藏。

俾世之景仰先公者，爭覩爲快邪？因取家藏遺稿，錄出若干篇，以寄閱來書。凡已得者，不復錄。恩露反復紬繹，是皆確爲先公之文無疑。蘇戴二君，最深於先公之文，其自爲搜致者，必能辨真僞，嚴去取也。先是從大父勤之公外集之刊，皆經姚姬傳先生手訂。二君紹先賢之志事，知有後先同揆者矣。謹書數言於簡末，以慙小子之有志未逮，而感戴君之古誼有足多焉。咸豐元年夏四月，來孫恩露謹識。

蘇跋

惇元壯時，讀望溪先生文集，遂篤嗜之。購得新印本，其間有前已刻而新本刪去者，乃覓舊本錄補，并蒐緝未入集之文，隨時繕錄。尋友人邵映垣於方氏家譜中鈔出奏議祠規，余亦並錄，且假方譜而讐校之。歲戊申，余授徒城中，見光律原方伯，購得舊鈔先生文，假歸校閱，其文皆五十四歲以前所作，改竄塗乙之處，似爲先生親筆，其改本與刻本悉相同，乃錄出未見者數首，彙前後所得，爲遺文一冊，凡六十餘首。去年秋，友人戴存莊毅然貸貲重刊先生全集，與余商訂體例，遂舉藏本并遺文授之。旋映垣寄來先生與陳可齋尺牘十九首，存莊又於王研雲學博處，假鈔奏議雜文三十六首，多老年之作，皆程豈道與前曾鐫板而撤去者。余又介方子觀騰書金陵，先生來孫恩露寄到詩十五首，文十九首，多少壯之作，存莊乃合傳貴所刻外集，編爲集外文十卷，合正集并余所編年譜刊之。於是海內可見先生文集之全，洵鉅觀也，亦快事也。余久欲刊先生遺文，而力不能及，友朋中亦有擬刊先生全集者，而卒未能行。今樂觀成

事。非存莊任事之勇。安能若是乎。至韓理堂所編逸集。任心齋所藏逸稿。高密單氏所藏遺稿。今雖猝不得見。然審思之。恐此集所遺者。亦不多矣。刊將竣。存莊屬爲遺文跋語。惇元於先生文。如菽粟水火之須。前編年譜。嘗序而論之。茲乃縷述輯錄。頗未以識於後。咸豐元年辛亥五月十二日。邑後學蘇惇元謹書。

望溪先生集外文目錄

邑後學戴鈞衡編

卷一

奏劄九首

請定經制劄子

請定徵收地丁銀兩之期劄子

請定常平倉穀糶糴之法劄子

請復河南漕運舊制劄子

請備荒政兼修地治劄子

請禁燒酒事宜劄子

請禁燒酒種烟第三劄子

請除官給米商印照劄子

論山西灾荒劄子

望溪先生集外文 目錄

卷二

奏劄十一首

請矯除積習興起人才劄子

擬定纂修三禮條例劄子

論重刊十三經廿一史事宜劄子

請定庶吉士館課及散館則例劄子

論考試翰林劄子

請正孔氏家廟祀典劄子

請以湯斌從祀文廟及熊賜履郭琇入賢良祠劄子

論九卿會議事宜劄子

謝授禮部侍郎劄子

辭禮部侍郎劄子

進四書文選表

并條例

卷三

議八首

修祖陵廟寢議

喪禮議

貴州苗疆議

塞外屯田議

臺灣建城議

江南閩廣積貯議

渾河改歸故道議

黃淮議

卷四

序二十一首

周官辨序

春秋直解後序

湯文正公年譜序

望溪先生集外文 目錄

文昌孝經序^代

傳信錄序

徐司空詩集序

考槃集序

蔣詹事牡丹詩序

楊千木文稿序

何景桓遺文序

喬紫淵詩序

隱拙齋詩序

古文約選序例^代

明御史馬公文集序

甯晉公詩序

張彝歎稿序

劉巽五文稿序

朱字綠文稿序

奈西麓文稿序

伍芝軒文稿序代

溧陽會業初編序

跋十首

跋先君子遺詩

書高素侯先生手札後二則

刻百川先生遺文書後

附刻弟椒塗遺文書後

書先君子家傳後

書諸友公祭先母文後

書時文稿歲寒章四義後

記時文稿行不由徑三句後

題舒文節探梅圖說

望溪先生集外文 目錄

卷五

書二十六首

與鄂張兩相國論制馭西邊書

與鄂少保論治河書

與鄂相國論薦賢書

寄言

與謝雲墅書

與劉函三書

與某書

與喬紫淵書

與吳東巖書

與熊藝成書

答劉拙修書

與白玫玉書

與劉古塘書

與劉紫函書

與陳滄洲書

與徐蝶園書

與龔孝水書

與王崑繩書

與劉言潔書

與賀生崔丕書

與顧震滄書

與韓慕廬學士書

與慕廬先生書

與徐貽孫書

與章泰占書

與劉大山書

望溪先生集外文

目錄

卷六

紀事十五首

湯司空逸事

湯潛菴先生逸事

安溪李相國逸事

敘交

記長洲韓宗伯逸事

記徐司空逸事

記開海口始末

記所聞司寇韓城張公事

記太守滄洲陳公罷官事

記張彝歎夢岳忠武事

記姜西溟遺言

書羅晉代妻佟氏守貞事

記吳紹先求二弟事

獄中雜記

結感錄

卷七

墓表四首

禮部尙書韓公墓表

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劉公墓表

武強令官君墓表

內閣學士張公夫人墓表

墓誌銘十四首

明故兵部郎中劉公墓誌銘

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湯公墓誌銘

彭訥庵墓誌銘

顧飲和墓誌銘

望溪先生集外文 目錄

長甯縣令劉君墓誌銘

誥封內閣中書張君墓誌銘

李友楷墓誌銘

楊千木墓誌銘

弟屋源墓誌

刑部郎中張君墓誌銘

大理卿熊公墓誌銘

少京兆余公墓誌銘

高素侯先生墓誌銘

全椒縣教諭甯君墓誌銘

卷八

論一首

方正學論

送序三首

送馮文子序

送韓祖昭南歸序

送吳平一舅氏之鉅鹿序

傳一首

康烈女傳

記一首

柏村吳氏重建宗祠記

家訓三首

教忠祠規

教忠祠祭田條目

教忠祠禁

雜文三首

自訟

擬除泰安州香稅制

望溪先生集外文 目錄

禮闈示貢士

卷九

哀詞二首

舒子展哀辭

余石民哀辭

祭文三首

祭徐幼安文

祭某公文

祭彭夫人文

銘贊頌八首

象尺銘

硯銘二首

澄泥硯銘

胡蘅洲像贊

浮屠髻珠小像贊

北征頌二首

賦一首

七夕賦

詩十五首

擬子卿寄李都尉

裴晉公

明妃

嚴子陵

將之燕別弟攢室

赴熱河晚憩谿梁

薄暮自樅陽渡江赴九華

送楊黃在北歸

展斷事公墓二首

望溪先生集外文 目錄

川姑墓

輓李餘三方伯三首

別葉爾翔

卷十

尺牘二十三首

與陳占咸十首

與魏中丞

與雙學士

與雷貫一

與族子觀承七首

與從弟雪泉

與顧震滄

答尹元孚

右望溪先生集外文十卷。其曾孫傳貴。昔刻五十二篇。今芟復正集者鈔四十七首。合以吾友仁和

邵映垣所錄奏議。同里蘇厚子所輯遺文。共得八十九首。編既定。房丈掖垣來言。六安司訓太倉王君研雲。藏有先生逸稿。介許叔平走書假鈔。復得不同者三十六篇。先生來孫恩露聞是刻。復自金陵寄來遺文十九首。詩十五章。乃並取諸君所摻尺牘附之。合得百八十二首。原所以不入正集之故。蓋有先生割去。不欲存者。有記論時事。顧忌不欲出者。又或散在他人。未及收者。今觀與人才定經制諸疏。與鄂張兩相國書。煌煌大文。求之古名臣。不可多得。餘亦關係國家大計。先生忠愛之忱。明體達用之學。舍是莫見。書諸公逸事。陰陽消長所係。不惟足傳懿節而已。餘亦隨事立言。類有裨於倫理風化學術。嗚呼。世之徒以文章供人愛玩者。後人猶且補佚綴殘。不遺餘力。矧先生有足傳於文章外者。爲之又矜慎不苟。可任散落也哉。邵君欲舉奏議及遺文佳者。合之正集。蘇君則欲盡所得統編爲一。意謂奏議逸事等文。不宜列之集外。恐讀者有所重輕。余則以爲正集先生自定。當還其舊。茲亦不標外集別集之名。但題曰集外文。俾讀者知此百數十篇。非盡先生所不欲存。卽其不欲存者。亦非他文士所可幾也。獨是先生遺文。恐猶不止於此。昔濰縣韓大令夢周。先生次子道與。皆有輯本。韓本未臻。道與本交震澤任氏兆麟。亦未行世。今恩露所寄。未知卽道與本否。合肥徐懿甫又言。曾於山東高密單徵君伯平所見手鈔先生遺文甚夥。舉其所記文目。與王本多同。韓本單本。較以今刻所遺。當亦無多。然不得匯諸本而覽其全。不能無歎也。更有憾者。先生經說。自坊行

十數種外。尚有朱子詩義補正。讀易讀尚書偶筆。未見人閒。昨懿甫寄到高密單氏所彙詩義補正。勸令重彙。以貸金不足。事有待。又先生生平窮極心力。自謂大有關於前賢後學者。莫過於刪錄崑山徐氏通志堂經解。此本想在人閒。韓夢周云。聞吳門書坊有刻本。此傳言之虛也。海內儻有見其書者。力足則爲傳之。不足。廣播聞以竢能者。是更予所望於同志之士也已。辛亥五月十二日。鈞衡再識。

望溪先生集外文卷一

奏劄

請定經制劄子

伏惟我皇上御極以來。發政施仁。敦典明教。無一不本於至誠惻怛之心。用此期歲之中。四海喁喁。嚮風懷德。人心之感動。未有過於斯時者也。但土不加廣。而生齒日繁。游民甚衆。侈俗相沿。生計艱難。積成匱乏。欲其衣食滋殖。家給人足。非洞悉其根源。矯革敝俗。建設長利。而摩以歲月之深。未易致此。臣聞三王之世。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下逮六國紛爭。且戰且耕。猶各粟支數年。漢唐以後。歲一不熟。民皆狼顧。猶豸海內爲一。挹彼注茲。暫救時日。然每遇大禋連歉。君臣蒿目。而困於無策者。比比然矣。蓋由先王經世之大法。墜失無遺。故生民衣食之源。日消月削。而不自知也。孔子見衛國之庶。首曰富之。孟子謂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至聖大賢。豈肯漫爲游言。以欺當時而惑後世哉。臣嘗通計食貨豐耗之源。詳思古今政俗之異。竊見民生所以日就匱乏之由。實有數端。矯而正之。卽漸致阜豐之本。但人情狃於所習。立法之始。必多爲異說。以相阻撓。愚民無知。亦未必皆以爲便。而斷而行之。三年以後。饑寒之民可漸少。十年以後。中家資聚漸饒。二十年以後。則家給人足。而仁讓可與矣。臣伏見我皇上憂

民之切體道之誠。毛舉一二事之利弊。未足以輔盛治。故竭愚忱。陳積漸足民之法。分條敍列。伏候聖裁。臣開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故蓄積足恃。蓋必通計天地生物之多少。與用之之分數。而後民生可得而厚也。民以食爲天。而耗穀之最多。流禍之最甚者。莫如酒。故周公之法。天下無私酒。卽官亦不得擅作。必有事而後授酒材。所謂事酒是也。民間祭祀冠昏老疾所用。則鄉遂之吏主爲之。而小司徒掌飲食之禁令。又特設萍氏之官。以幾酒謹酒。其嚴如此。漢法。三人無故飲酒。罰黃金一錠。文景詔書。於酒膠糜穀。蓋諄諄焉。至明洪武。務絕其源。遂禁民種糯。及民中葉。燒酒盛行。諸穀皆爲所耗。至於今未之能革也。竊計天下沃饒人聚之地。飲酒者常十人而五。與瘠土貧民相校。以最少爲率。四人而飲酒者一人。其量以中人爲率。一日之飲。必耗二日所食之穀。若能堅明酒禁。是兩年所積。卽可通給天下一年之食也。其藏富於民。較古耕九餘三之數。而更益其半焉。但民愚無知。一旦盡用周官之法。不無駭詫。若先嚴燒酒之禁。而他酒仍聽其作。蓋西北五省燒酒之坊。本大者分鍋疊燒。每歲耗穀二三千石。本小者亦二三百石。燒坊多者每縣至百餘。其餘三斗五斗之穀。則比戶能燒。卽專計城鎮之坊。大小相折。以縣四十爲率。每歲耗穀已千數百萬石。北方平壤。無塘堰。以資灌溉。生穀之數本少。且舟楫鮮通。猝有荒歉。輸運艱難。而可使歲耗千數百萬石之穀哉。自聖祖仁皇帝以來。無歲不詔禁燒鍋。而終不可禁者。以門關之稅不除。燒麴之造。市肆之沽不禁。故衆視爲具文。禁示每下。胥吏轉因緣以爲姦利。不過使酒價益騰。沽者之耗

財愈甚耳。禁之之法，必先禁燒麴。兼除門關之稅，毀其燒具，已燒之酒，勒限自賣，已造之麴，報官注册，逾限而私藏燒麴燒具，市有燒酒者，以世宗憲皇帝所定造賭具之罰治之。縣官降調，不准級抵，特下明詔，嚴勅天下督撫，責成守令，則其弊立除矣。其爲異說以相撓沮者，約有數端，必曰：除天下門關酒稅，則歲不下十數萬，不知專除燒酒之稅，未必如是之多，卽果如是之多，但能使菽粟陳因，水旱無憂，則所省賑荒之庫帑倉儲，亦不少矣。或曰：口外軍前，嚴冬沍塞，非此難禦，其然則弛禁於口外，內地已造之麴，許領官批運至口外，自賈盡而止，口外所造麴酒，則不許入塞，如此則耗穀無多，而用亦不缺矣。或曰：一旦行此，則失業業者多，不知燒酒非擔負私鹽比也，貧民朝不保夕，盡禁私鹽，將毆而爲盜賊，若燒酒之坊，則非中家以上，不能辦也，燒具雖毀，錫鐵木材，仍可他用，其資本可別爲懋遷，何傷於其人之生計哉。或曰：燒酒雖斷，彼改造他酒，穀仍不能無耗，不知他酒非富民不能家造，非多本者不能成坊，苟失其法，則味敗而本折，故業此者稀，又其價高，貧民併數日之資，不能一醉，則久而自止矣。燒酒盡斷，則西北五省，歲存穀千餘萬石，東南十省，以半爲率，亦千餘萬石，卽造他酒者較多，所耗不過十之一二耳。周官之法，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不槨，不績者不衰，周公當重熙累洽，年穀順成之日，而使天下有祭無盛，葬無槨，喪無衰者，豈故欲拂人之情哉，不如此不足以齊衆阜財，而使長得其樂利也。而況酒之耗民財，奪民食，廢時而失業者乎。且隸卒貧民，於燒酒尤便，因此起爭鬪，與獄訟，甚且相殺傷，載在秋審之冊者，十常二三，而

可無重禁乎。自古矯弊立法。創始最艱。而在今日則甚易。蓋我皇上愛民愛民之實心。恤民之實政。深山窮谷。老稚男女。無不感動。則令出而民無所疑。自非兇頑下愚。不敢犯也。若變通周官漢明之法。而盡用之。真可使菽粟如水火。然治教必積漸以興。若符節然。不可以先時而發。故臣亦未敢豫陳。伏乞勅下門關。核查三年內燒酒及其麴稅實數報部。以憑定議。

臣聞善富天下者。取財於天地。而愚民所習而不察者。奪農家上腴之田。耗衣食急需之費。未有如烟者也。民用之最切者。莫如鹽。丁男匹婦。食鹽之費。日不及一錢。而弱女稚男之烟費。則倍之。自通都大邑。以及窮鄉下戶。老少男女。無不以烟相矜詡。由是種烟之利。獨厚。視百蔬。則倍之。視五穀。則三之。以臣所目見。江南山東直隸上腴之地。無不種烟。而耳聞於他省者。亦如之。又種烟之後。更種蔬穀。皆苦惡不可食。敗國土而耗民財。視酒尤甚焉。而禁之則甚易。限期示禁。凡種烟者。以其地入官。別給貧民耕種。罰及左右鄰。有司失察者。降調。則立可斷矣。但聞塞外軍前苦寒之地。嶺南瘴癘之鄉。行旅風雪之晨。烟亦有小補焉。若詔定經制。塞外弛禁。惟不許入塞。各直省郡州縣城內隙地。亦得種烟。則以禦瘴癘。資行旅。有餘裕矣。城以外尺土寸壤。皆植五穀百蔬。通計海內。歲增穀亦不下千餘萬石。則雖烟稅國所損什一。而民所益千百。月計不足。而歲計有餘矣。伏乞勅下門關。核查烟稅報部。以憑定議。

昔孟子欲明王道。以平治天下。所反覆申明者。農桑而外。不過雞豚狗彘魚鼈材木之無失其時。蓋自聖

帝明王御世之經。下逮霸國能臣救時之策。舍此別無根柢也。周公之法。凡山澤皆不授於民。官爲厲禁。使民守之。而竊木者加刑罰焉。水蟲別孕。則川衡身駐其地以守之。蓋大懼愚民謁取。而生長難蕃。與盜竊者之無所畏忌也。臣所目見。齊魯燕趙。沿河傍山。沮洳沙土之區。彌望而無樹。及扈從聖祖仁皇帝巡行口外。山隈林麓。灌柳連叢。入口內則大山廣阜。彌望而皆童。臣生長江介。素稱魚米之鄉。而以邇年較臣弱冠時。則薪炭魚蝦。價皆三倍。蓋緣有司怠於民事。凡盜樹竊魚。一切置之不問。用此林麓池塘。少遠於宅舍。民皆荒棄。以雖出資本。而數寸之魚。數尺之木。皆不能生殖也。又約計州縣田畝。百姓所自有者。不過十之二三。餘皆紳衿商賈之產。所居在城。或在他州異縣。地畝山場。皆委之佃戶。佃戶租課不清。歲更時易。豈肯爲業主守護。而盜竊公行。官置不問。業主亦不肯空棄資本。用此蕪廢恆產。坐失土利。伏乞我皇上著爲功令。俾督撫嚴飭州縣。專委佐貳官分界管理。凡業主鄉居者。督令自勤樹畜。而居城鎮及他州異縣者。令業主出本樹畜。而佃戶嚴爲守護。分其樵漁之利。佃戶竊取。業主訟之。官必究。他人盜竊。佃戶訟之。官必究。小有爭。則鄉約保長平之。旣成訟。聽之務得其平。則民皆爭先而勸作矣。至於山麓河壩道路之非民業者。官種之。民閒沮洳沙土之不殖穀麥者。亦勸之種樹。官爲厲禁。而使自巡綽。則十年二十年之後。材物漸饒。而民之生計日易矣。

臣生長安池。流寓江甯。皆湖廣江西上游米粟所匯聚。海關未開。新米上市。每升制錢五文。食物皆賤。及

海關既開。洋船每至蘇州沿江諸鎮。米價騰貴。登萊亦然。文武官弁。以及胥吏兵丁。皆有陋規。世宗憲皇帝時。始禁海關出米。然所出較少。而未能盡絕也。故至今豐歲沿江新米。制錢必八九文。又百貨及紗羅紬緞。葛布夏布出洋。於民用尙無大損。惟棉布則窮民所以禦冬也。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而可使內地男耕女織之粟布。日流於洋外乎。伏乞皇上勅部定議。無論內商出洋。及洋商入市。每船一號。計人口及往返程期。每人糴米日二升爲率。則雖遇風濤阻滯。經時累月。亦綽有餘裕矣。其放米逾數。及私放棉布。守關胥吏兵丁。重懲不貸。官弁降調。督撫提鎮。亦有處分。則粟米之存積日多。止計松江蘇州常州三郡出洋之棉布。流轉內地。可多被數百千萬窮民矣。

嘗考自周以前。經籍所載。中原平壤。零祀之外。別無救旱之方。故桑林之禱。雲漢之呼。雖聖賢之君。莫可如何。凡周官溝洫澮川之制。禮記導達溝瀆。完隄防。謹壅塞之令。皆以防水患也。是以禹貢首言濬畎澮距川。而孟子亦曰。七八月之閒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則專以通水道明矣。臣數十年中。目見耳聞。北直山東河南。大率水災爲多。東南之田。則惟特通川之支河。障水之大圩。依山傍田之塘堰。苟能興作。則雖遭屢旱。鄰畔皆焦。而此田蔚然。臣前奏凡通川大河。及大塘大堰。民力不能自浚築者。宜於儉歲官爲興作。因以食其民。已蒙聖恩允行。但州縣之吏。訟獄催科。日不暇給。常恐以他事自撓。非淳德長才。安肯爲民興利。伏乞皇上切諭直省督撫。凡西北五省。下流不通。時困於水災之地。東南十省支河。

通漑。及大塘大堰。宜浚築者。准紳士耆民。具實呈報。擇賢能練事之員。相度詳議。工夫者具奏。勅部定議。其小者。則豐年勸民浚築。官爲監視。而鼓舞之。荒年則官爲興作。以救民飢。如此則西北除害之半。而東南獲利之全。循數推理。數年之後。所在蓄積漸多。而災患之小者。不足以困之矣。

臣苞所陳五條。皆民間日用細微之事。然通計物材民用。生長擷節之分數。則植基甚廣。而取數多。驟視若迂遠而無近功。然漸而行之以久。皆有一二可徵之實效。蓋天地之生財有數。不在官則在民。民生之用物有經。少所損卽多所益。昔聖祖仁皇帝。念天下無事。常以三年之內。輪免天下地丁銀兩三千二百餘萬。屢告廷臣。欲永以爲例。及西邊設戍。遂不能再行。我皇上御極以來。所免臣民應追之銀。應徵之賦。約計已千餘萬。海內臣民。雖感戴聖恩。淪肌浹髓。而欲其一旦富實。固不能也。惟廣開生物之源。而節其流。俾菽粟日多。畜產豐饒。百物皆賤。致銀錢雖艱。而足衣食則易。然後可積久而致富安也。臣非不知致治之要在官恥貪欺。士敦志行。民安禮教。吏稟法程。然是數者。不可以法驅而威禁。必萬邦臣庶。無貴賤貧富。各守其分。而仰事俯育。寬然無憂。然後牖之而易明。導之而易赴。伏惟我皇上。審察詳議。而斷行之。臣不勝戰汗悚冀之至。

請定徵收地丁銀兩之期劄子

奏爲請定徵收地丁銀兩之期。以紓民困事。邇年徵收地丁銀兩。四月完半。十月全完。此於國課無分毫

之益。而農民苦累。不可不急推。大行皇帝聖恩。援雍正八年寬徵川陝之例。以廣皇仁而紓民困也。蓋自三月至六月。正農民耕田車水刈麥插秧之時。舉家男婦老幼雜作。兼僱閒民助力。尙恐後時。乃令奔走鄉城。經營借貸。伺候官府。延接吏胥。以奪其時力。爲累大矣。計一州一縣。富紳大賈。綽有餘資者。不過十數家。或數十家。其次中家有田二三百畝以上者。尙可那移措辦。其餘下戶。有田數畝數十畝者。皆家無數日之糧。兼樵采負販。僅能餬口。正當青黃不接之時。而開徵比較。典當無物。借貸無門。富豪扼之。指苗爲質。履畝計租。數月之閒。利與本齊。是以雖遇豐年。場功甫畢。而家無儋石。不厭糟糠者。十室而七也。在有司初爲此議。不過慮歲有豐凶。四月已徵其半。則後此徵收爲易耳。不知秋成果有四分五分。小民本不作拖欠國課之想。而守土之吏。亦不容其拖欠。若在三分二分以下。則我皇上視民如傷。方且憂其流弊。蠲租賜賑。豈忍豫斂其財。而不顧其後哉。且農忙停訟。盛夏減刑。聖朝舊制。而每至四月。則一州一縣。所比日數百人。笞責以五七十爲率。若過四月。則備加笞責。以備折減之數。近聞閩撫所參縣令。至有用夾木以比較者。蓋惟限以四月完半。青黃不接。窮民束手無措。故忍受肌膚之痛。至於此極也。臣伏念自大行皇帝時。寬陝西四川徵收之期。六月完半。十一月全完。數年以來。未聞其有逋賦。則少寬徵收之期。於國課分毫無損。可知矣。更有請者。舊制二月開徵。六月停徵。八月開徵。十月全完。次年五月奏銷。原不定所徵分數。是以有司得各視土之所出。以爲所徵多寡先後之分。故河北五省。種麥甚多之地。麥熟可

徵十之四五。江淮以南種麥甚少。則雖二月開徵。而完至三四分者。不過商賈紳衿饒裕之家。其餘中家。不過一分二分。大約皆八月開徵。歲終全完耳。至於江浙賦重之州縣。則次年五月奏銷以前。皆完賦之日也。自國初行此。八十餘年。非遇水旱之災。未聞大虧國課。自有司變爲四月完半。十月全完。每月俱定分數徵比。曾未數年。而中家漸貧。貧民益困。至於江浙賦重州縣。則雖限以四月九月。終不能如期完納。而常有逋賦也。如謂各省有春夏調發之軍需。則宜於上年錢糧內。豫爲撥定。本年春夏所徵。又不足恃也。凡此無益國事。而徒爲民困之實。有心者皆知之。有口者皆言之。非臣一人之私見。若蒙竟復舊制。則膏澤之及民益深。將見民生日厚。而國賦之徵收。亦益易矣。伏乞斷自聖心。勿下廷議。特頒諭旨。大沛恩施。謹奏。

請定常平倉穀糶糴之法劄子

爲請定常平倉穀糶糴之法。以便官民事。欽惟大行皇帝。深恤民艱。允釐吏治。覈天下常平倉穀。使無虛冒。定存七糶三之法。出陳易新。此洵視民如子。誠求惠保之至意也。而有司奉行失宜。必待穀價既貴。各州縣始得申詳府道。藩臬督撫。請定官價。并示開糶之期。一處文未批發。不敢開糶。不知平糶本以利民。而穀貴早晚無常。若商販乘至。則旬月之間。價復大減。是以胥吏得借此要索。苟或上官失察。批發後時。穀貴之期既過。不獨窮民不得邀平糶之恩。而官定之價。且不能充。有司當此。欲不糶則紅腐可憂。欲賤

糶則秋糶難補。投足兩陷。罰無所逃。誠可矜憫。且惟河北五省。地勢爽塏。風氣高燥。倉穀數年不壞。存七糶三之法。尚可遵行。若江淮以南。地氣卑溼。民間三二百石之倉。每遇伏暑。稻必發熱。若不盤倉。米多折碎。味亦發變。價值大虧。五嶺以南。但逾一年。底面卽有霉爛。若通行存七糶三之法。則南方諸省。每至數年。必有數百萬石霉爛發變之穀。有司懼罪。往往以旣壞之穀。抑派鄉戶。強授富民。是化有用之物爲無用。本以利民而轉重以爲民累也。伏乞我皇上特頒諭旨。嚴飭南方各省督撫。驗察州縣存倉之穀。不用盤倉。三年全然不變。然後可歲存其半。兩年不變。則糶七存三。但逾一年。底面卽有霉爛。則春盡糶而秋糶之。其或年歲大歉。本州縣及鄰境。穀皆騰貴。春糶之價。不足以糶充原數。則詳明上司。銀交郡庫。俟次年有收。或鄰境豐穰。如數補糶。至河北五省。儻遇歲歉。春夏穀貴。亦聽各州縣詳明上司。不拘糶三之例。督撫司道郡守。止於歲終實覈入倉之數。一至開春。一任各州縣照所定存糶分數。隨時發糶。永杜詳請定價示期之弊。則胥吏絕無要索之因。窮民實邀平糶之澤。現在有司。可無變爛賠補之累。新舊交代。永絕彼此相持忿爭告訐之風。揆之大行皇帝深恤民艱。允釐吏治之至意。始曲盡而無遺憾。至於穀之存倉。則有鼠耗。盤量則有折減。移動則有腳價。糶糴守局。則有人工食用。春糶之價。卽稍有贏餘。亦僅足以充諸費。更祈勅諭督撫。嚴飭監司郡守。歲終稽查。但穀數不虧。不得借端要挾。使有司別無過慮。庶幾中材可守。無累於民。若有廉能之吏。實心愛民。適逢秋糶價賤。贏餘較多。詳明上司。別貯一倉。以備歉歲。

發賑。督撫按所積穀數彙題。量加紀錄。加級以示鼓勵。此臣積年博訪周諮。灼見情弊。而後敢入告者。伏乞聖鑒施行。

請復河南漕運舊制劄子

爲請復河南省漕運舊制。以甦民困事。查河南漕糧。除河以北州縣舊徵本色外。河以南之祥符等五十州縣。共應徵米十三萬六千七百餘石。自雍正六年至今。概徵本色。於運次交兌。河以南各府州縣俱遠水次。又中隔黃河。厥土墳壤。一經雨雪。牛車淖陷。日行不能十里。而漕期刻不容遲。雇夫盤駁。價且十倍。中家破產。貧民鬻子。恆由於此。是以聖祖仁皇帝深念民咨。於康熙二十二年。改令全漕折銀解部。而有司胥吏。陰爲阻撓。多方扇惑。至二十九年。復徵本色。三十二年。以民終不便。折徵銀兩。官爲採辦。五十八年。撫臣楊宗義題請。附近水次之衛輝彰德懷慶三府。並開封府屬附近水次之州縣。仍徵本色。其不近水次之歸德河南南陽汝甯四府。及汝州開封府屬。遠水州縣。照常令民開折銀交糧道。在衛輝府水次。官爲採辦。格於部議。刑部尙書張廷樞。以讞亢珽獄。奉使河南。小民籲號。屬路復具疏題請。又格於部議。聖祖仁皇帝。盡細羣議。特旨允行。民皆感泣。雍正六年。督臣田文鏡。題請通省全徵本色。以衆心洵洵。尋題五百里以外。陝靈等九州縣。改徵折色。蓋已心知其悞。特以變法未久。不敢盡反其前議耳。其實祥符等四十二州縣。雖較之陝靈等處。略分遠近。而不通運道。中隔黃河。民間輸輓之苦。累則一也。謹查浙江

漕米甯紹等八府不分遠近。均以中隔錢江。例徵折色。解交糧道。於嘉湖水次。採買兌運。行之經久。民咸稱便。今河南祥符等五十州縣。中隔黃河。與浙省情形無異。應將應徵漕米十三萬六千七百餘石。悉照從前折徵定例。解交糧道。在衛輝水次。官爲採買。衛輝乃豫省糧倉總匯之區。其附近小灘。李家道口。楚望等鎮。鄉米雲集。足敷辦漕之數。再查河以北滑濬內黃等州縣。向止額徵銀兩。不收粟米。而其地與運道水次甚近。宜令將應徵銀兩。酌半改收粟米。就近運送通倉。以充遠水州縣糧數所不足。至於豫省漕糧。衆議皆謂京通各倉。不敷支放。是以改徵本色。今豫東兩省。每年運倉粟米五十八萬石。而支放官兵歲需。不過三十餘萬石。加以薊糧四萬石。共需粟米不及四十萬石。每年除支放外。尙約計存倉二十萬石。是即將祥符等五十州縣米石。徵收折色。於天儲未嘗有損。而國計民生。均有裨益。是乃聖祖仁皇帝二十二年初改折色之本意也。河以南數百萬生靈。所仰望聖主高厚之恩。無過於此。伏乞皇上睿鑒施行。

請備荒政兼修地治劄子

爲請推聖恩。以備荒政。兼修地治事。皇上御極以來。至孝深仁。遠猷善政。下通民志。上順天心。時雨時暘。百產殷阜。豐稔相繼。不卜可知。但以四海九州之大。雖堯舜之聖。不能保其無一方一隅之偶歉也。臣往年十月初五日。伏讀聖諭。摘發督撫及州縣報荒不實情形。洞晰無遺。本年二月初一日。臣等於通州恭

迎聖駕。臣到行韓。諸臣已先進見而出。宣告臣苞。陝西督臣劉於義奏摺。皇上硃批。古語救荒無奇策。皆由庸臣見小惜費。不肯實播上恩。聖謨深遠。足以破前古之疑。而垂教萬世。又准廷議。獨存捐監一項。以備賑恤。勿充他費。凡此皆古昔聖王視民如傷。如保赤子。心誠求之之實政也。臣苞竊思救荒宜豫。故周公設保章氏之官。以星土之法。五雲之物。先期而知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以修救政。雖其法無傳。然每至夏末秋初。則水旱豐歉之情形。十可八九得矣。舊例報荒。必待八九月後。衆口嗷嗷。情狀顯見。然後入告。是以聖祖仁皇帝。世宗憲皇帝。每聞荒報。立下諭旨。開倉發帑。截漕通糴。惟恐後時。然被災之民。朝不及夕。而奏請得旨。動經旬月。流殍者已不知其幾矣。故備荒早則民無流殍。而國費亦不致過多。救荒遲則勞費十倍。而功猶不能一二。此古今所同然。賢愚所共曉也。伏乞皇上勅下督撫。嚴飭州縣。凡有水旱。五六月即據實詳報。七月中旬。即核定災傷分數。并乏食人數。造冊上聞。蓋一州一縣之中。田有高下。傷水傷旱。被災亦有淺深。但得實報無欺。則災小之地。不過量免被災之戶。本年正供錢糧十分中。幾分發帑。平倉穀招商通糴。勸諭富民挑塘築堰。賑恤孤寡無告者。而災可弭矣。其災大者。則許動庫金。修城浚隄。整理倉廩官署。以招集附郭貧民。於四鄉相度支河橋梁。大塘大堰。招集各鄉土人。官給廩穀。使任浚築。惟老弱孤寡。力不能任土工者。乃計口給粟。則爲數無多。易周而可久。自古救荒之政。莫善於興工築。而其事宜早。若待民已飢疲。則雖壯者亦力不能勝工築矣。更有請者。古者城必有池。故易曰。王公設險以

守其國。周公立司險。掌固二官。以通守政。所恃惟溝樹耳。凡國都暨近郊遠郊。必設溝樹三重。鄙邑一重。蓋無池則城不可守。故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詩曰。築城伊瀉。池與澮。卽周官所謂溝也。本無城而創作。則起土而溝形已具矣。本有城則以築外垣。使附城之民得保焉。卽春秋傳所稱郛與郛保也。不獨通川之地。浚溝卽以爲池。卽地不通川。而溝深三丈。則行潦所匯聚。城市之流澌必成淖淤。可以限戎馬之奔馳。制盜賊之逋遁。春秋戰國時。有連數國之師。攻彈丸小邑而不能入者。有溝以爲限。有樹以爲蔽。則守禦易而圍攻難也。自秦人墮城平塹。漢魏以後。盜賊猝起。破州屠邑。千里無甿行。蓋古法盪滅。州縣或無城。或有城而卑且惡。或城雖可憑。而無溝樹以爲阻固耳。詳稽前史。證以近代所見聞。苟城堅而有溝樹。守禦得其方。雖敵強援絕。莫能驟拔也。聖人安不忘危。則國家閒暇。城堡溝樹之政。宜及時修舉明矣。更有請者。吳楚蜀越嶺徼之地。皆賴川流塘堰。以灌秔稻。不專恃雨澤。明太祖嘗慮民間不敢擅開支河。而大塘大堰。又有民力不能自興築者。洪武二十八年。官開天下支河。九千二百有奇。與塘堰四萬九百八十有奇。民皆利之。伏乞皇上勅下督撫。令各州縣詳詢耆民。躬自踏看。凡通川之地。可開支河。沮洳之區。可興大圩。與大塘大堰。宜創作修復者。一一詳報督撫。核查審酌。并估計工程。於一年內陸續造冊具題存部。北五省塘堰圩堤。可興者少。則查千家數百家之鎮集。宜開溝渠築垣堡者。亦造冊具題存部。但遇減收之年。卽及時興作。以聚窮民。其要地城池。則豐年以次治之。數十年之後。天下郡州

縣治及大鎮大集。莫不有外垣溝樹之阻。平時可以備盜賊。有事可以固疆圉。天下河道橋梁。圩堤塘堰。無不修治。可以助人力所不逮。補旱潦之或偏。一舉而衆善備焉。至於溝樹之地。雖不能無廢民田。而當荒歉之年。官給原價以買之。民之懼忤踴躍。與受我皇上之賑賜等。所慮者官費用之不充。然聞從前捐例。通計監生一項。歲不下五七十萬。今諸例盡閉。則此項所入必較多。而下規民氣。上驗天心。自今以往。荒禱必漸少。且審度緩急。量歲入而次第舉行。亦不患其不充也。通計每年賑荒工築所餘。以興逼近洞苗。出入各州縣之城堡溝樹。而沿邊要地。次之。吳楚蜀越嶺徽之支河圩堤塘堰。次之。北方大鎮集之溝垣。次之。海內要地之城池。次之。然後僻小者。以次而徧焉。然後吳楚蜀越嶺徽之大村鎮。亦以次而徧焉。然後北方之小鎮集。亦徧焉。其餘散居山澤。及二三十家自爲聚落者。聽民自便。蓋吳楚蜀越嶺徽之支河圩堤塘堰。先修。則農收倍多。北方鎮集之溝垣。先修。則盜賊易詰。故興作之序。次如此。臣夙負罪愆。荷聖祖仁皇帝矜容之德。特達之知。又荷世宗憲皇帝宥及全宗。擢居今職。又荷皇上再召入南書房。臣陳三事。皆蒙俞允。故敢冒言國政之大者。伏候皇上裁察。謹奏。

論禁燒酒事宜劄子

欽惟我皇上。特降諭旨。永禁燒酒。此誠經國之大猷。足民之本計。備荒之實政也。嗣因孫嘉淦條奏。發王大臣九卿公議。所見不同。各爲一議。並陳御覽。復發北省督撫公議。所議次第。奏到本月二十四日。九卿

復齊集會議。謂不宜禁者十之七八。在諸臣惟慮開燒鍋者之失業。而臣所慮者。則在燒鍋屯穀既多。雖遇豐年。米價亦貴。而窮民艱於得食。諸臣所慮者。大豐之年。穀賤傷農。故爭言惟儉歲宜禁。而臣所慮者。則在儉歲雖禁。亦無穀可積。儻遇灾荒少劇。雖不惜國帑。亦無穀可糴。終不能救窮民之流殍。而厘聖主之憂勞。臣一介寒儒。年力衰殘。初列班聯之末。雖竭誠無隱。而終不能解異議者之惑。故敢直陳於聖主之前。伏念自漢唐以及元明。流民起而爲盜賊。皆由饑饉。我國家運方邳隆。毋庸慮此。而蓄積備荒之道。自不可以不豫。卽如雍正八年。河南衛彰等處旱荒。田文鏡匿而不報。九年二月。世宗憲皇帝訪聞。立遣侍郎王國棟馳驛往賑。盡發數年所積倉穀五十餘萬石。兼截漕糧以散之。穀尙不敷。乃折銀以代穀。而無穀可糴。惟中家素有儲蓄者。尙能自保。其餘得賑而免於流殍者十之三。其就食他省者。雖荷先帝仁恩。命所經州縣。廩給資送。而轉死於疾病者。尙不可勝數。此天下所通聞也。伏乞皇上。徧詢謂燒鍋不可禁之諸臣。設更有如雍正九年衛彰等處之旱荒。將何以贍之。儻有如漢唐宋明一二千里之水旱。皇上卽不惜數百萬帑金以賑之。而水路不通之地。雖有米糧。將如何轉運。況鄰省亦無積穀乎。諸臣果有善策。卽聽開燒鍋之禁。若並無其策。則臣願我皇上熟計審處。斷自聖心。勿以浮言而阻實政也。至內外諸臣。前後條奏。言燒鍋不宜禁者。其大指不過二端。其細目不過八條。臣謹一一剖析於後。伏乞皇上存臣所奏。俟王大臣九卿議上時。一一察驗。彼此相參。則孰爲中乎事理。當乎人情。自無能遁於聖鑒矣。

一則謂驟禁燒鍋。恐失業之民多。不知開燒鍋者。非大有資本。不能具房倉什器。屯積梁穀。此種豪民。即不開燒鍋。亦可用其資本。經商行賈。何患失業。凡城市村鎮。賣燒酒者。多與油鹽雜貨同一店。雖不賣燒酒。他貨未嘗禁其市賣。亦並無失業之虞。惟大路之旁。閒有搭草棚零沽於行旅者。此不過百分之一。然燒酒雖禁。黃酒豈不可以零沽。則慮民失業。乃似是而非之說明矣。

一則謂恐穀賤傷農。果爾。則周公耕九餘三。爲厲民之政。孟子菽粟如水火。爲亂政之言矣。史稱唐太宗時。斗米三錢。民行萬里。不持尺兵。用致刑措。而我朝康熙三十年前後。臣時往來京師。米麥之價。僅及近歲之半。彼時百物皆賤。家給人安。未聞以穀賤傷農。目今卽令民間歲積穀。行之以久。尙未必能復康熙三十年前後之舊。而諸臣豫以穀賤爲憂。實臣之所不解。然則穀賤傷農。爲似是而非之說明矣。

一謂穀糠不以造酒。則無糟以飼六畜。此乃情理所絕無者。夫穀糠去其精華。以爲燒酒。其糟粕尙可以飼六畜。則精華尙存之穀糠。以飼六畜。必更肥碩。此物理之最易明者。若謂必爲糟而六畜乃食。則是未經造酒之穀糠。委之於畜。畜竟不食也。其誰信之。

一謂高粱有味澀者。止可喂養牲畜。卽就所言。北五省大家小戶。六畜需用高粱之處正多。且李衛前奏宣化一府。瘠地所出高粱。味雖微澀。值荒歲百姓亦頗賴以充飢。則是高粱無不可食之明證也。

一謂禁止燒鍋。則當先禁燒麪。此說是也。但謂凡鎮市開廠造麪。耗穀累千萬石者。在所必禁。而民家自

躡燒麴者則聽之。此說乍看似爲近情。其實積少成多。耗穀與開廠等。小民逐利。旣開其端。則人人皆託名自用。而無以禁之。是向之聚造於一處者。今特使分造於各州各縣各鄉各鎮耳。是名爲禁而實縱之之術也。

一謂高粱難於久貯。其說甚爲荒唐。且五穀未有不可久貯。久貯則未有不生蛀蟲。略有損壞者。小民歲蓄。每家不過數石數十石。收藏曬晾甚易。非有成千累萬之相因也。卽富戶糧穀豐盈。有累千百石者。每歲皆可推陳易新。豈坐而視其損壞乎。卽據尹會一所奏。亦只云大約朽蛀。則是亦難直斷以不可久貯也。其爲影響之說明矣。

一謂嚴禁燒鍋。則私燒者多。必致比戶擾累。不知惟開燒鍋難於密祕。雖高牆深院。氣味必達於外。不比私造賭具。銷燬制錢。可藏匿而爲之也。地方官果肯實力奉行。查禁最易。豈有比戶擾累之弊。

一謂禁燒酒。則造黃酒者必多。轉致費耗糯黍精鑿之穀。殊不知黃酒不可久攔。尤不可致遠。車載則色惡而味變。又深春炎夏初秋。皆不可造。且價高而難以充量。飲燒酒數兩者。非黃酒三二觔。不得一醉。卽有中人之產。亦豈能用十倍之資以縱飲。窮民則不禁而自不能沽。所省民間飲酒之費。十居六七。又其顯見者也。

一謂驟禁燒鍋。恐胥吏乘此以擾民。不知前此惟陽奉陰違。或開或禁。故有司胥吏得緣爲姦利。若通行

禁止官能守法。民自知畏。更何緣以擾民。見今直隸山東嚴禁燒鍋。已經數月。未聞擾民別生事端。其明驗也。

一德沛奏稱膏腴之土。植無用之材。已屬暴殄。況登場之穀。爲亂性之資。又自古及今。皆知其不可者等語。是其意謂不可不禁也。而又慮州縣官有刑民錢穀之責。千把總有操防訓練之司。不得不委之兵役。番捕。恐愚民受其侵擾。此則爲有司所蔽惑耳。國家設守土之官。以察民間之疾苦。興利除弊。皆須必躬必親。實心爲之經理。若除刑名錢穀操防訓練外。一切委之兵役。則不可以任州縣之寄。爲百夫之長矣。伏念燒鍋之禁。聖祖仁皇帝。世宗憲皇帝。所屢申也。所以陽奉陰違者。皆由不肖有司及本地勢紳。有所利而爲之護持。是以胥吏土豪。得因緣以爲姦利。今聞聖主特諭永禁。則有司勢紳。百方巧說。以惑九卿督撫之聽。九卿督撫。以言者衆多。遂謂此衆人之公言。而不知其爲不肖有司及勢紳之私意也。若千百萬窮民之苦。穀貴而望禁燒鍋。則何由達於九卿督撫之聽哉。臣區區之心。不勝激切仰企之至。

請禁燒酒種烟第三劄子

竊惟自古開創之初。臣主一心。萬民畏法。故變更制度。縱橫任意。立見成功。承平之後。百吏因循。姦民抗巧。而欲更化善治。必得其機會。因勢以利導之。然後無沮格中廢之患。故唐之中葉。議復府兵。久而無成。會吐蕃以牛運糧至原蘭。牛無所用。李泌建議。以爲急市其牛。可得六萬頭。以給沿邊戍卒。開墾荒地。願

置者給爲永業。則府兵漸次可復。但需急爲之計。過旬月則不及矣。而當時不能用。讀史者莫不痛惜焉。乾隆二年。皇上特降永禁燒酒諭旨。以九卿督撫各持一議。久而未定。今年三月。復降諭旨。命禁躑躅。前月中又特命嚴禁燒鍋。聖主至仁至明。爲國家樹根本之道。洵億萬世生民之福也。臣之愚心。竊謂永禁燒鍋。惟此時爲易。臣前年奏請先禁河南北五省者。以南中粟米尙多。恐愚民不知其宜禁也。今江南旱荒。浙江福建。米價騰貴。江西湖廣多米之地。亦幾倍於前。若以此時特頒諭旨。布告天下。各省俱行永禁。則民心感說。可以不勞而定。蓋前此在內之公卿。不過牽於莊頭之厚利。在外之督撫。不過惑於有司胥吏之浮言。又恐有虧關稅。今見萬民飢殍。聖主憂勞。則九卿督撫。必不忍飾浮說以相阻撓。卽莊頭土豪。亦不敢干功令而犯衆怒。明年春夏。當無異議。至秋冬卽大有農收。皇上堅持而申諭之。則此法可永定矣。九卿中言禁之未便者。惟孫嘉淦尹繼善二人。非有私意。乃所見實然。但孫嘉淦止知燒酒永禁。以此營生者。一時不無失業之苦。至永禁以後。利益溥徧。則未嘗籌及。卽如今年孫嘉淦請弛躑躅之禁。各省督撫未有以爲是者。可知人心之公。自有不能曲徇之是非也。況去歲直隸地方嚴禁燒鍋。業已半載有餘。山東則自始至今。未嘗弛禁。兩省之民。未聞以此爲病。則謂擾民而難禁。乃胥吏有司之姦言。而督撫誤信之明矣。尹繼善曾與臣言。非謂燒酒不宜禁。乃謂愚民習便。無法以禁絕之。然行之於此時。則無貧富賢愚。皆知其宜禁矣。此正可以永禁之機會也。至於種烟所減之粟米。較之燒酒所耗亦十分之六七。

而禁之又。不若燒酒之難。蓋種於田野。半歲乃成。不可掩藏。無俟嚴刑峻罰。第拔其苗。扑責其人。卽不敢再犯矣。如謂八旗祭祀舊制。必用燒酒。兵丁巡夜。寒冬難盡禁烟。則特開古北口一路塞外。燒酒與烟。官給印票。許載入京城。則可給矣。如謂廣西雲貴瘴厲之地。烟微有補。則飭督撫查明瘴癘州縣。聽民於山澗種烟。不得出境販賣。而永禁於平地。則亦可以兼濟矣。前直督李衛曾奏稱宣化府地方所產高粱。有味苦者。惟凶年乃以充飢。豐年宜聽其燒酒。則卽如所奏。豐年聽其燒酒。而不許出境販賣可矣。昨閱邸報。見甘撫元展成奏稱。甘肅苦寒。嚴冬風雪。口外兵民。非此不足以資溫煖。卽如所奏。凡沿邊及口外駐兵防守之地。自十月聽其燒酒。二月嚴禁。其餘州縣。則概行禁止可矣。且臣積年確訪。宣化一府。所以種苦高粱獨多者。以燒酒利大。運販遠方爲便也。若不許出境販賣。則所種苦者日少。而不苦者日多。儻遇荒歉。宣化一府之高梁。不需官移。而商自轉販鄰封。以濟飢乏矣。至元展成所奏。窮民短褐不完。必借杯酒以敵寒威。尤屬窳言。果身無衣。腹無食。杯酒豈足以禦晝夜之寒威。果有餘錢以酤酒。則積兩月之酒價。可得寒衣以禦三冬矣。至於商旅。則用酒無多。黃酒本無禁令。而必欲用燒酒以耗至可寶貴之黃米。何意乎。況自漢唐以至元明。皆苦邊地少粟。多方運餉。而於春秋和煖之日。多作無用生事之燒酒。以耗有用難致之軍糧可乎。且以宣化一府之私利。西邊數鎮之嚴寒。而廢四海九州之長利。釀生民之隱憂。撓國家之本計可乎。但永禁之法。若不毀燒鍋。不除烟酒關稅。終非拔本塞源之計。伏望我皇上斷而行。

之。如羣臣尙有異說。伏乞皇上詰問。除禁酒禁烟。更有何法。可使粟米日多。令其陳奏。庶幾諸臣爲百姓思之。爲皇上思之。而知顧私利之非忠。執淺見之誤國也。更有請者。凡羣下所奏。若實有當於事理。則祈我皇上特旨行之。蓋以人情熟於揣摩。且多嫉妬。知識出羣下。則思多方以破壞之。臣伏見我皇上。敬天仁民之實德。虛已樂善之實心。洵可以興三代之治。而羣下之結習不除。則雖我皇上日夜憂勤。而庶政終難於興起。至於開源節流。乃自古聖王使菽粟如水火之常經。上腴之田。半變爲烟圃。五種之美。半化爲漕餉。民間積貯日少。若疊遇水旱。雖盡發太倉常平之積粟。費數百萬之國帑。實不能遍濟千百萬之窮民。思之令人寒心。卽如目今各路凶荒。向使民間多置一石之粟米。較之官爲採買輸運。所省國帑不止一倍。若目下早定一日之大計。則後此可早釋我皇上一日之憂勞。而諸臣猶以永禁燒酒爲未便者。真愚臣之所不解也。臣今年血氣日衰。初寒則晨夕戰慄。飲食日減。誠恐一旦遂填溝壑。則諸臣阻撓之淺見。國家久遠之深憂。不得復達於聖主。謹罄竭愚忱。盡言無隱。伏惟鑒察。謹奏。

請除官給米商印照劄子

臣聞邸報。兩江督臣那蘇圖。奏請備荒宜照去年部議定例。凡米船過關。卽詢明係往被災某州縣售賣。免其納稅。給與印照。責令到境。呈送地方官鈐印。於回空過關時。呈驗查銷。如偷運別省。并沿途先行糶賣。將寬免之稅。倍追治罪。已蒙硃批。照所請速行在案。仰見我皇上愛民深切。不緩須臾。督臣仰體聖德。

計畫周悉。但所稱查照定例。內有急宜變通者。凡販米客商。逐貴去賤。本不待教而喻。凡米價貴賤。視被災淺深。災淺者價貴。災深者價必尤貴。若必限定到某處糶賣。不可改移。假如沿途米價更貴於所報往賣之處。則此地之飢困。必更甚於彼地。客商不敢違法而擅賣。貧民嗷嗷待哺。必欲強買。竊恐爭奪搶攘之患。必更叢生矣。大凡米價騰貴之地。一遇客商湊集。價必稍減。此地稍減。又爭往他所。聽其自便。流通更速。若價昂既不敢賣。價減又不得不賣。商賈用本求利。必視此爲長途。而觀望不前。又地方官鈐印一節。卽官長不敢畱難。而胥吏隨處需索。往返再三。視納稅費增數倍。更有慮者。客商挾資往來江湖。多隱祕其蹤跡。惟恐生人識其面目。所以防盜賊之拘執拷索也。若使出入官署。投批請印。人人知其爲商。尤所深懼。臣少時授經四方。時附客船。深知此中情事。故敢冒陳愚見。伏乞皇上特降諭旨。凡米船過關。免其納稅。聽憑轉運本省地方。隨處售賣。不許偷運別省。庶大商小販。人人踴躍爭先。而民食可少濟矣。謹奏。

論山西災荒劄子

臣本月十五日閱邸鈔。始見御史楊嗣璟奏。山西歲歉。奉旨著巡撫石麟。速行明白回奏。仰見聖心憂民之切。但州縣旣匿荒不報於先。而大吏又失察於後。今奉旨查問。恐地方官不無多方掩飾。幸免罪愆之弊。萬一石麟回奏。未能盡實。再遣大臣往查。非越月不能上聞。而被災之民。朝不保夕。恐難久待。伏乞我

皇上卽召山西在京大小臣工清問。俾各陳所知。如與御史所奏相符。則求特遣忠實大臣。前往會同巡撫。覈查被災淺深之地。卽照直隸山東之例。一體動帑賑濟。庶被困飢民。不致流離失所。我皇上視民如傷。四海蒸黎。咸戴聖恩。皆如赤子之仰父母。故敢竭其愚忱。不勝激切悚惶之至。

望溪先生集外文卷二

奏劄

請矯除積習興起人材劄子

臣聞人臣之義。國爾忘家。君爾忘身。士大夫敦尙氣節。東漢以後。惟前明爲盛。居官而致富厚。則朝士避之若浼。鄉里皆以爲羞。至論大事。擊權姦。則大臣多以去就爭。臺諫之官。朝受廷杖。諫疏夕具。連名繼進。至魏忠賢播惡。自公卿以及庶官。甘流竄。捐腰領。受錐鑿。炮烙之毒。而不悔者。踵相接也。雖曰激於意氣。然亦不可謂非忠孝之實心矣。惟其如是。故正嘉以後。國政慎於上。而臣節砥於下。賴以維持而不至亂亡者。尙百有餘年。臣竊見本朝敬禮大臣。優恤庶官。遠過於前明。而公卿大臣。抗節效忠者。寥寥可數。士大夫之氣習風聲。則遠不逮也。臣少遊四方。所至輒問守土之吏之爲民利病者。無何而大病於民者。已列薦章矣。民所愛戴者。多因事罷黜矣。叩其故。則曰此富人也。非然。則督撫之親戚故舊也。非然。則善於趨承詭法逢迎者也。其罷黜者。則以某事忤某上官耳。閒有貪殘而被劾。循良而得舉者。則督撫兩司中。必有賢者焉。而亦寥寥可數矣。至於九卿乃九牧之倡。萬官庶事之樞紐也。督撫臺垣之條奏。特下九卿。必國體民生所繫。猶叩樹本百枝皆動。而可或有差忒乎。以臣所聞見。凡下廷議。其爲督撫所奏請。則衆

皆曰。此某部某長官所交好也。或上方嚮用。未敢駁正也。已而議上。則果謂宜從矣。其爲科道所條奏。則衆皆曰。原議某所建也。其事某所不利也。已而議上。則果謂必不可從矣。同官中卽有持正而力爭。各部院卽有心知其非。不肯盡題者。而其議之上達自若也。其保舉僚屬。半出私意。亦不異於外吏。但偏近輦轂。耳目衆著。出於公道者尙可參半耳。是以聖祖仁皇帝中年以後。灼知此弊。刑誅流錮。以懲姦貪。拔擢矜全。以勸廉吏。而親信清公樸實之人。世宗憲皇帝敬承此意。極力廓清。宵旰孜孜。惟務發外吏之欺蒙。破在廷之結習。十餘年閒。少知畏法。而終未革心。蓋由營私附勢之習深。而正直公忠之人少也。我皇上至誠惻怛。諄諄開諭。可謂深切著明矣。而特旨薦舉。服在大僚。尙或引用富人。以便身家。在外督撫。多以報荒爲難。而州縣又以匿荒爲自安之計。其有不肖者。每遭歲歉。轉日夜徵比。以迫蹙貧民。冀邀蠲免。因緣爲利。此風不改。則皇上日夜憂勤於上。而治教禁令。不能不墮壞於冥昧之中。尙安望百度之皆釐。實德之及下乎。臣伏讀三年中前後諭旨。於臣所陳之積弊。亦旣洞晰於聖心。而思有以矯正之矣。然所以矯正之者。則有本統焉。文武之政。非其人猶莫舉。而知人則哲。帝堯猶難之。治道之興。必內而六部都察院。各得忠誠無私。深識治體者兩三人。然後可以檢制僚屬。而防胥吏之姦欺。外而督撫兩司。每省必得公正無欲。通達事理者四三人。然後可董率道府。辨察州縣。以切究生民之利病。能如此者。乃有才有識。有守而幾於有德者也。雖數十人。數人不易得。況一旦而得數十人哉。然不如是。終不可以興道而致

治。孟子云：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自古聖君賢主，未嘗借才於異代，亦惟我皇上勤心以察之，依類以求之，按實積久，以磨礪之，信賞必罰，以勸懲之而已。所謂勤心以察之者，一則明辨部議會議是非之實也。凡一事之興廢，其利害常伏於數轉之後，故雖周公之聖，猶有仰而思之，夜以繼日而未得者。況庸常之人，雜以私意，而揣摩瞻狗乎？而姦邪文法之吏，每能巧飾偏僻，變亂是非，言之鑿鑿，使觀者難辨。孔子所以惡佞之亂義，惡利口之覆邦家也。是以唐宋以來，凡廷議皆以宰相斷決之，以學士參議之，以給事中駁正之，自明中葉以後，姦相擅權，毒流天下。聖祖仁皇帝時，亦有以招權籠賄，家累鉅萬者，賴聖明剛斷，同時罷黜。而自是以後，潔己自好者，皆以避權爲安，內閣擬票，雖有兩簽，從未有摘發部議之非，而奏請改議者，古者御史之外，別設給事中，專駁宰相成議，上及詔旨，而南宋以後，舊典寢廢，以故朱子屢歎之。以臣所聞見，聖祖仁皇帝、世宗憲皇帝、暨我皇上，時有盡屏廷議，而獨斷其行止者，命下必大服衆心。故臣愚以爲凡部議會議，有關於國體民生者，勿遽批發，必再三尋覽，以究其事理之虛實，意見之公私，微有所疑，必召平時聖心素信其忠誠無私，通達事理者，盡屏左右，每人而獨問之，參伍衆說，然後內斷於聖心。此卽虞舜好問好察，以輔其惟精惟一之學，而孔子所歎爲大智也。臣伏見皇上於部議從者十九，於九卿兩議，大抵從其列名衆多者，道路之口，頗有未協。聖心如天，或以爲主議者衆，必人心所同，而不知其實乃本部一二人之私意，或九卿中一二人之偏見，怯懦瞻狗者，明知其非，而不敢辨也。抑又

聞用入之道。惟知之爲難。凡人之智識。必叩之而後知其材勇。必試之而後見其忠邪誠僞。必久與之習。而後得其真。太公望。文王之師也。武王用之。猶反覆窮究。相與問答者。凡數萬言。管夷吾。齊國之望。鮑叔牙所深知也。桓公用之。猶每事諮度。相與問答者。凡數萬言。方今四海九州。萬事百度。皆總歸於六部。而決於卿貳五六人。每日文書到部。最少亦一二百件。苟一事之失其理。則姦心必滋於盡吏。實害必被於兵民。此卽五六人皆至公至明。虛己和衷。日夜講求。尙慮其有失誤。而我皇上於六部卿貳中。灼知其才識。深信其忠誠者。凡幾人乎。古聖王用人。惟已必先勞於求賢。臣伏願皇上。惟盛暑嚴寒。宜安養聖躬。不可過勞。外此少有餘閒。卽延見廷臣。凡六部都察院奏事。披覽之下。微有所疑。卽召見問訊。使各陳所見。聽其言語。則明昧可知矣。觀其氣象。察其心神。則公正私曲。大略可見矣。卽有利口而飾爲忱直。邪媚而貌類恪恭者。以我皇上之至誠至明。久與之習。必有呈露於幾微。而不能自揜者矣。其餘京堂科道條陳。屢合事理。翰林敷奏。深當聖心者。亦宜慎選其人。俾輪班侍直。事有疑難。隨時召問。以習察其志行。而劑度其材能。至於大僚中。已爲我皇上所深信者。尤宜朝夕燕見。與議論天下之事。以窮究其底蘊。果能忠誠無私。而又通達事理。則於同官百吏。皆能助皇上以檢察而得其實矣。所謂依類以求之者。天下惟君子與小人。性情心術。如水炭之不相入。小人所悅。必諛佞側媚者。雖有才智。而爲國患更深。樸直清慎者。雖無才智。尙可奉公守法。竭力自効。是以周公立政之篇。所三致意者。惟勿用儉人。而求吉士。以勸相國。

家而已。所謂檢人。諛佞側媚而有才智者也。所謂勘相。樸直清正之士。雖才智不足。而率作策勵。尙可以有輔於庶政也。自古有君子而誤信小人者。斷無小人而能進君子者。故求賢之道。必以其類爲招。保舉舊例。臨時按品秩資格。俾各舉一二人。法本無愆。而人多難信。我皇上於在內之九卿。在外之督撫。深信其忠誠無欲者。必各有數人。伏願特下密旨。命盡舉所知。而別其材之所宜。然後考覈試驗。而次第用之。比之接資格以汎舉者。必爲得實。而聽請託利身家之結習。不禁而自除矣。所謂切實積久以磨礱者。自漢唐以後。雖仍六官之名。而職事多非周官之舊矣。而就今功令所宜秉承者。則吏部之職。非獨按籍呼名。循例黜陟也。其實在使請囑者望風而自止。巧法者百變而難欺。戶部之職。非獨謹守管鑰。會計出納也。其實在明於萬貨滋殖之源。生民實耗之本。禮部雖奉行舊典。而事有特舉。必當酌古準今。可爲後法。且寅清端直。無玷其官。兵部之實。在輯將校之驕氣。以綏靖兵民。消禍變於無形。以折衝萬里。刑部之實。在時情罪之寬嚴。以砥維風教。辨四方之僞獄。以震懾職司。工部之實。在識海內山川之形勢。以知疏鑿之宜。覈水土人功之等差。以定工程之度。至於都察院之設。本以肅朝廷之綱紀。儆百吏之官常。劾中外文武大臣之不法。而自副都御史郭琇。排擊要人以後。五十年來。未聞力爭國家之大事。斥指大吏之非人者。不過掌行過文書而已。然則此職。蓋幾於虛曠矣。伏願我皇上。於部院卿貳。必慎簡忠誠。而以明達者佐之。辨其材之所宜。而各責之以實。使日夜訓勵其僚屬。而隨時以進退之。則中材以上。咸自矜奮。數

年以後。公正之風可作。而練達事理者亦漸多矣。所謂信賞必罰。以懲勸者。凡中人之志行。多以獎進激勵而成。平時主部議者。不過正卿中一二人。主會議者。不過九卿中皇上所嚮用之數人。順從緘默者。長得自安。據理直言者。必遭忌嫉。積習爲常。所以靡靡日趨於瞻徇。而非果竟無人也。倘我皇上時時延見。一一考驗。忠誠者篤信之。明達者褒嘉之。懷私者廢斥之。庸昧者退罷之。則旬歲之間。勃然而興起矣。世宗憲皇帝於大計保舉之員。贓罪敗露。督撫降調。司道革職。條例甚嚴。而奉行不實。惟奉特旨獨舉一人者。降調甚多。而督撫司道之計典無聞焉。蓋以所舉衆多。不能盡詰。而姑從寬貸耳。用此賂請陰行舉劾。顛倒無所顧忌。若一依雍正六年定例。執法不移。則孰敢徇私任意以自累乎。自耗羨歸公以後。州縣之繁劇者。養廉至千數百金。猶不足以延幕客。辦公事。在內諸司。雖蒙加俸一倍。猶不足以僦屋賃僕。秣馬供車。伏願通計天下之耗羨。及經賦所餘。詳加籌畫。必使州縣得備其公事。諸司得贍其身家。然後一犯贓私。嚴法不貸。其聲績顯著者。則時賜金帛。進爵秩。而使久於其任。如此則凡爲吏者。皆得俯仰寬然。潔己以奉公。孰肯苟且行私。以自取終身之墜陷乎。信能行此四者。則忠良有恃以不恐。姦邪有術而難施。中外大臣。日夜孜孜。以進賢退不肖爲己任。庶司百吏。皆知奉公守法。潔己愛民之爲安。數年之後。衆正盈庭。官守經法。民無倖心。雖大艱猝投。無難共濟。而況舉先王足民之大經。布前代屢驗之良法。尙何慮其阻撓廢格。縱私生事以擾民乎。至於民食既足。則當漸爲禮俗之防。官常旣修。則當實講教士之法。內

治既定。則輿屯衛於邊關。設軍田於內地。使精神可以折衝。立制防於海嶠。謹治教於苗疆。使患害消於未兆。皆宜次第修舉。而臣不敢以爲言。誠以積習不除。人材不足。官常不立。則爲之而必不可成。成之而必不可久也。凡所陳奏。皆臣五十年來所耳聞目見。確知其狀。不得不入告聖明者。臣老矣。生世無幾時。如以臣言爲可用。伏望留臣此摺。以驗羣情。以考治法。時復賜覽。如用臣言而無利於民。無益於國。雖臣死之後。尚可奪臣之爵命。播臣之過言。以示懲責也。昧死上陳。不勝悚息瞻企之至。謹奏。

擬定纂修三禮條例劄子

臣竊惟明初五經大全。皆各主一人之說。且成於倉卒。不過取宋元儒者一、二家纂輯之書。稍摭衆說以附之。數百年來。皆以爲未盡經義。不稱大全之名。是以聖祖仁皇帝。特命重修四經。頒布學官。昭示羣士。然惟周易。多裁自聖心。所取至約。而前儒未發之蘊。開闡實多。故特名折衷。餘三經則曰彙纂。我皇上躬履至道。重念先聖遺經。未盡闡揚。詔修三禮。乃漢唐以來未有之盛事。而三禮之修。視四經尤難。蓋易詩書有周張二程。以開其先。而朱子實手訂之。典謨以下。亦抽引端緒。親授其徒。胡氏春秋傳。雖不免穿鑿。而趙啖二陸。劉孫胡程之精言。採錄實多。諸經大義。已昭然顯著。故折衷彙纂。但依時代編次。先儒之言。而不慮其無所歸宿也。陳澧禮記說。自始出。卽不廢衆心。詆議紛起。周官儀禮。則周程張朱數子。皆有志而未逮。乃未經墾闢之經。欲從大全之例。則無一人之說以爲之宗。欲如折衷彙纂。但依時代編次。羣言。

則漫無統紀。學者終茫然莫知其指。要必特起凡例。俾大義分明。而後兼綜衆說。始可以信今而傳後。臣等審思詳議。擬分爲六類。各注本節本注之下。一曰正義。乃直詁經義。確然無疑者。二曰辨正。乃後儒駁正舊說。至當不易者。三曰通論。或以本節本句參證他篇。比類以測義。或引他經與此經互相發明。四曰餘論。雖非正解。而依附經義。於事物之理有所發明。如程子易傳。胡氏春秋傳之類。五曰存疑。各持一說。義皆可通。不宜偏廢。六曰存異。如易之取象。詩之比興。後儒務爲新奇。而可欺惑愚衆者。存而駁之。使學者不迷於所從。庶幾經之大義。開卷了然。而又可旁推交通。以曲盡其義類。伏惟我皇上聖學崇深。剖析經史。通微抉奧。故敢略陳愚見。仰求聖誨。鑒定施行。以便排纂。爲此謹奏。

奏重刻十三經廿一史事宜劄子

乾隆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大學士兼管翰林院事張廷玉。福敏奏稱。重刊經史。必須參稽善本。博考羣書。庶免舛譌。武英殿爲內府藏書之所。就近校閱。實爲便易。今擬於編檢內選派六員。咨送到殿。俾校勘刊刻。會於一處。則錯誤可免。而書易成。奉旨依議。編檢六員。恐不敷用。着添派庶吉士六員。欽此。臣等卽通知莊親王。令武英殿監造等。查庫內存貯書籍。並無監板十三經廿一史。竊思經史。惟宋板字鮮遺譌。目今不惟宋板難得。卽明初刻本亦少。臣生平所見。惟嘉靖以後之板。已屢經改補。無三五頁無遺譌者。而現今監板。更剝蝕無一完善。可憑以校對。伏祈皇上飭內府并內閣藏書處。徧查舊板經史。兼諭在京諸

王大臣及有列於朝者。如有家藏舊本。卽速進呈。以便頒發校勘。并飭江南浙江江西湖廣福建五省督撫。購求明初及秦昌以前監板經史。各送一二部到館。彼此互證。庶幾可補其缺遺。正其錯誤。更有請者。自唐初孔穎達賈公彥等。所引十三經及傳註。並周秦間諸子。已多譌誤。宋明刊刻。未經訂正。我皇上博極羣書。倡明經學。臣等當詳悉校勘。一一開列。進呈御覽。酌定改正。昭示來茲。庶幾此書刊布。度越宋明。以副我皇上嘉惠後學至意。又前翰林院侍讀學士何焯。曾博訪宋板。校正前漢書後漢書三國志遺譌。臣曾見其書。並求下江蘇巡撫。向其家索取原書。照式改注。別本送館。原本仍還其家。毋得損壞。其餘校勘事宜。具列於後。伏候聖裁。

一校勘經史。與見修之書不同。見修之書。卽有遺落。可增刪上下文。以就合之。經史行世已千數百年。遺落一句數字。卽需重刻數十板。勞費甚大。必更番校對。一字無譌。始可寫樣。必樣本對清。始可登板。若限期催促。一部未成。又發一部。必多錯誤。

一翰林院送到編檢六人。奉旨添派庶吉士六人。臣等擬擇原在殿編校翰林十二人。合同分派。先對十三經。互稽經傳。以考舛誤。限八月內將底本對完。臣等細加斟酌。繕摺進呈。然後次及史記前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四史皆有注解。亦宜詳勘。以下諸史。則參伍舊本。增改落字錯字。加功較易矣。

一舊刻經史。俱無句讀。蓋以諸經注疏。及史記前後漢書。辭義古奧。疑似難定故也。因此纂輯引用者。多

有破句。臣等伏念，必熟思詳考，務期句讀分明，使學者開卷了然，乃有裨益。

一前明所刊經史，每卷之首，止列校刊職官姓名，而漢唐先儒，轉附第一行每卷之下，且或止稱某氏，或具姓名鄉里，或并詳官階封邑，諸經諸史，款式各殊，聞彼時書出，卽衆議譁然，其後馮夢禎爲國子監祭酒，重刻史記，始變其例，衆以爲是，今擬倣其例，王大臣監修校勘，列於目錄之前，漢唐先儒，列於每卷之前，分校諸臣，列於每卷之末，卷內若有遺譌，則分任其責者，無可推諉，庶幾各竭心力，又在殿翰林，內有詹事府正詹事陳浩，左庶子周學健，翰林院侍讀學士呂熾，編修朱良裘，行走年久，向來一切編校之事，承辦居多，今擬將諸翰林所對經史，仍派令此四人分領，以專其責，合併聲明。

一刻字之板，材有老穉，乾久之後，邊匡長短，不能畫一，故自來書籍，止齊下線，惟殿中進呈之書，並齊上線，臨時或烘板使短，或裱板使長，終有參差，仍用描界取齊，數烘數裱，板易朽裂，凡字經剝補，木皆突出，散落，再加修補，則字畫大小粗細不一，而舛誤彌多，經史之刊，以垂久遠，若致剝落，則虛糜國帑，伏乞特降諭旨，卽進呈之本，亦止齊下線，不用烘裱，庶可久而不敝，爲此請旨，欽定程式，以便遵行，謹奏。

請定庶吉士館課及散館則例劄子

昔宋臣蘇軾進言，河北五路，乃自古豪傑之場，其人可任以事，然欲使之治聲律，讀經義，與吳楚閩蜀之人爭得失，則惟有不仕而已，請特爲五路別開仕進之門，蓋因爾時以詩賦設科，河北五路，雖有直方魁

傑之材。而自蓬靡由。爲可惜也。國家會試。以南北中路分額。士多爭論功令屢更。乃定議分省計卷。欽定名數。此誠至均至平之法。惟翰林一職。專司文學。河北五路。及邊徼遠省。與選者甚稀。臣自有知識。竊見內閣九卿。出於翰林者十常七八。蓋因職親地近。材識志行之美。易達於天聽。若散在州縣。則或掛於事。故或抑於上官。雖有介節長才。或趨起以終老。故天下士尤以翰林爲清華。而恨不得與本科進士。已經朝考。我皇上復命王大臣選擇。以備引見。此作育人材。公溥詳慎之至意也。而朝考取備庶常之選者。三十有六人。江南浙江江西湖廣四省。數已三十。其餘僅六人耳。豈吳越三楚而外。材識志行。可以登清華。列侍從者。竟無其人與。徒以聲律辭章。素所不習者多耳。選館之期。伏乞聖明少爲留意。至於教習庶常。臣請嗣後江南浙江江西湖廣福建。仍課以詩賦。其餘各省。則專治本經義疏。及資治通鑑綱目。所載政事之體要。散館之日試。以所專課各二篇。其兼通者。亦得自著所長。而不相強。如此則東南之士。益畱心於經濟之實用。而河北五路。以及邊方之士。亦不至困於聲律之未諳。可以陶冶羣材。使爭自淬礪。蓋政事文學。皆人臣所以自效。而政事之所關尤重。使海內昭然。知我皇上取人。不專以文辭。而必求其實濟。則有志之士。當益思自奮於聖明之世矣。天下之事。苟有偏重。則積重積輕之勢。以漸而成。而弊亦隨之。惟聖主能見其微。故臣敢冒陳末見。上瀆聖聰。謹奏。

論考試翰林劄子

爲冒陳末見。以備採擇事。我皇上特降諭旨。親試翰林。俾有學有識者。得自見於聖明之朝。而鄙樸無文者。不能冒濫。誠陶冶羣材。磨礱激勸之至意也。但如雲貴川廣諸省。地本荒遠。學少師承。詩韻文律。俱非所諳。是以聖祖仁皇帝。世宗憲皇帝。每值選擇庶常。及散館之期。於諸省恆多寬假。非特鼓其向學之志。亦懷柔遠人之一道也。伏乞我皇上。於雲南貴州四川廣西及陝西湖南諸省。其文義荒疏。應加罷斥者。較他省稍爲矜恤。概賜引見。相其材質。分別改任。以示優容。蓋其地登朝之士。較中土爲稀。苟有膺清華之選者。卽鄉邦之衆望屬焉。儻蒙格外垂恩。不惟可廣教思於無窮。亦可使邊荒之民。奉揚皇仁。感激勸勵。臣不揣愚昧。上瀆聖聰。不勝戰慄悚息之至。

請定孔氏家廟祀典劄子

欽惟我皇上。躬履至道。復先聖之喪紀。考三禮之遺文。事關名教。莫不周諮詳議。以求其當。洵好問好察之至意也。前副都御史陳世倌。奏請加封崇祀先師前母。奉旨九卿議奏。臣愚陋之見。與九卿所議。未能畫一。又忝列禮官。值茲鉅典。不敢不敬陳末議。以候聖裁。謹按。啓聖王娶於魯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有足疾。既老。求婚於顏氏。顏父問三女孰能往。先師母最少。對曰。從父之制。將何問焉。見於家語。見於史記。注見於闕里志。其言歷歷可據。家語爲東漢時孔氏所出家藏書。至王肅而顯。朱子學庸集注。乃晚年所定。於哀公問政章。兩引家語。總注云。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其文尤詳。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於篇。

據此則子思未作中庸以前。孔氏原有家語之書明矣。朱子又嘗曰。孔叢子乃後人所僞作。家語蓋王肅編古錄雜記。語或有疵。然非肅所自作。夫所謂有疵者。謂引大戴禮帝繫姓。及雜記墳羊與骨節專車之類耳。至先師之生母前母。肅豈敢妄爲搆造。則其爲孔氏之舊聞明矣。朱子之言。炳著如此。而或欲據此以爲朱子不信家語之徵。不亦誣乎。若史記註之正義索隱。則取諸孔安國馬融鄭康成何休杜預范甯賈逵服虔諸儒。周以後之書。莫古於遷史。而孔子世家所載。先師父與先師母顏氏配合。甚爲誣妄。又云。孔子不知父墓。乃其母諱之。故注引家語。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有足疾。既老。求婚於顏氏。以辨史記所傳之謬。若以家語施氏之事爲非真。則是以遷史所傳爲可信矣。此又人人知其不可者也。至於闕里志所據。本於祖庭廣記。乃孔氏世守之書。假令啓聖王元配施氏。稍有疑似。何以自著於家乘而不之削邪。然而孔氏家廟。至今無施氏之主者。蓋亦有故緣。唐哀帝天祐二年。朱全忠逆亂。天下分裂。孔氏之洒掃戶孔末作亂。殺先師四十二代孫光嗣。而自爲曲阜令。孔氏苗裔幾絕。是時光嗣子仁玉。生始九月。其母張氏。挈之逃匿外家。比九歲。魯人以聞於梁。梁始命仁玉嗣位。仁玉孤幼童昏。復立宗祊。於危難搶攘之餘。其祀顏氏而不及施氏。豈可以爲典要哉。仁玉以後。蹈常習故。不復自反其初。而歷代以來。則亦但知崇祀先師於太學膠庠。無由知其家廟並無施氏之主也。而諸臣多謂顏氏篤生先師。不可以施氏之主。位於其右。此大非也。先師母顏氏。明於大義人也。觀其聞父命而請行。則持身一稟於禮。而無俗情可

見矣。身膺先師之封典。秩祀二千餘年。而與啓聖王相守至老之施氏。竟不得祔於廟。不獨先師愆然心傷。而先師母顏氏之心。亦有缺然不自得者矣。我朝重熙累洽。至世宗憲皇帝。及我皇上之世。如周家之制禮作樂。大備於成康。故曲阜令孔毓琚。既申詳撫臣陳世倌。以請於前。世倌今爲副都御史。又復以爲請。誠以數百年來未舉之曠典。欲及聖明之世。以補其廢闕也。昔程子荅友書。嘗言若前母無子。似宜以生子之母配。朱子深以爲非。謂宜遵唐禮。以前母與生母並配。此萬世之定論也。況我朝封典。必先前母而後及生母。今明徵於經傳之載。紀折衷於朱子之定論。揆以先師先師母孝敬之仁心。斷以我國家之令典。施氏之應受封於朝。設主於廟。義無可疑者。況本乎孔氏子孫之自請。必其實有不安於心者可知也。陳世倌前奏未經部允。今復陳奏。則其爲人心之不可以已者。又可知也。臣愚以爲應特勅錫封。施氏與顏氏並祀寢殿。以昭我皇上錫類之仁恩。邁古之盛典。臣一介寒微。非好與諸臣爲同異。以瀆聖聽。誠以此事繫海內之觀瞻。關萬世之公議。不敢不詳悉慎重。苟徇衆議。我皇上聖學崇深。必有以察臣言之是非。臣不勝戰慄企瞻之至。謹奏。

請以湯斌從祀文廟及熊賜履郭琇入賢良祠劄子

伏惟世宗憲皇帝。特詔故御史陸隴其。從祀孔廟。故工部尙書湯斌。又荷我皇上特恩。賜諡文正。補入賢良祠。頃讀聖諭。求直言極諫之士。首舉隴其爲標準。兩朝聖主。尙德褒賢。非獨二臣之榮。乃邦家之光也。

臣竊思湯斌實學躬行。與隴其相匹。而立朝大節。則尤彰顯。故五十年來。學者號稱湯陸。或謂其講學之書。雖宗朱子。而亦閒取陸王。殊不思陸王之身。已從祀孔廟。而乃以議斌。義無所處。又世宗憲皇帝。特建賢良祠。以褒前厲後。而故大學士熊賜履。左都御史郭琇。尙未得與。想當時禮官未有以二臣生平入告者。竊思賜履。當四輔臣柄國時。獨上萬言書劾之。是以聖祖仁皇帝。甫親大政。卽擢居輔弼。專以尙書周易及朱子之書。啓沃聖心。及晚年再起。立朝則不附權要。私居則泊若寒儒。可謂終始不渝矣。郭琇首發柄臣之朋黨。竊欺聖祖仁皇帝。赫然震怒。同時罷斥。朝政爲之清明。善良由茲坦步。其功最著。竊觀賢良祠諸臣。有遠不及二臣。但以廉靜勤慎。而得定祀者矣。而二臣不與。海內公論。多以爲疑。臣聞古昔聖王。操三重之道。可進退百代。以制祀典。故唐虞以前。稷祀句龍。至成湯而易之以姬棄。其明徵也。伏乞我皇上。勅下內閣。九卿定議。俾湯斌從祀孔廟。則可以昭本朝理學之昌明。俾熊賜履郭琇入賢良祠。則可以爲公卿臺垣之模楷。此海內有心有口者之公言。非臣一人之私議也。

論九卿會議事宜劄子

爲敬陳末議。以覈事實。以肅風紀事。伏惟我皇上。布德彰教。興利除弊。所以惠保黎蒸者。聖心所運。無遠不周。羣下所陳。雖微必錄。臣每自念。生逢不世出之聖主。愧無嘉謨。以勤盛治。近在九卿班。見有二事。返之愚心。欲緘默而有所不安。故敢敬陳。以備採擇。

一九卿會議。宜少爲變通。以責實濟也。凡發九卿會議。必因事體重大。或理有疑難。故博稽於衆。期詢謀之僉同。其或意見各有所主。本許並陳。以俟宸斷。此執兩而後用其中之道也。邇來值奉旨發議事。主稿之部。先期將原奏傳送九卿。及期會集。則主稿之部。書吏將原奏宣讀一過。隨將所議之稿。宣讀一過。卽以次送九卿畫題。聚三四十員之九卿。而取決於俄頃之間。未議之先。旣不知主稿者如何定議。俄頃之際。豈遂能耳順心通。則是有會議之名。而無其實也。亦閒有一事。而再議三議者。亦不過主議數人。相與商論。餘惟旁觀受成而已。在九卿受皇上深恩。豈敢以雷同附和。苟且塞責。但啓口而有言。無答之者。並無辨之者。不過聽其自言自止。而畫題者已紛紛相繼矣。臣愚以爲自今以後。凡有會議事。宜令主稿之部。先行定議。然後移送九卿。俾得從容審度。如所見相同。卽於移稿之上畫押。送還主稿之部。不必更行齊集。如其中尙有數人未協所議。則主稿之部。專會同未協各員。至公所詳悉商酌。以求其是。其或必不能同。則異議者將所議斟酌畫一。畫押送主稿之部。使並列上奏。以俟聖裁。蓋凡物之理。偏舉其一端。皆可以言之成理。而不見其罅漏。兩端並列而相形。則可否立見矣。是非之心。人所同有。主議者能平心以察異己之說。則必無護前自用之失。知異己之說。可並達於宸聰。則不敢不虛公詳慎。而偏執所見。如此在諸臣旣得各抒其敬事之心。而皇上亦可以收兼聽並觀之益。且可藉是以知諸臣之明昧。自不敢以不當理之浮言。上煩聖聽矣。

一詹事科道。應照舊例使與會議也。查本朝典例。九卿而下。詹事科道。並列會議班。所以盡衆人之思慮。以求事理之至當。非具文也。而十餘年以來。批發會議事件。多止及九卿。而詹事科道不與。臣以爲國家大事。諮詢不厭其周。九卿而外。未必無一得之可採者。況詹事班資清要。不日卽列九卿科道。本屬諫官。唐宋以來。雖制誥皆得封駁。官雖卑而專司言責。於天下之利弊。朝政之缺失。大吏之過愆。皆得抗言不諱。使凡百有位。莫不嚴憚於臺諫之風裁。所以立制防達壅塞也。我皇上虛懷從善。每諭大小臣工。以時納言。不必嫌畏。何獨九卿所議之事。不使臺垣諸臣得與其末邪。且諸臣與議事之班。則觀其所見同異。卽可以驗其才識。而有心於國是者。亦得以熟練政務。則卽此可爲陶冶人才之助矣。自唐宋以來。國家大事。以臺諫抗言。維挽救正者。史不絕書。卽我朝百年以來。科道與會議之班。未聞以狂迂之見。阻撓國事者。亦其明驗也。請復舊制。詹事科道。仍與會議班。其有卓見。與主稿之部不符者。亦得隨九卿之後。公同商酌。畫一並奏。以候聖裁。如此則小臣咸思自奮。而我皇上明目達聰之用。未必不少裨萬一也。臣愚昧之見。偶有所懷。輒敢輕吐。誠以生際聖明。土壤細流。或可裨山海之崇深。於此而不思自效。是上負聖恩。而內欺本志也。臣不勝悚慄企瞻之至。

謝授禮部侍郎劄子

本月二十四日。內閣傳旨。授臣苞禮部侍郎。聞命惶悚。無以自容。念臣夙負罪愆。蒙聖祖仁皇帝赦除。特

命內廷行走。又蒙世宗憲皇帝不次拔擢。於雍正十一年。授臣內閣學士。臣以步履維艱。非扶翼不能趨走。具列下情。求別簡賢才。以充閣職。蒙降諭旨。命臣勿理閣務。專司書局。凡御門朝賀大典。臣不能隨班趨直。俱荷矜容。我皇上御極召臣侍直南書房。憐其衰疾。恩慈備加。至優至渥。朝夕趨走。亦不責以常例。殊恩疊被。每自恨毫無報稱。尤恨弱足。並不能與諸臣隨班供職。撫心內忤。對衆汗顏。今復蒙恩授臣卿貳。伏念秩宗爲典禮之司。臣廁其閒。非惟職事難供。抑且有玷國體。伏乞鑒臣老病。別任賢才。仍令專力書局。不勝至願。若聖意不可更易。臣自忖衰疲。力可勉強。自奮於聖明之朝者。惟胸有知見。不敢不從諸臣後。罄竭愚忱。以仰報聖恩於萬一。其一切筋力自効之事。仍祈曲賜寬恤。庶不至顛頓失儀。自取罪戾。爲此恭謝天恩。瀝陳懇悃。無任感激待命之至。

辭禮部侍郎劄子

臣以一介寒儒。罪累衰殘之餘。疊荷殊恩。擢居今職。常思竭誠殫力。上報主知。但夙抱足疾。已二十餘年。自閏九月下旬。左體偏痿。時復拘攣。兼以心膂首瘠。畏寒氣喘。計一日之內。能強起伏几者。不及一二時。雖題奏之稿。循例披閱。亦不能詳細審度。與諸臣面議。至於一切行稿。竟不能辦。自知於部務毫末無裨。而書館承修之事。轉皆底滯。竊思三禮之書。自前世未經釐正。而周官之翳蝕尤多。雖經程朱論定。以爲非聖人不能作。而莽歆所增竄。未嘗辨明。羣儒所交攻。未嘗駁正。聖經深遠。衆說混淆。折衷義理。信今傳

後事實不易。臣用功四十餘年。尙未能得其會通。若不及臣精神。猶可勉強之時。早完此書。恐衰疾日深。昏疲益甚。討論不能精密。前後或有舛悞。則重負我皇上委任之專。而虛此盛典。伏乞曲鑒。愚忱。解臣部職。別簡賢能。俾臣得專力致勤於禮書。按日分功。兼理武英殿事務。及評選時文。勘定一統志。教習庶吉士等事。庶部務不致虛擔。而諸事得盡實力。非敢以老羸而萌引退求閒之私意也。且臣忝廁卿班。而不能親理部務。不獨撫心自愧。抑且爲清議所不容。叨榮書館。而不能切究聖經。不獨職事有虧。抑且懼後儒之指摘。反覆思之。惟有據實陳情。上告於聖主。伏乞俯賜俞允。臣不勝激切悚息之至。

進四書文選表

食禮部侍郎倅。教習庶吉士。臣方苞謹奏。乾隆元年六月。欽奉聖諭。命臣苞精選前明及國朝制義。以爲主司之繩尺。羣士之矩矱。臣本無學識。又迫衰殘。恭承嘉命。爲愧爲恐。竊惟制義之興。七百餘年。所以久而不廢者。蓋以諸經之精蘊。匯涵於四子之書。俾學者童而習之。日以義理浸灌其心。庶幾學識可以漸開。而心術羣歸於正也。伏讀聖諭。國家以經義取士。人心士習之端倪。呈露者甚微。而徵應者甚鉅。故風會所趨。卽有關於氣運。至矣哉。

聖謨洋洋。古今教學之源流。盡於是矣。臣聞言者心之聲也。古之作者。其氣格風規。莫不與其人之性質相類。而況經義之體。以代聖人賢人之言。自非明於義理。挹經史古文之精華。雖勉焉以襲其形貌。而識

者能辨其僞。過時而湮沒無存矣。其閒能自樹立。各名一家者。雖所得有淺有深。而其文具存。其人之行身植志。亦可概見。使承學之士。能由是而正所趨。是誠聖諭所謂有關氣運者也。臣敬遵明旨。別裁僞體。校錄有明制義四百八十六篇。國朝制義二百九十七篇。繕寫成帙。並論次條例。恭呈御覽。伏望萬幾之暇。俯賜刪定。俾主司羣士。永爲法程。臣無任戰汗隕越之至。謹奉表恭進以聞。乾隆四年四月初三日。

凡例

一 明人制義。體凡屢變。自洪永至化治。百餘年中。皆恪遵傳註。體會語氣。謹守繩墨。尺寸不踰。至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爲時文。融液經史。使題之義蘊。隱顯曲暢。爲明文之極盛。隆萬閒兼講機法。務爲靈變。雖巧密有加。而氣體茶然矣。至啓禎諸家。則窮思畢精。務爲奇特。包絡載籍。刻雕物情。凡胸中所欲言者。皆借題以發之。就其善者。可與可觀。光氣自不可泯。凡此數種。各有所長。亦各有其蔽。故化治以前。擇其簡要親切。稍有精彩者。其直寫傳註。寥寥數語。及對比改換字面。而義意無別者。不與焉。正嘉則專取氣息醇古。實有發揮者。其規模雖具。精義無存。及剽襲先儒語錄。膚殼平行者。不與焉。隆萬爲明文之衰。必氣質端重。閒架渾成。巧不傷雅。乃無流弊。其專事凌駕。輕剽促隘。雖有機趣。而按之無實理真氣者。不與焉。至啓禎名家之傑特者。其思力所造。途徑所開。或爲前輩所不能到。其餘雜家。則循棄規矩。以爲新奇。剽剝經子。以爲古奧。雕琢字句。以爲工雅。書卷雖富。辭氣雖豐。而聖經賢傳。本義轉爲所蔽蝕。故別而去之。

不使與卓然名家者相混也。凡此數種，體製格調，各不相類。若總爲一集，轉覺危雜無章，謹分化治以上爲一集。正嘉爲一集，隆萬爲一集，啓禎爲一集，使學者得溯其相承相變之源流，而各取所長。至於我朝，人文蔚起，守洪永以來之準繩，而加以變化，探正嘉作者之義蘊，而挹其精華，取隆萬之靈巧，啓禎之恢奇，而去其輕浮險譎，兼收衆美，各名一家，合之共爲一集。前代之文，總四百八十六篇，國朝之文，總二百九十七篇。昔宋臣曾鞏嘗稱詩書之文，作者非一，相去千餘年，而其所發明，更相表裏，如一人之說，惟其理之一也。況制科之文，詁四子之書者乎？故凡所錄取，皆以發明義理，清真古雅，言必有物爲宗，庶可以宣聖主之教思，正學者之趨嚮。

一唐臣韓愈有言，文無難易，惟其是耳。李翱又云，創意造言，各不相師，而其歸則一，卽愈所謂是也。文之清真者，惟其理之是而已。卽翱所謂創意也。文之古雅者，惟其辭之是而已。卽翱所謂造言也。而依於理以達乎其詞者，則存乎氣，氣也者，各稱其資材，而視所學之淺深，以爲充歎者也。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經，而切究乎宋元諸儒之說，欲辭之當，必貼合題義，而取材於三代兩漢之書，欲氣之昌，必以義理洒濯其心，而沈潛反覆於周秦盛漢唐宋大家之古文，兼是三者，然後能清真古雅，而言皆有物，故凡用意險仄纖巧，而於大義無所開通，敷衍割裂鹵莽，而與本文不相切比，及驅駕氣勢，而無真氣者，雖舊號名篇，概置不錄。

一有明正嘉以前先輩之文。有極平淡簡樸。而清古可味者。惟開存一二。蓋必天資最高。變化於古文。久乃得之。非中材所能做效也。啓禎雜家餘習。至於國初。猶未能盡滌。一時名稿中。頗有膾炙人口。而接以文律。求以題義。則未能照合。不可以爲法程者。必嚴辨而慎取之。至鄉會試闈墨。則有其文未爲極致。而章妥句適。脉理清晰。亦開存一二。俾中材之士。得量其力所能至。而取道焉。庶不致茫無畔岸。而誤入於歧途也。

一先輩名家小題文。多備極巧心。但美不勝收。且非鄉會場程式。茲編不錄。其單句有實理可發揮。及中截數句。承上起下。轉關過脈者。或上全下偏。下全上偏者。仍自入選。

一向來程墨。房書行書。各有專選。今總爲一集。惟程墨於本篇人名下註記。餘不細加區別。聞有生前未與甲乙科。而文已行世。不可泯沒者。亦併登選。俾皓首窮經之士。無遺憾於泉壤焉。

一文章之道。與年俱進。故曹植自言。其文必隨時改定。每見名家文稿。多晚年自訂。或生徒編輯。往往有與初本絕不相類者。故凡其人見存者。文皆不錄。

一文之義蘊深微。法律變化者。必於總批旁批揭出。乃可使學者知所取法。然題有定理。理無二致。其中指要。若已經前人闡發。不可復易。則仍舊承用。以原評二字別之。

一前人流傳名篇。聞有字句率易。義理或未妥者。向來各家選本。多有節刪互異之處。今擇其尤當者從

之。其未經諸選摘發。而稍加改易者。亦間有之。至於全文俱佳。語句偶訛。難爲改易者。必細摘出。亦恐貽誤後學。

望溪先生集外文卷三

議

修祖陵廟寢議

乾隆元年二月初二日。奉上諭。祖陵廟寢。宜重加丹牘。特命臣等稽古禮文。謹按禮記。春秋修其祖廟。周官守祧。職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黜陟之。蓋古者近廟。每祧必新。故專舉修除。祧或久而剝漉。故專舉黜陟。其實臨祭則祧必修除。歲遠則廟必黜陟。亦互相備也。言黜陟。則丹牘可知矣。春秋書魯世室屋壞。左傳曰。書不共也。公羊穀梁傳曰。譏久不修也。然則年代久遠。牆垣棟桷。皆宜審察而謹修之。宗廟之禮。然則山陵廟寢。不應異義。請勅下工部。擇堂司官明慎者。周視詳度。具奏謹議。

喪禮議

欽惟我皇上仁孝性成。踐行古昔聖王之道。致喪三年。再下明詔。命羣臣詳稽典禮。此在聖躬爲至德。而教孝作忠。實化民成俗之要道也。臣等謹按夏商之禮。自孔子已歎其無徵。周衰典廢。后王不降德。司徒不縣象。籍藏故府。黎獻無聞。是以諸侯喪禮。孟子亦未之學。漢興河閒獻王。得邦國禮五十六篇。上之。而

武帝便安秦儀。莫能承用。自東漢魏晉六朝。以逮唐初。羣儒議禮之文。尚有引用者。而其書遂亡。自是以後。皇王喪紀。類皆隨俗傳會。隱情失義。與禮經不應。用此顯學之儒。深惜庸臣淺識。雖有賢君。不能將順其美。坐使天經地義。曠絕不行。猶委先聖遺文。散見周官儀禮戴記。及七十子所傳述者。猶未盡泯。臣等謹詳考經傳。參互相證。擇其無戾今制。而可存古義者。條具以聞。竊惟我皇上徇齊典學。凡聖經賢傳。及儒先所論辨。聖心洞然。具見其表裏。伏望立中制節。定爲本朝國恤之經。俾四海臣民。惟皇之極。觀感率由。自飭厥性。永永年代。守爲典法。臣等無任悚息待命之至。禮記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蓋天子承統於天。爲祖宗守社稷。故雖親喪。可暫以私屈也。謹議。二十七月內。天地社稷之祭。皇上躬行。暫用吉服。終事而釋。

周官大宗伯。王若不與祭祀。則攝位。量人職。凡宰祭。與鬱人。皆受罍瀝而皆飲之。天地社稷。既親承事。宗廟之祭。胡爲不可以親也。古者父爲繼祖之子。斬。祖爲適孫。齊。統之上承彌重。則哀之下逮彌遠。故緣祖考之心。達孝子之義。雖既葬。時祭不可廢。而使宰宗人將事焉。謹議。既葬。宗廟時祀。前期以聞。命諸臣攝祭。

周官小宗伯之職。大田。帥有司。饁獸於郊。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於四望。太臬。及執事。禱祠於上下神祇。肆師之職。與祝侯禳於置。及郊。餘小祭祀。大祝。小祝。將事。不惟宅憂。可使人攝也。謹議。自朝日夕月。

以下。凡外祭祀。前期以聞。遣官致祭。

禮記開傳。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禮有以故與物者。衰杖經帶是也。故漸易而輕。使哀情象之。謹議。百日以後。皇上衣青絹。裏以縞。冠裏亦如之。加青緯帶從衣。

禮記喪服四制。父母之喪。十三月而練。檀弓篇。練衣黃裏縹緣。此小祥之易服也。謹議。小祥之後。皇上衣青紬。裏絹淺藍。冠緣亦如之。

禮記開傳。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玉藻篇。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謹議。大祥之後。皇上衣元青緞。裏以縹。冠裏亦如之。自受服易青。至大祥。朔月月半之奠。或朝夕上食。仍用白衫。冠無緯。終事而釋。大祥後不復服。

儀禮。士虞禮。中月而禫。禮記開傳。禫而織。無所不佩。謹議。皇上禫祭後。衣藍緞表衣。石青冠。朱緯。帶佩畢具。

古者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後世加以二十七月。何也。禮記喪大記。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蓋既禫居外寢。婦人可從而與執事矣。然必更四時吉祭。始復內寢。吉祭之期。寬以浹月。然後無弗逮。故於古有加焉。謹議。二十七月內。元旦冬至。不受朝賀。遇大典。陞殿。暫服吉。終事而釋。

春秋之義。臣子一例。故曰事君猶事父也。儀禮喪服傳。君至尊也。父至尊也。禮記昏義。爲天王服斬衰。服

父之義也。古者端衰無等。謹議。自齒朝以上。冠衣宜從上所服。在師中。則仍其常服。

禮記雜記。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疏謂邑宰之士。歸其所治邑也。又曰。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尊卑外內之有別。蓋以稱情而責其哀敬之實焉。謹議。文臣在京。四品以上。及翰林科道。在外。兩司以上。中外武臣。二品以上。皆終喪。不得嫁子娶婦。下此以周期爲限。本身則終喪。不得娶妻。聽樂宴賓。視此。謹議。

貴州苗疆議

臣聞貴州羣苗。與他省世有土司者異。蓋散居谿谷。彼此不相統屬。寨大者不過三五百家。一戶中丁衆力強。則小戶服焉。此戶衰弱。又別推衆強者爲頭目。萬不能爲大害於州縣。聞近日守土之官。以苗人傷殘病死。地多空虛。議募人屯田。乘其衰弱。而據其要害。以臣所見。惟熟苗所居。與州縣壤接。建堡與屯。扼其要害。可以制生苗之出入。誠爲有益。若生苗所居。山峻谷深。地勢陜隘。難立城郭。而山徑四通。萬不可招募屯田。蓋天地之德。本宜並育並容。況奪其世生長之地。絕其妻子衣食之源。使無以自存。雖目今救死扶傷。未敢妄動。而少少生聚。則必奮死以相爭奪。阻兵殘殺。終無已時。至於從前已經設兵戍守。如清江丹江等處。止宜擇水路深通。湖南之粟。可方舟而下。廣西之粟。可溯流而上者。增兵開鎮。據其中央。臨制四旁。每年兵糧。皆自他省載運。其地若全無苗民。則量招屯戶。與戍兵相倚爲氣勢。若尚有苗民。則止於戍兵。住宅前後。各畱地二畝。以種菜蔬。外此仍還土苗耕種。聽通商旅。列市肆。其水路不通。與通而

灘淺不利船行之地。則戍守之兵。盡數撤回。其與鎮戍鄰近。及水路之旁。土苗百家以上。則擇其爲衆苗所信服者。授以百總之職。置土兵五人。二百家以上。則置把總。土兵十人。三百家以上。則置千總。土兵十五人。皆照綠旗兵。弁賜俸給糧。而絲粟不取於苗。其不願者亦聽之。如此則近苗慕歸附之利。遠苗無侵擾之害。而苗疆可永遠安定矣。我皇上深識遠見。盡除苗地租賦。誠和輯苗民之要道。但新改歸流之苗。以納租爲苦。而歸附熟苗。尤苦差役。聞各省苗疆。不獨欽差及本地上司。往還路過。搬運行李。盡役熟苗。卽家丁書役承差出入亦然。是以熟苗不得自營生業。深爲苦累。宜著功令。惟欽差量定夫役。其餘官員。俱照內地雇夫。不得空役熟苗。至於戍守之兵舍。熟苗無人運糧。山谷崎嶇。盡一人之力。不過負米三斗。食至戍所。存者二斗。交糧之後。歸途竟無糧可食。如此而不思變計。則未得生苗之地。先大傷熟苗之心。熟苗離心。則生苗之地。恐終難久據。臣所以請水路難通之地。戍兵盡數撤回者此也。又環苗疆大小村落。皆宜勸土人築堡開壕種樹。冬日習武。而量減其租賦。於一堡之中。擇二三雄武老成。爲衆所信服者。爲堡長。給以頂帶。比樂舞生。有司加禮。朝廷開歲。小加恩賞。則到處皆有土兵。緩急足恃。視養綠旗當差之兵。更爲得力。而所費無多。此所謂爲難於其易。圖大於其細也。

塞外屯田議

自古控抱關塞。制馭戎狄。莫善於屯田。蓋省運輸之費。則國用易充。而民力不至於疲。且以農夫爲戰士。

則習飢勞耐寒暑。筋骨堅強。緩急足恃。今準噶爾外雖歸順。其心尙不可知。必廟謨早定。戰守有備。將材士武。然後精神可以折衝。不敢妄動。臣聞塞外開墾之地。已經注籍者。自□□以西。至歸化城東西。將及五萬頃。臣請卽籍其現在耕農爲衛卒。無論兄弟親戚奴僕。必家有餘丁三人。然後許其受田。以正身爲衛卒。而餘丁力耕。盡免其租賦。未墾之地。則召募山陝邊民。官予牛種。立房舍。歲給銀糧。期以三年。地熟然後使自食其力。環歸化城三百里內。凡有可開之田。漸次召募開墾。務可養衛卒二萬家。伏乞我皇上先遣滿漢大臣。宅心公平。材識出衆者二人。巡視規度。以地之肥瘠爲差。凡正卒一人。所授之地。必可給十二三口衣食。農功畢。則帥餘丁開濠築堡。二三月農功未與亦然。十一月至正月。則聽其結伴。不拘人數。入山步圍。則數年之後。塞外正卒得二萬人。並羨卒得勝兵八萬。口內之兵。可以有缺不補。漸次減半。部署既定。然後擇大臣一員。爲屯田經略。歸化城以東。設屯田兵道三員。其西其北。各設兵道一員。武弁至參遊而止。聽兵道節制。鄂勒昆戍守處。設都統一員。聽經略節制。環歸化城三百里內。衛卒必半有妻子。每年七月。發萬人赴鄂勒昆。更番戍守。其有險可依之地。則造立土城。水草甘美。則隨處築堡建墩。以通烽火。凡田連二三十頃。必於西北畔開濠種樹。當要路者。至兩三重。則居者有蔽而寇不能測。永爲金湯之固矣。至於歸化城以東。已墾之田。有係諸王大臣及各旗官弁產業者。環歸化城可開之地。有蒙古駐牧者。以皇上之命。量其所值。賜以金帛。自無所難。爲國家建萬世之業。不可以惜官費用也。

臺灣建城議

臺灣府治建城。衆議皆以爲難。然不過慮其土疏。地時震。雖成易毀。工役甚大。勞費無已。時耳。不知設守重洋。與內地異。而臺灣變亂。皆自內作。非禦外寇比也。其地之門戶。曰鹿耳門。近府治。號稱天險。港容三舟。旁皆巨石。鋒稜如劍戟。舟行失尺寸。頃刻沈沒。內設礮臺。所恃以爲固也。然往者王師。平鄭克塽。近平朱一桂。皆乘風潮。水高港平。衆艘奔赴。毫無阻礙。大兵一入。卽獲安平。港巨舟斷。賊去路。而招撫府市人民。南北路農商。聞風絡繹。網載而至。相依以自保。物力旣充。軍氣自倍。賊戰不能勝。守無可據。惟散而逃耳。追而躡之。隱死無地。故旬日可坐定也。曩令朱一桂有城可據。收府市人民財物以固守。南北路隔絕不通。大兵雖入。攻之不拔。坐守安平。曠日相持。兵罷食盡。欲由鹿耳門饋餉濟師。則風潮不便。勢難更入。智勇俱困。自拔之不能。違言克敵哉。若謂築城以禦外寇。則又關於形勢者也。兩征臺灣。皆先整兵。泊舟澎湖之南風澳。以候風潮。風潮之便。歲不過一時。時不過數日。若盜賊竊發。或外番窺伺。泊舟於澎湖。則夕至而朝捕之矣。至南北二路。可通之地雖多。然如南路之燒港。北路之八掌溪。海翁港。鹿仔港。甲西二林。三林。中港。竹塹。蓬山。惟小舟可入。其巨港大舟可入者。不過南路之打狗。東港。北路之上淡水。其次則北路之笨港。鹹水港耳。地遠府治。縱有外寇。不取道於此。備設礮臺。增益汛兵。朝夕巡視足矣。大洋之中。舟難久停。循數推理。絕無萬有一然之慮也。凡關於事理之人。妄議建置更革。未有不滋後患者。國初以

海賊入寇。議於海船可入處。下梅花樁。不知黃河入海。氣力峻猛。海船必不能溯流而上。妄於雲梯關下。椿覆舟敗葦。遇椿而止。壅以濁流。數十年後。淤爲平地。海口路塞。淮黃泛溢。聖祖仁皇帝親巡。再三指授方略。費國帑鉅萬。僅乃復通。松江海潮出入之地。舊有戈船。底繫鐵索。鐵菱三角小毛。朝夕乘潮出入。不知所事。或奏罷之。其後沙停成港。海潮大入。而不能出。漂流崇明太倉諸州縣。六七萬家。蓋害伏於無形。非明者不能見也。今議臺灣築城。毋乃類此。若不早遏。後此悔不可追矣。

江南閩廣積貯議

傳費本小有不同。蓋先生初稿也。今從王本。厚子云方氏家譜所載同此鈞衡識。

周官以荒政聚萬民。其十有一皆庶政足以寬民者也。捐上所有以子民者。僅居其一。曰散利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是也。而其本計。則在五黨之相調。司稼之均民食。士師之通民財。易所謂勞民勸相也。三年耕。則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則有三年之食。所以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也。然古之爲積貯者。與今異。古者上公營國。不過九里。而民皆散處於中田。故管子曰。野與市爭民。言其聚散之數。相倚爲多寡也。自井田廢而民之聚者不可散。歷世相仍。通都大郡。有人滿之患。其尤聚者。如江以南之金陵。嶺以南之番禺。其土之入。所贍者十之一。又如閩南諸郡。崎嶇山澤。地狹而人衆。其土之入。所贍者三之一。是不待天爲之災。苟有風潮之阻。遠方之粟不至。寬者數月。劇者旬時。而民已坐困矣。捐上所有以賑之。當其時則不易。屢而行之。則不可繼。故今之計。莫若使民自爲積。民自爲積。而後事可常也。令牧民者。比次境

內中家以上。使家爲困倉。秋冬之交。遠商糜至。中家計日而自備其食。富民倍之。其上三之。其上五之。歲十一月。官稽其入。二月而出之。聽其自糶。富者斥其餘。不失十二之利。而貧民皆有所恃矣。所患者胥吏之紛擾。與不肖有司之假貸。而若是者。可責之大吏也。雖然。此一切之計也。察萬貨息耗之情。則固有其本焉。以中人爲準。日再食不過一升。鹽費不過一錢。而酒之耗數倍於米。煙之耗數倍於鹽。故上腴之地。皆爲煙圃。五種之美。半化爲糟醜。此東南之公患。而在人聚土狹之區。則更劇也。若嚴斷二者。其於民食。可益三之一。此世所目爲迂闊鄙瑣之談也。然古之治天下者。至纖至悉也。故蓄積足恃。蓋分數明也。雖周公之建典。管子之易政。亦若是而已矣。

渾河改歸故道議

渾河改歸故道。其名甚美。而切究事理。則其患有來年即可徵驗者。有十年之後。不可救藥。而今尙伏於無形者。蓋始爲此議者。但見五十年前。渾河時漫於固竊。秋稼雖傷。麥收常倍。民咸利之。不知爾時本無隄岸。任其漫流。故二三百里間。雖不廢耕稼。而室廬甚少。自改故道。入勝芳淀。往時濁流游盪之地。民皆定居。村堡相望。勢難遷徙。今雖令民自築護村土埝。而無竹木石蓄。卑薄壘疏。不惟難禦伏秋之漲。卽春夏水潦少昌。固南竊北之民。已不免蕩析離居之患。此情勢已見。萬口同咨者也。爲此議者。但見永定河未開以前。水至固竊。則泥沙盡停。而清流會白溝河以入淀。數百年淀無停淤。以爲改復故道。當與昔同。

而不知水勢地形。今昔迥異。蓋河湜未築。任其游盪。力緩勢散。故泥沙盡洗。而會於白河者皆清流。又有深廣數百里之淀以容之。故久而無患。及隄岸既立。水束力強。奔騰洶湧。泥沙難定。且見今金門開壩之外。固南霽北。良東永西。不過百里。視當年容水之地。僅得四分之一。則伏秋汎漲。會入白河者。必不能無泥沙。白河力弱。則先淤白河。白河力強。則必淤淀內。白河淤。漲過猶可開通。淀內淤。人力萬難挑濬。十年之後。全淀盡淤。自渾河入勝芳。後子牙河所挾。幾南衆水。渾河所挾。塞門衆水。不能入淀。必橫穿蓮河。不惟漕運難通。而沿河之地。城郭人民。皆一朝而化爲巨浸矣。聞自建金門開後。渾河已半行三角。淀外。惜下流仍入淀中。恐終不能無淤塞耳。必就渾河下流。別開河道。引入淀之流。盡行淀外。按圖揣度。惟由東沽港北至青光以下。會大清河。可以達津入海。然必於上游引玉帶河爲尾水。以刷泥沙。新河兩旁。堅築泊岸。岸外寬作遙隄。以防異漲。然後無潰溢以淤淀。湍悍以穿渾河之患。古人治水至險艱之地。焚石鑿山。必開通而後止。今淀外之地。不過高下不齊。用力不至若此之艱難也。如慮工費浩繁。以改復故道爲簡便。則未知伏秋汎漲。近河村邑。告災請賑。將無虛歲。卽置黎民之死病於不問。而國家勞費。正自無窮。是所謂以冥冥決事也。

黃淮議

黃河有六七十年以前久釀之患。淮河運河。有二十年來積漸因循隱伏之患。黃淮合流。東至雲梯關入

海相傳從前關下卽海口。國初以防海寇。下椿雲梯關。覆舟敗葦。遇椿而止。河流旁漱。淤沙漸移。漸長。迄今由雲梯至海口。約二百四五十里。中有青沙夾沙。又有仰面橫沙。正當口門。俗稱鐵門檻灘。康熙三十五年。董家口決。河督董安國以海口淤淺。別開馬家港引河。導黃河由小河入海。猗民王繹之利黃水能。腴已田。倡議建攔黃壩。堵截河流。三年後始知其害。拆壩而受病已深。且壩址尙存。下流愈淤愈高。矣。三十九年二月。河督于成龍堵塞馬家港口。六月復決。建議置二十丈口門。至今未開。河分二道。流愈緩。沙愈停矣。此久釀之患。萬口所同咨也。康熙六十一年。河決。朱家海黃流入洪澤湖者。逾年。湖底日墊日高。而人不悟。數年前折磨盤墩。建新閘。改故道。每歲伏秋。黃流倒灌。清江浦以入運河。河身日墊日高。人雖知之。而偷安目前。以至有今日。此所謂積漸因循。隱伏之患也。洪澤湖之底日高。則無以受長淮聚匯之衆流。運河之底日高。則無以受清口之暴漲。故連年皆患伏秋水大。其實非水大也。乃湖河底皆淤墊。容水之地少耳。洪澤數百里之淤墊。雖神禹復生。無道以疏瀹。清浦運河。秋冬閉閘可濬。而在此時亦不急之務。以雖濬而地狹河淺。不足以洩洪澤之異漲也。黃淮上流。旣無法可施。惟海口深通。下流暢洩。無壅。然後上流可免衝決。方今急務。莫如乘霜降水落。卽急築馬家港口。此口原寬二十丈。今衝開百餘丈。每歲劇若得閉塞。亦可以延數州縣之民。使河流不分。則勢猛而新沙不停。倣古戈船之法。急作方底淺舩之船。二三十號。船尾左右各立兩柱。底繫鐵索鐵菱三角小矛。於鐵門檻上流兩岸。排豎鉅石。設轆轤。每

船用篋纜麻索八條。分繫船尾四柱。繩結轆轤。人挽篋纜。乘流下灘。過灘三五丈。卽轆轤人挽而上。分班復下。灘沙雖堅。屢經菱矛爬搔。急流乘之。不過旬月。必次第開通。此費少而功大。實奇策可用。若鐵門壘向有三五里。則只須每船多三五健卒。乘流直下。萬一沙堅如鐵。掛菱矛而不動。則港口旣閉。引河可以隨轉。紇赴岸引纜而上。兩岸轆轤繩纜。井不必用。挑濬。馬家港引河至出洋處。約一百四五十里。現在通流。宜卽開闢此河。使深廣與大河等。束以遙隄。挑築旣畢。便引全黃之水。直注新河。而堵塞舊河。可使二潰安流。百年無變。舍此別無救敗之策。但開通馬港。恐淮安海州境內。諸水無歸。則宜於鄰河趨會之處。別開支河。總匯入海州之漣河。會同入海。然後有利無害。雖工費必數百萬金。而錫數百萬生靈。以數百年安瀾之福。每歲省修築之費數十萬。收淹沒田禾。蠲免之正賦數十萬。每遇異漲。省賑濟之帑粟數十百萬。日計不足。歲計有餘。明者當能辨之。

望溪先生集外文卷四

序

周官辨序

凡人心之所同者，卽天理也。然此理之在身心者，反之而皆同。至其伏藏於事物，則有聖人之所知，而賢者弗能見者矣。昔者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代之政，蓋有日夜以思，而苦其難合者。以公之聖，而得之如此其艱，則宜非中智所及也。故周官晚出，羣儒多疑其僞。至宋程張二子及朱子繼興，然後知是書非聖人不能作。蓋惟三子之心，幾乎與公爲一，故能究知是書之精蘊，而得其運用天理之實也。然三子論其大綱，而未嘗條分縷析，以辨其所惑。故學者於聖人運用天理廣大精密之實，卒莫能窺，而幽隱之中，猶若有所疑畏焉。蓋鄭氏以漢法及莽事詁周官，多失其本指，而莽與歆所竄入者，實有數端。學者既無據以別其真僞，而反之於心，實有所難安。故其惑至於千數百年，而終莫能解。苟非折以理之至是，而合其心之同然，則是經之蠹蝕，終不可去。夫武成之書，周人開國之典冊也，守在官府，傳布四方，不宜有譌。而孟子斷爲不可盡信，亦折之以理而已。余懼學者蚤生三子之後，而於是經之義，猶信疑交戰於胸中，是公之竭其心思以法後王者，將蔽晦以終古，故不得已而辨正焉。孟子曰：能言拒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以

余之淺見寡聞。豈足以有明。而志承乎三子。則知道者或猶能察其心。而不以爲妄也夫。

春秋直解後序

始余治春秋。惟與學者商論。而不敢筆之書。乙未丙申閒。衰病日滋。雁門馮衡南河閒王振聲。趣余曰。凡子所云。皆學者所未前聞也。子老矣。設有不諱。忍使是經之義。蔽晦以終古乎。余感焉。爲著通論九十六章。分別其條理。而二子少之曰。是誠學者之所治也。必合舊說。節解句釋。然後蒙士喻焉。踰歲而書成。凡通論所載。悉散見于是。編而不復易其辭。蓋余之爲此。非將以文辭耀明于世也。大懼聖人之意。終不可見焉耳。其義非學者所習聞。復變易其辭。使反覆以求其端緒。曷若辭之復而易熟于目哉。昔墨子之著書也。言多不辯。恐人之懷其文而忘其實也。是則余之志也夫。

湯文正公年譜序

同年友湯之旭。每言其祖潛菴先生之歿。垂數十年。而編年之譜未就。以所難者。事信而言文。余告之曰。譜與誌傳異體。惟事之信。言雖不文可也。乾隆七年首夏。公之叔子沆。以時賢所爲狀誌傳記。屬余編定。且序之。時余告歸。行有日矣。乃以付武進楊樵農。先冬十月。沆使使奉書以譜來。去取詳略。一無所苟。公之生平顯著於世人之耳目者。蓋具矣。抑余因公譜之成。而歎聖祖仁皇帝大知至仁。乃前世所罕見也。自古忠良生亂世事暗君。困於姦邪。而危死於非罪者。無論矣。周亞夫之勳庸。申屠嘉之正直。而殺之者。

漢景帝也。宋真宗亦繼世之賢君。寇平仲以股肱心腹相臣。爲丁謂所逐。遲之又久。而後以目中不見爲疑。不甚可怪乎。當秉鈞者。疾公如寇讐。要結九卿臺垣。乘閒抵隙。巧發奇中。必欲擠之死地。而聖祖終不惑於讒言。以全公之終始。豈非易所稱大君之宜。記所謂聰明睿知。足以有臨者乎。自古小人構陷忠良。暗昧奸欺之迹。必待世遠人亡。野史家乘流傳而後暴著。惟公之歿。則同時士大夫。訟言柄臣之陰賊。羣小之朋從。長洲汪琬爲誌銘。四明萬斯同。慈谿姜宸英作傳記。大書深刻。無所遺忌。其他各述所聞。播於四方者。不可選紀。此雖諸君子砥廉隅。不能自闕其義心。實由聖祖仁皇帝淵然深識。公歿未幾時。構公諸臣。同時罷黜。有以大作其公正之氣。而不爲權勢所懾威。故茲編有所據以徵其信也。逮我世宗憲皇帝。特命設公神位於賢良祠。我皇上賜諡文正。御製碑文。誠意正心。先憂後樂。布在制辭。然後公之志事。依日月之光而益明。而聖祖之至德。二聖之繼承。就此一事。已卓然可爲萬世法。故終之旭之身。未敢爲譜。而今乃出之。至公之生平。其顯者已略具是編。而僉壬朋謀作慝。久散見於時賢之傳述。而不忘於天下之人之心。余無庸更置一辭也。

文昌孝經序

代

不黷于利。不怙于害。生有不取。而死有不去。此士大夫之所謂奇節美行也。然觀春秋內外傳所紀。廝與賤士。往往確然必伸其所志。而以死生利害爲甚輕。蓋先王之道。有以立民之命。其漸之也深。雖更衰亂。

而其流不息如此。自戰國秦漢以來。士君子之族。正誼明道。而不雜于功利。千百年數人而已。北宋諸儒之興。始卓然有見于人性之本。而深探先王以道立民之意。其言善之當爲。未有及其利者也。言不善之當去。未有及其害者也。使人皆得其利以爲善。惡其害而不爲不善。則世亦可庶幾于治。而君子之爲說。斷然不出于是者。以爲不正其本。則當天道之駁而不應。而人事之可以冒得而苟免也。其爲善之心。可易以趨利。而爲不善之心。可易以避害。而無術以移之。朱子有言。今之學者。割股廬墓。皆爲爲人。嗚呼。非窮理盡性。而能爲是言與。余令上元。躡年邑人汪珂。刊其所藏文昌孝經。而請序于余。發之。則明宰相邱公濬。王公整所傳述也。謂宋西山真氏。蓋深取焉。而自彼爲諸生得第之事。以爲神明之應。嗚呼。其信然與。孝子道。傳所載。孔子曾子之言備矣。二公以文儒遭時行志。有教化之責。固宜明先王之道。使民盡性以立其命者也。而區區于是。豈好事者所託。而非其真與。舍聖人賢人之言。而徵諸鬼神。取人所未盡之孝。而論其感應。吾知真氏之必無取于是也。雖然。世之知命而不惑者鮮矣。無所慕而爲善。無所畏而不爲不善。士君子之族。其果能是哉。而令之職。民無秀頑。皆當訓之以道。是編所載通明易曉。雖山農野老。婦人小子。皆能諷于口入于耳。而動于心。有欲布之。余安得而阻其意也。

傳信錄序

古之所謂學者。將明諸心以盡在物之理。而濟世用。無濟于用者。則不學也。古之仕者。自下士以往。皆實

有可指之功以及物。故其食于上也爲無愧。而受民之奉也安。自學廢而仕亦衰。博記覽。蒼詞章。囂囂多言。而不足以建事平民。是不知學之用也。治古聖賢人之說。斂然爲儒者之容。以取世資。而出于身者不必然。是不知學之本也。故其仕也。不大刻于民。則自以爲無愧。而人亦諒之。其遇事而惘然不知所措。與失事之理。以枉于人。而自以爲安者。皆是也。朱子曰。凡事之難。以通曉于事者之少也。知其分寸。而一一以應之。則人無欺慢。而事易集。夫周之季世。先王之教衰矣。而自公卿大夫。以暨小臣隸圉。當官治事。而井然不紊者。皆是也。豈材之獨盛于古。而通曉于事者之多歟。毋抑其所學者然歟。會稽章君惺村。爲江南都使司政教所及吏士翕然。尤善治獄。雖老姦宿豪。從容以數言折其機牙。莫不畏服。屢董大役。嚴明無犯。而役者懷之。蓋其存于心者。隨在恐背于義理。而又明于在物之數。誠所謂知其分寸。一一而應之者也。使非局於官之所守。則其功之及于物者。豈可量歟。君居官甚貧。而下車卽治明道先生祠。功訖。費逾千金。暇時輒採古人嘉言善行。手錄而藏之。蓋其設施之所自者。非苟然也。然君語人每曰。吾未知學。此君之學所爲不類于今人歟。習于君者。集其治政處物之方。可以觸類而有所開通者。曰傳信錄。行於世。而以其善于君也。請文以弁之。余傷夫學者之昧所以也。屬序其文若詩。而謝不爲者已數年矣。茲所以云者。感君所學之能濟世用。而非以其相好之私也。

徐司空詩集序

詩之用主于吟詠性情。而其效足以厚人倫。美教化。蓋古之忠臣孝子。勞人思婦。其境足以發其言。其言足以感動人之善心。故先王著爲教焉。魏晉以降。其作者窮極工麗。清揚幽眇。而昌黎韓子。一以爲亂。維而無章。蓋發之非性情之正。導欲增悲。而不足以感動人之善心故也。唐之作者衆矣。獨杜甫氏爲之宗。其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流連悱惻。有讀之使人氣厚者。其于詩之本義。蓋合矣乎。司空徐公。以忠孝大節。著聞海內。餘三十年。余晚而得交。朝夕同役。居常斂然。其交友盡義。處衆直而溫。雖隸卒惟恐有傷。踰年如一日也。嗚呼。觀公之接物如此。則其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端可知矣。閒出所爲詩示余。卽境以抒指。因物以達情。悲憂恬愉。皆發于性情之正。而意言之外。常有冲然以和者。蓋公生平夷險一節。務自刻砥。以盡其道。而無怨尤。故其詩象之如此。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異世以下。誦公之詩。而得之所以爲人。忠孝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

考槃集序

衆人之於仕宦。常逐逐而不休者。彼上之不求。所以自致于君。下之不思。所以負責于人。而惟其身之利焉。故操之則慄。舍之則悲。君子難進而易退。非以爲名也。所見者大。故其進也。常覺其志之難稱。而其退也。如釋重負然。昔歐陽公生北宋之隆。遭時行志。功見而名立。自世人觀之。不可謂非仕宦之滿志者矣。及讀公思穎詩。然後知公之胸中。固有餘然不自足者也。古之君子。自待厚而不欺。其志者類如此。涓師

范公家世將相。嗣宗職。當官侃侃。常從天子出征絕域。以材武名師中。及凱旋論功。遽引疾。衆皆詫焉。而不知公之竭心奉職。與勇于乞身。其道固相爲表裏者也。公夙好詩。及退休。益寄情焉。集平生所作。名曰考槃。蓋素志然也。公詩格律必依于古。而意思閒遠。翛然自得。譬諸草木。枝葉必類本。觀公之行身。有方視仕宦如脫屣。則其詩之不類于衆人。有以也夫。此與前篇依傳費本。王本有徐鑠園詩集序。前數行即圍方少壯爲儉人所構。罹刑禍。身家百折。不回頭。顛沛勞辱。處之若素。及晚歲與余交。則已。被上知。遇出乘節。餞入參帷。輕信用。體貌班聯。中莫與比。並而自視。常缺然。惟以過不得。聞爲憂。非交則已。溢其出志焉。能及此乎。聞出其詩。屬予序。觀其前無哀怨之音。登其後無灌輸之言。而仁孝忠誠。時溢於筆墨之外。蓋其性行亦於斯可見矣。傳曰。譬諸草木。枝葉必類本。此之謂也。抑吾觀歐公之思。穎也。豈期退休以待者。而務自暇逸哉。良以居高位。受主知。任天下之責。而大懼德業之弗終耳。故吾序公之詩。而備論平生之志事。以示後之輩。其詩者。而又以使公益勵其初志焉。案此文前後語意。洽浹於徐公之詩。而備論不知何故。又以前段改序范詩。而別有徐司空詩序一首。

蔣詹事牡丹詩序

余性好誦古人之詩。而未嘗自爲之。蓋自漢魏到今。詩之變窮。其美盡矣。其體製大備。而不能創也。其徑塗各出。而不能闢也。自賦景歷情。以及人事之叢細。物態之妍媸。凡吾所矜爲心得者。前之作者。已先具焉。故鶩奇奪險。不則于古。則弔詭而不雅。循聲按律。與古皆似。則習見而不鮮。以此知詩之難爲也。惟心知其難。又嘗欲得期月之閒。一力取焉。以試其可入與否。而卒未暇也。康熙丁酉仲夏。詹事蔣公。以其所爲牡丹詩百篇。屬余序。發而讀之。犁然有當于余心。蓋余之所難于詩者。詹事已備悉之。故能則于古而

與之不相似也。是變窮美盡。而復有所入者也。故其意義多前人所未及。而一物之微。詠之至于百篇之多。而莫有自相因襲者焉。余于詩。畏難而不敢試者有年所矣。今詹事苦其心以力取之。余時得而觀之。以足吾意。樂何如也。今而後。余益可絕意於爲詩矣。

楊千木文稿序

自周以前。學者未嘗以文爲事。而文極盛。自漢以後。學者以文爲事。而文益衰。其故何也。文者。生于心而稱其質之大小厚薄以出者也。淺淺焉以文爲事。則質衰而文必敝矣。古之聖賢。德修於身。功被於萬物。故史臣記其事。學者傳其言。而奉以爲經。與天地同流。其下如左邱明、司馬遷、班固、志欲通古今之變。存一王之法。故紀事之文傳。荀卿、董傅、守孤學以待來者。故道古之文傳。管夷吾、賈誼、達於世務。故論事之文傳。凡此皆言有物者也。其大小厚薄。則存乎其質耳矣。魏晉以降。若陶潛、李白、杜甫。皆不欲以詩人自處者也。故詩莫盛焉。韓愈、歐陽修。不欲以文士自處者也。故文莫盛焉。南宋以後。爲詩若文者。皆勉焉以效古人之所爲。而慮其不似。則欲不自局於蹇淺也。能乎哉。時文之於文。尤術之淺者也。而其盛行於世者。如唐順之、歸有光、金聲、窺其志。亦不欲以時文自名。吾友楊君千木。才足以立事。義足以砥俗。聽其言。觀其貌。不知其爲文士也。及出其所爲時文。則窮理盡事。光明磊落。輝然而出于衆。蓋其心與質之奇。不能自祕者如此。旣爲論定。因發其所以。使學者知所務焉。

何景桓遺文序

余嘗謂害教化敗人材者。無過於科舉。而制藝則又甚焉。蓋自科舉興而出入於其間者。非汲汲於利。則汲汲於名者也。八股之作。較論策詩賦爲尤難。就其善者。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故溺人尤深。有好之老死而不倦者焉。余寓居金陵。燕晉楚越中州之士。往往徒步千里。以從余遊。余每深墮太息。以先王之教。古人之學。切於身心者開之。始聽者多惘惘然。再三言。其精神若爲之震動。惜其人皆散處四方。不獲久與之居。而觀其誠有所變化也。歲辛卯。以事返桐。光甥正華。持一編示余。曰。此何生景桓文也。吾女弟歸於生。生不蚤早夭。垂死屬某曰。方子與吾生同鄉。而未得一見其人。子能使序吾文。死不恨矣。發而視之。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蓋其心力嘗竭於是。而有得焉。無怪其至死而不能釋然也。夫死生亦大矣。生中道夭。不以爲大感。而獨惓惓於制藝之文。蓋科舉結習入人之深如此。而況先王之教化。所以漸人於性命者哉。使移生所以好制藝者而大用之。則守死善道。不足爲生難。此古之人材。所以強立而不返者衆歟。生與余生同鄉。又嚮余之篤如此。惜乎吾不及其生之時。而相與往復其議論也。序其文。所以恨余之不遇生也。

喬紫淵詩序

余兒時見家君與錢飲光。杜于皇諸先生。以詩相切劘。每成一篇。必互相致。或閱月踰時。更索其稿以歸。

而更定焉。余慕其鏗鏘，欲竊效之。而家君戒曰：汝誦經書古文未成熟，安暇及此？且爲此非苟易也。年二十，客遊京師，偶爲律詩二章，數日，涇陽劉跛子忽相視而嘻曰：吾有所見子詩，信子之云乎？藝未成而櫟之後自悔焉，而莫可追也。子行清文茂，內外完好，何故以詩自瑕？吾爲子毀之矣。余自是絕意不爲詩。或以詩屬序，則爲述此而以不知謝焉。丁丑夏，授經白田，喬君紫淵請序其詩，三數而未已也。余雖心知其工，而猶持前說以謝焉。君書識古法，余愛而索之，因錄漫興一章示余。其次聯云：文章幾輩誇行遠，性命初知有苟全。余誦之，瞿然若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而足垂在外也。蓋是時，余方治春秋，辨正註家之紕謬，而自爲義例，生徒朋游有來叩者，爲陳其義，往往侃然自任，以爲必傳于後無疑。而君因以詩諷也。嗚呼！其用意爲不苟矣。昔歐陽子以勤一世盡心于文字爲可悲，蓋深有見于逾遠而存之難，而近時浮誇之士，不求古人所以不朽之道，而漫爲大言，將以惑夫世之愚者。君之意若歐陽子所云：則望我厚也。其以浮誇者見疑，則責我嚴也。且中有疑而正告焉，非交友忠而不務爲道諛者，能如是與？余因是欲序其詩以爲報，而未嘗面許之。又數年，至今壬午，君來金陵，謂余曰：子終不序吾詩，豈吾詩不足以序乎？余于詩雖未之能也，而其得失則頗能別焉。家君有言：孔子論詩曰：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漢魏以來，作者非一，情無貞淫，事無大小，體無奇正，辭無難易，其傳于後者，必于是微有合者也。君一爲詩，而使余數歲之中，苟發言而怵然，苟廢學而惶然，余于是得與觀焉，其爲賜大矣。君旣開余以道，余安得而

靳其言也。

隱拙齋詩集序

仁和沈生椒園少喜爲詩。嘗受業于鄉之耆長。舊有位人。月鍛季鍊。其詩遂工。大江以南。稱詩者多歎以爲莫及也。已而來京師。能詩之聲日著。京師之人亦無與相甲乙。如在江南時。今又學于余。顧其意若有不安于其所已學者。而求進焉。余隨其意。而竊自慙非其人也。雖然。嘗聞之矣。先王採詩之法。行不獨士大夫能爲詩。閭巷之閒。氓隸之賤。以至婦人女子。率意歌謠。咸可觀焉。今十五國之風。具在。可考而知。顧其後列國諸侯卿大夫。燕饗聘問。其所稱引。況喻。率不出三百五篇之詩。無一人焉。自爲詩以相贈答者。孔門七十子之徒。皆異能之士。而許其可與言詩者。僅賜與商。由是言之。詩之爲道。淺者得淺焉。深者得深焉。生思進乎其所未學者。卽于詩焉。求之其可矣。噫。今之士爲詩者多。未嘗爲生之學。而輒自喜者尤多。然則如生者。人第謂其詩莫能及。抑又何也。雍正庚戌八月朔日。桐城老友方苞。

古文約選序例

代

太史公自序。年十歲。誦古文。周以前書皆是也。自魏晉以後。藻繪之文興。至唐韓氏起八代之衰。然後學者以先秦盛漢辨理論事。質而不蕪者爲古文。蓋六經及孔子孟子之書之支流餘孽也。我國家稽古典禮。建首善。自京師始。博選八旗子弟秀異者。並入於成均。聖上愛育人材。闢學舍。給資糧。俾得專力致勤。

於所學而余以非材實承寵命以監臨而教督焉。竊惟承學之士必治古文而近世坊刻絕無善本。聖祖仁皇帝所定淵鑿古文闕博深遠非始學者所能徧觀而切究也。乃約選兩漢書疏及唐宋八家之文刊而布之以爲羣士楷。蓋古文所從來遠矣。六經語孟其根源也。得其支流而義法最精者莫如左傳史記。然各自成書具有首尾不可以分剝。其次公羊穀梁傳國語國策雖有篇法可求而皆通紀數百年之言與事學者必覽其全而後可取精焉。惟兩漢書疏及唐宋八家之文篇各一事可擇其尤而所取必至約然後義法之精可見。故於韓取者十二於歐十一餘六家或二十三十而取一焉。兩漢書疏則百之二三耳。學者能切究於此而以求左史公穀語策之義法則觸類而通用爲制舉之文敷陳論策綽有餘裕矣。雖然此其末也。先儒謂韓子因文以見道而其自稱則曰學古道。故欲兼通其辭羣士果能因是以求六經語孟之旨而得其所歸躬蹈仁義自勉於忠孝則立德立功以仰答我皇上愛育人材之至意者皆始基於此。是則余爲是編以助流政教之本志也夫。雍正十一年春三月和碩果親王序。

一三傳國語國策史記爲古文正宗。然皆自成一體。學者必熟復全書而後能辨其門徑入其窾突。故是編所錄惟漢人散文及唐宋八家專集俾承學治古文者先得其津梁。然後可溯流窮源盡諸家之精蘊耳。

一周未諸子精深閱博漢唐宋文家皆取精焉。但其著書主於指事類情汪洋自恣不可繩以篇法。其篇

法完具者。閒亦有之。而體製亦別。故概弗採錄。覽者當自得之。

一在昔議論者。皆謂古文之衰。自東漢始。非也。西漢惟武帝以前之文。生氣奮動。儻排宕。不可方物。而法度自具。昭宣以後。則漸覺繁重滯澀。惟劉子政傑出不羣。然亦繩趨尺步。盛漢之風。邈無存矣。是編自武帝以後至蜀漢。所錄僅三之一。然尙有以事宜講問。過而存之者。

一韓退之云。漢朝人無不能爲文。今觀其書疏吏牘。類皆雅飭可誦。茲所錄僅五十餘篇。蓋以辨古文氣體。必至嚴乃不雜也。旣得門徑。必從橫百家。而後能成一家之言。退之自言。貪多務得。細大不捐是也。

一古文氣體。所貴清澄無滓。澄清之極。自然而發其光精。則左傳史記之瑰麗濃郁是也。始學而求古求典。必流爲明七子之僞體。故於客難解嘲答賓戲典引之類皆不錄。雖相如封禪書。亦姑置焉。蓋相如天骨超俊。不從人間來。恐學者無從窺尋。而妄摹其字句。則徒敝精神於蹇淺耳。

一子長世表年表月表序。義法精深變化。退之子厚讀經子。永叔史志論。其源並出於此。孟堅藝文志七略序。淳實淵懿。子固序羣書目錄。介甫序詩書周禮義。其源並出於此。概弗編輯。以史記漢書治古文者。必觀其全也。獨錄史記自序。以其文雖載家傳後。而別爲一篇。非史記本文耳。

一退之永叔介甫。俱以誌銘擅長。但序事之文。義法備於左史。退之變左史之格調。而陰用其義法。永叔摹史記之格調。而曲得其風神。介甫變退之之壁壘。而陰用其步伐。學者果能探左史之精蘊。則於三家

誌銘無事規撫而自與之並矣。故於退之諸誌。奇崛高古清深者皆不錄。錄馬少監柳柳州二誌。皆變調頗膚近。蓋誌銘宜實徵事迹。或事迹無可徵。乃敘述久故交親而出之以感慨。馬誌是也。或別生議論。可與可觀。柳誌是也。於永叔獨錄其敘述親故者。於介甫獨錄其別生議論者。各三數篇。其體製皆師退之。俾學者知所從入也。

一退之自言所學在辨古書之真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蓋黑之不分。則所見爲白者。非真白也。子厚文筆古雋。而義法多疵。歐蘇曾王亦閒有不合。故略指其瑕。俾瑜者不爲揜耳。

一易詩書春秋及四書。一字不可增減。文之極則也。降而左傳史記韓文。雖長篇。句字可雜芟者甚少。其餘諸家。雖舉世傳誦之文。義枝辭冗者。或不免矣。未便削去。姑鉤劃於旁。俾觀者別擇焉。

明御史馬公文集序

有明御史馬公經給奏議雜文詩語錄凡十卷。其孫騏集錄而屬余序之。公之仕也。適當神宗晚節。上怠於政。而君臣不交。邊方軍紀。漸盡盡於幽昧之中。而朝士大夫邪正之黨。禍孽方萌。未知勝負之所在。公於此時。遇事直言。每有所救正補益。而卒以此蒙大譴。而奪其官。昔吾高祖太僕公。事神宗。居御史臺。與公先後數年。在朝極論時事。與夫巡接楚豫。所設施於治所者。皆人情所難。公與吾祖當日之居臺中。號爲中正和平。不務矯激以收時譽。而所言所行之卓卓如此。使當教化陵夷。士節不厲之時。而有一於此。

其功名震乎人心。而文章播傳於宇宙。當何如者。然則當時士大夫之砥礪名行而守官者。概不愆於其職。不可以想見哉。夫教化之興。非一世之事也。三代之衰。自公卿大夫以至胥隸。皆知守道與官。而以死生之際爲甚輕者。先生教化入人之深。而萬物皆有以立其命也。遷謫放流。人情所畏惡。毒肢體。殞死亡。士大夫之危辱莫甚焉。而明時臺之以言事。廷杖者接踵。而蹈之如歸。蓋高皇帝以廉恥禮誼爲陶冶。士自居庠序之中。而已知上所以待之不苟矣。進而歷於朝廷。益凜然上之所以相屬。與己之所以自處者。故方其盛時。上下清明。幾無一職不得其理。至於神宗之季。亦少貶矣。而士大夫之居清要。矜節行者。十常八九。雖不足以語于三王之盛。而要豈漢唐所能望哉。惜乎神宗不能審察于邪正之間。如公類者。非惟不用其言。又顯棄其身。而其後明政卒以黨敗也。公詩文俱有典則。而論學之語。尤洞然見斯道之大原。非剽襲於口耳聞者。然則公之排擊僉壬。至於顛頓而不悔。皆有所由然。非激於一時之意氣。而以爲名也。今賦能暴公之遺文。而吾祖所論著。經兵火。書皆散亡。今其存者。獨實錄所載章奏。然亦略矣。故余敝公之遺文。盡然於纂述之無由。而嘆斯文之傳。亦有垂有不垂也。

甯晉公詩序

辛未壬申間。余在京師。與吾友崑繩。日夕相過論文。而崑繩所與交善者。多與余游。是時崑繩客觀齋甯君之家。而其弟晉公。愛余甚厚。閒以其北游詩詣余曰。吾所爲詩。未嘗以示京師之人。吾欲子與崑繩序。

而藏焉。崑繩既有言矣。余應之而未暇以爲。嗣是相見。必以爲言。余曰。凡吾爲文。遲速未可以期。待吾意之適。而後就得焉。吾與子朝夕游處。而以事羈於此者。且數年。何患余文之不就哉。是時京師人多乞余文者。余時時勉應之。獨以謂序甯子不宜苟。又計其時之多暇。以爲爲之當無難。而不知浸尋舐滯。至於久而未之就也。癸酉之秋。與晉公朋試京兆。竟事相見王氏宅。顧余曰。子許序吾詩。今踰年矣。吾非以競於世士。將歸而示吾鄉之人與子弟焉。吾自吾之鄉聞子。吾鄉之人多慕子之爲人。而吾今與子爲兄弟交。子無言。惡知吾與子之交如是哉。旬日後。各當歸散。會見不識何時。吾安能待子。余聞之恨然。急歸旅舍。爲序。序方成。未以示晉公。而以事南還。及家。肘囊發書。檢數年客游所爲文。未嘗有所脫落。而獨序晉公者不與焉。又逾年。而觀齋自穎來金陵。遽相省。問晉公息耗。則聞其歸而貧且病益憊。退而蹙然。顧念從事朋游以來。鄉曲之人好之者蓋寡。而海內之士。或聞其風聲氣烈。一見相信如骨肉兄弟。平時游處往還。無閒朝夕。疾困憂喜相聞。一旦蹤跡離異。如參商。思其形貌辭氣。則胸氣爲之繚轉。又以余之窮於世。而凡世之術業志趣與余同。而心誠有愛於余者。其連遭坎坷。必與余類。若晉公者。所見皆然。吾以慨於心也。晉公夙好余文。故書此遺之。以開其心。至其詩。則徒能記憶其工。而論之未得以詳也。崑繩之文備矣。

張彝歎稿序

余年十四五。從先兄百川。與里中及近縣朋友往還。問其人可與久要者。則稱古塘彝歎二君子。問其文可相拔。以至於古者。而先兄難之。有頃。而言曰。亦二子也。余疑焉。蓋是時二子之文。實無以異於衆人也。兄曰。余察於二子之爲人矣。劉直樸而有恆。張儼明而不僞。語曰。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猶斥鹵澆瘠。不能生良材也。故質美則必能務學。而文之成常肖乎其人。古人之文。淺深純駁。未有不肖其人者也。其不肖者。非其人之未成。則其文之未成也。若二子者。有其本矣。其後兄與余俱年長。奔走四方。朋游中相親信者漸廣。而不相見。則思之深。相見久而不能捨去者。未有如此兩人也。古塘初爲鏗鏘絕麗之文。其後沈潛於六經之訓義。而歸於簡實。按其義。不當於聖賢之意者亦寡矣。彝歎之文。凡數變。皆能闢事理。窮人情。其境無不開也。其體無不備也。蓋二子能務學以成其文。而卒各肖其爲人如此。余與二子居。議論則相抵。文章則相駁。往往詰難紛紜。彼此各不相下。必先兄出一言折之。乃各得其意而無爭。彝歎家高淳。去金陵二百里。而古塘與余兄弟。孤行遠游。蹤迹常不得合併。獨辛巳歲。先兄與余家居。而古塘歸自楚中。彝歎亦以事數至金陵。時先兄已負疲疴。獨二子至。輒據几談笑。怡然終日。殊自樂也。而先兄竟以是年冬。齋志以歿。自先兄之歿也。余愴然無所依。獨與二子相見。則心暫開。而二子之思先兄。幽痛隱默。亦僅次于余也。今年秋。彝歎舉于鄉。總其所爲文數百篇。使余與古塘。決擇而刊布之。古塘欲獨存其近歲淡樸深老者六七十篇。而余慮庸于學者。不能知也。欲兼存其少作。以誘進蒙者。而古塘持之。惜乎吾

兄亡而無所取正也。余心氣敗傷，家事紛擾，竟未得備覩其文，而爲之決擇，聊爲序其大意如此。其取舍評論，則多出於古塘云。

劉巽五文稿序

己巳冬，余自督學宛平，高先生澄江公署歸，過無錫，訪先儒東林講學遺址，因就其杖者張君秋紹，而求其邑人之可交者。秋紹曰：吾邑劉氏有二賢士，一曰言潔，今貢入成均，一曰巽五，爲諸生，因與秋紹就巽五於其居。其爲人冲和平易，容婉而氣清，退謂秋紹：是有東林人遺意也。後隨宛平公至京師，介鄉人宋潛虛以交於言潔，其爲人剛大嚴毅，使人一見而斂其邪心，與驕氣，退謂潛虛：是其氣象儼然東林人也。言潔愛余如兄弟，在京師踰年，旬日中未有不再三見者。閒問其世係，則與巽五同出自光祿本孺公。蓋東林賢者之子孫也。言潔幼工時文，在京師則專爲古文，稿成，余必見之，而巽五之時文，亦多流播四方。余嘗私評二家之文，或剛大而嚴毅，或冲和而平易，又莫不各象其爲人也。言潔行身爲學，介然不苟，同於流俗，余與潛虛，每擬之高，顧諸公而不垂中道以歿，則所以繼光祿之傳，而推大其鄉先生之遺業者，獨在巽五矣。余與巽五，皆宛平公所取士，又同舉於鄉，而不得時見。今年秋，巽五授經金陵，始熟而察焉。其爲學，其行身，與言潔異其外而同其中者也。巽五爲諸生時，其課試之文，已布於四方，成進士後，有制義二集，並行於世，而巽五自擇其尤者，彙爲一冊，而屬余序之。巽五之學，於經史百子，無不淹貫，而以爲

時文。故其擇之也精。其語之也詳。雖其外不爲驚人之言。而理精體正。時文之可久存而不敝者。必此類也。言潔管勸余盡棄時文之學。以治古文。而余授經自活。用時文爲號。以召生徒。故不能棄去。以減耗其日力。而兩者皆久而無成。閱巽五是編。未嘗不爽然而自失也。

朱字綠文稿序

余自與朋友往還。未有先於字綠者。其始相見也。在丙寅之春。朋試於皖江。時余爲童子。字綠爲成人。而以時文之學。相得爲兄弟交。其後壬申。余授徒京師。而字綠亦至自山東。余時學爲古文。文成必以示字綠。而字綠亦出其贈醫某一篇示余。余曰。子才可逮於作者。蓋遂成之。字綠曰。吾多事未暇也。又其後丙子。聞字綠定居於杜谿。而往就焉。字綠方築室而未成。見余至。忻然曰。吾豈有數椽之庇。百畝之殖。可以老於是矣。子年方壯。儻不爲時所棄。則資我於山中。以卒吾業。而亦以成子之名。豈不快哉。出其數年客遊之文。則所蓄愈厚。而其光輝然而不可遏矣。又其後辛巳。字綠來白門。其所著書。已數十萬言。余始見之。甚喜。繼復大駭。久而慙且懼也。字綠曰。子母然。物之至者。不兩能。吾時文之學。亦不逮子。余曰。是所謂家有琬琰。而羨人之瓦缶。以爲富者也。且子獨不屑爲此。子爲之。亦當勝余。時字綠棄時文。而不應有司之舉者。已數年。或勸其入京師。就決於余。余曰。子之學成矣。而力有餘。雖復爲此。無害。吾門祚衰薄。而家事多累。子昔曰。我當出而子處。今子當出而我處。因舉字綠前所以語余者。以屬字綠。而字綠北行。果踰

年而成進士。復與相見京師。謂之曰。子果用吾之言乎。字綠曰。子之言皆信。吾時文之學。亦可敵於子矣。余索視之。自媿不如。三復而審究焉。則不如遠甚。夫字綠之年長矣。其用功當艱於余。而其古文之學。數年而成。時文則數月而得其勝。雖其資材有過人者。亦用心與力之篤且專。故能成功若此之速也。余得於天者既劣。而復因飢寒疾病憂患。以廢日力。而敵其精神。豈獨慙於字綠。雖欲所就之比於中人。不可得也。字綠自訂其時文百三十篇。屬序於余。因念與字綠爲交之始末。而歷其進學之難易。而又以嘆夫治道術者。苟毋怠而止。皆可以造其極。而世之不能盡其才者衆也。

奈西麓文稿序

昔吾師宛平高公。視學江南。士之尤當公心者。於吾鄉則苞與齊生方起。於歙郡則汪生鴻瑞。奈生華瑞。嘗語余曰。子之文深醇而樸健。齊生之文。從容而典則。汪生之文。幽渺而參差。奈生之文。微不至而切實。苟勤而不已。皆于斯道能有聞焉者也。又曰。凡吾所取于二三子者。非徒外之文也。觀其言軌於道。而氣不佻。其於人亦概乎能有立者也。苞從先生游。蓋十年餘。凡三至京師。皆就學先生之家。每歷歲踰時。而至先生之所。必曰。子曾見於某乎。抑有聞於某乎。癸酉冬。余自京師歸。遊宣歙。見奈生於祁門之西郭。而未暇叩其所藏也。乙亥。再入京師。而汪生適至。與持所業以正於先生。先生忻然而喜。因爲汪生道齊生奈生。躡年余以事南還。而汪生留。又三年。至今庚辰正月。余復至京師。而汪生以客死。挾旬而先生歿焉。見

齊生於先生之喪次。相視飲泣而不能語。蓋余與齊生皆於己巳侍先生于江州。遠隔而不見者。越十年矣。余將歸而齊生以文屬余序。余愴恍不能就其詞。至金陵而余生亦以其文來。所造益深。於曩時各有變化。而大意不越先生之所云也。夫先生向之所許於吾數人者。蓋有所試。以知其將然。爾時未之能也。今二子之所造。則庶乎能實先生之所云矣。獨恨先生所望於吾數人者。非徒外之文。乃二子之文成。而先生已不得見焉。而汪生者。其身既死。其文亦散失而不可收。則余於二子之文。豈能默然而已哉。故書以示余生。且遺齊生。以志先生所望於吾黨者。蓋不止於是也。

伍芝軒文稿序代

往者丁卯之歲。吳中士人論天下乙科。選首之文之稱其舉者。皆曰浙東伍生。索而視之。犖然有當于余心也。又數年。余奉詔至闕。而生尙與其曹偕計吏于京師。余既已訝其久而未遇。而生以其業朝夕請余。然後知余向之所得于生者。猶未足以旣生之實也。夫士之人莫不欲下無遺才。而才者不必收。下之人莫不務精其業。而精者不必遇。豈真有莫之爲而爲者邪。生始一舉而駕浙東八郡之士。何其易也。而今蹇不進者。且十年餘。又何難歟。然生用此學。日以富。文日以奇。充然溢于中。而輝于其外。則生之屈未始不爲伸也。漢史傳諸儒。或久不得舉。而明經義。蓋古而然矣。今生于世。尙未爲無所遇者。而其才猶不能盡伸如此。其他一無所試。以枉其才者。可勝道哉。

溧陽會業初編序

古者教民必有其地。所以聚其耳目心志。而使之。一也。與同業者非兄弟姻親。則鄉鄰熟識。其行既得。相親以善。而詩書六藝之文。鄉先生長老。且且而言之。而子弟耳熟焉。各竭其資材以相鑽礪。故其入之也。易而漸者深。後世所以教民者。既非其具。而所號爲庠序學校者。不過有司按期以洩。而士不得朝夕從事焉。故事雜言龐。而志益以苟。其開學與道之代張。反出於私有所承。而非以從上之令也。夫經學始於漢。而盛於宋。其開老師宿儒。自召其徒以講誦之。故其學者各以爲己所私得。而惜其傳。而施於事。見於言者。亦能不易其所守。自帖括之學興。而古人所以爲學之遺教。墮壞盡矣。然當有明盛時。其能者頗於經義有所開闢。而行身植志。亦不苟同於流俗之人。及其中葉。尤尙文社。連州比郡。必擇衆所信服以爲之宗。其旨趣各有所歸。而不可易。與同業者文學志行之顯於時。則榮之若身有焉。而瑕敗者恥之。若身與焉。雖其所學與古異。而一其耳目心志以相鑽礪。而惜其所私得者。猶之古也。今世之爲時文者。其用意尤苟。以爲此以取名致官而已。其是與非不必問也。而余聞見所習。則宜與溧陽之閒。其學者猶兢兢然重之。蓋其地僻。罕舟車商賈。而多桑麻之業。其學者羣萃州處。耳目心志一於是。而以爲不可苟焉。亦其習尙然也。今年春。余客澄江。宜與儲君禮執。示以在陸草堂課文。用意多不苟。其尤者氣質雅近古文。而今溧陽狄太史向濤。復聚其子弟鄉人課文。遠問於余。發而讀之。其材雖各有所就。而井沐浴於古。以

發其英華。波瀾意度。大略與在陸草堂之文相近也。余多病少學。於時文尤疎。誦諸君子之所爲。嘆賞其工而已。豈有足以相益者哉。諸君子之鄉。薦紳耆儒。多深於文律者。太史之文。固嘗流通當世。足爲楷法。而儲氏有老師曰同人。太史昔與同學。而在陸諸君所取衷也。壤地相接。諸君子往而問焉。必有相得而益彰者。若余則勞苦憂病。患日力之不足。有晷刻之暇。必併力於先儒解經之言。而其所得。往往與科舉之士所守者異道。以故朋游閒多見謂迂誕。而莫與翻覆其所疑。諸君子若於是。是有取焉。則余固願褰裳而前以相質也。

跋

跋先君子遺詩

先君子自成童卽棄時文之學。而好言詩。少時耕牧樅陽黃華。有江上初集。既而遷於六合。有棠村集。康熙甲寅。還金陵舊居。有愛廬集。庚午後。有漸律草。辛巳後。有卦初草。計三千首。有奇。先君子弱冠。卽與宗老塗山。邑人錢飲光。黃岡杜于臯遊。諸先生皆耆舊。以詩相得。降行輩而爲友。諸先生名在天下。當世名貴人立聲譽者。皆延頸索交。而先君子遊於酒人。日與山農野老。往來酣嬉。用此窳艱。衣無著。日不再食。諸先生或爲諸公道之。卽動色相戒曰。公毋累我。使以詩爲禽犢。廣陵人鄧孝威。嘗於杜于臯所。見先君子詩。以入詩觀二集。先君子再致書。必毀所刻而後止。晚歲。小子苞請錄諸集貳之。弗許。曰。凡文章如候

蟲時鳥。當其時不能自己耳。百世千秋之後。雖韓杜作者。以爲出於其時。不知誰何之人。獨有辨乎。且諺曰。人懼名。豕懼壯。爾其戒哉。先君子既歿四年。而苞以南山集牽連被逮。下江甯縣獄。制府命有司夜半搜書籍。江甯蘇侯夕至。諭婢僕。凡寫本皆雜燒。而諸集遂無遺。惟姊夫曾退谷口熟五言律五百六十三首。斷句二百四十五聯。又於里人篋藏壁揭者。得各體九十八首。嗚呼。苞以冥頑。玩先君子所戒。以禍其身。終不得歸守邱墓。而先君子平生精神日力之所寄。又以不肖子之故而灰燼焉。苞之罪上通于天矣。乃涕泣取所得遺詩。校錄鈔諸板。以志悔痛。且以廣先君子之戒於無窮也。

書高素侯先生手札二則

己巳夏四月。余以歲試見知於先生。秋七月。招入使院。辛未。從遊京師。先生軫其飢寒。開以德義。一出入未嘗不詰所有事也。所與往還。未嘗不叩其爲執誰也。蓋自癸酉以前。未嘗旬月去乎先生之側。而凡所爲文。先生皆指畫口授焉。甲戌後。授經四方。閱月。踰時。先生通書。必索所爲時文。蓋知余素厭此。而督之。丙子。試京兆。罷歸。將不復應有司之舉。悉散所爲時文於生徒朋游。獨先生所點定。不敢棄擲。並數歲中。手札。巾笥而置之。先世藏書櫃中。戊寅。先生以書督應鄉試。己卯。果得舉。將請先生序其文。以行於世。至京師。而先生已寢疾。數進見。未忍言入試於禮部。未竣事。而先生歿。歸至家。發向所藏。則與遺書並朽蠹矣。余文以散在生徒朋游間。收之尙得十七。而先生所論次。無一存者。余天資蠢拙。尤不好時文。累日積

久以至成帙。皆先生督責敦率以爲之。而先生所講授。反不得少畱集中。以誌師弟存歿之誼。此余所以日夜悔痛。自責而無以容也。是書乃戊寅見遺。命就鄉試者。以得之最後。未入巾笥中。故得獨存。而今丙戌六月朔後七日。復於散帙中得之。時生徒朋游。以余登會試榜。彙刻前後所爲時文。因以冠於簡端。並記先生所以切劘之意。以見余時文之學之所自。而先生筆墨。素不肯假手於人。故評訂之語。皆不敢妄託焉。

先生孝弟之行。自鄉人及朝士大夫。皆載其言。而才識卓然。足爲物所倚賴。則有待而未施。故世無知者。余於誌銘。旣陳其大略。至於處已待物。博大敦篤。粹然有古賢之風。叢細之事。無不可以法。後學苟生長山澤。獲事先生時。甫去父母膝下。絕不知交際中所謂世情者。徒見書傳所載。古人語言行事。以謂直可推行於時。先生四十。爲文以壽。謂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孝弟者。人之庸行。而先生所表見於世。尙未有赫然如古人者。苟大懼先生之無成也。先生命張於庭。踰月。語余曰。生所與交。慎毋以文贈余。請其故。先生曰。今之贈言者。以爲禽犢也。而生所陳皆古義。恐重爲尤。余未答。先生曰。吾有所試也。世不可與莊語。日生所以壽我者。意良厚。而吾客見之。皆謂吾有不肖之行。而爲生所譏切也。余曰。何弗撤也。先生曰。吾正欲使諸公一聞天下之正議耳。余始至京師。下帷先生之廬。夜讀書。有童奴弄欸爲鬼聲。余惡而扶之。越日。先生遍召府中童奴。指曰。某某有過。生爲吾扶之。某某使吾弟鞭之。是尤頑梗。生恐不足

以剋也。自是府中童奴皆懼。莫敢忤余。又踰年。始開余所扶。乃太公侍者。太公患余之妄。讓先生甚切。先生恐童奴恃此以無禮於余。又恐余時親扶之以損太公之歡也。余臥齋在兩宅中間。其東爲先生賓廳之堂。其西爲太公燕私之齋。僕某避厲疾。公移余於西齋。京師人言是疾善傳染。致湯藥者。隔籬隔而委之。洩溺並積。久之臭達於外。近者不堪。余議僦屋以遷焉。先生急止之曰。吾賓從可暫謝出入。謹避其惡。無傷也。吾聞疾甚者不可以變更。震蕩之。無生理矣。數月竟瘳。先生之心厚於仁。而能盡在物之理如此。凡余所不及聞知者。可類測也。使天假之年。而得展所蘊於世。雖赫然如古人者。豈不足以致哉。以此知古之發名成業。與無所顯於時者。皆會其所適而然。未可以既人之實也。余以重得先生遺跡。追念夙昔所感被於先生者。因並志之。又以見余之所師於先生者。蓋不徒以文術也。

刻百川先生遺文書後

先兄六歲能爲詩。十歲好左氏太史公書。未冠。通五經訓義。且晝治事。暇則與朋游徜徉郊原墟莽間。夜誦書。或危坐達旦不寐。叩所以不答也。爲諸生。自課試外未嘗爲時文。苞每遠遊歸。出所爲詩歌古文。及話經之言相質。先兄亦不喜。曰。古之爲言者。道充於中而不可以已也。汝今自覺不能已乎。同學二三君子。曾刊先兄課試文。曰。自知集者。行於世。先兄弗快也。乙亥丙子。授經姑孰。登萊閒。學子課期。必請文爲式。遂積至百餘篇。而與朋游往還酬贈。亦間爲詩歌古文。常錄爲四冊。貯錦篋中。苞請觀。未之出也。曾出

以示溧水武商平。高淳張彝歎。旋復收匿。蓋恐苞與二三同學復刊布之。辛巳冬十月。先兄疾困。苞偶以事出入戶。見鱸灰滿盈。退問侍側者。則錦篋中文也。自先兄之歿。四方同學。愈思見其遺文。遍索於生徒朋游。僅得二十篇。因與前集並刊布焉。蓋時文雖先兄所不好。而其發之必有爲。所謂充於中而不可以已者。亦於是可見矣。癸酉。余客京師。先兄郵寄十餘篇相示。內邱王君永齋持去。姪道希云。庚辰春。蕪陰夏君虎文相過。別時手一冊與之。今二君皆歿。其子弟若能求索得之。以暴於世。不獨先兄之心神。賴以不泯。亦可以見其父之能知言而取友也。詩歌古文。竟無存者。獨曾爲督學磁州張公賦絡緯一篇。擬南樓讌集序一篇。載江左文選。廣師說一篇。上長洲韓公。朋游閒多有之。因附錄以見先兄之蓄於中者。有待而未發。而偶發者。又自以爲不足而焚滅之。使學者因是以想其所用心焉。

附刻弟椒塗遺文書後

弟椒塗少穎悟。以余與兄困于諸生。授徒在外。家君命視米鹽。而弟暇竊觀書。余與同臥起。往往寐覺。弟猶伏几。體素羸。余與兄恐致疾。每爲文必怒之。未嘗一給視。久之。弟亦不敢自出。將卒。始出制義二十餘篇。曰。吾心力嘗困于是。異日尙爲吾存之。余與兄封識。不忍發也。又數年發之。始知其已得慶歷諸公奧祕。以文少不成帙。未可單行。今擇其尤者十篇。附在先兄遺文之末。弟性情質行。略見余所爲誌銘。故並列簡端。以志余兄弟三人。少小相依之艱。中道別離之痛。而余單獨一身。無以奉二親之歡。所以計處身

心者獨難也。

書先君子家傳後

此亡友宋潛虛作也。潛虛少時，文清雋朗暢，中歲少廉悍，晚而告余曰：吾今而知憂柔平中，文之盛也。惟有道者幾此，吾心慕焉而未能。然世所見潛虛文，多率爾應酬之作，其稱意者，每積而藏之，曰：吾豈求知於並世之人哉？度所言果不可棄，終無沈沒也。是篇其中歲所作，自謂稱意積而藏之者。潛虛死，無子，其家人言積藏之文，近尺許，淮陰某人持去，或曰：尙存，或曰：已失之矣。嗚呼！是潛虛所自信爲終不沈沒者，其果然也邪？

書諸友公祭先母文後

此光生正華作也。正華於余爲彌甥，戊子余歸故里，見其時文，異之，遂從遊龍眠山中。一日晨起，讀莊子齊物論，未朝食，已成誦，試以他書，日誦萬言，因與至金陵，以女甥妻之，入贅于馮氏。數年中，徧誦五經及周秦間諸子書，於古文詞皆得其門徑。余北徙，復來相依，授其徒，數家皆不合，衣敝履穿，而歲時必少有所蓄，以遺其親，妻子之生計弗問也。戊戌冬，館某家，資用始少給，而腓下腫，踰歲七月竟死。正華美鬚髯，狀貌偉然，見者皆爲動容，而賦命之薄至此，賤貧固不足道，使造物者不奪其年，其學之所就，豈可量歟？孔子曰：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嗚呼！惜哉！

書時文稿歲寒章四義後

憶辛未秋。余初至京師。偶思此題成四義。言潔潛虛。詒孫三君子深許之。遂訂交。余每以事出。必詣三君子。三君子以事出。必過余。問辨竟日。往往廢其所事而歸。壬申冬。言潔還錫山。引余至其寓。教以植志行身之事。相語至夜半。已寐。復起坐達旦。既歸後。余客涿鹿。又遺書過千言。示余以所處。癸酉秋。詒孫還青陽。余與共乘單輪。席車出郭門。已交手。背行近半里。詒孫復下車。呼余立道旁。哭失聲。曰。吾與子會見不知何時。或數年。或十數年。不終隔絕足矣。詒孫在京師時。不三數日。必宿余寓。酒罷。往往無故悲嘯。夢中或大哭。余驚起。而詒孫尙未寤。詰之。則終不肯言。既歸。余見青陽人。問徐子悲憂窮蹙之故。乃知其天屬遭遇。蓋古聖賢人所難處者。余恐其以恨苦殞生。再致書。喻以徒死無益。而詒孫已成心疾矣。再答。余書漫言他事。不及所以。去年冬。余在澄江。夢見詒孫面積垢。向余赫然無言。心忤忤不能自克。尋復自解。以謂夢寐之事。不足深究。臘歲七月。歸金陵。而潛虛來。告余曰。詒孫死矣。有吳生者。至自青陽。言其心疾至昨歲轉劇。泣笑類顛者。一夕。張燈書數十紙。不休。妻子問故。曰。告吳君。此書致我友宋子方子。既又索書展視。一一自焚之。開戶出。若將便溺。久不返。妻子怪而迹之。則已死村外小溪中。頭面泥漬。時余一子始殤。意忽忽不樂。及聞詒孫凶問。出郭西向號而哭之。不復覺子死之痛矣。言潔先三年丙子以疾卒。余與潛虛俱在燕南。其邑子邵君羲書客金陵。偶心動。歸往省之。既瞑復蘇。惓惓以不得見余與潛虛爲恨。義

書爲余言。未嘗不流涕。言潔蓄道德而有文章。余意其爲天所生以扶樹道教之人。而不得竟其業以死。此理數之不可究測者。然觀荆公之銘深父。則古嘗有之。若詒孫之孝弟純明粹然有儒者之質行。而死於非命。則自書傳以來。吾未之見也。使天下不知詒孫之所以死。則無以自詒孫之志。使天下知詒孫之所以死。又恐傷詒孫之心。此余與潛虛所以幽痛而不敢言也。言潔詒孫皆有子。雖幼頗能承父學。恨余與潛虛困窮無聊。未有以扶進而存恤之。欲刻其遺文。亦未得就。近以坊人刊余文稿。檢舊篋。得此四義。覆閱之。詞義甚粗鄙。然念得交于三君子自此始。因不自棄。四義向者自寫兩通。一言潔閱。潛虛詒孫閱。以硃墨別之。言潔閱者。畱北平方允昭所。數年索歸。崑山張闡成持去。潛虛詒孫閱者。內邱王永齋持去。而允昭闡成永齋。先後皆奄忽矣。念之終夜氣結。晨起志之。時己卯十一月朔日。船過寶應書。

記時文稿行不由徑三句後

余己巳歲試。受知宛平高素侯先生。辛未後。從入京師。先生命閉特室。勿與外通。大司成新安吳公。謂先生曰。吾急欲識此生。吾擇生徒之尤者。與子弟會文。生能過我乎。余以疾辭。又數日。召飲酒。再三辭。公因自訪余於寓齋。余因先生以謝曰。某名掛太學。而部牒未過。以賓客見。義不敢也。以生徒見。又非所安。請稍俟之。公以癸酉二月。禮先於余。秋闈畢。余始報謁。仍執不見之義。而公愛余益厚。公卿閒或問太學人材。必曰。有方生者。將至矣。耿介拔俗之士也。吾未得見而知之最深。用此見居門下者。皆若有憾焉。是題

乃所以試教習諸生者。余偶擬作。篇末云云。蓋感公知己之義也。及余名過牒。而公已去太學。尋歸道山。竟未得一見。每與公子東巖兄弟言之。未嘗不氣結良久也。

題舒文節探梅圖說

以芳潔之物。自比其體。原於橘頌。公之遭遇。衆皆見爲芝蘭之萎折。而公乃自比於西山之梅。托根僻壤。含華結實。得自全其臭味。振古忠良求仁取義之心。皆可於公言見之。

望溪先生集外文卷五

書

與鄂張兩相國論制馭西邊書傳費本作與鄂張兩相國王本作與蔣張兩相國文中略有字句不同觀傳費本與清河書即正集與蔣相國論征澤潞書可知今標題從傳費本文從王本義王本詳備且傳費本世既共見王本世未見也集中新刻凡與傳費本小有不同者皆據王本也鈞

衡識

苞聞出位之謀。先聖所戒。然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庶人。周官少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王與三公六卿。以敍進而問焉。蓋以食土之毛。皆有忠君憂國之心。而詢於芻蕘。所以盡天下之耳目思慮。以廣忠益也。而士之義。又與庶人異。學先聖之道。仁義根於心。視民之病。猶吾兄弟之顛連焉。視國之疵。猶吾父母之疾痛焉。故先王之制。使士傳民語。則己所欲言。得自達於君。或因公卿大夫以達可知矣。苟卿論將。以爲事莫大於無悔。至無悔而止矣。成不可必也。往歲西師坐失機宜。僕先事爲公等言之。而卒如所料。其可悔者非一事矣。主將不能料敵制謀。偏裨不能決機應猝。而宿兵絕塞。日引月長。苟非吾君吾相。先定其規模以固根本。而徐俟孽賊之瑕釁。則異日之悔。且有不止於是者。苞荷兩朝聖主如天之恩。辱兩相國知愛。不以衆人相視。苟知而不言。是虧仁而愆義也。故敢冒陳其大體。惟詳擇焉。

一古者守在邊塞，而本朝之守，在四十八家。故謂澤望小醜，無事誅鋤，皆愚儒也。懸軍深入，士馬力竭，彼更遷徙烏舉，則我師不戰而自屈。且山谷阻深，徑路盤互，設以偏師截我輜重，其害將不止於無功。此有心者所同知。有口者所共言。無煩瀆告，苞所慮者，守非其法，與無守等。且將爲國宿憂，而別生瑕釁耳。古之制馭戎狄者，必設閒示弱，誘使深入，而後能一舉而蹙之。姑勿遠引，聖祖仁皇帝親征噶爾丹，惟誘至昭木多，故西師得而邀擊之也。往年之事，儻主將好謀，偏裨材武，用昔人易將滅竈之法，設伏警備而大創之，則其氣奪，其謀沮矣。卽來寇者，他部使孽賊聞之，亦足以折其奸心。明者不悼往事，苟能懲此而定兵謀，易前轍，則未必非我國之福也。軍志曰：攻不足者守有餘。今若易攻而爲守，則用其兵之十三，用其財之十五，而泰然矣。十取其三，則兵精，以財之五，養兵之三，則士宿飽而能力戰。賊不至則以休吾力，而盡之於溝樹壘屯，賊至則以逸待勞，以銳擊罷，既得人和，又乘地利，可使匹馬隻輪不返，是謂廟謨精神，可以折衝者也。

一往年之事，循數推理，造謔者孽賊，而寇掠者非盡孽賊之部也。嚴冬沍寒，地鮮宿草，冰堅無泉，安能舉大衆行數千里而襲人哉。必青海鄰近諸番，深怨年羹堯，誘殺其族類，陰附孽賊，聽其指使，而伺間竊發，宜詰實於軍將邊吏，而赦其欺蔽之罪。且周諮博訪，邊人歲市於諸番者，必具得其迹，其然則必以銳師進勦，殲厥渠魁，以彰天討。但國威旣立，卽可肆赦脅從，開以恩信，使畏威懷德，而悔心漸萌，乃可長久。語

曰。強不能徧立。智不能徧謀。若欲斷絕根株。恐不能盡其種類。是愈堅孽賊之黨而益吾敵也。

一自孽賊跳梁。先帝命設守於阿爾太。以護西北舊屬諸部。設守於巴里坤。以鎮青海新附諸部。近聞大軍所駐。過此各千餘里。按以兵法。急宜撤還故地。蓋以言進勦。則去賊界尙遠。而馬力旣竭之後。輓輸倍難。所謂行百里者半於九十也。邇聞變法。糧至察汗渡兒交卸。更易車馬。轉運到軍。其地之人。甚以爲苦。恐亦未可長久。以言設守。則我軍撤回千餘里。賊若來寇。亦更遠千餘里。其力愈疲。其心愈孤。而我師得還久駐之地。衆心安定。氣勢自倍。兩軍各設左右翼。去大軍百里。駐以偏師。爲犄角之勢。並築城堡壕壘。再重。可樹則樹之。近泉則溝之。壕外錯設梅花。旣與品字旣。賊至則所寇之地固守。而無寇之軍。更番出勇士數人。篝火緝賊。夜再三擊其營。使驚起卽潛歸。賊晝夜不得休息。兼旬之內。未有不遁者矣。遁而截其歸途。或衝其肘腋。內外夾攻。不盡殲。必大創矣。此所謂帝王之兵。以全取勝者也。

一兵不在多而在精。況遠戍荒微。勢不能多。但使將得其人。士皆壯猛。衣糧倍加。樂佚輕戰。則一可當十。假而飢寒羸怯。雖多無益。且慮心怨氣餒。臨敵恐駭。一隊奔潰。合軍搖心。阿爾太之地。羣山盤紆。徑路回互。我軍設守。則形勢可據。賊欲來寇。則顧盼惴疑。又喀爾喀諸部。與彼世仇。而託我宇下。便於徵調。戍守之兵。大軍五千。左右翼各二千足矣。巴里坤地勢平曠。餉道少近。大軍可萬人。左右翼可四五百人。以情勢揆之。戍守之地。賊必不敢再窺。主閫外者。不徒尙健勇。必得有文武材略識大體者。駐阿爾太。則於西

北蕃屬諸部千里之內。其酋長之智愚。卒伍之勇怯。必周知之。嘗試劑度而勤撫馭。俾緩急能爲我用。駐巴里坤。則於青海諸部及近邊雜番。必開以威信。使知作慝則勢必翦除。順服則永得安集。而又嚴關塞互市之禁。使其貴賤男女。日用必需之物。非誠附於我。必不可得。則賊黨日披。而我軍之勢愈壯矣。一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內地且然。況遠戍荒徼。不獨各路徵兵。心孤意怯。卽召募於山陝腹內。亦不可用。惟極邊之民。耐寒習苦。天性勇鷲。披甲戴胄。負糲嚙冰。日中而趨百里。用以守禦。則忍飢勞而能力戰。閒居無事。則習耕種而利輿屯。但人情非得厚利。及有配耦。不能使久居危苦之地。凡應募之兵。實係壯勇。在軍則受兩人衣糧。其有父母妻子。本州縣歲給口糧。五年番代。仍補沿邊行伍。與其家鄰近者。且賞銀五十兩爲資本。以贍室家。其有願取妻子。長住屯所者。以兩口爲限。官爲裝載。到屯之日。計口給銀。俾轉資於獨身。而倍受衣糧者。十數年之後。屯田大興。丁男漸衆。應番代者。卽以在軍丁男充補。田廬相望。姻親作伍。愛護身家。衆心成城。便爲金湯重鎮。兩地主將。必任沿邊宿將。久著威名者。徧裨必屢經戰陣。或素有謀略者。小校簡之行伍。能服百人。始得爲百夫之長。如此則爵必稱材。而人思自奮矣。巴里坤兵將。專用漢人。而以忠實滿大臣一人贊畫。賜衛卒百人。阿爾太則用滿甲士千。並妻子以往。如各省駐防之兵。而使重臣將之。宗室郡王監之。其餘兵將。亦用漢人。凡耕戰責之。漢將撫馭西北諸部。責之滿將。而勅以彼此一心。協規併力。毋得掩功推過。則蔑不濟矣。一塞外凡有山之地。其旁卽可耕種。又民物所

聚。則天地之氣應之而燥。熱河風氣早寒。及聖祖皇帝每歲駐蹕。商農輻輳。末年遂與內地無異。山腰澗側。皆宜四種百蔬。其明效也。阿爾太山谷迥互。最宜屯田。巴里坤雖無高山大陵。尚有平岡小阜。旁近土魯番之地。水泉皆熱。頗宜秔稻。且無山之地。但築短垣。高至尋丈。蔽遮西北疾風。以護新生弱植之苗。即可有穫。但人情習于偷惰。而官吏視爲具文。故未得其效。凡利之所在。人皆賁育。宜著功令。應募之兵。除例給衣糧外。但能力耕有穫。歲終加賞。以多寡爲差。所收高粱菽麥。可充軍食者。官出倍價以糴之。其餘蔬穀。聽其以土性所宜。自畜犬豕雞鶩。官吏將校。有敢侵牟強丐者。毫髮以上。必置重典。如此則貧者穡負而至。併力爭時。而土利可博矣。數年之後。屯積既饒。饋餉可減。又關中沃野千里。古稱上腴。加以河泉可資灌溉。故土人稱水田百畝。可當山田四五百畝。值歲旱荒。且勝一二千畝。開鄭白二渠。及甯靈涼肅舊興水田外。如終南沿山州縣。與鳳翔之岐山寶雞。甘州之秦涼洮岷。山泉川浸。可引溉者甚衆。但創始疏鑿。非民力所能任。若設專司選能吏。依山瀕河所在。相度發國帑。就農隙。爲民通渠引泉。則水利可倍。關中粟多。然後增價招商。而漸致之塞上。塞上粟多。則轉運軍前。較之輓輸於他省。及陝西腹內。道齎減半。此似費而實省。暫勞而久逸之術也。

一自古制馭羌戎。惟恃茶絲布帛銅鐵諸物。聞西北諸部。惟澤望絕遠。不仰給於中國。其餘蒙古雜番。非此無以爲養生送死之具。年羹堯領川陝。所以能使戰士盡力。而民不困於供億者。徒以私人販茶布於

諸番所獲不貲耳。古者欲責邊將成功，必使大饒於財，蓋不饒於財，無以養奇策之士，則不足於謀，無以恤戰士，則難作其氣，不能厚雄毅過人之士，則不能責其臨敵奮死以爲倡，況縱間諜鉤敵情，非有重賞深恩，能使出入於死地而不貳乎？今出奇計，宜禁一切出口之貨，而立四市，西北諸部，則立市於阿爾太、青海諸部，及雜番，則立市於巴里坤，縱商賈轉貨，而官司之，非歸附本朝者，不許互市，則近我諸小部，不招而自來，不約而自固矣。其東北舊屬諸部，則立市於東邊，西南徼外諸部，則立市於四川雲南邊界，皆略計來市各部人口衆寡，而量出之，無使多取而轉販。阿爾太、巴里坤市租，卽賜主將偏裨，使繕戎器，厚養戰士，所謂事一而兩得者也。所慮道里踔遠，途多侵盜，商旅不前，則仍於山陝沿邊，酌立二市，而歲撥三邊市稅，以賜兩軍，各數十萬金，然後諸用不匱，但設立稅格，寧輕毋重，嚴飭市司，寧寬毋刻，但使商賈爭趨，番戎總至，所獲自贏，從來司關嚴刻，則正稅難充，寬恕則遠近爭湊，轉得奇羨，此恆物之大情，不可不察也。

一管子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庭遠於萬里，此言壅蔽之傷國也。凡事皆然，況行師萬里之外，使士出入死地，而軍情不得上達可乎？李牧守趙，邊市租皆輸幕府，日擊數牛以饗戰士，所以守不可搖，而戰則大克也。往年進勦，士衆日不再食，飢羸疾困，凡解衣糧軍器，火藥歸自軍前者，言人人同，而主將不以聞，其後我皇上明目達聰，量增口糧，然猶未能盡飽也。春夏之交，阿爾太軍前，羣馬驚逸，卒伍飢

死數千言人人同。而主將不以聞。西北諸部。惟丹津王効忠本朝。諸部轉心嫉之。喀爾喀徹臣汗部曲六百餘騎。自軍前背主潰回。遇丹津王部落。殘殺婦孺。劫掠牛馬。不能盡驅者。猶刺傷之。諸部坐視不救。聽其載妻子什物。從容遠去。則衆情居可知矣。而自軍前來者。私語親故。皆憂形於色。及至公所。則言四十八家。樂從征調。人情如此。凡事可以類推。陝西承辦軍需。十七年矣。聞往年造車買騾。民間所費。逾官價六七倍不等。我皇上得盡聞乎。猶賴聖恩。屢蠲田租。故民力雖竭。心猶能諒。苟曠日持久。勞費不息。或遇水旱。實可寒心。蓋壅蔽者。凡事之大患。而軍情尤甚。此弊不除。雖有深謀至計。無所用之。二公必切言於上。凡先事蒙蔽。後乃敗露。或訪聞得實者。必置一二人於重典。然後遣文臣有器識者參軍事。遇要事得陳奏。與主將副將參相制。然後情實得聞。而措注可無悞也。

一我皇上聖明天縱。所以決計進勦。聞因俄羅斯荷蘭諸國。環澤望之西北者。皆與孽賊有隙。而應本朝時不可失。以情理揆之。疑奉使者。甘言取好。而非其實也。往年徹臣汗部落叛逃。聞收匿者。卽俄羅斯。俄羅斯久與我互市。猶陰險若此。則其他可知。聞孽賊所畏。惟俄羅斯。歲納貢獻。或與俄羅斯要約。能禁孽賊侵盜。然後互市可常。不然則止。亦牽制之一策。若謂我師深入諸部。實心相應。共爲犄角。疑未必然。一古者官立監牧。以頒馬政。我國家疆圉無外。公私耕戰之馬。皆資於口外。邇來武弁空糴。革除殆盡。犒軍繕器。苦無餘財。宜出自聖恩。凡大小武臣。願販馬於蒙古諸番。以自資給者。不拘馬數。入塞過關。毫釐

不稅。其餘商民出口販馬，亦大減稅額。且於山陝邊鎮，酌立馬市三五，勅諭近邊蒙古雜番，期以四月九月，將馬赴鎮，具數報官，任與兵民交易，亦毫釐無稅。嚴飭鎮將約束牙販，不得希圖小利。遇馬到者，多勒減馬價。若兵民不能盡買，官給時價。盡數收買，散布軍屯。蓋一次失利，則來者漸稀。但得馬到者多，則耕戰有恃，官民交利。且良馬盡入中國，卽番勢漸弱。欲爲寇盜益難，而附屬中國，不得不固矣。

一聞大西洋去荷蘭國不遠，西洋國俗，所不可缺者，惟內地之茶。不識俄羅斯荷蘭諸部，亦賴茶以愈熱疾否。果爾，則與西洋人要約，既久與中國互市，必爲我通荷蘭諸部，俾與我同心探賊。東來卽出兵以乘其虛，果能摧破賊軍，或牽制使不敢動，我國歲以金幣名茶，凡所寶貴之物，酬之。若受吾約，則賊必相猜，而不敢輕動。西洋人若不用命，卽不許互市，必深懼而求得其要領矣。又茶之爲物，輕細易運，凡閩廣海關，出茶宜有定數，不得多載，以防轉販。

一從前因罪發往邊外屯田職官吏民，宜以聖恩赦宥，輕者還籍，重者安置別省。蓋士大夫素知禮義，繫心室家宗族，當無異志。若凶狡小人，孑然一身，寒苦飢羸，必懷怨忿，竊恐日與番戎往來，黠者誘之，或潛探軍情，或逃奔爲用，異日必爲邊境生釁造禍。漢之中行說，宋之張元李昊，亦前車之鑒也。

昔唐太宗元世祖，皆百戰而得天下，智略如神，將良士武，師行有律，異代莫及焉。太宗之征高麗，世祖之征日本，或土壤相接，或舟楫可通，然且殫力竭財，亡衆無功，以成大悔，徒以攻守之勢殊，客主勞逸之情

異耳。苞於西域山川形勢及軍中情事。未得備悉。第就傳聞一二。以意揣度。自多未中。然循數推理。斷可信者。則攻守之本計耳。苟欲刻期進勦。窮其窟穴。則形勢甚難。恐未能必達。昔年額倫特之師。可爲明鑒。若未能必達。而更懸軍深入。運餉倍艱。經年累歲。無傷於賊之毫末。而我已重困。萬一四十八家。心離於征調。秦民力竭於徵輸。諸番窺伺。別生事端。何以善後。二公不於今日懇惻開陳。以定廟謨。異日情見勢屈。聖主責言。將何辭以對。謂計慮不到。則非所以副委任之專。若知而不言。更非至忠體國之義。卽今衆口嗷嗷。愚者直歸怨於二公。其明者則深望二公之能轉移。而或無由自達。或可以達而不言。苞臥病兩月。氣息厭厭。自念生世幾何。旣爲知己懷憂。而暗默自便。則愧負此心。故於伏枕呻吟之際。日記數語。涉月而後。其略粗具。欲藉手於二公。以報兩朝聖主如天之德。而亦以答二公夙昔知愛之深。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惟鑒其忱。恕其愚直。而審聽之。

與鄂少保論治河書

考工記云。善溝者水漱之。明嘉靖中。潘公季馴。以治河顯名。論者以比禹功。其實不過引山東駱馬諸湖之水。入黃河東北岸。以盪其沙。引洪澤湖之水。自清口入黃河西南岸。以盪其沙。用是黃運安流。百有餘年。自康熙初年。總河靳公。開中河以避糧船。溯黃而上百八十里。風波之險。於漕運實便。而清水之出東北岸者。下移百八十里。地平而流緩。不能復刷北岸之沙。由是河身日墊而高。歲加黃堤。以防其決。繼事

者莫知省憂。以致康熙三十年後。黃水倒灌。清口淤塞。下河州縣。歲被其災。聖祖仁皇帝指授方略。命張公鵬翮塞高堰諸壩。疏清口引河。四十餘年。漕運客商皆便。此其前鑒也。

一自靳公奏請自淮安至揚州運河止。宜每歲加堤。不必挑濬。永著爲例。淮揚士民。萬口同聲。謂堤與城並。人將爲魚鼈。怨詛百端。某嘗譬曉之曰。靳公知河道者也。舊制冬三月。閉天妃閘以濬運河。以黃運河身相等。故可濬耳。自中河既開。徐州以下。北岸無漱黃之清流。河身日高。安得不每歲加堤。以防潰決乎。黃河加堤。而運堤不加。則自黃入運。勢如建瓴。清水雖大。亦不能敵黃。而濁流之灌運必矣。況又濬而深之乎。其土人終迷不悟。不料有倡濬運之謀者。而有害立見矣。此目今運河病證之最難救療者也。將來必仍每歲加堤。如靳公初議。然後其患可除。然非增築堤基。廣厚加倍。其上難更加堤。雖強加之。亦難成而易潰。此理勢之必然也。

一明時有欲洩洪澤湖之上流。自盱眙鑿通天長六合。出瓜埠入江者。潘公季馴以爲中互山麓。必不可開。況上流洩則清口入河之水弱。而不足以敵黃。此百年以前之形勢也。自康熙末年河決。武陟入洪澤。而湖之淤墊幾半矣。目今湖水小則不足以敵黃。大則漫高堰而衝下河諸州縣。漕運亦爲之阻。若上流可洩於江。則開建石閘十餘所。水小卽下板實土。蓄水以敵黃水。大則量開閘板以洩暴漲。實此時之良策。但開鑿山麓甚難。必數年而後成功。苟可行。不宜畏難而蓄患也。

一水土之性。必土著者。民乃究悉其原委。明潘公季馴。自言嘉靖中受命治河道。憂懼無措。所至卽進羣叟與長年三者而問之。乃知河性喜故。三已四起。終以此成功。兩年來。淮揚土人皆言。新開河口開壩。乃故河督靳公曾用之。而未見其利者。其後張公鵬翻再三審度。始定舊開。黃淮相安。四十餘年。自開新開。害已立見。萬口咨嗟。尙可專已護前。而置漕運之險艱。下河數百萬生靈之阨危於不問乎。黃淮異漲。必在伏秋。春末夏初。水勢中平。卽新口舊口。皆可通行。亦不足恃。試思有明中葉。潘公季馴承淮黃並決之後。修復故道。而安瀾者百有餘年。康熙初。靳公易之。別開新河。釀成河身日高。俯臨城郭。永不可救之患。遂甯張公亦承河防大壞之後。修復清口故道。而河沙漸散。海口復通。後人守之。安瀾者已四十餘年。奈何堅信一二愚妄人之言。而欲掩已見情形。行且夕難保之危道乎。目今兩河衆兆。皆言大有益於河者。莫過於張公所築磨盤墩。宜急復之。最有害者。莫過於新築之攔黃壩。急宜毀之。河督仁明。豈難從民所欲。特恐造謀之愚妄人。復進詭言。變亂是非。以虧賢者之德業。宜苦口以忠告之。

與鄂相國論薦賢書

聖主求賢之諭。殷切感人。但其中尙有宜分別者。如湯陸二先生。湛心聖學。深明古賢以道事君之義。誠難多觀。若陳瓚不過絕包苴。守官碌碌。無一事可稱。彭鵬晚節。且私利身家矣。目前已蒙上知者。如徐士林。王安國。宜任正卿。陳德榮。魏定國。晏斯盛。久練吏治。使爲巡撫。可保境內和甯。雷鉉。陳仁。熊暉。吉。列於

九卿。遇大事必能陳義不苟。凡此八人。以視陳瓊。必有過之無不及也。其告歸不出者。如西安太守王紹文。沈於下僚者。如莊亨陽之勁直。王之銳之孝友純篤。鍾晚之澹然名利。黃世成之好學砥行。如或進用以視陳瓊。必有過之無不及也。其他不知其才識志行。而不受一錢如李梅賓者。尙不一而足。以某一人所灼知如此。果能實心搜揚。何患無人。古之人豈能借才於異代哉。九卿不言。無怪也。公若不言。恐聖主自此有忽視天下士之心。所關不細。望必上章列奏。或進見面陳。存此論於天地之間。卽異世而下。可使人聞風而興起。且使蔽賢者。內自慙而外懼公議。中材勉於爲善。非公不能用此言。非某不敢以此聞於公。惟鑒之。

寄言

康熙六十一年河決。朱家海漫入洪澤湖。時滄洲督河。僕告以障塞黃流入湖之口。急於塞決河。滄洲深以爲然。而尋卽世。繼事者遂以黃流入湖而清。湖中見田數千頃爲瑞。則此時已成不可治之疾矣。今淮揚徐泗之民。惟知歸怨於高公。拆磨盤墩。開新閘。不知淮流漲溢。成於洪澤之淤墊者十之七。增於清口運河之淤墊者十之三。土人之議。及友人之書附覽。望博咨審察。若果有當。則以至誠開導任事者。告以萬口同聲。而吾兄亦實見其宜。然萬不可言聞之於僕。緣高公移閘拆墩時。淮揚士民。積薄爲厚。聚少爲多。而言其誤。洋溢於京師。僕與高舊好。再書爭之。而事已垂成。不得已以告於吾君。西林出視河。又切言

早宜修救。不意西林至淮。旬月中水落波平。轉謂僕所言不實。以至有今日。目今舍土人所建三策。雖神禹復生。無能爲謀。蓋非利害切身。積久考驗。不能灼知水土之情。非實有與民同患之心。不能以身任利害。僕見惡於九卿要人。自廷議北河始。僕謂非於淀外別開一河。導濁流直達海口。則憂無可弭。要人曰。子書屋中人也。願總河李宮保之明達。久諳河事。吾輩乃繼所奏。而用書屋中議。如無成功。孰任其咎。僕曰。其然。諸公連章治某之罪可也。不得已。乃私於用方及西林鄂公。參用僕議之二三。數年中。委無大決。及直督決計復霸州固安故道。則不崇朝而災及於田廬矣。蓋故道本不當改。既改至數十年後。地形人事物理。大異於前。必不可復。用方解任。與僕相見於京師。乃曰。吾今而知子淀外開河之議。終不可易也。夫以用方之實心爲民。與僕相信之深。尙不能全用僕議於涖事之初。蓋隱伏之害。與勦建之法。惟水土爲難先見。若吾兄不能得於同事者。則惟直陳於聖主。除蒸黎之沈憂。建百年之長利。雖以身任怨。惡可也。且既入事中。此時不言。他日情見勢屈。聖主責言。可以不知謝乎。況衆口嗷嗷。安知無以上達者。餘不贅。

與謝雲墅書

南歸時未得晤語。接手書。并贈詩。氣意懇悃。惻惻感人。至援皇天信斯文之不絕。三數誦之。不覺胸氣勃然發動。僕十年來辛苦不休。屢摧折不以悔退者。幽默中實以此自恃。不意自足下發之也。僕學與時遠。

加以性僻口拙。與世人交。不能承意觀色。往往以忠信生疵毀。在京師數年。見其文好之而不非笑者寡矣。知其文不苦其人之鈍直。而遠且憎之者又寡矣。足下獨相察于幽默之中。而愛之厚如此。何用心與世人確然異向也。然僕竊有懼焉。古之能以文章振發於世者。多出於賤貧羈旅憔悴之人。非以其心無所繫於事。用功專而日力暇乎。賤貧羈旅。憔悴未有如僕。而用功之不專。日力之不暇。亦未有如僕。是僕徒抱古人之憂。而失其所可樂也。僕以窘窮授經。客游以自活。近十年矣。資求於人。不得任胸臆。雞鳴而起。儻精越神。舍己所務。以事人之事。其得執古人書。沈潛反覆者。計唯山行水涉。旅宿餘閒。與夫嚮晦獨坐。人事歇息之候耳。而又嬰久痼之疾。每作輒數月。坐起眠食。昏憊不得甯。世閒百物。人情所喜好者。賤貧羈旅憔悴之身。既一無所覩。獨於古人之書。自謂可以飽足其嗜好。與世無爭。而其艱難不獲行意。至於如此。彼造物者之苦其生。亦甚矣哉。夫古之人。固有崇高顯榮。事業功德。光著於身。而又得優游于文學。以永其沒世之名者矣。蓋天之所與。不惜多方以致。其厚如此。則所薄者。惡知不徒以坎壈屯塞苦其生。而并不使發憤於文章。麤有所立。以自表見哉。僕恐足下之望僕者深。而所以信天者太過。未見其誠然也。僕以十月下旬到家八日。復飢驅宣歙閒。風雪寒苦。臘月來歸。開春將遊吳中。并棹浙東西。未審與足下繼見何時。胸中之思。不能宣盡。頓首頓首。

與劉函三書

苞白。自君侯出官廬陵。僕頓頓東歸。潛伏荒江。與外事隔絕。邇來京師。始知君侯到官數月。旋復棄去。歡豫忭蹈。不能自名。僕既于今人中得君侯。而中心疑者復四三年。乃今釋然大暢夙昔慕用之心。而悔小人隱度之不當。君侯君子也。敢不究悉所懷。始者與君侯相見江淮閒。得聞所以去官之由。後遇池陽徐生。爲言其邑劉侯。悼爲吏者不得行意。動以戕賊其民。視去其官如機阱。僕聞而慨然。以爲不使不仁加乎其身。乃今復有其人。及至京師。遂與二三同儔。交相傳說。奮顏攘臂。稱于多人之中。以醜頑鈍叨穢之徒。旣而君侯復至京師待補。諸君驚愕。走問于僕。日四三人。僕雖爲君侯解于諸君。而私心惴惴。竊懼君侯之不實吾言也。遂爲文以道前事之善。且要言焉。屢置懷袖中。相見則蹙蹙不敢出。非敢以世俗人疑君侯。僕竊有所懲也。僕自客遊以來。所見當世士大夫不少。與之虛言理道。或論他人出處去就。其言侃然。其狀毅然。雖好疑者不忍謂其欺。及觀其臨事。或至近之理。蔽而不察。微小之利。繫而不舍。今君侯當官。而僕以棄官爲文。好忌諱者見之。必以爲不祥之言。而今而後。始可出吾文以相示矣。君侯實爲君子。而僕自虧知人之明。僕以愧于心。然君侯之言可以復于僕。而僕之言可以信于諸君。數歲以來。所願望而不可必得者此也。聞君侯定家金陵。與敝廬相違數武。惟鄰是卜。僕今得所歸矣。杪冬到家。相見不遠。先此馳侯不宣。

與某書

僕與吾子孩提遊處如兄弟。自僕餬口遠方。十年不再三見。而吾子所以交僕之道。若異于往時。豈僕有所得過邪。疑焉而不敢請。非所施於吾子與僕之閒也。往者僕在江南。聞吾子入京師。處虞山翁尚書門下。名譽籍籍公卿閒。及僕至京師。或告曰。子知某所以交於尚書之道乎。有某人者。於尚書言無不行。素嫉子。某於稠人中。數訛子怪僻謬妄。以啗之。其人果欣然願交。以此得志於尚書。僕曰。怪僻謬妄。吾或有之。吾友偶道其實耳。既而告者同詞。僕退而思曰。記不云乎。管子困時嘗欺鮑叔。叔終善遇之。吾友親老家窶空。尚書力能振之。徒用我爲質。以苟慰某人者耳。其心豈非我哉。既而見吾子。相歡如平生。遂不復疑。乃者褐甫謂余。某短子。每顧我而瞿然。大山亦云。吾子言僕好忌克。與人相鎮以名。僕聞而惕然。子短僕於他人。僕何敢疑。二君子之言然。則子真以僕爲不肖矣。僕誠不識子之所謂名者何也。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修身立言。以有望於後。則百世之人不可欺。雖忌克無所用也。若雕文聘辭。以誑時無識者。而取譽焉。又可以爲名乎。且忌雖不肖之心。其發必有由。未嘗田弋。豈忌獵者之有鶉豨哉。吾子其未之思乎。憶兒時與吾子嬉戲北山之陽。坐草閒。歌呼相屬。未嘗知有學問文章。今乃以名相鎮邪。僕與宋劉二君子。雖以道義相砥勸。而爲交未若吾子之久故也。僕有不善。吾子豈不可面責之。而必借二君子之言以相警哉。僕與吾子。非可以離異之交也。不敢匿所懷。惟吾子示之。

與喬紫澗書

僕生平不喜爲人序詩。今爲足下強發之。以曩者詩句相規之切。以爲報也。篇中有一二須自明者。在足下好古。晰于文律。豈復有疑。恐時人怪之。可持以解其惑耳。昔歐陽公嘗自發所以爲文之意。而深恨困于羣愚。然所辨皆立言之意。愚者昧之。無怪也。近人好爲詆訶。凡稱謂之一定。與字句之裁于古者。已所未講。皆極詆不疑。誠可歎也。子者。男子美稱。秦周以前。風氣質古。儕伍得爲君臣之稱。故諸子之書。有稱時人曰某子某子者。唐宋以後。討論益密。凡口語呼子。代爾汝也。筆于書。非其師不稱某子。不則其生平道術所宗。無泛施者。僕曾爲朋友作文。稱某君。或譖以爲薄且疎之詞。不知王介甫序其舅詩。蓋君之韓退之稱柳君崔君。乃子厚斯立也。所字義兼虛實。童子習訓話者所共知。僕庚辰試禮部。文有同功異所。乃荀子正名篇語。而一時譁囂。謂以虛字斷句。如見怪物。不崇朝而徧于都下。足下所目見也。夫諸子之書。閱者或不經意。若所字斷句。則五經四子中可按者以十數。卽不本于荀子。而以意爲之。亦無可深怪也。篇中吾有所見子詩。以實字用。本史記趙世家。時人見此。僕毋乃又負前者之謗邪。僕又嘗與同學張彝歎。過時輩齋中。几上列某君文集。極推其經學。僕信手翻見其輓詩。以龍輻作仄韻。詔之。其人自護。因稱曰。引用之誤。雖古人有之。僕曰。六朝詞人有之。唐宋作者。吾未之見也。其人求勝不已。詰朝過我曰。韓子送陸欽州序。專而不咸。曹成王碑。剗黃梅鑿廣濟。使今有此。子其或恕之。僕曰。不咸見左傳。又見國語。又見諸子書。不可悉記。管子小匡篇。刺令支斬孤竹。韓師其意也。況此類卽意爲之。亦造言之奇。非引

用之誤。世人少見多怪。有爭氣而不可與辨如此。僕非畏此輩人譏訕。偶牽連及之。以發足下之笑耳。然足下能謹藏吾文。而勿以示世之人。則愛我尤厚矣。引筆不覺盈紙。無復檢局。惟鑒之。

與吳東巖書

苞白。前月中聞足下南歸。一書附遞。卒馳候。接手教。具悉別後動止。甚慰。又聞褐甫諸君。欲刻足下所爲時文。此僕私懷所素蓄也。僕許序足下之文。數歲而未報者。非敢慢也。凡吾爲文。必待情與境之自生。而後能措意焉。重其請則發之愈難。是以久而觚滯。而今則雖欲爲之。而勢不可也。僕往在京師十年。以時文序請者。未嘗一應。蓋謂文所以立義與意也。時文之爲術淺。而蘊之可發者微。再三序之。其義意未有不同。而相襲者矣。況局於情勢。違其心以枉是非之正。而交相蒙。尤立言者所禁也。自癸未爲朱君字絲。張君彝嘆。劓爲之。遂不能復卻。數月中所作至十餘篇。雖不敢過違其心。而困於義意之無措者屢矣。其許而未及爲者。尙倍之。而謝不爲者。不可勝數也。因此爲戒。以正告於朋齒。非特著一書。義意有可開闡者。不敢承命爲序。守此而不變。已數年矣。今若爲足下復發之。是資未爲者。以相責之分。而後更無以謝也。足下與僕交厚。而文又甚工人。將疑僕有擇而爲之。其視發於他人。得過必甚焉。或謂僕當爲足下作序。而遷其時日。旣而思之。亦欺德也。文之意義。必緣情與境而生。使僕爲此於數歲之前。其情與境必有所發矣。今旣過而追之。則情與境非真。而義意無由立也。足下淹貫經史。所注古詩子史。皆卓然可以

行世。僕出荒言以附不朽。未爲無日。若時文之工。則曩與褐甫。篇疏而句訂者不少矣。又安以序爲哉。僕生平自期無不復之言。深悔爲此不早。致負諾責。惟足下愛我之厚。當能鑒察。不宣。

與熊藝成書

辱書命序所爲時文。僕邇年自禁。非特著一書者。不爲作序。非敢要重。緣以時文來屬者多。力有不給。非此無以免責讓也。所惠教。檢閱一週。既駭且歎。足下齒甚少。足不出戶庭。而觀所爲文。已似深練於世事者。取材之博。用意之精。雖與老師宿儒。較其毫釐分寸。無不合焉。以僕之久故。亦未知足下所造能至於是也。然古人有言。善養生者。在鞭其後。爲學亦然。僕始見虞山陶子師。示以時文。子師曰。吾不願子爲此。吾亦無暇爲子決擇也。僕曰。子奈何號爲時文之家。而言若是。子師曰。固也。惟子如聽虎者變色。而心知其痛也。惟予如賈者遇盜於中山。而盡失其資。故呼後人以勿由。而不覺其聲之疾也。世之人材。敗於科舉之學。千餘歲矣。而時文則又甚焉。唐宋文家。世所推者八人。自蘇洵外。未有出三十而不登甲科者也。蓋天將誘之以學。必使其心泰然無所係戀。而後功可一也。其英華果銳。不銷鑠於叢雜猥鄙之物。然後氣不挫。而精盛強。苟無七君子之遭。則決而去之。如洵可也。僕時心感其言。願如傭隸。備極困辱。終不能離其故地。日思自脫。以至於今。而犬馬之齒。已不後於子師見語之歲矣。每恨所學無似。輒悔不用其言。遇朋游中。資材日力。足以有爲者。必舉以告之。而聽者多漫然。蓋其所難。在決而去之也。今足下爲天所

相而與七君子者同其遭。使僕不發此於足下。則爲失人。足下聞此。如衆人之漫然。則亦爲失言矣。以足下之銳敏。苟用所盡心於時文者。以從古人之學。僕任其將有得焉。異時特著一書。藏之名山。而使僕序之。則僕亦可挂名簡端。而無所還忌矣。僕與足下非一日之好。故敢發其狂言。希勿以示外人。

答劉拙修書

承示馮君詩說。命質言其當否。想因僕于朱子詩說有所補正。恐其異趨。故以試之。此吾兄盛心也。僕說詩雖有與朱子異者。而所承用皆朱子之意義。至馮氏紕繆。本不必爲吾兄陳述。然往聞吳中人甚重其學。姑因吾兄所舉。少發其誕。俾宗之者有省焉。馮君之言曰。朱子說詩。只成山歌巷曲。絕不似經。異哉。雅頌二南。就令鄙俗人說之。豈能使成山歌巷曲。若變風之鄙俗者。必曰此經也。皆合于韶武。則朱子所云。不知以教何人。用之何等鬼神賓客者也。又曰。詩人。不以比興分章。如朱子則所謂興者。皆重複無謂。朱子說詩。以意義切附者爲比。其全無交涉。與少關而不甚切者爲興。未聞以複者爲興也。詩人雖未嘗先以比興分章。而及其旣成。則或出于比。或出于興。不可比而同。至複而不厭。則本文固然。楚辭及漢魏詩人。猶師用之。馮君縱不解。亦不得爲朱子罪。其他無稽之談。尤背誕不足與辨也。僕嘗謂經者。天地之心。說之果當。則必合于人心之不言而同然者。而世人多曰。吾欲云云。所以病也。僕曾見楚人某。于廣座中。議論風發。詆朱子無纖完。座人無不變色動容者。僕徐進曰。君所不足朱子者。可實指乎。其人首以變易

小序爲言。僕曰。請舉毛詩義。若者如彼。若者如此。而君自決焉。至十餘發。僕避席而請曰。其然。則繼自今。願君毋詆朱子。凡君所可。皆朱子之說也。所否。則小序也。然則朱子之說。合于人心之不言而同然者。明甚矣。其人意阻。竟酒默然。凡馮君之說。皆此類也。乃小序與朱說。兩無所用其心。而漫言以欺世者也。僕生平不喜道人文字短長。以馮君所言。關於經義。又爲吳中學者所宗。恐波蕩後生。故質言之。有不當者。望吾兄反覆焉。

與白玫玉書

僕少誦書史。竊慕古豪傑賢人。求之鄉里間。惟劉君古塘。張君彝歎。有狷者之操。因就而友之。然嘗惜其規模過隘。長遊四方。所見當世知名士不少。未有如古所云者。而二君子且偶乎遠矣。及與足下相見。至再三。退而自喜。以爲乃今始見三秦豪傑。而二君子常疑焉。及僕禍起倉卒。大吏中夜閉門會鞠。勢若湯火。近者糜爛。足下微服冒衆隸相調護。既就逮。爲紀家事。拮据藥物。以供老母。逾年如一日。二君子始以僕爲知人。今賴天子仁恩。及於寬政。二君子及衆咸黨。作計御老母而北。已於二月下旬抵京。故特馳報。俾足下胸中痞結。早得消釋也。方秋中。僕在塞上。忽聞賢兄下世。盡然心傷。寢食不能。自克者久之。念賢兄忘長吏之勢。與僕爲布衣交。勸善規過。孜孜若不及。戊子己丑間。僕數歸故里。吏事之暇。輒相呼言笑。連晨夕。今遂成異世事。詩曰。相彼雨雪。先集惟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古之人當朋友燕樂之時。而豫計

及此。有由然也。足下久無四方之志。然望以僕故。附知交車馬之便。一至京師。足下試思與僕訣。江甯縣獄時。意中料僕作何狀。今委不死。又免四裔之投。相去三千里。豈可使此生不再相見邪。僕知足下聞吾言。將中夜以興。傍徨衢路。而不能自己也。僕鬚髮已白。十之五六。想足下尚不至此。願努力自愛。西望於邑。頓首頓首。

與劉古塘書

得手教。隨奉答。首夏復致書并古文。付徐于皇。想尋已徹。前示云。去年曾兩賜書。訊之于皇。無有也。而僕寄兩札後。絕無音耗。殊不可解。退之嘗怪時人。有耳不自聞其過。每用自懼。願與二三君子交警之。近聞彝歎去浙。叩所由。乃以書院課文。吾兄每易其次第。及封入俾自定。則久而不發。吾兄天資孤直。僕所心畏。然亦有用意過當者。以彝歎之智。豈猶不能定課文之高下。果有不當。豈不可面商。而顯易置之。彼爲人師。不能主決課文。尙何顏面立於諸生之上邪。又聞徐中丞爲彝歎買妾。而深拒固辭。尤可駭痛。僕爲此進規于彝歎屢矣。皆曰無其資。今得賢者代爲部署。而復避去。何以見先人于地下邪。僕于彝歎切直之言已前盡。不敢復致書。吾兄尙宜自引過而申勸之。二君子行誼。僕無能爲役。而改過之誠。交友之忠敬。則有可相觀而善者。願足下平心察之。兼以語彝歎止園。近者行身植志。頗能堅定否。爲我道薄違。不暇別爲書。所欲切劘。卽所進于二君子也。

與劉紫函書

昔見吾兄居季弟之喪。墮然氣盡。得長籍凶問。卽爲吾兄憂。今子之病。吾昔日所屢經也。若之何。若之何。每念窮愁抑塞。以及疾病憂患。在吾輩處之。頗無甚難。而造物者必使天屬凋喪。以癯爛其心腸。則降罰亦稍過耳。吾兄所遇。信爲慘痛。然尙其順而常者。若僕邇年。爲人數中不足置之人。死不足塞責。而又不卽死。猶逐逐衆人中。語言飲食。每見天日之光。輒悚然自愧。畏所以措置此心者。不大難乎。行身至此。尙欲抗言先聖之經。以示來者。卽此自覺愚妄。無羞惡之心。但念先世四百年爲清門。一旦以別族疑罪。盡室播遷。不得奉邱墓。惟於斯道粗有所明。使後世讀其書。而知其所承學於祖父者。猶或可覆蓋前行之惡耳。來示云。子弟中近頗有好奇者。此不獨爲劉氏光。卽蒙者所述。亦庶幾有所付託矣。長籍到官已七月。僕作誌時。未得其詳。其可傳者。發明示之。當更表而碣焉。古人修辭。貴立其誠。以聞之晚而覆書之。與前誌不相悖也。會見無期。惟各努力自愛。東望於邑。何如可言。

與陳滄洲書

南豐曾氏。所謂蓄道德而有文章者。當吾之世。惟明府兼之。先母得銘。不肖子所藉以覆蓋者多矣。前所呈行狀。尙有未盡者。先母性惻怛。僕婢負罪。必求其情而得其所。矜苞兒時。見婢某竊蔬材匿戶下。以告。母徐曰。彼自需用耳。非竊也。苞兄弟三人。弟早夭。兄亦多病。歲己卯。苞舉于鄉。母泫然曰。汝兄弟倦遊

始歸。汝自今又不得恆在吾側矣。里中某官。母七十歸爲壽。踰月其母趣之北上。吾母聞之曰。是謂不有其子也。苞與亡兄以窮乏常客遊燕齊。母積憂思。晚歲成心疾。每作必命苞扶持登城東北望。惘惘不能歸。蓋苞兄弟遠行時。母心神逐而往也。誌銘每事必詳。乃近人之陋。古作者每就一端引伸。以極其義類。茲更舉數事。恐或有感發。非以多爲貴也。

與徐蝶園書

首夏一札寄候。想尋已徹。某夏中病幾困。入秋始少閒。然髮鬢黑者無幾莖矣。行與心違。俯仰內疚。不復自置人數中。想亦知己所心惻也。浙中水災得上達。足覘賢者能急民病。救荒之政。古人多有。然某所目擊。無益而有害者。莫如設廠作粥。蓋飢寒之民。離家就食。晝暴夜露。或遭風雨。必成疫厲。不若用曾子固之說。計所應得。一舉而賑之。尙微有益也。每見大府賓客家僕出在外。必生口語。近聞北新關併歸節下。勢不得不遣人分守津隘。所望時加督察。蓋往時關吏自府道以上。皆得糾詰。商民大刻。尙可訴之大府。今併歸大府。則無一敢言者矣。儻付託非人。則課滲于隸胥。而怨歸主者。所關不細。大君子設施。必各有條理。而蹇拙之人。尙復云云者。恐利權所集。壅蔽者必多方也。楊孝廉三炯。以不得志於禮部。自効南河。洗手奉職。屢障險隄。自河督以下。皆知其才。而委署題補。輒歸捷足者。蓋積習使然。不識可昌言以達之否。當官幹實之才。耳目中甚少。如楊君者。守一職則能一職。在一方則利一方。今將老矣。而蹉跎不進。大

君子愛惜人材。爲國家樹根本。不當以爲分外事。故敢私布之。非爲楊君謀也。

與龔孝水書

蒙語王生。諭以不宜過舉先儒之名。不勝刻著。僕以治經。與胡公所見多別。又怪其於召陵之盟。謂齊桓能以禮下楚。庶幾王事。於紀魯禦寇之師。責以憤然與戰。非已亂之道。竊疑曲學阿世。心不能服。而口不覺象之。然及聞誨言。考公生平志事。若揭日月而行。愧悔之深。若負瘡痍。蓋未詳古人本末。而妄生疑議。乃心體之病。非口過也。久不奉教于君子。閉門孤學。轉增其放。自今當痛懲艾。仍望時時訓迪。抑其邪心。庶幾不至冥行而自以爲得也。

與王崑繩書

苞頓首。自齋中交手。未得再見。接手書。義篤而辭質。雖古之爲交者。豈有過哉。苞從事朋游。閒近十年。心事臭味相同。知其深處。有如吾兄者乎。出都門。蓮舟南浮。去離風沙塵埃之苦。耳目開滌。又遠膝下色養。久得歸省視。頗忘其身之賤貧。獨念二三友朋。乖隔異地。會合不可以期。夢中時時見兄。與褐甫輩。抵掌今故。酣嬉笑呼。覺而怛然增離索之恨。苞以十月下旬至家。畱八日。便飢驅宣歙。閒入涇河。路見左右高峯刺天。水清冷見底。崖巖參差萬疊。風雲往還。古木奇藤。修篁鬱盤。有生氣。聚落居人。貌甚閒暇。因念古者莊周陶潛之徒。逍遙縱脫。巖居而川觀。無一事繫其心。天地日月山川之精。浸灌胸臆。以鬱其奇。故其

文章皆肖以出。使苞於此。閒得一畝之宮。數頃之田。耕且養。窮經而著書。胸中豁然。不爲外物侵亂。其所成就。未必遂後於古人。乃終歲僕僕。向人索衣食。或山行水宿。顛頓怵迫。或胥易技係。束縛於塵事。不能一日寬閒其身心。君子固窮。不畏其身辛苦憔悴。誠恐神智滑昏。學殖荒落。抱無窮之志。而卒事不成也。苞之生二十六年矣。使蹉跎昏忽。常如既往。則由此而四五十。豈有難哉。無所得於身。無所得於後。是將與衆人同其蔑蔑也。每念茲事。如沈疴之附其身。中夜起立。繞屋傍徨。僕夫童奴。怪詫不知所謂。苞之心事。誰可告語哉。吾兄其安以爲苞策哉。吾兄得舉。士友閒鮮不相慶。而苞竊有懼焉。退之云。衆人之進。未始不爲退。願時自覺也。苞邇者欲窮治諸經。破舊說之藩籬。而求其所以云之意。雖冒雪風入逆旅。不敢一刻自廢。日月迅速。惟各勸勵。以慰索居。苞頓首。

與劉言潔書

僕北發時。曾寓書謁甫以問。未得息耗。心常懸懸。僕以四月中旬至京師。曩者南中故交。分散殆盡。出見諸少年。佻達輕靡。爭玩細娛。逐微利。終日羣居。漫爲甘言鄙詞。以相悅。僕於其閒。嗾不得發聲。因念與吾兄同在京師時。見時輩剽竊浮華。以干時譽。蹙蹙然惡之。不謂今之所見。更異于昔也。五月中。去京師。授經涿鹿。所居左山右城。岡巒盤紆。草樹翳翳。四望無居人。鳥鳴風生。颯然如坐萬山之中。平生所樂。不意于羈旅得之。暇時登城。遙望太行西山。氣色千變。下視老農引泉灌畦。天全而氣純。意欣然慕之。因悟十

年來好古學文。辛苦勤厲。古人或無以過。而所得未有若古人之可以久而不亡者。道之不聞。而不有諸身之過也。道之不聞。而其言傳。自古至今。未有一得者也。身則無是。而強爲聞道之言。則其出也。不能如其心。而其傳也。人能知其僞。卽以僕身言之。去膝下色養。而思以所得于外者爲親榮。皆古人所明戒。而躬自蹈之。其他行身處世道。載古聖賢人之書。口則誦之。心則知之。而行則背之者甚衆。如此而不悔悟。不獨古聖賢人所羞。雖欲其身無媿于山農野人。將不可得。旣以自懼。亦願吾子之思之也。僕先世有遺田二百畝。在桐山之陽。歲入與佃者共之。故不足給衣食。使能身負耒耜。菽麻菽。畜雞豚。便可贍朝夕之養。伏隲潛深。而疲疴壘嬰。筋骨脆委。不能任力作。獨行遠遊。乞食自活。窘若傭隸。有終身不息之役。聞子之鄉有先民遺風。子弟敦樸。儻爲招學子數人。稍有所資。以釋家累。且息于近地。漸可爲歸山之謀。君子成人之美。況吾兄愛我甚厚。當不以爲後圖。苟頓首。

與賀生嶽禾書

賢到官學。計已浹月。學子中聰明秀傑。有志於通經希古者。頗得三數人否。所畱四書文一帙。已閱一過。大概有所感觸。而後爲之。借題以發摠胸臆。明季幾社復社前輩。文多如此。其後行身。強半有氣骨。但以賢之銳敏。宜乘年力方盛。而盡之於經書古文。庶幾濟於實用。而垂聲於世。亦當十百於時文。卽官學中亦宜擇其少有志者。使各治二經。治詩者兼春秋。治書者兼三禮。暇時講問資治通鑑。所載歷代政教賢

猗已事。管夷吾所云。多備規軸也。異日人材。必由此出。餘不宣。

與顧震滄書

近世治經者有二患。或未嘗一涉諸經之樊。前儒之說。罕經於目。而自作主張。以爲心得。不知皆屑學舊說。前賢已辨而緘之矣。或摭拾陳言。少變其辭氣。而漫無所發明。吾子寄示春秋大事表。凡漢唐宋元人之書。皆博覽而慎取之。其辨古事。論古人。實能盡物理。卽乎人心。此僕所以許爲之序而不辭也。而負諾責。以至於今。則有說焉。晁安溪李文貞公周易通論初成。屬余序之。愚自忖于易概乎未有所明。覺虛爲讚美之言。無質榦可附以立也。高淳張麟歎。少與余共治春秋。及書成。以道遠難致。要言他日必爲之序。今僕治儀禮。九易稿而未。能盡通。若舍已所務。究切李張之書。則力不能給。後二故人所屬。而先新知之請。則心不能安。故南歸後。新安程起生。晨夕相見。而所著易通。至今未序也。若天爵儀禮之業得終。李張二書既序。當次第及之。太倉顧玉亭。亦言有詒釋古書數種。欲寄余訂正。聞其身近已淹忽。歐公所云。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洵可悲也。不識其書已成否。吾子與久故。宜問其家人。餘不宣。苞頓首。

與韓慕廬學士書

自昌黎韓子有言。莫爲之前。雖美弗揚。莫爲之後。雖盛不傳。士之取名致官。有所希於當世者。莫不挾此以要於王公大人。王公大人不得已而強應之。前與後兩非其人。而交相蒙。以苟爲名。或迹勤而意不屬。

或交合而道無可稱。苞竊恥之。往者壬申。與同邑錢先生飲光。道遇楚江。言閣下有書。極贊苞所爲文。苞心識焉。昔歲客遊京師。適會閣下敦召至闕。遂巡踰年。未嘗敢以足迹接乎堦墀。閣下以大雅之業。剗刻俗學。振起吳會之閒。數十年以來。絕徼荒陬。被儒服者。莫不挾冊咨嗟。望若雲漢。其在京師。布衣羈旅之士。尤欲得一言之譽。矜而誦之以自張於朋齒。獨苞與閣下。未見而相知。積數年之久。垂而合併於一地。其勢可以相通。而猶逡巡於一見者。蓋自懼所學之無成。而無以厭屬乎好我者之意也。其後宋子潛虛。爲言閣下辱問至於再三。不獲已。以其未成之業。質於左右。而閣下乃深進之。以謂深山窮谷。尙有能者。掩匿潛藏。而無所窺尋其聲迹。或未可知。至於耳目所及。無能敵者。苞聞之。怵然不克於心。夫天下賢人君子。而於我有溢美之言。雖或有所試。以知其將然。而旣以重遠之事屬我。則在我懼其不堪。而其人亦將卹焉。愛我之無成。苞自童稚。未嘗從黨塾之師。父兄命誦經書。承學治古文。及年十四五。家畧漸迫。衣食不足以相通。欲收召生徒。賴其資用以給朝夕。然後學爲時文。非其所習。強而爲之。其意義體製。與科舉之士。守爲法程者。形貌至不相似。用是召誘於同進。屢憎於有司。頗頓侘傺。直至於今。而幼所治古文之學。日亡月削。寔以無成。語曰。物之至者不兩能。三數百年以來。古文之學。弛廢陵夷。而不振者。皆由科舉之士。力分功淺。末由窮其塗徑也。而時文之行。必附甲乙科第。而後傳。終始有明之代。赫然暴見而大行者。僅十數人。而此十數人者。皆舉甲乙。歷科第者也。其閒一二山谷憔悴之士。窮思畢精。或以此見推。

於其徒。發名於數十年之間。而若存若亡。侵尋沈沒。以歸於盡。蓋由其用無所施於他事。非舉甲乙。歷科第。科舉之士。常棄而不收。不能自張於其時。安能有所傳於其後邪。夫時文之學。欲其可以傳世而行後。其艱難孤危。不異於古文。及於既成。而苟不爲時所收。則徒厲其心。而卒歸於漫滅。可不惜哉。若苞之爲文。其不篤於時。以自困躓。效已見於前事矣。常欲決然捨去。自放於山林。不復應有司之舉。以一其耳目心思。於幼所治古文之學。而家窮空。資求於人。使斯言一出。便爲怪民。當時無所用其學。生徒不欲聞其言。雖欲爲黨塾之師。鉤章斷句。以瞻朝夕。且不可得。其不亦難乎。抑又有難者。誨人不倦。古之道足於已。而思以同其所得於人者也。若苞者。方當從師務學之不暇。而違心拂志以事此者。且十年餘。每當發書翻覆。生徒小大。更起問業。廢輟數四。不能終卷。講畫既畢。神志眊然衰竭。如物緘封。不可復出。日復如此。何由得見古人情狀。苞有先世遺田百餘畝。在桐山之陽。歲無旱潦。可食家人之半。使更得相知有氣力者。少潤澤之。使其身寬然無求於人。便可屏百事。抱書窮山。以竟其所志。願世有力者。既不相知。而相知深者。又力不足以振之。混混塵事中。儻然若終身之虜。雖欲不爲衆人以沒世。不可得也。私心所蓄。素不敢爲世人道。偶然感發。不能自已。言非其量。惟閣下愛我之厚。進我之勤。當不以爲狂惑。懇悃之私。不能宣備。苞頓首。

與慕廬先生書

逾歲以來。未得以書問自通。緣家兄疲疴。蹙蹙無暇。不意昊天不弔。遂使不得延其一日之命。以亥月二十一日泯焉長逝。先兄之生也。三十有七年。自成童以至於今。於古聖賢人之道。無分寸之不合。而獨困於修短之數。此天不欲封殖善人。使人之類有知。於先兄何恨。獨令生者無以自處此心耳。先兄於苞。自六七歲時。卽同臥起。課以章句。內有保母之恩。外兼師傅之義。乃自少有知識。卽各奔走四方。閱歲踰時。然後得一歸。歸又不能並時。其並時則豫懷離別之恐。欣暢未畢。感慘繼之。庚辰五月。苞歸自京師。七月。兄歸自桐城。舊疾漸已。私心自喜。以爲兄疾不至大困。而藉兄之疾。以羈係此身。旬歲中可以并依庭闈。從容食息。以安神形。而數歲獨學。所蓄疑義私旨。因得從兄講問。不意踰月而臻。踰歲而極。而兄弟之分。遂止於斯也。嗚呼酷矣。閣下所知。獨先兄課試之文耳。此最所不措意也。其少之所蓄。蓋將以萬物之不被其功澤爲憂。其於文章。蓋不得已而託焉耳。而傳誌記序。固已可錯於柳歐之間。每誦經書。輒得疑義。尋端覓委。開通奧蹟。皆前人所未嘗云。苞嘗以說經見推於朋齒。皆先兄之餘論耳。而不肯自爲書。每曰。世士苟有論述。以欺並世。愚無人特易耳。求其精氣之久而不亡。暉光之日新而不晦蝕。非所受之異。而積終身之力以盡其才。未可以苟冀也。吾與汝豈年少。當更以數年經紀衣食。使諸事略定。然後結廬川巖。以二十年圖之。或可自擇其有能所立否耳。苞嘗意天之生兄。必非無爲。豈謂中道而摧之如此。每出見市人有首有趾。蠢然羣動者。不可計數。而兄乃不得與此輩共處天地之中。老氏所謂造物之不仁。

斯爲甚矣。計苞此生。無日不在辛苦憂患中。然未嘗以自懟者。以有吾兄共事二親耳。天若更以他凶害加於其身。固受之怡然。乃獨使與兄中道而相捐。不已極邪。老親旦暮強爲開顏。或側聞中夜而啼。時見幼孤羣呼笑。嘻。此心盡然如剗。步趨庭闈。形影如值。坐對書史。或觸手迹。感平時授受之意。心神慘沮。不能終卷。繞屋徬徨。自今以往。不惟世俗所謂功名。視猶泥滓。卽夙昔妄意古人立言之道。而曾竭其不肖之心力者。亦棄之如遺迹矣。而又有不可已者。小妹適謝氏孤子。其家資累萬。皆爲姻家馬姓所奪。妹及其家人數口。衣食於某兄弟者。蓋數年矣。近以先兄久疾。未得客遊授經。先世遺田百餘畝。蕩棄已盡。不能復相顧。老親於慘痛之餘。增此沈憂。無以自解。妹姑王氏。向者屢赴有司求直。輒爲馬姓所抑。置之不問。近聞制府廉靜無欲。此正孤寡有告。姦豪束手之日也。而大府例以此等爲細故。不加省錄。方今閭閻公患。無過豪強侵陵孤弱。所以然者。皆緣大府不加省錄。而州郡有司。則皆其氣力所能傾動也。大府若能時發一二以警千百。則吏民折服。威風遠馳。所益不細。未審閣下能一爲誦言否。先兄彌留。猶歛歔及此。且命以告閣下。曰。知我無如公。公爲文以表吾墓。且爲了此。吾死不恨矣。兄生平無遺行。疾且革。愀然語某曰。君子成身實難。吾自謂植志已固。乃昔督學邵某。以非刑加我友劉君。吾將率諸生倡大義攻之。旣而恐嬰暴人之怒。委蛇中止。至今恨此。兄生平大端。可爲學者標準甚衆。苞旣誌銘。將納諸壙。敢請閣下。表而揭之。阡誌銘別錄敬呈。其語多流俗人所驚。竊勿以示人。方寸替亂。言無倫次。伏惟察察。

與徐貽孫書

苞白。去年五月中。自謁甫處。得吾兄手書云。池陽賈人持來。比欲作書相報。違隔久遠。所懷蘊積。措筆不知所從。越日而賈人遽歸。日延月滯。以至於今。想吾兄久不得吾息耗。意中殊不自得也。苞嘗歎近世人爲交。雖號以道義。性命相然信者。察其隱私。亦止借爲名聲形勢。其確然以道相刻砥。見有利止之勿趨。見有害勉之勿避。諒其人之必從。而後無悔心者。無有也。顧念朋好中。獨吾子能行此於苞。獨苞可行此於吾子耳。苞與吾子。性各僻隘。才用不宜於時。苟逐衆人。汲汲取名致官。雖倖獲之。適足以來時患。其所志者。終豈可得哉。私計已所得爲。而不爭於衆者。獨發憤於古人立言之道。以庶幾後世之傳。然所爭愈大。則其成也愈難。自有載籍以來。志節功業。光顯耿著之人。纍纍相望。而文章之傳。愈久而彰者。數百年中。往往而絕也。豈其爲之者之不衆歟。毋亦所積者薄。而精氣不足以自存也。苞向謂吾子才可逮於作者。相期以此事自任。蓋謂能盡其才所得。當有不止於是者。若據所已至。不獨苞之無似。卽吾子之果異於衆人者。亦未見也。苞近者自悔向所學。皆登枝而捐其本。背源而涉其流。久之當就蕪絕。用是自創。卽欲拖經窮山。以求古聖賢人之意。而家累係牽。日爲事物凌雜所困。吾兄居遠州部。夙少人事。宜以數年掃除百務。聚古聖賢人之書。沈潛翻覆。使其義意貫達於心。然後擇性所喜好。而力可以幾者。專治其一體。窮探力索。以鞫其徑塗。然後行之不息。以待其久而至焉。人生少壯而老。事境參差百出。轉相糾纏。

其得從容無爲。委身於問學者。常無幾時。失而不爲。則終不可復。且聰明智慮。當其時濬而導之。使有所載以出。則終以不亡。時過而昏。不能復爲我用。苞之生二十八年。而吾子加長焉。使侵尋玩暵。年倍於今。而所得於中者。與今無異。雖欲不與世俗愚無人。混混以沒世。豈可得哉。又凡骨肉天屬。雖古聖人賢人。不可奈何。竭吾心而正其道可也。而悲憂窮蹙。以苦其生。則君子亦無取焉。憶在京師。與吾子時起居。怪子意色閒。時有不自得者。因爲我敘述平生遭遇。搯腕歎歎。若無所樂其生。時時如此。恐致疾病他患。且蹙然茶然。意緒日以墮敝。將不能復發憤於詩書以自強。吾子勉之。日觀古聖賢人之書。則知所以自處。有所業而孜孜以望其成。亦可藉以自理其心。而通其鬱塞也。語云。交淺不可言深。若苞之交於吾子。若此者。豈不可得而言哉。吾子書云。欲往廬陵省其令劉君。聞劉已去官。想此行可已。苞以朝夕不能自贍。仍將北遊。託所知者。旬日閒必發。恐吾兄不曉。故畱此以報。賤貧屯塞。各竭蹶以謀其身。非以事故適然會合。不能特賃舟車。以相存顧。一朝解手。終不知繼見之期。惟各淬厲。毋自同於衆人。其義乃不相負。苞白。

與章泰占書

苞白。泰占足下。僕自少習爲時文。四方君子。所以不棄而願與爲交。徒以時文爲可也。而僕與諸君言此。若見瘰疣而代爲不適者。雖謂僕匿情以翹明。無以解焉。而僕非敢然也。計人之生。自離童昏。聰明思慮。

可用於學問文章者不及三十年。過此則就衰退。其端緒既得而充長。以俟其成可也。及是而致力焉。則勤而無所矣。自時文之學興。雖速成而悔悟早者。無慮已耗其半。可用獨向衰之半耳。孟子謂人皆可以爲堯舜。孔子稱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者。謂性命之理。我固有之者也。至從事於學問文章。則才有能有不能。苟限於天。雖勤一世以盡心。無所益也。而才之庶幾者。多爲世味所溺。以自蔽於章句無補之學。又或心知其不足事。而束於父兄之命。雖欲捨去。而其道無由。至能悔悟自決。則已後而失其時矣。此近世之學。可比並於古人者。往往而絕也。足下資才可從事於斯。向之所學。亦少有可藉。而身復無所牽制。使能絕意於時文。以從所當務。雖古人不難至。所難在足下之自決耳。僕嘗恨往者心力誤役。以至時過而不可追也。每遇以術業相商者。不憚盡言極辨。以起導之。而聞者多不信。今發此於足下。則無慮不見信也。足下之學。向者蓋兩用之。而於此非未嘗一涉其樊者也。使由是而致一焉。將有味乎吾言。不然。而他日如僕之悔。亦有以信僕之不安矣。足下於時文。以視並世知名者。誠無所先後。然苟欲窮其徑塗。如明時唐歸諸君子。非更以十數年之力。未敢爲足下信之也。移此以一於古人之學。則所進豈可量哉。且以諸君子之才。而所學未有若古人之卓卓者。力分而不能兩達也。安知其不用此爲悔。而足下乃欲復蹈其轍乎。語曰。無告不知。足下宜可以知此。而僕不言。則爲失足下。至僕不序人詩文。其義具答吳東巖書。並以奉覽。所惠教。如命點定。不敢逆相委之意也。區區之懷。言不備宣。伏惟鑒察。

與劉大山書

辱手教。命序新編時文。僕不爲詩文之序。已數年矣。況自先君卽世。肝疾愈劇。脅脊偏痛。經絡痠傷。惴惴焉。惟不能保其軀命。是懼。尙安能含意連辭。而就其說邪。來示云。是編之文。世多不好。此無怪其然也。僕始於南中見之。意謂吾兄之文。自當異於衆人。汎覽三數十篇。猶未悉其精蘊也。後至京師。每自爲是題。必取吾兄所爲較之。然後知用意之深。其辭與理。確然不可易也。每欲逞思力。以出於吾兄所云之外。而皆多駢旁枝之義。然後心折意阻。而歎爲不可及。出語朋游。則已有謂阿其所好者矣。以僕與吾兄之昵好。而又夙所敬畏也。然閱是編至三數十篇。而有所未喻。必待自爲以相較。而後知之。況衆人之寓於目。而不求其意者乎。自古文之不敵於永久者。往往當其時則鬱焉。韓杜之文。其暴見而大行。乃在北宋中葉。近世歸有光。同時人亦不相知。蓋言之出於已。與顯晦於世。非偶然也。吾兄前稿始出時。不旬月而徧於天下。然僕從朋游。几案閒竊窺之。其所篤好。大抵皆少時氣勢充溢。聲容鏗麗之作耳。其達於理而辭無枝葉者。十不一二取焉。是吾兄前者之文。雖舉世人好之。而未必能知也。然則今此所爲。苟有知者。何必舉世人皆好哉。抑吾更有疑焉。自有知識。所見同學諸君子。凡以時文發名於世者。不惟其身之抑塞。而骨肉天屬。多伏憂患。遭慘傷。使其心怒焉。若無以自解。獨吾兄所遇近順。而亦微有不快於心者。豈區區者而能爲祟邪。抑獵取古聖賢人之言。以取資於世。而踐於身者。不能實。是謂欺德。而爲造物者所不

祐邪。吾兄行身之篤。素信於友朋。而僕猶以是爲言。蓋古人之相切劘。不嫌於嚴且密。至於文之不諧於俗。乃其所以逾遠而存也。復何惑哉。幽憂無聊。獨思與平生故人相見。而散在四方。無一數晨夕者。有南來人。時示我音耗。以通遠懷。兼語二三好我者。言無倫次。伏惟諒察。

望溪先生集外文卷六

紀事

湯司空逸事

國朝語名臣。必首睢州湯公。公自翰林出爲監司。年四十。從孫徵君講學夏峰。質行著河漳。其治績。吳淞十郡兒童女婦。皆耳熟焉。立朝之節。同時士大夫多知之。惟受特知於聖主。而卒困於僉壬。其致怨之由。相構之迹。雖門人子弟。或不能詳也。公巡撫江蘇時。執政明珠。有家隸言事多效。公卿震懾。所至大府常郊迎。過蘇。畏公威聲。弗敢謁。自監司以下。朝夕候其門。公聞使召之。將命者用故事。以客禮請。從騎數十。至轅門。願謂左右。主人出迎何遲也。久之。辟大門傳呼。大驚窘迫。脫廝輿服。被之入。至階下。見公南面坐。乃跪而聽命。公曰。汝主與吾同朝。聞汝來。故以酒食犒汝。命門卒爲主人。其人慙沮。卽日去蘇。歸訴之。謀致難於公。而公聲績甚焯。上方鄉公。念公在外。無從得事端。會東宮出閣讀書。乃爲上言。湯某以理學爲時所崇。輔教太子。非某不稱。上然之。遂以詹事徵。公之內召也。比郡士民。爭以農器什物塞水陸。道不可行。公示諭。吾在外不能爲父老德。往者屢請核減浮糧。並爲廷議阻。今入見天子。且面陳之。余相國國柱者。執政私人也。得此以告曰。曩議皆上所可也。善則歸君。過則歸己。而市於衆以爲名。使上知此。立廢矣。

比公至。語已上聞。而公未之知。進講東宮。首大學財聚民散數則。畢講。東宮入侍。上問所肄。具以聞。上曰。此列國分疆時語也。若海內一統。民散將安之。試詢之。公具陳秦隋土崩狀。且言一統而民散。禍更烈於分國時。上聞猶諒其忠。會靈臺郎董漢臣。上書指斥時事。及執政大臣。下內閣九卿廷議。執政惶悚。不知所爲。議與同列囚服待罪。王相國熙繼至。貌甚暇。徐曰。市兒妄語。立斬之。則事畢矣。執政曰。上閱奏至再三。觀點次。類嘉與之。柰何。君言若是。王笑曰。第以吾言入視何如。時公爲宗伯。最後至。余相國述兩議以決於公。公曰。彼言雖妄。然無死法。大臣不言。故小臣言之。吾輩當自省。國柱曰。此語可上聞乎。公曰。上見問。固當以此對。執政入奏。國柱尾其後而與之語。命下。董漢臣免議。自是上滋不悅公。戊辰。余國柱宣言。上將籍公內府。爲旗人表率。時公以興作度材於通州。某月某日。日下晡。忽返招鄉人某官與語。客退。獨坐一室。嚮晦。語家人。吾腹不寧。夜半遂歿。旣歿。踰月上。與諸大臣語曰。吾遇湯某特厚。而怨訕不休。何也。衆曰。無之上。曰。廷議董漢臣。彼昌言朝無善政。君多失德。大臣不言。故小臣言之。尙不爲怨訕乎。衆乃知公爲執政及國柱所傾也。非上寬仁夙重公。含怒而不發。公以此無類矣。公之以執政家隸生。暨也。余聞之。蘇人蔡忠襄之子方炳。及其族子又詔。其以董漢臣之議見誣。聞之。相國桐城張公英。安溪李公光地。余國柱與執政比而傾公。聞之。冢宰錢塘徐公潮。公之死。聞之。孫徵君之孫澄。公之孫之旭。余同年友也。叩公遺事。皆未之前聞。恐久而衆說異端。故著其所聞於目擊公事者。

湯潛菴先生逸事此篇厚子自湯公年譜錄出所敘康熙時詔免田租與王本小異而文較簡明今從蘇錄而分注王本之不同者於內鈞衡識

睢州湯公內召時吳人已建生祠刻石紀德政其歿也巷哭里奠薦紳學士爭爲誄表傳記其家有狀有誌銘有編年之譜而德教在民及詐不信之先覺耳目衆著足爲萬世標準者尙逸四事焉公巡撫江蘇時上言歲祲免租民困少蘇而已必屢舉於豐年富乃可藏於民免當年之租半中飽於有司胥吏故每遇國有大慶或水旱形見不肖者轉急徵以待剔除必豫免次年然後民不可欺吏難巧法聖祖皇帝深嘉與之遂定爲經法康熙年間特諭戶部自今以往海內農田正賦編折銀通三年輪免一年周而復始直省均以循皆豫免不問豐凶王本遂定爲經法下云凡免地丁獨折銀必於前一年頒諭康熙三十年力除河南省明歲漕糧已頒諭免征外湖廣江西浙其後雖以西邊事起中輟而大訓炳然籍藏於故府江蘇安徽漕米自三十一年始以次各蠲免一年

聖子神孫當重熙累洽之餘必將繼志述事焉是公之訂謨實受其福者非一世也淮泗漲漫山陽鹽城寶應高郵興化泰州如臯七州縣蕩析離居上南巡命濬海口以洩積水勅于成龍主工植尋以廷臣議使受靳輔節制成龍議工費八十餘萬輔議海口沙淤非起高郵車邏鎮築高堤束內水高丈餘不能出海費二百七十八萬上召輔及成龍面詢成龍力排輔議淮南士大夫懼傷墳墓田廬亦廷爭之乃命尙書薩木哈學士穆成格會公及總漕徐旭齡合勘兼問七州縣耆老云何輔議本執政主之至是上心頗是成龍廷臣知輔議勢不行欲并罷成龍功役淮南士民言海口不宜罷工者十八九謂宜并罷者亦十

之一二。使者意嚮之。公力爭。使者曰。公言吾當口奏。及公內召。上語及海口。公對開一丈有一丈之利。一尺有一尺之利。上愕然。曰。爾時汝胡不言。公乃具陳前事。詰旦。召二人與質對。二人強辨。公徐曰。某故知有此。汝行後。卽彙士民呈牒。並某議具文書印冊。存漕臣所。漕臣亦如之。存巡撫所。檄取旬日後。可覆視也。二人語塞。上怒。立罷之。而發官帑。遣工部侍郎孫在豐。往濬下河。公里人有受業公門者。以黃門奉使。過蘇。謁公曰。吾師方嚴。孰敢以事請。但東南鹽政。大病于商民。已聞知否。公曰。吾不知。因條舉數事。每發公詰難。正言其非。乃出謝商人曰。吾師素明達。獨於茲事未諳。見謂無一可行。比使歸。踰月。次第禁革。壹如所言。黃門每語人曰。吾師至誠。而或以術馭人。賢者固不可測也。蘇之巨室。有優特容儀。每闖入民宅。多見貌相悅。而與之私。或結黨行強。所犯累累。有司不敢詰。聞公至。數月不出。公使人微迹而得之。痛予杖。戒毋傷筋骨。嚴伺守。故瘡將合。更薄笞。朔望縛載以徇於市。及四郊。久之。膚剝見骨。逾半歲。始殮死。由是奇袤浮淫者心悸。相勸改前行。蓋公之誠明仁勇。皆自學問中出。故道足以濟物。而政無所偏。卽此四事。已足徵公治法之全矣。而記述者乃逸之。以是知紀事纂言。非於道粗有所聞。不能無失其體要也。余遊吳門。與蔡忠襄之子方炳善。告余以勢家深心疾公之由。客京師。見四明萬斯同傳。慈谿姜宸英逸事記。備載搆公者之陰謀巧言。而狀誌年譜皆闕焉。或事相抵。或大體合而節目有異同。乃徵於桐城張文端。安谿李文貞。長洲韓宗伯。錢塘徐家宰。皆曰。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蓋公未嘗以語家人。而士大夫各

述所聞之顯迹。亦未能究悉其所以然。故語焉而不詳耳。乃並著之。俾公之子孫。就而求索。以上之史館。而三家之子孫。亦藉是以不歿其先人所傳述也。

安溪李相國逸事

康熙己亥秋九月。余臥疾塞上。有客來省。言及故相國安溪李公。極詆之。余無言。語並侵余。嗟乎。君子之行身固難。而遭遇蓋有豈有不豈也。憶癸巳夏四月。余出獄。供奉南書房。一日。上召編修沈宗敬至。命作大小行楷。日下晡。內侍李玉傳諭安溪公曰。朕初學書。宗敬之父荃實侍。每下筆。即指其病。兼析所由。至於今。每作書。未嘗不思荃之勤也。公因奏對曰。此卽成湯改過不吝之心也。苟自是而惡直言。則無由自鏡矣。時下臨御天下。已五十年。英明果斷。自內閣九卿臺諫。皆受成事。未敢特建一言。惟公能因事設辭。以移上意。故上委心焉。每內閣奏事畢。獨置公南書房。暇則召入便殿。語移時。是日。公晨入。上諮及民情。公對曰。方三藩播亂。民心搖搖。未知所歸。今上恩德顯信於天下矣。往歲閩中旱荒。那吏不能體上意。所發糶粟。多乾沒。民飢且死。獨歸怨於所司。而鮮不信上之志在矜卹者。嗣聞礦事。對曰。今議開礦。以甦民困。請著令。止土著貧民。無產業職事者。許人持一銚。而越境者有誅。則姦民不致聚徒山澤。以生事端矣。議遂定。一時大豪。登金謀首事者。皆齧指自悔。先是江甯太守陳鵬年。爲大府所劾。吏議當大辟。無何。上問江督。公對曰。當官勤敏無害。其犯清議。獨劾陳鵬年一事耳。戴名世以南山集下獄。上震怒。吏議身磔。

族夷集中掛名者皆死。他日上言。自汪霽死。無能古文者。公曰。惟戴名世案內方苞能。叩其次。即以名世對。左右聞者。無不代公股栗。而上亦不以此罪公。江督噶禮。與巡撫張伯行互糾。獄辭久不決。上忽罷噶禮。尋擊戮焉。公實贊之。其語秘。世莫能詳。以余所聞見。如此。公之設心。豈猶夫世之容悅者與。然自公在位時。衆多誦公。既歿。詆訐尤甚。蓋由三藩播亂時。公適家居。以蠟丸獻入闕策。賊平。以編修擢內閣學士。忌者遂謂公始固有貳心。公恐爲門戶之禍。故不能無所委蛇。及得君既專。常閉門謝客。所往還及顯然薦達者無多人。由是衆皆深怨。引繩批根。播揚於遠邇。然公方柄用時。朝夕入對。上所誼度。惟尙書周易及朱子之書。而一時海內所號爲廉吏。無論公所習與否。皆得安於其位。則其實迹固有可按驗者。自公告歸未旬月。而忌者首攻公所薦舉。以爲傾公之地。因揚言公恃上恩。植黨以要權。重徵上信公之深。禍且不測矣。故公再入。專務韜默。及踰年。身歿。上出前後三章付內閣。然後知公始至。卽出苦言以求退也。嗚乎。公之設心如此。其於時事無所補救。而得謗乃過於恆人。此古之君子所以難於用世。而深拒夫柱尺直尋之議也夫。

敘交

余性鈍直。雖平生道義之友。亦多疑其迂遠。不適於時用。志同而道合。無若朱公可享者。而交期則近。雍正元年。公爲冢宰。禮先於余。是年冬。語余曰。上將用我矣。子尙有以開予。余曰。某何知。公曰。吾知子。乃鄭

公孫僑趙樂毅之匹儔也。子毋隱。次年二月。余請假歸葬。始以周官餘論十篇之三示公。及還。相國張公曰。高安持子周官論。至上書房手錄。曰。當吾世有此異人。而上竟不聞知。可乎。我數以子病久痼止之。子將若何。余急過公。正告曰。今上信大有爲。而士大夫結習未除。凡吾所云。必君相一德。衆賢協心。然後爲之。而可成。成之而可久。不然。上求以誠心。而下應以苟道。民不見德。反受其殃。公志果大行。異日以告於吾君。而次第布之。不必知自僕也。乙巳春。公以實畿輔一篇。致怡賢親王。合辭請開畿輔水利。余謂公曰。近畿積水。無歸久矣。必以數年疏決支河。俾伏秋潦漲。下流無壅。然後規下地。擇良有司。官治一區。以爲民表。使民鑑其利。而爭自營之。苟少違其節次。動必無功。其後爲之數年。果利害相半。公由是益信。余言自是以後。凡吏疵民瘼。辨賢抑姦。胸中所知見。壹爲公盡之。且告以海內大事。宜及時注措者。莫如復明初大甯三衛。兼求唐韓重華屯田故蹟。自歸化城西連三受降城。以達於甯夏。及經略苗疆。控制臺灣三事。因盡出餘論七篇。公皆慨然引爲己任。會西事方殷。度無暇部署三方。而公尋遘沈疴。久而弗瘳。嘗力疾拜賜。有旨命公毋勤。自後卽有錫賚。免拜受。毋至宮門。用此不得上言。嘗告漳浦蔡聞之曰。吾伏枕吟呻。望溪至。輒心開而氣揚。欲於天下事。有所轉移支柱。微斯人莫屬。子謹志之。聞之疾將革。猶掩涕重言以勸余。余困於憂虞。屢欲告歸。公固止之。曰。譬如巨室。虛無人。雖老疾者。偃臥其中。盜賊猶有戒焉。吾輩三數人。尙可以疾自引去乎。及先帝登遐。今皇帝嗣位。公適奉命巡視海塘。自中途召還。時上方孜孜求

治凡民心所願欲。與善良沈抑者。數月中設張搜擢。計日無虛。衆皆謂發其端者必公。而公與余朝夕南書房。未嘗一言及此。聖孝性成。依古禮經。致行三年之喪。諸王大臣屬余草具儀法。及制詔將頒。復速余赴雍和宮討論。公常左右之。惟恐余言之不盡用也。乾隆二年。公舊疾復作。余就公榻前。相視泫然。將行。公蹶然而興。以手拄頤曰。子所言三事。及九篇之書。吾未嘗一日忘。以聖天子布德推誠。維世礪俗。謂子所云禮義之明。人材之興。也有日矣。而吾將泯焉。命矣夫。子性剛而言直。吾前於衆中。規子。謂子蚤衰疾支離。於世無求。假而年減一紀。尙有國武子之禍。欲諸公諒子之無他。而不以世情相擬耳。賓實旣沒。吾病不支。子其懼哉。公卒以九月十有八日前二日。余在直房。日方晡。天氣清和。俄而陰雲起。風沙蒙霧。忽心動曰。公疾其變節乎。使人問之。果然。賓實之疾之將革也亦然。相去始浹旬耳。吁。異哉。始余與公一見如久故。自戊申以後。公行步亦艱約。相送下堂。盡階而止。先帝之喪。公與余同次內閣。雖入政事堂。衆旣退。坐必下。余行必後。余懼衆人之聞也。公曰。衆爭爲市道交。卽此可示之以禮矣。余經說公手訂者過半。嘗序周官析疑春秋綱領二書。以示聞之曰。周情孔思。不圖二千餘年後。乃有如親受其傳指者。吾嘗謂望溪灼見大原。學皆濟于實用。其斯以爲根柢夫。嗚呼。公今已長逝矣。自公歿後。余行身益不敢自苟。惟公於九原之下。與余心相鑒照耳。曩公臥病連年。每謂吾身後之文。子當任之。余旣序公增纂戴記。公曰。吾於古文。未之學也。而以意爲之者。亦數十百篇。方自削斲。異日子終訂之。及公旣歿。而家人未嘗以

二事屬余。故獨敘次爲交之始末。以志不忘久要之言。其平生忠孝大節。實德顯功。嘉言懿行。概弗著於篇。蓋公之行迹。宜列於國史。而狀與外碑。壙銘已具。義不得私爲之傳云。

記長洲韓宗伯逸事

癸未春正月。余以計偕入都。會慕廬韓公。將扈從南巡。往省焉。衆賓在堂。獨肅余就西序。坐始定。卽謂余曰。吾與子之相知不淺矣。然子終謂我何如人邪。余曰。公爲人天下之士盡知之。況某邪。公曰。世人多好吾文。吾文不足言。或目爲曠達。亦似之而非也。吾立身尙能粗見古人之繩墨耳。吾爲亞卿。未嘗一至官正之門也。吾爲學士。未嘗一至執政之門也。自趨朝外。輿馬未嘗入內城。吾好朋游。常與酣嬉淋漓。然貳冢宰。歲未再終。發吏之姦。爲永禁者。七百餘事。鑿諸版。是誠沈飲人邪。余曰。上於公意倦矣。而公不告休。何也。公曰。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吾後而失其時矣。徒滋譴呵耳。余曰。雖然。進退有禮。譴呵非所避也。是歲。公果再告再被詰責。而卒死於官。始。上遇公最渥。自爲宗伯。屢與孝感熊公同召對。忌者謂公旦暮且入相。會江南布政司張萬祿。虧庫金三十餘萬。制府阿山上言。非侵牟費由南巡。或謂張於制府爲姻家。上震怒。下九卿議。御史大夫某曰。山之罪在大辟。無疑也。公正色曰。果有連。其情私。而語則公也。且斯言得上達。所益不細。忌者增語上聞。公由是日替。公天性與物無町畦。而睢州湯司空。數語人曰。表裏洞然。不可奪以非義。惟韓公耳。上嘗親試翰林。欲黜者二人。時公與法公良同掌院事。命劾奏。公謂法公曰。姑

緩之。此民譽也。越日。法入見。上怒。命削職。隨本旗供勞辱事。衆皆趣公。公曰。法以吾言至此。而吾乃苟免乎。又數日。召公詰責。公徐曰。此二人於院中不在。應斥之列。文雖不工。惟上寬假之。上霽顏。爲公曲止焉。公鄉試出崑山。徐司寇門。及徐與重人相失。罷官。而傅臘塔節制兩江。承意與大獄。搆徐。凡素居門下者。爭避匿。公適在籍。獨盛興從。朝夕至門。且爲別白於在事者。公嘗乘小舟。徜徉郊野間。會縣令出。隸卒爭道覆公舟。比登岸。衣裘盡濡。戰栗移時。戒從者無聲。竟不知爲公也。余見當世名貴人。能自忘其勢者有矣。而能使人忘其勢者。則未之見也。惟與公習。並忘其爲顯學人。然用此世皆目公爲曠達。而不知其植節守義。深固而不可移也。余與公相知深。而聚處日稀。及見公誌狀。凡可以不歿於世者。概乎其未有見焉。乃記公言。而略道其所知。公自癸未春。遂不復與余相見。薄遽中忽標白其平生。若豫以相屬者。吁。異哉。

記徐司空逸事

余始至京師。長洲韓公。安溪李公。皆爲余道蝶園徐公之爲人。時余方奔走衣食。而公顛躓於宦途。無因緣相見。癸巳春。余出刑部獄。蒙恩召入南書房。嗣移蒙養齋。與公一見。如舊相識。共事十年。始灼知公所祈禱。具得其往事。公始仕。會明珠索額圖執政。以利權相傾。各樹羽翼。中朝士大夫。非陰自託。各有主張。官不得遂。當是時。顯與爲敵者。惟潛菴湯公。環極魏公。柴立中央。而無所依附者。韓李外可指數也。索額

圖生而盛貴。性倨肆。有不附己者。常面折顯斥之。明珠則與其黨深相結。異己者陰謀陷之。而務謙和。輕財好施。以招來新進。及海內知名士。公爲庶常。李公掌翰林院事。嘗薦公及德公格勒。上時召見。講論經義。德公嘗扈從巡行。明氏使人奉萬金爲裝。固辭。裝已治。無所用之。公散館第二等。例以科道用。索額圖惡公不附己。奏改部屬。用此明氏尤欲致公。公爲童子試京兆。與明氏子成德名相次。成進士。同榜。選庶吉士。屢相招。皆不就。爲部屬時。以公事見。珠必徧贊於廣衆中。及改官中允。遷侍講。上一日詢公之爲人。珠以誠實對。選講官。列薦名先於學士。公終不一至其門。而德公以揆善陳言。大惡於珠。天久不雨。上命筮。遇夬。問其占。進曰。澤上于天。將降矣。而卦義五陽決一陰。小人居鼎鉉。故天屯其膏。決去之。卽雨。上愕然曰。安有是。遂以珠對。時索氏已挫於珠矣。始上親政。方沖齡。額圖首建謀。黜輔臣專橫者。百僚懼伏。而珠善結左右親近。爲腹心耳目。其黨徧布中外。雖有賢者慎自守。不求親媚而已。終莫敢齟齬。惟康熙十有七年。京師地震。上晝夜坐武帳中。魏公環極直入。奏天變若此。乃二相植黨市權。排忠良。引用僉王。以剝黎蒸之應繼之者。則德公用此名震天下。而珠亦駭遽不自安。自是以後。蜚語時上。聞謂公之父爲兩江制府麻勒吉僚屬。贖貨不貲。公與德公比議朝政。適靈臺郎董漢臣上書言時事。多所指斥。下內閣九卿大學士勒公德洪。尙書達公塔哈。及湯公。謂書中豫教太子崇節儉宜施行。而衆陰撓之。駁議至再三。以湯公尤珠所深疾也。由是衆口喧騰。湯公不欲上親教太子。覬爲師傅。公與德公亦然。先是上嘗詢

公所學。視德格勒執優。公自陳遠不逮也。至是。復舉廷臣某與公相衡。而德公奏公遠過之。請上面試。忌者遂言公及德公交相推引。湯公實陰主焉。越日。召試尚書陳公廷敬以下文臣十二人於乾清宮。公與德公方屬草。有旨責讓德公。遂於試文後申辨。公詩亦未成。上命同試諸臣校勘。衆相視無言。而湯公獨以公文爲是。又命廷臣公閱。湯公執前言。且謂德公品學素優。不宜以文字黜。是日翰林院奏劾德公削五級。畱任。時湯公爲東宮講官。上遂命爲師。而公亦爲皇子師。珠復使所親謂公。此非福也。惟歸誠於執政。或少安。公不答。是秋。上御瀛臺。教諸皇子射。公不能挽強。上怒。以蜚語詰責。公奏辨。上震怒。命扑責。被重傷。命籍其家。父母皆發黑龍江安置。然上意終憐公。其夜。命醫二人治其瘡。翌日。復召詣皇子書堂。時大雨。裴瘡至宮門。跪泥中。見御前侍衛。卽號泣求轉奏。臣奉職無狀。罪應死。臣父廉謹。當官數十年。籍產不及五百金。望明主察之。且臣父母皆老病。臣年正壯。乞代父譴戍。尙能勝甲兵。盡命力。衆皆掩耳而去之。有關公名保者。最後至。斥公而入。盡以公言奏。上立赦公父母。則已繫檻車就道矣。及諸途。觀者夾路皆感泣。遂復公官。仍侍皇子。冬杪。翰林院奏德公私刪起居注。有旨問公知否。會太皇太后升遐。各以尉二人。甲士二十人。監守於私室。次年二月下獄。始至。卽以雙木訊公旁逮也。撞擊數十。脛大如股。禁親屬家僕毋通。席地臥。求水漿不得。獄卒刻時以至。提木索而搖之。毒痛自分必死。適侍衛某入視族姻。公辨其聲。大呼曰。上命問我。非欲殺我也。其人就視。出謂典獄者曰。此人死。我必入告。由是家人得入。進食飲。

而湯公亦以教東宮議董漢臣事得咎。桐城張文端相國嘗語余曰：偉哉華野郭公人傑也。往時蜚語數聞，所陷有至死而不知其故者。科道糾參，同僚舉首，下西曹，可使無罪者死於非刑，而上不知其所以死。賴公訟言，聖主剛明，故至於今。王道蕩蕩，吾儕得甘寢達旦耳。蓋謂湯公及公與德公事也。起居注故事，數易稿，然後登籍，德公所刪易，乃未登籍之稿。公晨夕教皇子守官分局，無由與知，而獄辭上，當德公大辟立決，公監候秋後絞。上特旨改德公監候，公免死，鞭一百，荷校三月。妻子入辛者庫。逾年，公主出降科爾沁，公一子一女，主旗務者，遂以公女媵。時德公遇赦出獄歸本旗，遂使盡室以從。公不善騎，某公主疾，或請於上，遣公往視，相去千餘里，刻日反命。從者二人，一道斃，公入，反命出，昏踣，兼旬不起。蓋自郭公劾奏，珠雖落職家居，而所引用已盡列要津，每承意觀色，以求厯其忿好，又善事勢貴，與相應如影響也。珠既老，其黨亦漸散。安溪李公日見親信，上亦久而察公之忠誠。歲壬午，復用爲內務府會計司員外郎，是秋充順天鄉試主考。壬辰，以內閣侍讀學士，副左都御史趙公申喬，爲會試總裁。尋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特旨出辛者庫，復旗籍。甲午，巡撫浙江，丁酉，遷左都御史，兼掌翰林院事。逾月，晉工部尚書，教習庶吉士。自乙酉冬，李公入相，上萬幾之暇，時召入獨對，同列無與班者。李公南還，公繼之，恩遇幾與比。並公與人敬以和，貴賤老少如一。長翰林數年，物望所歸，鮮不薦達。老而篤學，共事蒙養齋，暇卽就余考問經義。時江浦劉無垢、泰州陳次園常在側，交口而責余曰：有是哉，子之野也。徐公中朝耆德，且爲諸王師，子

抗顏如師。而誨之如弟子。可乎。余應之曰。吾以忠心答公之實心耳。子視公遂出孔道輔下乎。諸王侍衛中有年逾三十始讀大學。而請余講以所聞者。至秦誓。作而言曰。所云一个臣。吾視徐公良然。嗚呼。即是而公之誠於中。而動於物者可見矣。上晚而信公甚篤。嘗賜詩。稱爲同學老友。時太夫人四體猶康。屢朝皇太后於慈甯宮。禮賜備至。而德公已老死徼外矣。然其部大人皆敬信。將校尊事之。身死猶善視其子孫。公爲余言之。未嘗不慘悽而顏變也。

記開海口始末

自明萬歷中。潘公季馴。以河沙流墊無常。非人力所能濬。而引沔沂淮水以盪之。於是河淮安流。漕運無壅者百餘年。國初鄭成功之亂。治東南海防。凡入海津隘。皆下巨木爲樁。河流高。性湍悍。海舟本不能逆流而上。而在事者不察。下木雲梯關。久之。覆舟漂榷。薪蓄之入海者。經此輒凝滯。而沙乘之。由是海口隘。河流壅。洪澤湖漲。而下河七州縣。咸被其災。康熙二十三年。臺中相繼言。河正道雲梯關。海口旣日隘。非別開天妃石闕海口。不能洩湖流之漫於七州縣者。上南巡。問淮揚水患。河督靳輔奏。宜用臺臣言。乃命兵部尚書伊桑阿相視。奏河臣議是。上以兩河難兼理。別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龍董其役。始議開海口。執政明珠。實陰主之。定計屬役於河督。及別設官。大失所望。而于成龍名受河督節制。實相牴牾。輔乃上言。宜罷海口之役。而別開大河。自車邏鎮築橫堤。抵高郵。洩洪澤湖水於堤內。自高郵東築長堤二。歷興化。

白駒場。束所洩水以入海。請發帑銀二百七十八萬。俟堤成。丈七州縣故沈水之田。凡在額外者。官鬻之。以補帑。疏入。廷議多是。河臣言。自明珠執政。其黨余國柱等。導以陰收天下利權。凡督撫提鎮監司。有不出其門者。遇事輒陰沮之。自九卿六垣臺中。皆樹私人。所欲興建及斥逐。則臺垣執奏。所欲引用。則九卿保任之。其已被上知而不附己者。陰使他人毀之。而若弗聞也者。海口設官。既違執政本謀。遂銳意別興。是役。私議。畱帑銀百萬於內。自國柱及其黨。皆取分焉。由是衆議莫敢齟齬。而上命訊淮揚人官京師者。寶應喬侍讀。萊山陽劉選司。始恢聚其鄉之齒朝者。而告之曰。是役也。工未成。其害二。既成。害又二。河延三百里。堤內廣百有五十丈。非壞圩隴。毀村落。掘墳墓。不可。堤河行磬折。可東可西。民彘緣以避其害。官吏要挾以牟其利。令下之日。七州縣之民。鬪訟無甯晷矣。害一也。凡里甲雇役。人日七十。功令官給四十。實不能半。往例歲修。邑役數百人。數月而罷。猶病不支。今三工並興。邑役萬人。是歲加賦錢二千餘萬。害二也。工未成。水中之田。民田也。魚可捕。菰蒲可採。工既成。則河督之田也。濱河地瘠。率三四畝而當一。或十而當一。以起稅法。一旦據額丈量。而沒其餘於官。奪其田之十七八。而責以故稅。民尚有遺類乎。害三也。往者漕河之堤。雖屢決。而河廣不過十丈。今並注洪澤諸湖之水。於百有五十丈之河。獨特新築一線之堤。以爲固。而堤高於民居。城郭人民。化爲巨浸。可計日而待。害四也。且湖流東注高寶。則不能西出。清口河當日淤。而病漕。議遂定。越三日。淮揚朝士十一人。詣左掖門。上四不可議。上意以爲然。執政進曰。此

縉紳意也。尙宜詢之小民。又數日。上命工部尙書薩木哈。內閣學士穆成格。會江蘇巡撫湯斌。總漕徐旭齡。問民所欲。時執政知輔議勢不能行。因欲並罷海口之役。二人復命。稱百姓欲兩罷之。而湯公尋內召。上問海口。公力言宜早開。上大驚。召九卿。俾二人與湯公面質。二人巧說。公曰。我故知此事重大。汝行時。卽書民狀。及疏稿各二通。一用巡撫印。存總漕所。一用總漕印。存巡撫所。可覆視也。二人始相視語塞。上大怒。立奪其官。而以工部侍郎孫在豐。督濬海口。時二十五年六月某日也。秋八月。甄別翰林掌院學士。庫勒納以喜事奏奪喬萊官。又二年。聊城郭公琇爲御史。劾罷輔。及在豐。江南總督董訥。總漕慕天顏。亦交章論輔。輔疏辨。因互相劾。並下刑部。在豐與諸公皆降調。而海口工用不成。始輔開中河。實便於漕。而潘公成法。亦自是而變。車邏鎮大河雖未開。而先是已開減水壩於高堰。以洩洪澤湖伏秋之漲。由是淮水力弱。不能出清口。以盪河沙。而河沙倒入湖口及漕河。所在墊淤。後十餘年。至丁丑戊寅。漕河數決。湖益漲。而下流不通。七州縣之民。陷溺者不可計數。上親授方略。命尙書張公鵬。翻往治之。塞高堰諸壩。濬清口。出湖流。以盪河沙。雲梯關海口故道。始漸深廣。而河患暫息焉。

記所聞司寇韓城張公事

大司寇韓城張公。自視學江南。擢少宰。列於九卿。卽以明決敢言任事著聲。其始爲司寇而罷也。以提督九門陶和氣勢方熾。司寇齊世武阿附。撫其隄人死刑獄。公持不可。因此譖公。踰年。先帝燭其姦。誅和氣。

投世武於荒。乃思公以大司空徵。既至。改司寇。公感先帝灼知。益以國是。自任。而衆亦知先帝信公。凡部事主斷者十之七。九卿廷議待決者。亦過半焉。公性沈毅。凡朝議。親故門人子弟。雖有間不告。性骨鯁。爲世所駭異。及利澤廣被於衆者。尙載人言。先帝春秋高。諸王門下人或因緣詭法。有以負債訟淮南商及吏民者。命闕逮。公正言折將命者。合堂變容。公意色愈堅。事竟罷。誠王屬長。以文學信任。朝夕上側。王府孟尙曾斃甘肅平民事。遼部王再三切諭。不得聞於上。而公具以實奏。衆皆危之。公恬如也。今天子在藩邸。優人徐采。嗾傭者誣殺人。部議以備抵。公獨奏采罪在不宥。事下九卿。是公議者。獨趙司農申喬。及上嗣位。褒勵諸大臣。謂公伉直。無何。逮采於西邊。以故罪繫獄。俟秋決。天下悚然。誦聖德焉。西事方殷。急饋餉。大將軍入覲。以爲言。內大臣定議。各途守選。及遷補並停止。專用捐貲運餉。人事可集。已得旨。始下外廷。公曰。此關國體。當以去就爭。九卿會議數四。相視不言。公乃昌言。惟捐納所分員缺。可避運餉人。其正途及遷補仍舊。因手定奏議。執政使人謂少宰張公廷玉曰。聞舉朝同議。獨張公阻之。不識何張公也。少宰曰。首議者張公廷樞。然余吏部也。亦同此議。少司寇張公大有曰。我亦同議者。於是士論翕然歸三張。遂甯張太宰鵬翮。爲不適者久之。公復起。事先帝凡十年。四方有大獄。必使公往。成大災大工役。必使往視。所奏當及輿罷。常合衆心。康熙戊戌。鎮將守令。激閩鄉四縣民變。公奉命往鞫。時河南州縣困於歲徵黃糧。中家以下。鮮不破產鬻子。供輓貲。巡撫楊宗義疏請改折。而倉督及有司陰阻之。戶部九卿皆曰。毋庸

議公歸奏使事畢。因陳民艱。退而具疏。上爲斥羣議。特改諸州縣之遠水次者。巢可託爲司寇。滯留謫發黑龍江。應赦免者二百七十餘人。公謂宜檢舉。巢難之。會巢罷。公獨自檢受罰。而囚家皆獲免。直隸各省視焉。余嘗謂公前後朝議及出按諸大事。宜札記。異日付史官。乃本朝憲令。非爲公名也。公曰。吾議仲者。幾且忘之矣。公己卯主江南鄉試。己丑主會試。所登半名俊。爲九卿。任舉皆民譽。多未識面者。其終廢也。以陳夢雷久託誠王府。積罪惡發露。天子震怒。姑免死。發黑龍江。而公循故事。方冬停遣。又出其子使治裝。於時人皆咎公。然觀過知仁。公之宅心易直。當官蹇然而不以身之利害與焉。於茲亦見矣。

記太守滄洲陳公罷官事

長沙陳公滄洲。名跡尤著於江甯。始到官。榜於門曰。求通民情。願聞己過。未旬月而衆心翕然。期年政教大行。嘗以公事與諸郡守集議大府前。大府曰。此公事也。費無所。更柰何。衆無聲而注目於公。公曰。吾官可罷。民賦不可增也。議遂寢。而自制府及諸司。皆受其病。會上南巡。使公主辦龍潭行宮。故事。自左右侍衛及關寺隸圍。皆有餽。公一切不問。或以蚯蚓穢物置簾席間。越日。車駕到江甯。召公詰問。先是。予告大學士桐城張公迎見。上問江南廉吏。首薦公。及是。詔問張公。鵬年守官狀。公對曰。凡良吏才性治法。尙或有偏。惟鵬年吏畏其威而不怨。民懷其德而不玩。士式其教而不欺。廉潔其末也。上怒。遂釋。江干疊石爲步。備車駕御舟觀水師。前期一日。始撤公治步。屬吏及胥徒皆惶急。公曰。若皆有公事。按部無動。吾自辦。

之。遂率子弟躬運土石。士民從者屬路。詰旦步成。上由是益奇之。公於官中不受一錢。羣商歲供數百金。市芻米。給幕士。又嘗逐羣娼。而以其地懸上諭。月吉與吏民講讀。大府據此特糾。落職聽勘。檄下未移時。士民填街巷。揭帛鳴鉦。環制府。問太守見劾之由。門者重閉。叫呼不退。有司械繫數人。制府欲并釋之。使謂曰。汝偶行過。此被繫邪。皆曰非也。願入獄。與太守同命。及會鞫。以金木訊商人。商人曰。歲餽自督撫及州縣皆有之。惟太守見卻耳。有司以建亭於娼室故址。懸上諭。爲大不敬。公罪當在大辟。一日。上問制府於大學士安溪李公。對曰。臣嘗與同僚廉幹果於任事。其失民心。獨劾陳鵬年一事耳。上頷之。公性彊直。不能屈意上官。於大府左右親近視之蔑如。用此毀言日聞。同時韓城劉公蔭樞。爲監司於江西。性行大類公。與公同時被劾。江西士民號泣匍匐叩制府。爲請命者以千數。制府故有賢聲。用此頗心悔之。獄辭上。上特原公。召入武英殿。尋以蘇州太守攝布政使。而劉公亦登用於時。天下知與不知。皆爲二公躍喜。且歎天子明目達聰。於羣下是非功罪。一以道揆。而無成心也。

記張彝歎夢岳忠武事

張君彝歎之卒也。聞有異徵。踰歲。其邑子孔君端蒙至。曰。彝歎爲諸生時。夢入古廟。見宋少保岳公。與爲主客之禮。手文一簡。屬刪定。且曰。吾更諡久矣。而世人多舉故諡。願先生正之。將別。忽變色。易容曰。會相待於桃山矣。彝歎平生。跡不出州郡。其貢成均。試禮部。恆閉戶不接一人。成進士。應除縣令。不就。旣老。忽

應徐中丞請。主杭州敷文書院。院中立碑。工以舊石至。接之。則岳公墓碑也。彝歎曰。吾之茲行。有以也夫。因告中丞。以昔夢補其文之缺。漫而歸焉。中丞還朝。薦彝歎學行。詔下江南省。刻日齋送。行至桃山驛。憩廟旁。心動入視。果夢中所見。語從者曰。吾死無日矣。越三日。至荏平縣館驛。正衣冠。端坐而逝。余觀書傳所記。死而有前徵者衆矣。獨怪岳公志事與日月爭光。故諡之不類。何足爲公瑕庇。而乃耿然自標白也。嗚呼。我知之矣。世教之衰。不獨小人敢爲誣善之辭。卽所號爲學者。亦多恣胸臆。以顛倒前人之是非。推其心。蓋謂彼人與骨已朽。而誰與證其得失也。觀公之見夢於張君者如此。則知自古仁人志士。其精爽實不沒於宇宙。以鑒照下人。而可任其誣枉哉。昔朱子論南渡人材。謂公知義理。非韓張所及。公以上次第無人。則嚮伏於公者至矣。而其門人乃有目公爲橫。而假託於朱子之言者。以公之志事與日月爭光。猶不能免此。況迹介隱顯。蔽于讒慝之口。而未由自列者乎。傳其事。使論古者有警也。

記姜西溟遺言

余爲童子。聞海內治古文者數人。而慈谿姜西溟其一焉。壬申至京師。西溟不介而過余。總其文屬討論。曰。惟子知此。吾自度尙有不止於是者。以溺於科舉之學。東西奔迫。不能盡其才。今悔而無及也。時西溟長余以倍。而又過焉。而交余若儕輩。其後丙子同客天津。將別之前夕。撫余背而歎曰。吾老矣。會見不可期。吾自少常恐爲文苑傳中人。而蹉跎至今。子他日誌吾墓。可錄者獨三事耳。吾始至京師。明氏之子

成德延至其家甚忠敬。一日進曰：吾父信我，不若信吾家某人。先生一與爲禮，所欲無不可得者。吾怒而斥曰：始吾以子爲佳公子，今得子矣，卽日卷書裝，遂與絕。崑山徐司寇健菴，吾故交也，能進退天下士，平生故人，並退就弟子之列。獨吾與爲兄弟稱。其子某作樓成，飲吾以落之，曰：家君云，名此必海內第一流。故以屬先生。吾笑曰：是東鄉，可名東樓。健菴聞而憾焉。常熟翁司寇寶林，亦吾故交也。每乞吾文曰：吾名不見子集中，是吾恨也。及翁以攻湯司空斌，驟遷據其位，吾發憤爲文，謂古者輔教太子，有太傅少傅之官。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太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今詹事有正貳，卽古太傅少傅之遺也。翁君之貳詹事，其正實睢州湯公。公治身當官立朝，斬然有法度，吾知翁君必能審諭湯公之德行，以導太子矣。翁見之，慙然長跪而謝曰：某知罪矣。然願子勿出也。吾越日刊而布之。翁用此相操，尤急。此吾所以困至今也。時西溟年七十餘，始舉於京兆，又踰年成進士，適翁去位，長洲韓公夔薦於上，得上甲，己卯主順天鄉試，以目昏不能視，爲同官所欺，掛吏議，遂發憤死刑部獄中。西溟之治古文也，其名不若同時數子之盛，而氣體之雅正實過之。至不能盡其才，則所自知者審矣。平生以列文苑傳爲恐，而未路乃重負汚累，然罪由他人，人皆諒焉，而發憤以死，亦可謂狷隘而知恥者矣。西溟之死也，其家人未嘗以誌銘屬余，而余困躓流離，與其家不通問者，計數已十有九年，姑傳其語，俾衆白於其本志之所蓄云。

書羅晉代妻修氏守貞事

節婦修氏。羅晉代之妻也。晉代母微。始生卽被棄。少司空陳一炳。養爲己子。使妻蕭氏母之。旣長受室。而司空歿。諸子爭產。以晉代非陳氏子也。逐之。與母妻出居。或誑誘。貲產蕩盡。未幾疾卒。一子在襁抱。節婦母家貴盛。憐節婦年少。欲奪其志。歸甯止之數月。一夕脫身獨行。歸依其姑。其父母復使要之。則誓不復通。久之。益無以爲生。學士敦公拜司空。故交也。少繼其小宗。與晉代之父爲本生兄弟。蕭氏猶知之。使僕某往請。自司空之歿也。學士與其家人久不通問。至是始知晉代死。及節婦守志事。急過之。家徒四壁立。節婦與姑相向而泣。稚子在傍。學士曰。吾兄之孫。兄子之婦。可依余。夫人陳氏母也。義不可同宮。吾雖貧。請僦屋繼米薪。自今無缺。但願婦志節有終。以成吾義。節婦泣而受命。學士因就陳氏諸子合要爲券。以稚子歸宗。使節婦育子奉姑居別宅。初陳氏諸子逐晉代時。屢謂學士曰。此君之兄子也。貲產尙數千金。君收之。非無益於君者。學士怒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若此子貧無依。吾當引爲己任耳。遂謝不與通。至是卒如其言。諸公用此。皆高學士之義。而學士每語人以節婦之義。輒爲纍欬焉。

記吳紹先求二弟事

吳紹先。山西平陽府稷山縣人。少讀書。略解文義。十三喪父。十六喪母。有二弟。季年十一。與從兄偶出。遂絕蹤。又數年。仲以博塞失負逃。紹先負販以述之。南出襄洛。西歷劍州。東至黑龍江。積十有六年。卒同時。

而得之。其求仲也。出塞抵甯古塔豪家。以情請。豪隘之。乃冒公人入軍府訟。軍吏庇豪。欲威懾紹先。以應對失儀。捶其面。血淋漓。紹先辭愈強直。卒白大帥。持其弟以歸。時仲冬。沍寒。夜經大臥礮。行者皆墮。指紹先與弟相推挽。顧而曰。此中人未有如吾樂者也。比入塞。爪甲脫爛。無存者。至京師。待季偕行。知其事者爭傳說。公卿賢士閒。多就而體貌之。紹先赧然若無以容。衣敝履穿。或贈遺。終不受。有與同寓者。聞其哭失聲。就視之。則讀魯論父母之年章也。嗚呼。人知有父母。則愛其同生。賢人君子知尊祖。則能敬宗而收族矣。聖人知崇如天。故能帥天地之性。視天下疲癯殘疾。惻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若恩薄於同生。則是不知有父母。人之道不宜有是也。而俗之偷。昧此義者。蓋累累焉。故紹先所爲。甚庸無奇。而名稱以動於時。茲錄而傳之。亦將使昧者自循省也。

獄中雜記

是篇傳黃刻本僅前一段後四段及劉君所識先生自記皆得之於王本者也鈞衡識

康熙五十一年三月。余在刑部獄。見死而由竄出者。日四三人。有洪洞令杜君者。作而言曰。此疫作也。今天時順正。死者尙希。往歲多至日十數人。余叩所以。杜君曰。是疾易傳染。避者雖戚屬不敢同臥起。而獄中爲老監者四。監五室。禁卒居中央。牖其前以通明。屋極有牕。以達氣。旁四室則無之。而繫囚常二百餘。每薄暮下管鍵。矢溺皆閉其中。與飲食之氣相薄。又隆冬。貧者席地而臥。春氣動。鮮不疫矣。獄中成法。質明啟鑰。方夜中。生人與死者並踵頂而臥。無可旋避。此所以染者衆也。又可怪者。大盜積賊。殺人重囚。氣

傑旺。染此者十不一。或隨有瘰。其駢死皆輕繫。及牽連佐證。法所不及者。余曰。京師有五城御史司坊。何故刑部繫囚之多至此。杜君曰。邇年獄訟情稍重。京兆五城。卽不敢專決。又九門提督所訪緝糾詰。皆歸刑部。而十四司正副郎好事者。及書吏獄官禁卒。皆利繫者之多。少有連。必多方鉤致。苟入獄。不問罪之有無。必械手足置老監。俾困苦不可忍。然後導以取保。出居于外。量其家之所有以爲劑。而官與吏剖分焉。中家以上。皆竭資取保。其次求脫械居監外板屋。費亦數十金。惟極貧無依。則械繫不稍寬。爲標準以警其餘。或同繫情罪重者。反出在外。而輕者無罪者。罹其毒。積憂憤。寢食違節。及病又無醫藥。故往往至死。余伏見聖上好生之德。同於往聖。每質獄辭。必於死中求其生。而無辜者乃至此。儻仁人君子。爲上昌言除死刑。及發塞外重犯。其輕繫及牽連未結正者。別置一所以羈之。手足毋械。所全活可數計哉。或曰。獄舊有室五。名曰現監。訟而未結正者居之。儻舉舊典。可小補也。杜君曰。上推恩。凡職官居板屋。今貧者轉繫老監。而大盜有居板屋者。此中可細詰哉。不若別置一所。爲拔本塞源之道也。余同繫未翁余生。及在獄同官僧某。造疫死。皆不應重罰。又某氏以不孝訟其子。左右鄰械繫入老監。號呼達旦。余感焉。以杜君言汎訊之。衆言同。於是乎書。

凡死刑。獄上行刑者。先俟於門外。使其黨入索財物。名曰斯羅。富者就其戚屬。貧則面語之。其極刑曰順我。卽先刺心。否則四支解盡。心猶不死。其絞綆曰順我。始綆卽氣絕。否則三綆加別械。然後得死。惟大辟

無可要。然猶質其首。用此富者賂數十百金。貧亦罄衣裝。絕無有者。則治之如所言。主縛者亦然。不如所欲。縛時卽先折筋骨。每歲大決。勾者十四三。甕者十六七。皆縛至西市待命。其傷於縛者。卽綉。病數月。乃瘳。或竟成痼疾。余嘗就老胥而問焉。彼於刑者縛者。非相仇也。期有得耳。果無有。終亦稍寬之。非仁術乎。曰。是立法以警其餘。且懲後也。不如此。則人有倖心。主楷扑者亦然。余同逮以木訊者三人。一人予三十金。骨微傷。病閒月。一人倍之。傷膚。兼旬愈。一人六倍。卽夕行步如平常。或叩之曰。罪人有無不均。旣各有得。何必更以多寡爲差。曰。無差。誰爲多與者。孟子曰。術不可不慎。信夫。

部中老胥家藏僞章。文書下行直省。多潛易之。增減要語。奉行者莫辨也。其上聞及移關諸部。猶未敢然。功令大盜未殺人。及他犯同謀多人者。止主謀一二人立決。餘經秋審。皆減等發配。獄辭上。中有立決者。行刑人先俟於門外。命下。遂縛以出。不羈晷刻。有某姓兄弟。以把持公倉。法應立決。獄具矣。胥某謂曰。予我千金。吾生若。叩其術曰。是無難。別具本章。獄辭無易。取案末獨身無親戚者二人。易汝名。俟封奏時潛易之而已。其同事者曰。是可欺死者。而不能欺主讞者。儻復請之。吾輩無生理矣。胥某笑曰。復請之。吾輩無生理。而主讞者亦各罷去。彼不能以二人之命易其官。則吾輩終無死道也。竟行之。案末二人立決。主者口吐舌橋。終不敢詰。余在獄。猶見某姓獄中人。羣指曰。是以某某易其首者。胥某一夕暴卒。衆皆以爲冥誦云。

凡殺人獄辭無謀故者。經秋審入矜疑。即免死。吏因以巧法。有郭四者。凡四殺人。復以矜疑減等。隨遇赦將出。日與其徒置酒酣歌達曙。或叩以往事。一一詳述之。意色揚揚。若自矜詡。慄惡吏忍於鬻獄。無責也。而道之不明。良吏亦多以脫人於死爲功。而不求其情。其枉民也亦甚矣哉。

姦民久於獄。與胥卒表裏。頗有奇羨。山陰李姓。以殺人繫獄。每歲致數百金。康熙四十八年。以赦出。居數月。漠然無所事。其鄉人有殺人者。因代承之。蓋以律非故殺。必久繫。終無死法也。五十一年。復援赦減等。謫戍。嘆曰。吾不得復入此矣。故例謫戍者。移順天府羈候。時方冬。停遣。李具狀求在獄候春發遣。至再三不得所請。悵然而出。劉大山曰。望溪在獄。思老監惟各屬於壁間。氣可少蘇。使坊者計工費。同繫者曰。居南杏房。數日得七十金。刑部主事。與君夢熊引爲己任。禁卒司獄。雖之。訟言於六堂曰。竊有穴。大盜重囚。逸出。咎將孰任。與君曰。屬函木格。囚何從逸。乃具結狀。獨任其辜。龐乃成。望溪事無足異。與君之義。則不可沒也。先生自記曰。其後韓城張公復入爲大司寇。解梅勵公繼之。諸弊皆除。仍上本司。正耶。請曰。侯參。符役。例發江四省者。其駁稿。乃韓城公所手定。諸承行之。符伏罪。命具奏。龐日。即上本司。正耶。請曰。侯參。符役。例發五城兵馬司。看守公郭。取誓以是夕。遁蓋未定。罪人犯。虞司坊。割甚輕。而所得過。望故甘爲受罰也。又言始至錄囚。有磨錢。周郭取誓。以是夕。遁蓋未定。罪人犯。虞司坊。割甚輕。而所得過。望故甘爲受罰也。又言十數人。同官持之中。止。每歎恨人心。拆戲與獄者。雖悉其聰明。致其忠愛。猶不能使民無冤痛也。

結感錄

康熙辛卯冬十月。余以南山集牽連被逮。江甯蘇侯奉檄至余家。時吾母老疾多悻侯。借余入見。具言天子有詔。入內廷校勘。馳傳不得頃刻留。是日下縣獄。侯朝夕入視。或夜歸。必就榻上相慰勞。時制府噶禮。

銳意窮竟根株。委某官搜余家書籍。侯聞以暮先至部署。不使老母得聞。余北行值隆寒。爲具輿馬。所出皆庫金。余固辭。侯曰。自吾爲吏於此。迫公事。以虧庫金者屢矣。獨爲君累乎。侯始之官。卽不偕妻子。曰。吾不能逢上枉下。歸有日矣。江甯縣附省城。而所治屬蘇松巡撫。時巡撫儀封張公伯行。賢者也。而與侯亦不相知。緣是歲鄉試弊發。儀封公疏糾制府。制府委某官暨侯捕某胥。陰令某官置金某胥空舍中。隨發之以自解。侯實不知。而儀封公謂侯亦與聞其事也。甲午冬。有名貴人之官過蘇。余寄語儀封公。蘇侯賢者。不得以制府事相疑。而侯已以他事罷矣。侯名璩。字慕鞠。庚辰進士。福建南安人。安徽布政使馬公逸。姿字駿伯。陝西咸甯人。先在官。死於寇。公以蔭起家。始至。嘗介吾友白君玫玉通問。願爲交。余謝不敢見。及余被逮。江蘇廉使以事出。制府命公攝理督糧道。李公玉堂佐之。公豫誠羣吏。毋得繆綫。每見余貌必蹙。語必稱先生。李公亦然。時制府欲得戴氏。他書以上。親鞠諸被逮者。公入言。某邦人之望。每大府及監司至。必禮於其廬。而固辭不敢交也。雖在難。願公毋操切。以慰邦人之心。制府實惡余。其後與儀封張公相構。掛余名彈章。而親鞠時。未嘗加聲色。則公力也。無何廉使歸。亦欲得事端。以自爲功。將以金木訊余。公力阻之不可。乃正色曰。朝命捕人。非鞠獄也。某儒者。上所知名。今以非刑苦之。設犯風露死。孰任其責。乃止。遣解之日。公與諸司及部使者坐堂上。吏執籍呼逮人過堂下。加械畢。公起立離位。諸司次第起。使者亦起。公肅余升堂。手解余繫。謂使者曰。方先生儒者。無逃罪理。君爲我善視之。毋使困於隸卒。旣就

道。使者每食，必先饋余。同逮者餘隊，就逆旅，必問安否。既至京，揖余曰：「吾在江南，惟馬公遇我獨厚，問何如。然則子之急也，子今至矣，爲我報公子無傷也。」余告以未事時，與公實未謀面，聞者莫不嗟嘆焉。

張公丙厚，字爾載，號腹菴，甲戌進士。磁州人。壬申癸酉間，余至京師，與相識。或問曰：「某甚輕君，越數歲，相見於江南，始得自解說，而爲交亦未深也。」及余被逮，公適爲刑部郎中，時上震怒，特命冢宰富公寧安與司寇雜治。富廉直，威稜懼衆，每決大議，同官噤不得發聲。余始至，閉門會鞠，命毋納諸司。公手牒稱急事，叩門而入，問何急。曰：「急方某事耳。」遂抗言曰：「某良士，以名自累，非其罪也。公能爲標白，海內瞻仰，卽不能，慎毋以刑訊。因於案旁取飲，手執之，俯而飲。余長官暨同列，莫不變色易容。衆目皆集於公，公言笑洒然，供狀畢，獄隸前加鎖，迫扼喉間，公厲聲叱之，再三易，仍用狹者。時事方殷，長官曰：「俾退就堦，毋徐易之。」公曰：「下階終不得易矣。」既易鎖，親送至獄門，諭禁卒曰：「某有罪，彼自當之。汝輩如以苛法相操者，吾必使汝身承其痛，是獄朝士多牽連，雖親故，畏避不敢通問，公爲刑官之屬，乃不自嫌，而訟言余冤，相護於公庭，廣衆中，諸公自是乃服公之義也。」旬餘，公以他事奪官，始公年少，尙氣多聲色之好，及罷歸，益自刻砥，讓型於家，任卹比於鄉人，自成童至艾葢，背面皆稱腹菴公，以語余者。夏峰孫徵君之曾孫用禎也。

宋夢蛟，字德輝，無爲州人。余被逮，戚友謀偕行者，懷甯宣左人曰：「吾友宋君適在此，可屬也。」是達於事而無欺，勸力嘗送其友妻子，自成都下峽，凡逾月，不脫冠衣，因與劉古塘詣君言故。時獄方起，多枝蔓，余在

縣獄制府命入視者。輒記姓名。衆恇懼。君聞言。卽許諾。旣行。易姓名。尾余後。每就逆旅。則閒廊左右。在途事無違者。君以辛卯十有一月。偕余至京師。次年秋。歸視其家。時獄久具。聖主矜疑。每請決。輒置不下。未知決時。而君雅遊。以余故。乏其家事。且而歲矣。衆謂事不可待。請君且他圖。以十金遺君家。君卽用爲資。至京。又逾年三月。余出獄。隸旗下。事定。乃辭去。君貌甚昂。髮鬚皓然。嘗客司空熊公所。又與學士宋公有連。皆抗禮。遇事卽面爭。及偕余周旋。隸卒閒甚。自屈。與主逮部使者家。隸朱某爲兄弟。將至京。使朱先致賂於楛。扑隸。及至。卽日會鞫。余承罪免刑。無所用之。衆皆曰。金不可得矣。越翼日。朱以金來。曰。宋君之義。胡可欺也。

楊三炯。字千木。諸暨人。辛卯冬。余在刑部獄。同繫者與君善。君入視。必與余相見。自通姓名。隲月未嘗一接語言。其後一語。卽大相得。故事。凡讞重囚。必閉獄門。非在官者不得出入。君因置禁籍。冒羣胥入視。獄中地狹。自春徂秋。疫厲作。死者相望。穢氣鬱蒸。雖僕隸不可耐。而君旬日中必再三至。或淹留信宿。道古今。證以天道人事。慷慨相勸。雖余亦忽不知其身之危與地之惡也。是獄成於辛卯之冬。而決以癸巳三月。獄辭五上始下。近畿有大姓。延君爲經師。君與要。必吾友獄決。始可就。凡五易期。至余出獄事定。然後去。當是時。君名動京師。士友皆延頸願交。是歲秋。特行會試。諸公爭欲令君出門下。君曰。以是爲名。非吾心也。又因而利焉。鬻販之道也。吾恥之。遂去京師。自是不復與計偕。始部胥承行是獄者。以求索不遂於

余獨深文周內。無何。以他事黜易。一胥常陰爲余。莫知其由。君去京師。踰年始知。後胥。君所謀置也。爲是竭其資。金壇王澍若霖云。

結感錄者。志辛卯在理時。諸公爲余德者也。余羸老蹇拙。雖報德不敢自誓也。惟感結於心而已。其故交。如同里劉捷。古塘。姊夫馮庚。綏萬。清澗。白斑。玫玉。溧水。武文。衡。商平。高淳。張自超。彝。嘆。金陵。朱文。鑣。履安。翁。荃。止園。不在列。蓋感者。以爲其道未可以得之也。若諸君子。則與吾爲友時。早見其然矣。今感而錄焉。是輕諸君子之義。而使古者爲友之道不明也。考之於經。凡諸父。諸舅。道同而志相得者。皆名爲友。旣爲友。則有相死之義。有復讐之禮。況急難相先後哉。始余與清澗。白君。一見如故交。與之語連日夜。至戚某。詫焉。余笑曰。假余以急難叩門。其坦相受者。必白君也。執而訴諸官者。必吾子也。諸姻戚聞之。皆以爲過言。及余在難。戚某果避余若浼。然後信前言之不妄焉。

望溪先生集外文卷七

墓表

禮部尙書韓公墓表

公姓韓氏諱莼字元少江南蘇州人少讀書通五經義疏性恬曠好山水朋游飲酒談諧終日不倦而處身特嚴其所不爲不可以禍福利害動也自明亡科舉之文日就腐爛公出始漸復於古世以比於昌黎而公未嘗以此自喜公以康熙癸丑成進士登朝不數年至學士或嚇公使告歸公怡然曰是吾志也居吳中十年以詩歌古文開其鄉之後進暇則與二三遺民徜徉泉石間會有欲與公並起以爲名者復召掌翰林院未幾由吏部左侍郎遷禮部尙書旦暮且入相同列忌之適江南歲會失庫金數十萬督臣與典司者有連上言非侵欺費由公事上震怒下廷議左都御史某訟言法當誅公曰是其情卽私而言則公也且上得聞此其義足愧中朝士大夫忍因以爲罪哉忌者益增其辭而以聞於上公由是得罪或謂公上每含怒詰責諸大臣伏闕下請罪累日卽解公曰吾身可危臣節不可辱也始公未知名崑山徐司寇乾學獨重公及徐與要人相構罷歸田里踰年復起大獄將盡鉤其黨居門下者皆陰自貳甚者訟言攻之以自湔滌公時告歸獨旦暮造其門且爲解辨於在事者公之再起也旣爲人所擠某謂公當辭職

公曰。上怒未忘。書上且重得罪。余曰。雖然。義不可以苟止也。公再疏告。果蒙諒訶。由此愈艱。應自余往還。公卿閒。其敢以古義相繩。與用余言而不疑且悔者。自公而外。吾未之見也。公待士出於至誠。士有道藝而不伸。如疾病之附其體。余獲交實公禮先焉。每聞余下第。必面責主司及鄉貢。相見於京師。愀然曰。是非子之委也。子終不遇學與行可成。癸未正月。公肺病甚劇。飲酒不輟。余勸公少止。公曰。子知我者。吾少不能自晦。崎嶇仕宦。碌碌無所建。豎負聖主之知。今老矣。常恐未得死所。以至再辱。壽考非吾福也。是日引余坐特室。自述生平甚詳。余愴然心動。後數日。公扈從南巡。公入余出。蹤迹相左。遂不得繼見。公文學官績。宜列於史氏。其孝義質行。鄉人子弟皆有述焉。故不具載。獨著其進退大節。與余之所私得於公者。公三試。自鄉舉外。皆第一。博極羣書。而與人居。久之皆忘其爲名貴人。乍接之。不知其蓄學問也。公夙好余文。得余筆札。必命諸子寶藏之。其葬也。家人未嘗以誌銘屬余。而余自表於墓之阡。從公好也。公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妻某氏。子□人。其長者三人。已見頭角。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其辭曰。

公之生也。衆以爲賢。而自視乃缺然。公之歿也。人爲之悲。而樂之。其如歸。更千秋而萬歲。孰能察公之時義。而識其心之精微。

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劉公墓表

康熙丙戌夏。江甯太守陳公鵬年被劾。士民鳴鉦擊鼓。撞撻呼號。叩制府。問太守得過之由者。日數萬人。衢巷壅塞。居民不得出入。於時江西父老。拏舟東下。爲贛南道劉公蔭樞訟寃。亦數千人。遠近爭傳爲民所依。而獲戾上官者。同時而得二公。其後十餘年。余給事內庭。聞劉公至。自喀爾喀。賢士大夫皆拊髀雀躍。公年於是八十有六矣。韓城張大司寇。余鄉試座師也。數言公迫欲見余。而筋力不能自致。余迫公事。晨入暮歸。又城隔內外。踰年竟未得一見。又十餘年。關中朱永濤。以所爲秉燭。子傳示余。公之昆孫乃均。繼以行狀求表墓。嗚呼。余與公生同時。心相鄉。旅同地。而不得一見。外碑之文。尙曷敢以辭。公韓城人。字番南。性樸直。無游移。康熙丙辰成進士。知蘭陽縣。所興革。大吏難之。終莫能奪。擢刑科給事中。丁內艱。旣終喪。補戶科。章數十上。以抗直見知於聖祖仁皇帝。每會議。反覆爭執。數梗要人所欲。保薦者。轉贛南道。郡守與城守將比。重門稅以浚民。公詰之。陽奉而陰違。乃置酒邀守與將。甫就坐。僕二人白。奉命市麥布。門者索稅。置質在門。二人色沮辭塞。乃盡革之。米市額稅溢數十倍。公得其記簿。別委人收之。籍盈餘。官買田以抵牙稅。勒石永禁。署按察司。有重獄。督撫各持所見。公柴立其中央。遂以失出罷官。癸未。聖祖仁皇帝西巡。公迎於潼關上遙望。卽曰。此劉蔭樞也。傳至行宮。奏對。立起雲南按察使。各屬府州縣。例用親信人坐省。與院司家僕胥吏交結。呼吸相通。公首革之。有造蜚語謀叛者。戮其渠。散其衆。姦豪屏跡。訟獄以稀。就轉布政司。除科場雜派。賑凶飢。所措注皆順民心。遷貴州巡撫。年逾七十。精力益強。凡章奏皆出

己手。其地苗种雜處。民多僑寓。自前明安播始禍。國初水西大開。號難治。公至。撫軍民。和吏弁。洞苗以綏。四川遵義。民疾其吏。赴訴於公。具以聞。郡守以下削職者數十人。一時鄰省有司。貪橫者多恐懼易行。中人自修飭。監司大府。轉相告戒。檢察所屬。道路咸載其言。黔多山少田。每歲鄰省協餉二十餘萬。稍愆期。營伍號呶。公請豫發二十萬貯藩庫。格於部議者三。密奏特旨撥發。會紅苗猖獗。兵餉夙備。衆乃服公深識。撫黔五年。以老乞休。上溫旨慰。會烏蒙土酋與威甯土舍仇殺。川撫問故。諸酋不出。請以兵臨。欽命廷臣出會蜀滇黔督撫提鎮。於畢節質其成。公先至。驍從數人。寓荒寺中。諸公繼至。正告曰。此小吏可了事耳。命千總一人。往招威甯聽命。而烏蒙恃險。且聞諸大帥皆集。恫疑謀阻兵。公使諭之曰。欲求生。早出質。若拒命。必滅汝。劉公在滇黔久。曾失一言之信於吏民。會長乎。遂皆出服罪解仇。私相語曰。劉公真天人也。其明年乙未。澤旺阿刺蒲坦掠哈密。公疏言小醜無用大師。但宜慎擇人。核名實。安內地。重國本。有旨命公乘驛赴軍前。周閱詳議。公即日就道。抵巴爾坤行視軍營。上書言事宜。凡數千言。上命更視雪山。回奏。尋改命復原任。公再乞休不允。至黔。士民攀援如見父母。數月。有旨休致。未幾。下刑部。部議阻撓軍務。罪死。再發博爾丹地方耕種。時年八十有二矣。居四年。召還京師。聖祖燕羣臣七十以上者。公首坐。諭曰。劉蔭樞批鱗直諫。但不知兵耳。世宗憲皇帝御極。召見。愀然曰。卿先帝大臣。朕欲大用。然汝年力實不能勝矣。公遂薦孫勤。王沛。愼。陳時夏。王璋四人。乃賜御硯朝珠白金還鄉。雍正元年九月。終於家。年八十。

有七。公耄期好學不倦。在滇黔各五年。以教養斯民爲己任。重儒官。廣學額。建書院。義學。朔日月半躬進。羣士而誘迪之。軒車所稅。見農夫孺子。必諄諄勉以爲善去惡。雖苗獮亦然。其在滇。築池口六河。開岸。自是海水雖漲溢。無傷田閭。自贛南罷歸。倡建韓城南郭石橋。修石路數千丈。民不病涉。行旅晨夜無壅。其自黔入京。子弟請從。不許。曰。死於道路。與家庭何異。自塞外歸。鬚髮之白者多。變而黑。生兒齒二。蓋實能以義理養心。而不奪於外物也。所著春秋蓄疑四卷。易說二卷。宜夏軒雜著二卷。藏於家。始公與陳公滄洲。並以罷官名聞天下。厥後陳公蒙召入武英殿。起霸昌道。巡視南河。世宗憲皇帝實授河督。而公以衰老。不復任用。海內惜之。然滄洲自守江甯。復起攝江蘇布政使。再起霸昌道。多者淡歲。少則期年。未及有所設張。及總督南河。適當黃流橫溢。以死勤事。而不見其成功。轉不若公於壯盛久任。監司大府。義事仁心。得實播於民物也。劾二公者。實爲制府阿公山。阿公敷歷中外。以廉公著稱。其始至也。使親信人訪察江西官吏。所至爭承迎。惟公若弗聞也者。毀譖日積。故因事以斥之。其惡陳公。則以不從其令。而公事滯。及聞二公爲民所戴。實深悔焉。故余因表公之墓。而並揭之。使當路而操威柄者。知凡於已有拒違。及左右親信所非毀者。賢人君子多出於其間。則卽是爲聽言觀人之準則矣。乾隆十年冬十有二月。桐城方苞表。

武強縣令官君墓表

君諱朝京字子孟泉州安溪縣人家福村近李文貞所居湖頭康熙丙辰耿精忠既就俘而山海之寇復起妖人蔡寅聚衆數萬行過不供資糧者輾以徇官氏聚族而居時君已舉於鄉爲族黨之望徹至子弟家僮環泣莫知所爲君峻拒之而戒衆保險會沈陰賊未至爲李文貞鄉兵所挫福村無擾由是義重於鄉逮其孫曾故老語及君猶肅然君始爲莆田教諭郡守知文貞重君聞君貧食少食而多糜俸歸縣令及鄰邑教官家人私慶衣食自是可少充而在莆九年盡室舖糜無改也戊辰遷晉州武強令會遼陽于公成龍巡撫直隸喜猛鷲吏急催科而君屏鞭扞下牒詰責不爲動方是時耗羨尙未歸公有司皆謂已物也而君獨自刻苦用代貧民輸不及額者終君之任邑賦無虧君歿五十年其曾孫獻瑤成進士改庶吉士歸葬其親以表君之墓請曰墓故有志皆泛語無可採者而瑤所聞於父祖者略如此叩以不載誌銘之由曰拒山賊不敢尸名以蓋鄉里先曾大父之志也爲邑宰則事多忤於大府時于公貴盛故銘者以爲難且曰瑤事先生久未有妄語於前武強近畿士大夫可周諏也鄉邦則耳目衆著敢以疑事溢言爲會王父滋口實哉瑤之請有辭其事皆有迹可稽故不辭而爲之表君子子舉人卒年七十有二墓在近村世雅山妻某氏祔子五人獻瑤世受重其父緝熙大父式致系曰

余方成童見里塾中爭傳孝感熊公陳時事劾輔臣疏睢州湯公之歿也堯峰汪氏誌其墓於姦僉構陷直言無隱其後二家文集於疏中指要芟蕪無遺誌則目存而空其籍異哉告君之言銘幽之文當其時

無懼也。而事後乃欲泯其迹，不亦悖乎？自是以後，昧者遂奉爲標準。凡士大夫直節昌言，概不敢以著於狀誌。不知爲狀誌而蔽晦其先人，不若無之爲愈。而綴文者言之無物，益膚庸不足以自存。故因表君之墓而並著之，使爲人子孫及受其請而筆之者，知所裁焉。

內閣學士張公夫人成氏墓表

吾友腹菴，既合葬其考妣，而以書來曰：先君子行迹，應列于史氏，而誌于幽墟者，旣詳矣。惟吾母之所以劬躬勛後，有足著爲表儀，而興起乎女教者，不可以無傳也。願子有表焉。謹按：夫人大名成氏，相國太傅諱克鞏之子。前相國諡文穆諱靖之之孫。翰林院庶吉士尙若張公之冢婦。而內閣學士樸園先生之妻也。夫人少事父母，以孝聞。旣嫁，而舅姑安焉。所以養生侍疾，送死者，一蹈乎禮經。樸園先生爲諸生，得一意于文學，當官勤職，不以家事自累，皆夫人之助也。二子長丙謙，以篤謹聞於鄉。次丙厚，以廉公著於朝。亦夫人之教也。張氏自大司馬湛虛公爲名臣，庶常公繼起，與夏峰孫徵君講學河漳。士大夫遊中州者，皆歸張氏。夫人自姑卒，以冢婦理家政，凡饋獻賓客，以及僕御芻秣，毫髮以上，皆得其宜。其後樸園先生官翰林，爲國子祭酒，視學江南，生徒朋游日進。丙厚成進士，官刑部郎中，所交多一時名雋。凡服用所宜，賓祭之式，雖千里外，夫人常爲之節制。而內自宗族姻黨，以及廝與婢妾，無不得其懽心。歲癸未，樸園先生子告歸，丙厚自交城內召，需次於家，與兄丙謙日捧觴爲樂。時夫人與樸園先生年俱七十，諸孫繩繩。

五世一堂。夫人忽悄然不怡。丙厚問故。夫人曰。吾何所不足者。但物盛而衰。吾祖宗之積雖厚。而受報亦過豐矣。無墮先德。以長吾髮。在若輩耳。嗚呼。夫人所見。豈不類於知道者歟。夫人性惠和好。施與聞二子能緩急人。或濟人于難。則廓然而喜。二子因時勉於善。以爲夫人權。夫人病革。猶趣丙厚置義田千畝。以周宗族之無依者。夫人卒於康熙丙申九月二日。後樸園先生凡三歲。享年七十有九。苞舉於鄉。樸園先生實司科試。爲門下生。又嘗館苞於使院。日接中州人士。以及張成二姓之族姻。故得夫人之事爲悉。而知丙厚之無溢言也。於是据所述而表於墓之阡。

墓誌銘

明故兵部郎中劉公墓誌銘

崇禎十七年春三月丙午。賊李自成陷京師。莊烈帝死社稷。越日。出殯東華門外。有明臣擗踊號呼以前。哭三日無停聲。伏地昏然且死。其家人迹之。而負以去。時衆方闕。竟莫知爲誰。其後李國楨死于山陵。一時遂爭傳爲國楨事。而習于國楨者。又按時日以推其迹。而以爲無有。康熙己巳。余遊真江。遇蜀人劉孟易。偶言明季事及此。孟易蹙然曰。是吾先子也。甲申城陷。失先子所在。僕邱文求索數日以歸。則昏然迷人事矣。越日而蘇。臥疾數月。常忽忽自恨。賣卜燕市。居六年。病且革。泣而曰。吾昔擗踊東華。見大行皇帝。短衣短襦。先后繼以小牀載至。鼻有傷痕。易棺再斂。藉灰掩紙而已。我死。斂用灰數斗。紙覆之。加於此者。

子爲不孝。戚友爲不仁。因出公手書遺令示余。又十年而孟易改葬公于金陵。求銘於余。余觀公之生也。不欲以此自暴。必不忍以垂死之言欺其子。而國楨之事。雜出于一時紀事之書。著于南渡褒卹易名之典。又非可苟冒也。豈臨于梓宮者公。死于山陵者國楨。而世傳爲一人事歟。此跡之衆著者。經時未久而已難得其實如此。此古之人所以重于爲史。而不敢自任也。然吾觀百家所記。往往同事而異其人。而太史公之書。有一事再見。而彼此相抵者。豈非傳聞異辭。無所据以考其信。故並存以不廢歟。然則公之義。又惡可沒哉。公蜀邛大邑人。崇禎辛未進士。由司理累官兵部郎中。嘗讞大獄。陳時事。再忤莊烈帝。特命謫官。初娶金氏。生子孟鼎。再娶汪氏。生孟京。及一女子。又娶傅氏。生一女一子。子卽孟易。文與前夫人子女。皆在大邑。蜀亂。不知所終。公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前夫人已葬大邑。今耐者獨傅氏夫人。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與公合葬京師某原。今遷葬金陵某鄉某原。從公遺命也。銘曰。

胡守道執義而仕。再而顛。胡遭變砥節。而迹晦於人言。苟魂魄之不愧。諒無恨于重泉。邵誌辰曰。誌劉公不著其諱。殊可怪。

按明史據魏禧書。辨國楨死義之誤。斯爲降賊後爲賊考。竊死則東華哭拜之爲劉公明矣。鈞衡曰。太學題名碑錄。崇禎辛未進士。有劉養貞。四川邛州府大邑縣人。殆卽此人歟。

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湯公墓誌銘
公諱右曾。字西涯。先世海鹽人。明永樂中。遷仁和。祖瑞州太守。諱之奇。始中乙科。父諱頤和。發聲庠序。公

少異敏。旣冠游京師。聲華壓儕輩。名貴人皆延頸願交。丁卯舉京兆鄉試。弁國子生。戊辰成進士。入翰林。庚辰改刑科給事。由右通政歷光祿太常卿。遷通政使。特授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尋遷吏部右侍郎。兼掌院事。公在諫垣。所條議甚衆。而豫荒政釐邊儲。緩燬鑄。糾督撫監司。養姦蠹民。其語尤著。薦紳聞。丙子主貴州鄉試。丙戌充會試同考官。皆廉公號得人。及視學中州。杜苞苴請託。絲粟不取之官中。勸學厲教。終事無一語可瑕摘。其司通政。奉命副少司寇某。赴廣東讞楊津叩關獄事。成議傳法。同官拱手受成。歸報。果當上心。及貳吏部。其正乃白山富公。遂甯張公。二公夙廉辨。有威稜。得公協心。相助甚歡。而遇事或異議。二公多黜。已見以從公。未嘗以爲忤也。自富公督師西邊。惟公與遂甯公爲衆望所注。而遂甯公時承使以出。則公獨當之。公性明達。凡案牘涉目。卽洞其姦弊。選人有挾大力者。以要必破其機關。使終不得遂。由是干進射利者。皆叢怨於吏部。而遂甯公在事久。見知於上深。莫可搖動。遂爭爲浮言以撼公。公早歲知名。交遊滿天下。在翰林十年。日與士大夫流連詩酒。及改官諫垣。列九卿。則閉門謝親知。孤立行一意。以故館中後進及羣士。亦不能無望焉。辛丑六月。上命政府諭公解部職。仍掌院事。時公抱羸疾。已踰年。入秋遂劇。次年正月竟卒。始公以文學見知於上。院中擬撰祭告記序之文。出公手。或經改削。奏必稱善。其遷吏部。赴熱河行在。上問公詩。以旅舍所作文光果七言律一章進。頃聞宣示御製詩一章。目爲詩公。聞者驚羨。度公進用且不次。而十年不調。卒奪一官。以公恃上恩遇。不恤人言。又於故舊或

不能無偏厚。而衆遂指目爲口實也。余與公交近四十年。公旣顯。余勇於責善。或衆人所難茹。而公終不以是疏余。故憫其困於人言。不獲終上之恩遇。而略舉聞見所及。以傳信於來者。公有至性。四歲時。瑞州疾篤。夢中驚呼。或攬阿某去。卽應聲曰。某在此。自是不離寢榻。少孤。自隱傷。及貴。置義田以收族。所遺於子若孫者。不能校豐也。其詩旣刻者。曰使黔集。餘藏於家。公生於順治十二年正月。享年六十有七。元配劉氏。誥贈夫人。子六人。在官。在藻。學植。俱先公卒。學聚。後公卒。今存者。學基。學顯也。女子五人。俱適宦族。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胡達之易而行之艱。謠詠抑振。其徒乃實繁。方其生也。宵壬以爲憤。而君子亦責之備。今其死矣。賢者爲之悌。而衆人亦有餘思。幽靈有炯。徵此銘辭。

彭訥菴墓誌銘

君姓彭氏。諱佑。字承吉。號訥菴。始祖宋東京。畱守參軍。忠扈隆祐太后南遷。遂居南昌。七世祖制使義斌。眞定之戰。與弟五人同日死。事載宋史。家聲顯江右。至明季。衣冠尤盛。諸父昆弟多顯仕。君旣冠。而諸公皆次第罷歸。父禹功。尤砥學行。深藏不市。君遂力田以養。且耕且讀書。足跡不至城市。父母歿。年近四十。始有四方之志。君才略過人。諸大帥爭致之幕府。而名績尤著于粵東。時三藩逆亂。君與甯都魏際瑞。以策說平南王。不合。遂遊諸方面間。而制府金光祖雅重焉。劉進忠畔。官兵合圍潮州。議繞營掘濠。而近營

塚數百。居民洵懼。君詢知其俗多深葬。語光祖掘濠計誠便。第深廣踰常。民且以役死。莫如寬上狹下如釜形。斜深丈許。卽無傷墓中骨。光祖稱善。因屬役於君。民大喜。未幾城下。君在軍數年。倦遊將歸。會海寇趙子龍犯肇慶。欲招之降。而難其人。強君往。至則露刃相向。君屹然注視良久。曰。若非濠半街趙某乎。趙屯冑涕泣。立解甲歸順。始趙居廣城。衆辱之于市。君解之。與白金爲生計。故一見而屈云。光祖將上功用。君攝監司。而君遂行。抵廣州。撫蠻滅寇。將軍傅宏烈。以書幣迎。謝曰。公惟忼直。輕信人。勿蹈賊計。吾二親未葬。子幼。不復來分憂矣。已而賊詭計約傳入營。果遇害。君在軍。諸公所遺金幣。皆隨手散。至家解裝。僅買屋兩楹。田數十畝。而葬四世十喪。凡族嫗及朋友之子。不能殮不能娶者。多代營焉。生平志節忼慷。遇王公無所屈。履險歷變。坦然如平常。及家居。豪暴人侵凌詬誅。避之如畏。然君近四十始出遊。旋歸。數年復出。至五十竟歸。始出遊。娶夫人郭氏。近四十矣。後舉四子及孫。皆登甲乙科。一子官翰林。君年九十有二。夫人八十有二。實親見之。夫人江甯名家女。善治家。子貴後猶勤內事。與君布衣蔬食。蕭然如故云。君生明天啟癸亥七月二十三日。歿今康熙甲午九月十六日。夫人生崇禎某年月日。歿今康熙甲午某月某日。子廷典。廷謨。並戊子舉人。廷訓。翰林院編修。廷誥。癸巳副榜。女一。適士人孫五。長元璣。與廷誥同中副榜。貢太學。以某年月日合葬某鄉某原。銘曰。

旣挾策以干時。乃成功而不尸。嗟心迹之相判。緊惟君其自知。

顧飲和墓誌銘

君諱一本。字飲和。故編修江都顧公諱圖河三子。公以詩振聲淮海間。登上甲。鄉人榮之。故諸子皆近文章。余會試出公門。公喪自楚歸。始見君。江甯舟次。隨赴弔至君家。君從諸兄後。退然未嘗一接語言。其後君師吾友胡襲參。襲參言君好書。稟氣不類世俗人。君娶于江甯龔氏。其俗不親迎。而母將女至壻家。爲奇禮以抑壻。一夕稽首至二十有四。妻之母坐而受之。古者九拜稽首最重。非君父無所施。而數止于三。見于傳者。惟楚臣申包胥乞師秦庭。九頓首而坐。外此無有。唐顯慶禮。子拜父坐。母立受事。妻之母隆于君父。最陋俗之宜革者。偶爲君舉之。君遂執禮以爭。婦家陳說百方。卒不可奪。余自是知君植志果異于衆人。君家大橋。遠城市而多故家。族姻比屋居。林沼相錯。余每至君家。君兄弟常靜習宅後小園。竹樹蒼翳。誦讀聲鏗然。閒引余過旁舍。亭廡籬落。泉石花時。無不可愛。余嘗謂君。吾輩爲衣食謀。促促至衰老。學不殖而落。行溷于俗。皆此之由。子年少。守先人田廬。諸兄持門戶。俯仰泰然。用此學古人之學。而企其行。孰相難者。君忻然若有意於余言。自余遷難北徙。遠離五六年。未知君所造竟何似。而君伯兄友訓以書來。訃。君中暴疾死矣。君侍母疾。服勤羸其躬。居父喪。毀瘠稱禮。邇歲約諸史之文。欲自成一書。絕筆于南史。卒之前夕。猶編錄不自休。友訓云。君生於康熙己巳三月。卒於乙未七月。年二十有七。子季炎。甫四歲。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有軋其萌。而或剔之。有坦其行。而頓踏之。惟縱浪于大化。孰究測之。

長甯縣令劉君墓誌銘

康熙五十三年冬。山陽劉長籍主余家。守選得廣東長甯令。索余文贈所處。余曰。吾何言。世有不必見其政而知爲循吏者。子是也。俟子政成而書之。所言不更有物乎。君曰。然。長甯去京師水陸數千里。計程當以次年仲夏抵治所。而杪冬見除目。則君死矣。辛未壬申間。余初至京師。士友爭傳太學生教習。考滿有恥于謁而黜于吏部者。曰二劉君。一無錫劉言潔。一君之兄紫函也。時未得交紫函。而從言潔悉其爲人。及丙子。始識君於京師。一見如舊。蓋余以夙知紫函故親君。而君兄弟亦得余于言潔也。君體羸。好讀書。善琴。得雅聲。余每疲疴。輒就君聽琴。一再鼓。心常洒然。其後往來南北。過淮必館君家。淹留信宿。君與紫函率子弟從問文章。酌酒引琴。每夜分猶不能罷。及君就選。余難後志氣益索。老母沈疴。君主余家。凡數月。而未得一聽君琴。君顧余促促。每悄然不樂。將行。謂余曰。粵東物產爲天下饒。而近羸敝。中家以下。舍姦盜無以爲生。由吏者皆以爲沃區。而多求以耗之也。吾豈有舊業。誓絲粟不取之官中。而君之死忽焉。豈此方之民。當困于貪殘。而不獲承良吏之休澤。亦有數存乎其閒邪。君晚學古文。常出數篇示余。簡而有意。故欲得余文甚切。乃竟不克及君之生而爲之。故誌其墓以慰君子幽。且以紓紫函之哀。君諱永祿。丙子順天副榜。生於康熙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妻某氏。有女三人。以弟之子某嗣。某年月日。葬於某。

鄉某原銘曰。

大原高陵生良材。尺截寸斲人所哀。況毀不用徒爲災。

誥封內閣中書張君墓誌銘

君諱丙謙。字爾牧。磁州人。自身以上。數世皆顯仕。弟及二子舉甲乙科。而君未三十。卽絕意仕進。君少與弟腹菴爲名諸生。鄉人屬耳目焉。張氏故華族。自君曾大父司馬公。顯功名于河朔。大父庶常公。與孫徵君。講學漳滏。爲海內士大夫所宗。父樸園公。復官翰林。三世親賓。造請醢餽無虛日。而家清白。芻薪常不屬。君曰。不可以愛我父母。因自請治家。而使腹菴一意于問學。腹菴之舉京兆成進士也。君如身有之。其守官中外。所至有能名。君如身致之。江南佳山水。樸園公視學。君獨以持門戶。畱及公偶抱疾。君聞馳省。時河北山東大水。昏驅胥涉。刻日而至。公大權遂脫然愈。太夫人成氏。在江南遵末疾。其後樸園公予告歸。亦未疾。而公念國恩。必欲腹菴宣力于朝。君獨身調護。二老人在視眠食。毫髮皆節適。其不脫冠衣。久者至三月餘。及二親皆篤老。腹菴始得歸養。而君自是懍矣。君之卒也。後樸園公百五十四日。其疾也。以哭踊足弱而顛。時君次子坦。官京師。彌畱中無一語及之。獨連呼曰。負吾母。君性慈良。無畛域。里嫗疾。術者曰。必哆囉呢大赤者。灰之以和藥。乃可療。君聞。裂所服而予之。州尹某。無故相陵侮。適名貴人與君有世講。奉朝命過州。尹使人微伺君。語及之。終無一言毀傷。遂慙服。觀君之器量。使得施用。所就當何如。然

迹其隨境而自力者，亦可以無恨矣。君爲州學生，以坦仕，封內閣中書，卒於康熙甲午八月二十七日，享年五十有七。其先世名籍，具有傳誌，故不載。前夫人劉氏，先君卒，以某年月日合葬於某鄉某原。子五人，長壇，辛卯舉人，次坦，壬辰進士，餘皆幼。女二人，銘曰：

寧錫注而無餘，抑深中而不見。其所施，知德者鮮，惟君其近之。

李友楷墓誌銘

康熙己亥秋七月，余在塞上，同年友李聖木，自安德以書來，爲其從兄友楷乞銘。曰：先君子與先世父，期之兄弟也。以先君子後小宗，爲大功之兄弟，而從兄少孤，先君子視猶子也。從兄無子，先君子以吾之子，襲光嗣焉。以吾與子之交，故襲光願有請也。昔吾世父之歿也，從兄年十有一，事大母及母，已能盡其權，長而於族姻無閒言，勤禮而務施，鄉之人無不愛也。每得時珍，致遠物，必爭先以餉遺。死之日，轉相告，如失其所依。先君子之喪，從兄衣裳皆功布，或詫之曰：雖降服猶大功也。有姊適張氏，病革，以幼子女屬焉。挈以還，女有歸，子授室，成家而後反之。年近五十矣。先從兄蓄德而隱於時，又不垂無年，微吾與子之交，法固宜銘。嗚呼！果若所云，則友楷者，豈不誠鄉之良士哉！余與聖木違離久，而各衰病，重違其意，又念其平生知義人也，豈以未有之善誣其兄哉！乃據所述而譜焉。君諱棫，字友楷，先世商河人，自高祖始遷德州，曾大父諱大華，舉孝廉，爲武強令。大父諱誠明，卽聖木本生祖也。父諱深，並州學生，母呂氏，妻趙氏，子

卽襄光君生於順治己丑六月十有九日。卒於康熙丙子正月十有七日。以己亥九月晦日。葬於城東老莊之新阡。銘曰。

生可樂。衆稱賢。死無憂。繼嗣延。銘以永世。亦何懟乎無年。

楊千木墓誌銘

乾隆二年夏四月。鍾君勵暇。自淮南告千木之喪。乃帥子姪。爲位南鄉而哭。浹日。其子健書至。曰。先君子之終也。遺令毋訃。毋作行狀。毋求誌銘。且命曰。吾游好皆在遠方。訃則喪紀難通。吾官江淮河濟。皆要縮水陸五會四達之區。其詛其祝。衆載其言久矣。族姻朋游。聞救患分災。養生送死。事微細不足播揚。且難爲受者地。非所以處厚知我者。惟望溪先生。以死之時。日告可也。嗚呼。惟余知君所以命其子之意。而忍君志事之沈沒乎。余少以窘空。餬口四方。常思得聖賢之徒而師友焉。旣不可得。然後陰求負才能有濟於實用者。中歲始得長沙陳公滄洲。及關中白珽玫玉。又其後得君。時玫玉已死。每爲滄洲道君之爲人。及君爲河官。而滄洲巡視南河。以書來告曰。楊君信天下士也。洪澤異漲。水冒高堰沒髀。君使吏卒更番。樅葦茅以護堤。而身督教之。晝夜植立水中。凡四旬有七日。民以安堵。聲績自是顯著。遷運河同知。擢濟甯道。獄訟者爭赴焉。廉使所司。案牘爲之稀。河濟閒至今。皆曰。河官而兼民治。實德在人者。惟閩中余公甸。及楊公二人耳。君少慕俠客之義。常冒顛危。脫人於急難。而不拘小節。禮法之士多毀之。余以戴名世

南山集牽連。始識君於刑部獄中。君名世友也。以計偕抵京。會獄起。卽止不去。有司以大逆當名世極刑。聖祖仁皇帝寬法改大辟。而衆猶蕩恐。刻日行刑。親戚奴僕皆避匿。君曰。執謂上必使人覬視者。其然。固無傷。獨賃棧車與名世同載。捧其首而棺斂焉。用是名動京師。諸公貴人爭求識面。謝弗通。以余盡室入旗。老母北上。復畱踰歲。癸巳春。特開萬壽科。諸公皆注意於君。君喟然曰。此之謂依乎仁而蹈利也。吾恥之。遂趣裝赴南河自効。不復與有司之試。君爲河道時。以父入鄉賢。牒上禮部。通書查侍郎嗣庭。嗣庭獲罪。籍其家。得君書。遂坐黜。君旣歸。匿迹郊野。平生知故造門不見。朱相國領京畿營田。思得能者自助。余以君對。君聞之。以苦言謝公。今天子嗣位。搜括羣材。有宿負者。多見滿滌。朱公暨余。將合辭訟言於朝。而君疾已沈痼矣。嗚呼。才足以立事。而不侵爲然諾。尙有如斯人者乎。嗚呼。惜哉。君諱三炯。浙江諸暨縣人。少治時文。疎朗無俗調。中康熙乙酉科鄉試第三名。卒於乾隆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年六十有七。父諱式金。縣學生。母某氏。妻方氏。繼娶余氏。子二人。次傳。先君卒。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交不附勢。仕不墮名。託儒行而僞。孰與爲義俠而誠。蹇離尤以沒世。耿無昧於平生。

弟屋源墓誌銘

弟式濟。字屋源。與余共高祖。以叔父都水公出嗣。無屬服。而余世母。則所嗣僉事公吳宜人之兄女也。故弟總角。余卽數見之。厥後叔母與吾母志相得。兩門子姓。陸洽如同宮。都水自守選。卽挈家以北。而余往

來京師。亦十餘年。時弟受學於吾友劉君北固。余與崑繩數息北固寓齋。辨論經史。衡量並世人材。弟嘗輟業傾聽。余閒候都水入北堂。弟適歸。備舉旬月中吾輩所言。參互以相質。移時忽仆而瘖。目瞑齒閉。大驚宅內人。叔母搏膺而呼。久之始寤。翼日。余往視。叔母曰。汝毋懼。而自嫌。兒樂聞汝言。過於其師也。戊子。舉京兆。己丑。成進士。制義爲時所推。又以其閒攻詩辭。名稱益著。而以南山集牽連。宗禍作。都水下獄。叔母在江南。弟經畫注措。皆中機。會獄辭上。邀寬法外流。自知不免。則多方以脫族人。始部檄至。三司會鞫。天屬中有齟齬。都水以求自脫者。並整亡弟之齏。余目擊駭痛。堂下隸卒。皆心非而竊詈之。及抵戍所。軍吏議分戍黑龍江。墨爾根各路。其人老無籍。恒懼不知所爲。弟曰。無相猶也。聲啜齋稱貸於賈人。以移其議。戍得無分。都水盡室皆死於遼海。而弟亡於父母及妻之前。故聞其喪。親暱朋好。若疾疢在身。疎迷者亦愴然而不適。然弟身後長子觀永。次子觀承。以孤童勤營於內地。而匍匐萬里。以紀大父母母弟之衣食。此出彼入。歲相代以爲常。卒邀恩例。身奉四喪。挈幼弟而歸。以定窀穸。弟之身卽存。所望亦至是而極矣。其在戍。篤志經學。所著易說未定稿六卷。藏於家。祖諱兆。及山東按察司僉事。分巡濟甯道。父諱登嶧。工部都水司主事。有依園集。葆素齋集。行於世。母任氏。歲貢生堡女弟。卒於康熙丁酉年二月。年四十有二。妻巫氏。平和縣令元東長女。卒於雍正己酉年正月。年五十有四。幼子觀本。在戍所生也。女一人。以某年月日。葬某鄉某原。銘曰。

履顛危。義不疚。處怨惡。仁能厚。家雖湮。色養伸。死歸骨。隨二親。惟天命之無欺。知作善之不迷。

刑部郎中張君墓誌銘

君姓張氏。諱丙厚。字爾載。號腹庵。河南磁州人也。自曾大父司馬公以下。世爲名貴人。君年二十餘。舉甲乙科。好射獵。飲酒歌舞。盛服玩。而侷儻有奇氣。君父學士樸園公。視學江南。余與魏忠節曾孫方向。同客使院。其後方向夭死。父老子幼。余通書於君。浹月而其父來告。公子屬吾鄰郡通判。歲給三十金。去官乃止。吾友崑繩歿。子兆符貧無依。時君罷官家居。余命抵君。君曰。吾田可分。宅可割也。立與百金。俾迎母妻。遠近親故孤嫠。聞之多盡室而往。君皆館焉。亢食者百餘人。家人苦供億。君曰。吾平生妄費。惟此少近正耳。樸園公患君耗用。陰命君兄爾牧守藏。及爾牧病篤。始命君稽其數。而語不可辨。其繼室曰。吾不知君。遂不復問。樸園公及爾牧相繼歿。爾牧諸子異母。或不能平。君戒勉。而命各以意占田宅之近者。腴者。而自取遼瘠。括餘財悉推予之。自是母子兄弟無閒言。置義田贍族。鄉人緩急叩門。未嘗以有無爲辭。久之。無老稚背面。皆稱腹庵公。始君令交城。葺家財代貧民出賦。爲刑部郎中。凡勢家請屬。長官力不能支。則使君主斷。衆皆避之。年羹堯總督川陝。與君故。固請以往。盧中丞傳語。將委署內地監司。君曰。吾田宅園林。聲妓圖畫。足以休老。何所不足者。徒以少負氣。世受國恩。常欲笞兵絕塞。爲是以來。江東方望溪。以書責余曰。子之西行。危若朝露。今乃以監司屈邪。時巡撫總戎旅見羹堯。盡階則膝行以前。而君長揖。屹然

衆人中。如是者三。遂自陳願咨部候補。尋卒於京師。始君與余交。余常落落。而君暱就余。或構曰。方君謂子純袴全無知。厥後君心賤其人。且覺其憾余。乃告余以構語。及余以南山集牽連被逮。至之日。冢宰富甯安與司寇雜治。命閉門毋納諸司。君手牒稱急事叩門而入。問何急。曰。急方某事耳。因陳古義以勸富公。聞者莫不變色易容。語具余癸巳結感錄中。嗚呼。如君者。乃古所稱駢馳之士也。而不得一試其用以顯功名。徒以貴遊豪侈爲衆所譏。其知者亦僅目爲任俠。故君遇非窮年非促而實費志以歿。惟余知之。不可以弗識也。君卒以雍正二年某月。享年五十有九。母成氏。相國太傅諱克鞏之子。前相國文穆公之孫也。妻崔氏。早卒。繼室王氏。子長壬。次壘。女一。適宦族。君之父母乃兄。余皆有表誌。故系世不具。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命於衆爲豐。遇於材爲窮。行於俗多詫。志於古多同。吾爲君銘。信而有徵。

大理卿熊君墓誌銘

君諱暉吉。字孚有。號梅亭。江西瑞州府新昌縣人。雍正癸卯舉人。甲辰進士。館選授翰林院編修。沈靜無所知名。今上嗣位。詔編檢以上及六部郎中。皆得上書言事。不由通政司。一時傳君封事。已付進奏吏。而愛君者懼其不自量。而有過越之言。代君徹還。由是衆始注目於君。其後上命翰詹科道。按日分班。劄進經史。附己意論說。君所進無庸言。乾隆二年。上親試翰詹。君以侍講降原職。及庚申七月。復擢侍讀。轉庶

子十月遷侍讀學士。蓋至是而君之忠誠上已灼見之矣。辛酉充日講官。召對。尋改通政司右通政。半歲中遷太僕。晉大理卿。君久疾。自改官益沈痼。以大理事殷。固辭。且告歸。有旨在京養疾。用此雖列九卿。未嘗一日入官次。而衆信其必有以爲。余自掌武英殿修書事。及三禮館。皆引君自助。數日不見。卽缺然如有所失。君疾甚。猶屹屹錄余文。不自休。見余言動。輒私記之。壬戌孟夏。余得告將行。始以其稿視余。時余已心慙君疾之必不起。而君體國憂民之志。未嘗少衰。及余歸未浹日。而見君之遺疏。嗚呼。以天子之知人善任。而不獲良臣之助。以余之衰殘。垂得共學之友。而終無以寄其志事。其隱痛豈有涯哉。君之遺疏。士多手錄而篋藏之。而庸者則曰。是乃公輔舊臣之言。疎遠新進。豈宜及此。嗚呼。此君之死。余所以重爲世惜也。君生於康熙三十六年九月。卒於乾隆七年八月。年四十有六。曾祖迎龍。縣學生。國初邑被兵。遇賊以身蔽父。受刃。傷額角目睛。鄉人稱孝義。祖之震。學優不仕。父夢求。康熙己卯舉人。彭澤縣教諭。前母甯氏。母蔡氏。妻漆氏。繼室張氏。自祖考妣及妻。皆於君授侍講時得封如例。子某某。將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來乞銘。銘曰。

言已進而或止之。仕已伸而疾已之。君之所蘊。世莫得而擬之。我求其儀。古蓋臣其似之。

少京兆余公墓誌銘

君姓余氏。諱甸。字田生。福建福州府福清縣人也。自爲諸生。卽以名義爲己任。好面折人。於善類操之尤

切用此修飾之君子。亦不樂與之居。同俗趨勢利者。聞其風。豫懷疾心。康熙丙戌成進士。初試江津令。時西事起。澤望破藏。連青海諸番。謀窺川陝。年羹堯巡撫四川。加正賦。通私茶。猶不足以奉戰士。多額外急征。檄再三至。君不應。乃遣內丁持印文告諭。自朝至日晡。君不出。使者譁。乃開門坐正堂。命反接。衆相視不敢動。君馮怒。乃共推曳伏之地。投六籤。丞簿皆曲踴爲請。須臾士民集堂下者數百千人。耆老數十升堂。以身蔽使者。告哀曰。公何難棄官。但我民自今無怙恃矣。望哀赤子無依。寬使者法。久之。乃命釋縛。羈候。越日。使者因弁吏索原文。君曰。還報大人。我無子。閉門待劾。原文已開道。付二三執友矣。遠近驚駭。旬月聲震京師。羹堯曰。此民所戴也。斥之傷衆心。不去。百城玩令。會行取。遂以君應入爲吏部主事。時冢宰張鵬翮久爲督撫。入掌諸部。號爲剛直。少宰湯右曾聰明辨察。吏不能欺。不惟官中無能異同。九卿廷議多取決焉。及君至。屢與齟齬。固植不移。凡會議直前爭辨。盈廷愕然。終不能屈也。主選二年。權要富人子求速化者。多爲所格。長官喜得君。以有辭。而亦陰患其戇。閒細其議。君怒。求退甚力。吏胥大喜。私語求進者曰。毋躁。此君將去。必可得也。君聞之。條列文書達部。及已駁議而未奏者十餘事。曰。凡此皆作姦巧法。易爲所蒙。必上聞吾乃去。長官許諾。乃探懷中出告歸牒。旋丁父艱。旣免喪。猶慮墓側不歸。集古金石法書。作隸篆行草。徧考諸史。與知故盤旋。若將終焉。湘潭陳滄洲。每歎並世無豪傑。並少趨死不顧利害人。余以君告。曰。斯人其次矣。其忼直大類吾子。及滄洲督河。首薦君爲兗甯道。士民間君至。訟獄者爭赴焉。

幾奪廉使之政。久之，廉使及巡撫所已弊，亦起懇於君。君刺得其情，反覆申列，必大當乃止。滄洲歿，齊蘇勒以工事劾君。士民相隨聽勸者數千人。蘇勒巡工至君所部，父老結綵，手炷香，稽首於舫前，請登岸。受萬民瞻拜，擁肩輿至廣原，升高座，聚者萬餘人，四面環拜，投香於地。高如邱陵，齊呼還我公。吾民萬世尸祝。河督大驚，慰以寬言。衆皆涕泣，曰：「吾民愚，非得實據，不敢退。」河督許拜疏，出矢言。衆乃散。世宗憲皇帝聞之，立召君入見，退語執政曰：「吾又得一直臣矣。」擢山東按察使。使政聲少減於爲監司時。以君自始仕，意主以善感人，又謂近聖人之居，宜崇禮教，輕刑罰，不知頑梗不可遽化，故民未見德也。逾年入爲少京兆。君歷官皆盡革陋規，其陳臬憐囚徒不能自衣食者，酌取商人歲饋三分之一，以贖給之。兼完固圉，修學宮書院，聚教羣士，委有司公用注籍。會繆沅勾察山東鹽政，列參君解官出質，讞成，回籍追補。而閩人或私相訐，摘怨家題楹詩句，以爲怨望。乃君所書也。唐張籍詩有官止作山林考平地能開洞壑幽有司欲假此自爲功，復致君於獄。事未白而卒。君爲人辭色雖厲，而虛中樂善，出於至誠。巡撫某嘗疏薦海豐令湯豫誠，擢知兗州府事，謁謝曰：「此上意也。」子見堯甯道自知之，及見君，叩曰：「子與吾友望溪何交也？」豫誠曰：「某知世有方子，方子未必知世有豫誠。君曰：『吾蒙詔入覲，及郊，方以書來，曰：『恐不得與子相見。』』山東廉吏無如海豐。子何道與相知？」豫誠曰：「某不知也。君甚喜，已而相視，泫然。君旣歿，豫誠每流涕爲人道之。聞者感傷。歷官之地，父老子弟皆羣聚哭奠。丙戌，會試榜發，余以母病過歸，未與殿試。同榜生俱未面，君入爲吏部，始造余。」

出所刻四書文。則序之者余也。作而曰。旬之文子宜知之。然子知吾文。未若吾之自知。故代子言。遂相與爲友。其再入爲京兆。僦屋近吾廬。要言公事畢。必相過。余退直少暮。輒曰。何爲是栖栖者。與及出就理。執余袂而啼。噓曰。吾平生臨大難。不懼。此行自付不宜。有大咎。而心搖搖。豈吾氣衰。死期將至邪。余曰。聖天子在上。子何憂。君曰。中外猜猜。吾恐思見君而不再得矣。又曰。古之君子。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吾輕用吾身。以困於羣愚。終無以報君父。悔其可追。子慎毋再誤哉。君晚而有子。方四歲。君出質。余聞日必往。搆持叩之閩人。今長成將冠矣。索君之行狀。久不可得。乃略舉人所共聞。知及與余爲交之始末。譜而銘之。以歸其孤。銘曰。

有虎負嵎。或編其鬚。甘爲捭網。而得亨衢。旣結主知。謂宜遠施。張辟四設。歿志長齋。斯民則直。士論惟公。令名無隕。是亦有終。

高素侯先生墓誌銘

康熙三十九年春正月。苞以鄉貢就試禮部。而吾師宛平高公。遯疾危篤。踰月遂不起。畢含斂。浹旬而苞放斥。以事南歸。公之弟若子。就而屬曰。銘公者。子爲宜。苞自惟草鄙樸學。少混迹於樵牧之間。知其異於衆人之爲人者。實自公始。所以教誨扶進。周卹之勤。十年如一日。今其心之勤企而思報者。旣無道可以自致。卽欲復接公之形貌辭氣。而道其憂喜合散之情。終不可得。而公往昔所篤好。惟苞之文章。苞忍不

銘公之仁孝大節。與夫文學治行之美。自朝士大夫。以及鄉里遠邇。所嘗臨蒞之吏士。皆耳熟焉。至於隱微所蓄積。則雖故舊未能究知。而公亦不欲自明也。公少有至性。生十二年而太公鵬飛先生。以吏事被誣謫藩陽。公涕泣號呼。欲上書闕下。請以身代。衆皆駭遽譁笑。以爲孺子言。莫與承聽者。久之。志不伸。行缺時泣。兒不能發憤致身。使父生還。十年後當獨身依戍所。不復言歸矣。自是日夜刻苦於問學。丙辰遂成進士。入翰林。會以地震推恩。寬在法者。公請於朝。天子惻然感至情。詔許贖歸。而方是時。家無絲粟。乃涕泣曲跪。告於同官暨鄉人。傾身以營。踰年而太公得歸。方是時。公仁孝之聲震天下。而終公之身。或有以此譽者。輒顏忤於外。盛然若無以容。公於身所處。確然識其定分。不可以利害奪也。於事物微見其端。卽知其後成敗得失。苞嘗謂公才識。使盡出之。必卓然如古人之有立。而公常深自晦匿。守法循理。效其職而止。不爲峻激過越之行。苞嘗從容叩所以。公曰。吾固知子之不能釋然于吾也。吾親篤老矣。困於憂虞者越數十年。而今乃有一日之安。吾所以自奮者。豈遂無日邪。公侍太公至壯且老。容色如嬰兒。動靜作止。語默之間。所以承意觀色而處其宜。皆古禮經所未嘗云。而自公體之。乃知衆人之多忽也。公少善草書。詩詞雅健。有古作者風力。可傳於後。邇年亦不復置力。待太公之暇。常居于內。問之僕御。則太夫人好公覽雜記。陳說其義。以爲歡樂。率以爲常故也。太公出塞時。公貧無以爲生。晝則從諸昆弟坐。列販鬻。夜中且泣且誦書。每達旦不自覺。嚴冬常服短布單衣。寢食迷節。氣滯腰脊間。遇勞苦憂煩。輒作凡二

十餘年。己卯冬。太公考終。公方有疾。太夫人命勿備哭踊之禮。公強承命。而痛積於心。數日氣滯。處毒發。如大孟。醫者入視。出而曰。是氣結淤爲流痰。所注久遠。成形于內者。亦數年矣。法不可治也。疾旣篤。一日召苞入視。苞奉公之手。歔歔不自禁。公曰。子無憂。某雖無祿。亦當終事吾母。苞爲心開。乃踰旬。公竟卒。卒之晨。太夫人就視。猶強笑語。自述旦日所食飲。恐爲太夫人憂。由公之歿。溯公之生。公之生也。爲無憾於天。而天之所以報公者。於公不爲無憾。於知公之始終者。不能使無憾也。公嘗分校禮闈。典試秦中。視學大江之南。號爲廉直不枉。由通政司右參議。五轉至大理卿。所司纖細。皆得其理。此當世所共知見。而應列於史氏之籍者。故不具載。而特詳其所獨知於公者。公娶夫人田氏。事舅姑。一如公所以事父母。始歸時。太公未入塞。數年中。與公相對。輒哽咽。未嘗笑語。有寬容。先公兩月卒。公疾大漸。適值禮部試期。命苞入試。未得與公一言。以訣。公平生以古義遇苞。而苞乃以世俗淺意。失師弟子始終之禮。苞之負公。悔有終極邪。誌公之墓。亦所以志余隱于不忘也。公諱裔。字素侯。生於順治十年六月二十五日子時。卒於康熙三十九年二月十三日酉時。子二。長兆麟。順天府庠生。次廕壽。早殤。女一。字鴻臚。卿太原姜公長子。某。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謂公不得于天。胡濟屯以享。而天屬之復完。謂公能得於天。胡將母之不終。而壽命不得以少延。豈彼蒼之無知。抑將置終古之恨。以暴其仁賢。此蓋卽正集內高公墓碣中。所謂視喪畢。爲銘歸公二弟者也。先生重作碣文時。或此稿已失。故有前銘不復記憶云云。今觀此文。

設後作事詳備而銘辭則因仿歐集
澗阿阡表之例重刻此篇云鈞衡識

全椒縣教諭甯君墓誌銘

廣文甯君既歿之七年。其子世藻自穎以書來。徵銘於余。曰：吾父與母葬有日矣。南豐曾氏所謂蓄道德而有文章者。今之世莫如子。宜余懼且慙而不敢任也。既又自念與君之子世錫交。幾二十年。故知君爲詳。而世錫今死矣。君之潛德隱行。夙昔旣耳熟焉。而重以世錫兄弟存歿之誼。雖不文。曷敢以辭。謹按甯氏本季壘之裔。籍通州。至明中葉始家於穎。自江之北以屬於淮。俗故朴陋。而風土人物。推於古今者。穎爲最。自明以來。穎人以家法爲士大夫宗者。甯氏爲最。而以余所聞。甯氏之稱耆德而爲典型者。君爲最。君之質行。所以守於身。施於家。而化於人者。不獨君之子云。其鄉人及遠邇之習於君者。莫不云。昔朱子嘗嘆歷代之人材。惟東漢爲最真。其守官行法。不避權倖者。前羅禍災。而後者踵接焉。而余觀范史所載獨行之士。艱難危困。懇懇於人紀之中。與夫守卑官。安隱約。而盡其道以化於人者。不可勝數也。蓋自三王以道化天下。使人明於性命之理。故死生禍福。不足以亂其心。而人道之當然者。勤以守之。而不敢貳也。秦漢以還。士之乘時而見功名者衆矣。而明於性命之理者蓋寡焉。獨東漢之興。五經之教盛行。故上之人雖弗能以道化。而士之潛誦默識。以浸灌於身心者。久而深且固焉。雖於性命之理。知之未必能盡。而其大綱之所守。抑可謂合矣。君性篤於孝友。執親之喪。哀毀過禮。叔父在難。傾身以赴之。遂以毀其家。

其爲諸生也。辭成均之選。而以讓其長老朋齒者。至於三。其老不得志而司論於全椒也。諸生化之。及移於譙。未至旬歲。而卒之日。市野人攜扶而奠祭者。填於戶焉。世錫嘗爲余述君之質行。余以爲有東漢之風。惜乎卒困於下。而施不光。而余之不文。又不足以傳君於永久也。雖然。君於性命之理。旣自得之矣。則施與不施爲無間。而傳與否又曷足道哉。君夫人李氏。性明謹。識大體。事親治家及訓子姓。於君皆有功。其卒也。先自知其期。君諱擢。字益賢。生於明天啓癸亥五月十三日。卒於康熙丙子八月二十七日。夫人生於天啓乙丑十二月初四日。卒於康熙庚申九月十二日。子男七人。女一人。夫人以乙亥十二月晦前三日。葬於潁南郊之臥龍岡。越九年爲今癸未臘月朔四日。下闕

望溪先生集外文卷八

論

方正學論

道之不聞。與粗知其大體。而察之未精。操之未熟。其遇死生患難之交。未有不震於卒然。而失其常度者也。若正學方公之事。吾惑焉。國破君亡。縮劍自裁。以無辱可也。卽不倖爲遷者得。閉口絕脛。不食而死可也。何故咕咕於口舌之間。以致沈先人之宗。而枉及十族哉。至燕王以周公自比。使聖賢之徒當此。必將曰。王能爲周公。是某之上願也。卽不能一姓繼續。與仇敵相兼者異。王能卵翼吾君之子。而比于諸孫。則海內悅服。而高皇帝之靈。實嘉賴之。計不出此。而以輔其子爲言。是置其君之子於鼎俎之上也。燕王以盜賊之心。百戰而得天下。公誠望其取諸其懷而與之乎。故公之任剛而自謂不屈者。以聖賢之道衡之。正所謂震於卒然。而失其常度耳。抑公之事。失於終而始猶無病也。方晉之亡。中原裂於劉石。劉廣武卽能建國北蕃。以奉晉朔。不過與張段慕容等。於晉毫無加損。而崎嶇暴人之間。懷諫造怨。陷二親於死亡。此於道概乎其未有聞。而稱之者無異議。甚矣其惑也。夫廣武豈以是爲利。正學豈以是爲名者哉。而殺身不足以成仁。此君子之篤行。所以必先之學問思辨也。然則爲廣武者宜奈何。不能閒歸於晉。則負未

耜而耕於野。庶幾身可全而親可保也。

送序

送馮文字序

往者長洲韓公爲吏部。聽事而歸。喟然歎。余問曰。公何歎。公曰。昔有醫者與吾故且狎。吾叩焉。曰。人皆謂子之醫能殺人。何也。曰。非吾之醫能殺人也。而吾不能不使之罷而死也。吾固知吾術之不足以已其疾也。而不能不利其酬。不獲已以物之泛而緩者試焉。其感之淺。而與吾方相中者。固嘗有瘳矣。其浸尋反覆。久而不可振者。吾心惻焉。而無可如何。今某地告饑。上命發粟以賑。而大農持之。下有司核所傷分數。夫民之飢朝不及夕。而核奏議賑。在三月之外。有不罷而死者乎。吾位在九卿。與其議而不能辨其惑。是吾負醫者之責也。余曰。公所見其顯焉者耳。凡官失其職。而事墮于冥昧之中。皆足以使人罷而死。而特未見其形也。姑以所目擊于州縣者徵之。水土之政不修。而民罷死于旱潦矣。兩造懸而不聽。情僞失端。而民罷死于獄訟矣。弊政之不更。豪猾之不鋤。而民罷死于姦蠹矣。豈獨殘民以逞者。有殺人之形見哉。先已而後民。枉下以逢上。其始皆曰。吾不獲已。其旣皆曰。吾心惻焉。而無可如何。此民之疾所以沈痼而無告也。吾友馮君文字。將令于禮縣。爲詩四章。自道其心與俗吏異。因舉昔之所聞于韓公。及相語者以告之。蓋所望于良吏者。謂能已民之疾也。非徒不益之疾而已也。民之疾常伏于無形。而大吏之爲民疾

者。復多端而難禦。令之職環上下而處其中。下以致民之情。而上爲之蔽。慮于下者不詳。則爲民生疾而不自覺。持于上者不力。將坐視民之罷死而無如何。其術不可不素定也。君韓公之門人也。能因是而自審其所處。則韓公之言。庶幾其不曠也夫。

送韓祖昭南歸序

昔長洲韓公。再召列於九卿。每廷議而歸。輒頽然自沮喪。余叩之曰。凡吾有言。衆若弗聞焉。將爲上別白之。則更有陰爲掣曳者。而其道必反矣。欲告歸則上負吾君。而終亦莫能遂也。欲畱則內負吾心。而外報於友朋。孰若彙者家居。浩然有以自得哉。公諸子皆好文術。篤氣類。而仲子祖昭常在公側。故與公尤習。方公盛時。海內後進。皆以不與門牆爲恥。余亦勤接引。而常患人材之衰。曰。釣名之人。無賢士焉。孰是篤信斯言者乎。祖昭庚辰成進士。癸未散館。改官甲申。公歿。御柩以歸。營墓兆。建宗祠。彼譜牒。暇則手一編。教誨子弟。凡二十餘年。今天子嗣位。詔修明史。公卿交薦君。至歲再周。分纂列傳具完。因告歸。時君同年友多登要津。館中後進。皆願君少畱。而君意甚決。將行。余語之曰。惟子爵祿不入於心。視人人信有閒矣。然君子之志事。更有大且遠者焉。子之先君。常欲振起人材。爲國家樹根本。而深患馳逐於科名者。莫能應。今子之歸也。能奉此意。學古人之學。以成其身。以陶鑄鄉之後進。則所以成孝與忠者在是矣。若惟逍遙山水閒。爲忘世自得之人。則非吾之所望於子也。子之兄自成進士。閉門而不出者。亦二十年矣。歸以

吾言正告之。

送吳平一舅氏之鉅鹿序

古者先王之世。既授田里。以治民之生。而又區四海之所環。以衆建侯國。使萬物連屬。其鄉而聚其氣。農夫耕於其土。士仕於其國。耕與仕俱不出於其疆。其有工賈宦學。聘問戍役之行者。特千百之什一。而又得以時還息。生其世者。率常父母兄弟。白首權然保聚。無一日離別怨思之苦。而族黨親戚。亦得攜持結連。綢繆相澀洽。以飽足其意。嗚呼。上之所以區畫計處。以求便其民之私者。可不謂詳且遠與。民之所得於其上。而不自知者。可不謂厚與。自周之衰。以接於秦。破井田。廢封建。先王之澤不流。民生迫蹙。而其氣日以乖散。農夫失其田畝。以傭而耕。卒有旱潦。無以繫屬其身。散而四方爲奴虜矣。商賈衆而財匱。得所欲者益寡。或疲亡於道路。去其鄉縣。飄零失業。而無所於歸矣。仕者失其田祿。或千百里。繫官于朝。或散而出於荒邊側境。無舟車僕賃衣食之資。同居之親。不得與偕。愁居惕處。而嗟怨矣。至於士之學先王之道者。無庠序以遊其身。無廩給以贍其父母妻子。坎壈失職。羈旅浮游。以謀衣食者。徧天下。故雖天下無事。水火盜賊之警不聞。而民生搖搖。常有離散之形。跼蹐悲憂之思。一室之中。父兄弟弟。自孩童至於白首。權然保聚。無相離者。十不一得焉。而況族黨親戚之睽離。而不可合併者。豈可勝道與。其所從來者久遠。世未始以爲憂。然上之所以待民者薄。而心易搖。自前世所以可憂者。未嘗不在於此也。辛未八月。苞

與舅氏相遇於京師。踰年夏，舅將之鉅鹿。苞既爲文述二十餘年散聚悲懼之跡，舅因太息顧苞而言曰：吾窮於世，竟以遊老。每當山行水涉，寒暑冰雪侵加，飢疲困頓，忽忽不知此身當所投措。數年中儻得好事者，少潤澤之，亦欲息足金陵之野，教誨子姪，且得與而翁而母朝夕相見。苞因自念，以疾病之身，迫於窮餓，羈旅數千里外，缺然其心，不能一日以寧其欲歸而事親，從兄耕田著書，以自娛，與舅之志略同。未知何日以終遂也。卽吾與舅兩人之身，而皆不得自便其情若此，以視古之爲士者，潔居美服飽食，而從容於庠序者，何如乎？其父母兄弟之保聚，族黨親戚之渥洽，不亦甚可慕悅矣乎？嗚呼！自漢唐以來，儒者皆以謂先王井田封建之制，不可復行矣。況陵遲以至於今，豈尙有望與？豈天遂忍斯民之苦，而莫爲之所也夫？吾與舅所志非甚奢，私計或猶得以遂，然民之生迫蹙，其氣乖散而不得以自便其情，豈獨吾與舅兩人也哉。

傳

康烈女傳

烈女康氏，通州人也。其父兄以糶糴爲業，女未嘗知詩書，獨聞世俗人所道古者忠孝節烈事，輒傍徨追慕。時時誦述之。幼許嫁鄰家張氏子京，時張氏尙富饒，後遷京師，益衰落，京父素無行，京長市肆，材故庸下，又貧不能自存。康氏戚黨，轉相傳說，聞於女，女坦然無怨尤。其父兄私謀奪女，不與。張氏女乃正色持

大義詰責其父兄。久之乃止。一夕女夢張氏使者至。若將致命者。不知何祥。私以告其母。時兩家絕聞問。已數年。忽京父至通訃。京已死。叩之。卽女感夢夕也。女乃於邑悲哀。素服號泣。請於母曰。兒聞古之女子。有未嫁爲夫守義者。後世以爲賢。兒身雖未歸。心屬張氏久矣。願母載兒從夫喪。其父兄大駭。斥之曰。女乃狂邪。凡女所稱皆古事。豈今人所爲。因環向女。女因掩涕弛素服。更容貌以前。言動如平時。其家人稍稍皆散去。夜半。乃閉戶悉焚所製巾帶綦履。素服以練自結而死。女有妹。與同臥起。女死。妹寐未覺也。兩家議論者。皆曰。以合葬爲宜。其父母乃持女喪。自遁如京師。歸張氏。與京合葬。郭西白石橋。時康熙三十一年。初張氏家微細。至京父轉貧薄。又無行。其鄉人咸黨羞齒之。自貞女之死。京師皆竦動。薦紳士君子。多爲歔歔。里巷感傷。好事者傳之圖。謳歌其事。喧騰兒童女婦間。於時京師之人。咸知東門張氏云。

贊曰。六經所著。女子以節完者。於詩則衛其姜。於春秋則紀叔姬。外此無有。余嘗怪古者聖人賢人。至於倜儻怪偉。非常之材。不可勝紀。何獨其時女子之少奇也。余家金陵。見邑子楊瑞。三妻方氏。溧陽唐生妻某氏。皆未嫁爲夫守義。而康女志不得伸。遂崎嶇不負其義以死。以余所聞見如此。是何奇女子之衆與。昔震川歸有光著論。以謂未嫁死夫。於禮爲非。取曾子孔子所問答。女未廟見而死之禮。以斷其辭辨矣。雖然。中庸不可能世之不賊於德者幾何哉。以孔氏之道衛之。女其今之狂獯也與。

記

柏村吳氏重建宗祠記

大宗之法。祖廟既毀。宗室猶存。則是別子之廟。百世不廢也。後世宗祠之建。蓋取諸此。而宗法之能行者。百不一見焉。蓋古者國子弟。卿大夫之田祿。既足以仁其族。而四民各有職業。其待大宗之收恤者。不過餼寡孤獨廢疾。無大功之親者而已。後世家無恆產。人無常業。衣食不足以自周者。比肩而立。而欲大宗之收族。不亦難乎。飢寒之不恤。而欲執法以繩其不類。孰能聽乎。惟吳郡范氏。七百餘年。宗法常行。而無或敢犯。爲有義田以養其族故也。余嘗以是風。並世士大夫。閒有慕效者。不再世。而子孫族人。并其義田而廢之。然後知范氏子孫。能常守宗法。以食義田之福。實賴其祖宗之功德。學行以陰爲之保定。而延綿焉。抑又聞朱子之後。之蕃育於閩者。歷世繼承。無貴者富者。而皆能崇禮讓。安貧而畏義。閩之人。至今誦之。蓋道德之淵源。流風餘思之所感發。更非范氏諸賢之所能幾及也矣。余平生不肯以文假人。而承修周官。甚賴吳編。修絨。能輸其力。絨以宗祠之記。請不可卻也。謹按吳氏。系出宋進士師古。以刊胡銓劾秦檜奏疏。謫死袁州。其上祖曰國夫。劉宋時以高行名於鄉。事見南史。檜村十里至而師古之孫政。甯宗時都統興元。與金人戰黃牛堡。死焉。又六世至澍。明太祖時。以貢士爲後府經歷。見殺。終明之世。子孫不仕。及南都亡。以諸生庶民殉國者。尙數人。豈非其先世義烈所漸者然與。絨年六十有二。始以文學爲官。文正忠宣之勳庸。非所敢望也。若朱子之道與德。則尤不可階而升。然則爲絨審所處。惟自強於忠孝。立名

義以續其祖。使宗人暨後生。聞而興起。庶幾延世以滋昌。而於宗祊爲有耀乎。吳氏雖故家。歷南宋以訖元明。至絨始起家爲別子。故余因宗法而備論古今禮俗之變。以及啟後承先之時義。俾凡有尊祖敬宗收族之志者。皆知自審其所處焉。祠之中廢也。主祔遷別宅。康熙丙戌。重建於故址。至辛丑門塾始完。其堂廡之規制。輿作之程期。領事之族人。絀自舉以列碑陰可也。

家訓

教忠祠規

古者五廟七廟共都宮。而各爲垣墉堂室。漢唐以後。雖國禮未開備此。況羣下乎。北宋文潞公知長安。得唐杜佑舊廟于曲江。一堂四室。郭先夾室。論堂三楹者。中爲室。左右爲房。祭于東房。西虛不用。皆言高曾祖禰之寢廟耳。今自太學及海內郡州縣學祀孔子。皆位于堂之正中。闕里亦然。蓋天下之公祀。非孔氏所得專也。自是以後。漢關公。唐張睢陽。宋岳少保。凡忠烈先賢。皆正位于堂。教忠祠禮亦宜然。太僕公起家爲大夫。建小宗祠于桐。以對始祖。故稱小宗。而於子孫。則爲百世不遷之別子。故亦正位于堂。而緣二祖之心。春秋享祀。不忍祖考之無薦也。故室教忠祠左方。龕奉始祖。至四世祖神版。室小宗祠左方。奉六世祖。至十一世祖神版。時祭二祖。以屏障左方。爲以薦翼日。仍敞以爲堂。

古者祧廟主祔。藏于夾室。故時祭獨迎四廟之主。祔于太廟。今二祠皆合堂比龕。而獨祀二祖。以子孫之

不安。知二祖之弗順也。禮有祭有薦有奠。有告薦。奠儀甚簡。告則惟用幣帛皮圭。程子祭遠祖。總設二位。以權制也。今師其意。春秋祭二祖左室。各設薦而不獻。廟東向。冬至祭始祖遠祖。則左室不障。德益公東面。斷事公從昭穆之列席。下繼六世分房之祖東面。太僕公從昭穆之列席。下繼緡而右。各三獻。與時祭同。

古者天子之卿大夫。爵命視侯伯。楚語。諸侯之大夫特牛。然今功令以太牢祀孔子。諸賢不得用。敢踰越哉。主祭者由正途官翰林科道郎中知府以上者。乃用少牢。餘用特豕。無登仕籍者。則廩增附生以次主祭。入國學而不由庠序者。不得先。

古者大宗百世不遷。然在禮必有祿而後可祭。安溪李氏有祿者奠獻。而宗子之位參焉。祝曰主祭孫某。宗孫某。以宗子或無祿。或降爲農工。禮儀不能展也。太僕公子孫。在金陵者兩支。副使公行三。宮詹公行五。副使公會孫苞爲長。宗子惟敬尙未冠。苞宜主祭。惟敬再獻。長兄弟三獻。苞身後子孫。爵列相近。則三房主之。三房無爵。則五房有爵者主之。宗子有爵。支子雖異爵。不敢干。支子爵列同。以行輩。則少長行卑齒少。雖有異爵。不敢干。尊祖敬宗之義也。其爵列以甲科乙科薦舉承廕副拔歲貢生爲差。武途降文途二等。官至提鎮者降一等。捐資入仕與武途同。

司馬溫公程子朱子家禮。四時皆祭。但漢人述王制。天子植祔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祔則不禘。禘則不嘗。

嘗則不烝。烝則不禱。楚語曰：國于是乎烝嘗。家于是乎嘗祀。周以前書未見大夫士冬夏祭禮。今遵程子所定春秋之祭。舉于仲月。冬至祭始祖。遠祖。季春薦鮪。特著于禮經。故四月薦鱗。以當夏祭。其餘新物薦于家。凡俗節亦如之。奠而不獻。二祠惟朔望焚香設茗飲。

古者時祭日必卜。慮主人或感時疾。宜俟其閒。或期大功之服。旬日未畢。或祖考先妣忌。不得干也。今以時憲書所宜當卜。冬至則或前或後。比時而擇之。古者祭必筮。賓立佐食。分上利下利。禮重事殷。非有贊者。主人不能致其恍忽。以與神明交。前期十日。公議子弟年二十以上。謹慎安重者四人爲上贊。四人爲亞贊。前期五日。徧告與祭者。皆出宿外寢。前二日。祭主宗子宿祠左特室。致齋前一日。上贊佐祭主宗子。濯器視牲。宿祠左廂。詰旦共朝事。

祭之前日。啟戶。子弟年十二以上者。酒掃堂室及庭。祭主宗子。卷簾拂塵。拭神版。及匱。上贊助濯器。視牢肉。及期。夙興啟戶。上贊焚香燃燭。陳茗飲。設茅苴。蒸柏葉。祭主宗子。三拜稽首。以酒灌茅苴。出闔戶。日中殺羞具。啟戶。焚香燃燭。設長案。饌祭物。初獻。進食。羞。羊肉湑。豕肉湑。再獻。進魚。雞鶩從。三獻。進餈。陳茗飲。凡獻。上贊執爵。以授獻者。亞贊陳祭物。奠而不授。獻者要節而拜。每獻畢。俱三拜稽首。晉鄉登俗。嘉平二十四日及除夕祭再舉。將獻。薦。蒸。柏。葉。炳。齋。遺。意。也。以。瓦。盆。實。土。樹。叢。茅。酌。酒。灌。祀。遺。意。也。宋。子。家。禮。設。茅。沙。議。者。紛。然。不。知。廟。地。必。踐。以。芑。灌。踐。不。能。達。于。土。故。依。古。茅。苴。之。意。植。茅。于。沙。取。其。潔。謂。沙。亦。土。類。耳。

古者臣之於君。稽首至再而止。晉大夫三拜稽首。以要言。楚申包胥九頓首于秦庭。重爲之禮。以申固其

請耳。朱子家禮。獻止再拜。降神辭神。則四拜。蓋據儀禮。升成拜。堂上下拜各二也。無升降而四拜。義無所取。古者射鄉喪祭。皆三拜。衆賓朝事降神。祭主宗子三拜稽首。初獻爵。祭主再拜稽首。進食。再拜稽首。羞羊豕。再拜稽首。再獻宗子再拜稽首。羞魚雞鵝。再拜稽首。三獻。長兄弟再拜稽首。進饗餌茗飲。再拜稽首。將闔戶。祭主宗子三拜稽首。有頃。啟戶。徹與宗人共食。春秋時祭。左室薦而不獻。祭主宗子羣子姓。皆三拜稽首。冬至禘祭。徧獻遠祖。禮儀與時祭同。

古之祭者。必夫婦親之。以饋食獻薦。必待之以展事也。女子未嫁三月。教于公宮。非獨四德宜嫻。亦使講明乎尊祖敬宗之義。熟習夫禮相助奠之儀也。今祠距家四里。而所祀皆子姓。高曾以上之遠祖。子婦分主祀事。事勢未便。忱亦不屬。嗣後來婦者。于春秋時祭後三日內。舅姑率以拜廟。焚香燃燭。設茗飲。爲講明大義。女將適人。先期或時祭後。或朔望。辭于廟。儀與來婦同。妾之有子者。子將授室。亦如來婦儀。拜于廟。以承先啟後。亦與有責焉耳。惟再醮之婦。不得入祠。

二支子姓中。擇正直不苟者一人。以輔宗子。族姻朋友中。擇老成練事者三人。以助之。惟敬。嗣伯父爲宗子。道永兼掌兩房家事。道章亦兼掌道與家事。惟道與端居學誦。其生也。後二兄二十年。故命專掌祠禁。以察違禮。糾邪惡。謹出納。久于其任。則家則可定也。

教忠祠祭田條目

四時祭薦。春秋墓祭。費不過六十金。蓮池既棄。子孫生計日蹙。余藥物及隨身用度。不得不取之祭田。余身後除祠規所列經用。計每歲當餘二三十金。子孫錙銖不得私用。積至百金。卽付相信典舖。取薄息。至六七百金。則以買上等沖田。不可置雜業。十年後。可加良田一倍。凡田契官印後。房長卽集宗子衆子。姓會同族姻友朋。助理祠事者。敬書余遺命于契末。各署名。字。隨鈔板標教忠祠續置祭田。詳載畝數錢糧買價。并原契續本。置祭田後。每至十年。必總田契呈太守。照今漳浦蔡公例。契縫加印。批縣注冊存案。范文正公義田。子孫守之。七八百年。不失家法。可謂善矣。但計口給糧。則不肖者或以長情。古惟四民使之交能易作。終歲所入。無以相過。蓋盡人之力。則財用不匱。順天之道。故安享樂利而無禍殃。戰國秦漢以來。并兼。游食之民多。耕夫終歲勤動。穀始登場。廩無餘粟。織婦宵旦苦辛。身無完衣。浮淫之人。則安坐而享之。實與不祥之氣相感召。故每至大亂。遭殺戮。蒙垢污者。皆通邑大都。雄鎮之貴家富人。荒村小聚。蹙牖繩樞之細民。免于難者。十常八九。天之道也。吾家蓮池。雖有祖命。以畀首績科名者。而歸贖在。余未舉于鄉之前。吾兄之心力瘁焉。桐城廬江高淳之田。余銖積寸累以置之。余賣桐廬田以建宗祠。以蓮池賣價。置江甯沙洲圩。田木廠。併高淳永豐圩田。爲教忠祠祭田。四時祭薦而外。以周子孫窶艱。嫁娶喪葬。不能自舉者。以遵吾兄臨終異居同財之遺命。道希。道永。道章。道興之子女。婚嫁予五十金。再娶者減三之一。娶再醮者不給。妻及子婦成人之喪。亦如之。諸孫行則予三十金。力能自舉者不給。道章備歷艱難。

子女衆多。故先期陸續給銀。使早營運。後此不得爲例。必待納徵有吉日始付之。以防妄耗。十年後祭田加倍。同祖叔父楓麓府君之子孫。嫁娶及喪致十金。曾祖副使公之子孫半之。高祖太僕公。子孫在金陵者。慶弔各一金。寡婦孤子近親不能相養者。春秋各一金製衣服。兄及余子孫。疾淹久給醫藥。延師于敦崇堂。以聚教貧者。飲食膏火公給。其住居遠。子幼不能赴堂者。歲給附學之資四金。至年十五以上。不願來堂就學者亦聽。惟止其資給。寡婦孤子無生產。及近親不能相養者。公給衣食。俟其子成立而止。其讀書無成。能貿易力田者。各給三十金爲資本。怠荒其業而沒其本者。勿再給。

二十年之後。祭田又倍。楓麓府君子孫。嫁娶及喪。致十五金。副使公子孫十金。太僕公子孫在金陵者。慶弔二金。孤寡衣服亦如之。在桐者各一金。兄及余子孫安分守業。口多而食寡者。量給口糧。女子寡而無依。無子者。生養死葬。公任之。有子而無依者。必教養之。使克有成。非甚不肖。勿輕棄。

三十年之後。祭田又倍。則太僕公子孫在金陵者。慶弔三金。孤寡亦如之。在桐者一金。副使公子孫六十壽一金。七十壽二金。八十壽三金。斷事公以下七支。鄉試于金陵。致卷價一金。會試春官者十之。兄及余子孫歸試于皖者。給五金。鄉試倍之。會試春官者十之。不問其家之豐歉也。惟登仕籍者必量力增置祭田。以仰答祖宗優異屬望之意。見今兄子道希。嗣子惟敬。爲宗子。其本生父道永爲房長。余長子道章。長孫超。爲宗子。次子道興。維持家法。可三十年。三十年後。更得良子孫。守之百年。則祭田增加。可數倍于吳。

郡范氏潤澤可徧斷事公之後七支吾子孫尙憂衣食哉豈惟受命于先人事必宜終卽爲子孫計訖讓遠猷亦無善于此者矣

助理祠事三人歲終各贈十二金輪赴高淳收租祠田歲收稻穀除賣以供國課祠祀墓祭外必留百石以備凶荒之歲周子孫之困乏者太僕公子孫在金陵之貧窶者量貸之而免其息貸而不歸者再值歉歲勿更給

隨墓宜置祭田數畝子孫秋收可環視塋域又宜計道路支湊築室墓旁逢雨雪可信宿邵村石嘴二房莊三墓相去皆十里而遙石嘴墓左地勢寬敞周村石潭沙場三墓相去皆十里而近沙場居中必相楊姓村內營爽塏地築周垣構瓦屋七架者三閒兩廂五架草房四閒瓦屋中隔之中爲堂左室可居停右室爲板倉豐年買稻百石近墓農家貸種每石歲取乾稻二斗爲息歲歉弛其息之半近村人來糴每石照時價減四分歲大禘存百石爲舉本餘盡散之近墓貧民人性皆善墓木庶無毀傷

教忠祠禁

周官以鄉三物教萬民以鄉八刑糾之閭胥掌旒撻罰之事惟學校射飲罰用旒撻則施于庶民爲多古者大宗小宗皆有收族之責自虎通義大宗小宗通其有無以理族人者而仕者祿皆足以仁其族故教可行荆楚吳越聚族而居皆有宗祠而自吳郡范氏而外宗法無一行者饑寒之不恤而責以過愆故其心不服而勢亦不能

行。凡茲祠田。皆余孤行遠遊。疾病屯適。散精神于蹇淺之文術。以致之者。盡以歸祠。以歲入十之三。供祠墓。遵先君遺命也。憶先兄疾革。命二支子姓。下逮曾元。始得異居同財。及吾之身。而不能禁其分析。每默以自傷。故用祭田經費所餘。以合之。凡婚嫁喪疾。不能自給者。使得取分焉。而立祠禁。違者撻之。以不資其乏。困爲罰。且禁不得入祠。以斷事公。不樂有此後人。亦非先兄與余之族類也。戒之慎之。

孔子論刑罰之原。起于不孝。不孝生于不仁。不仁生于喪祭之禮不行。祭者。喪之哀慕不能忘。而申之以追養者也。喪禮而不行。則人道息矣。周官之法。不睦不姻不任不恤。皆有刑焉。今吾于子孫。不敢求以人道之備也。惟喪禮必大爲之防而已。亦不敢責以喪禮之全也。惟入宿于內。則閑不得踰而已。古者三年之喪。非殯奠葬祭。夫婦不相見。貧家米鹽瑣細。勢必相關。惟宿必于中門之外。相語必以晝。不得入房室。犯者不許入祠。撻四十。婚嫁喪疾。費皆不給。古者期大功。並三月不御于內。禮廢既久。人性日漓。今酌定期三月。大功浹月。犯者不許入祠。撻三十。喪疾費不給。

父母忌辰前五日。率子孫與奠者。齋宿外寢。祖父母伯叔父兄弟三日。高曾二日。薦新俗節亦如之。以不潔之身。而對鬼神。罪莫大焉。撻罰與期大功犯禮者同。

吳郡范氏。宗法行之七百餘年。鄉人有以事爭辨者。不之公庭。而之文正祠堂。宗子雖襤褸。正位于上。掌祠事者四人奉之。苟不直。雖諸父諸祖父行。解衣伏地受朴。以謝鄉人。故子孫奕世無受官刑者。此雖其

家法之明。抑亦文正忠宣德行勳庸。有以大服衆志。而儀式于後昆也。余碌碌竟世。閒居亦不自知其非。但每拜斷事公于正學祠。則身心怵然。自愧其鄙薄。故粗立祠禁。子孫有犯者。宗子及房長。縛至祠右敦崇堂。撻如數。隨注籍。罰必行。不許入祠。有桀驁不服罪者。卽抱祠禁質于公庭。以不孝治罪。

古者既葬。君大夫父之友。食之梁肉不辟。今酌定三年之喪。期不飲酒食肉。期之喪。浹月。大功終月。違者撻二十。罰不行。

先王制禮。小功總麻。食肉飲酒不禁。御內無明文。以期大功準之。亦宜終月。姑姊妹之子女。恩非甚親也。然姑姊妹方痛不欲生。而晏然于閨房。于吾心無缺乎。妻之父母。義非甚重也。然妻之痛如斬如刻。而卽安于媵御。尙可責以致孝盡懋于吾父母乎。以此知總小功之喪禮。實亦不可廢也。然人道之薄甚矣。故撻罰不及。

生監與聞外人戶婚田土事。出入公庭。庶人不勤力治生。酌酒賭博。不許入祠。撻三十。喪疾費不給。充書役阜隸。及爲輿臺。亦如之。實心改悔。十年無過行。合族公議。許拜小宗祠。

宿娼。或下漁色。其染惡疾。構斃亡身。不足惜也。而失先人之種姓于娼家。或父子兄弟。聚麀而不可辨。惡莫大焉。雖改行。永禁不許入祠。撻四十。婚嫁喪疾。費皆不給。居官以陰狠致富。雖委免國法。不許入祠。宗族共屏棄之。非其罪而罹凶害者。雖罷斥。祭仍從其爵。先兄卒時。道章方在娠。遺命異日。汝子與道希道。

永相視如同生。服以期。乾隆六年。道希卒于京師。道興從。余宿外寢。六閱月。于古禮有加。以道希爲宗子。又寡兄弟也。甲子八月晦。道興之婦歿。道章長子超從。余命隨道興宿外寢。三月。世世子孫當以爲式。爲父兄者。必以身帥之。

雜文

自訟

舒君子辰告余曰。聞之喬氏子。子之妻黨某云。人之倫五。方君獨二。而又半焉。旣與於進士。而不廷對。是無君臣也。自始婚。日夕嚙嚙。終世羈旅。而家居多就外寢。是無夫婦也。一子形甚羸。而扑擊之甚痛。蓋父子之倫。亦缺其半焉。余聞而惕然曰。其然。是不知余之恨於父母兄弟朋友也。久矣夫。余之有歎德也。吾父剛直寡諧。常面詰人過。大吏有索交而不能拒者。與之言。時多傲慢。余每切諫。先君子甚鄙余。而竟爲曲止。然不怡者久之。先君子素無疾。及將終。遭疾若膈噎。是不肖子悻直自遂。而不能順親之驗也。余北徙。歲從駕塞上。繼室之父母無狀。吾母憂憤成疾。小妹及家人常覆匿。至彌留。始自言之。是余之處心。無以信於妹與家人。而戕吾母也。弟林疾將革。余以小疾避居野寺。不與斂。是愛其身而借垂死之弟也。計數師友。則厚於余而恨焉者多矣。若某所疵。則有說焉。始之不俟廷對也。以母疾。再以父喪。旣而及於難矣。責妻以禮。教子以義。不忍棄於惡也。相提而論。於亡妻小有過焉。後婦有罪。牽於親朋之俗議。不能決。

絕平生隱隱。顧影自慙。心摧而志絕。無逾此者。書以自訟。俾吾子孫知教不行於妻子。則父母陰受其戕。賊而不自知。且於父母兄弟。日自勉而常愆於禮。於妻子。日自省而常瀆於恩也。

擬除泰安州香稅制

古者山川能出雲雨。則天子秩而祀之。而五嶽之禮尤崇。非朝命不得致祠。然王立大社。而州黨亦各有社。則春秋禘饗。庶民各就其所敬信而竭誠焉。亦禮俗之可以情假者也。泰山舊有碧霞靈應宮。遠近瞻禮者。軌跡相望。例輸稅於州。乃許登山。歲約萬金。自前明相沿未革。朕思萬物出乎震。天地盛德之氣之所發也。故傳稱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惟泰山。則春祈秋報。黎庶輻輳。亦其情之不可遏者。若使力艱於輸稅。而不得登山。非所以從民之欲也。其永除香稅。富民樂施。守祠者貯之。以待修葺舍宇。平治道塗。有司不得干預。勅到鑄石樹祠。用垂永久。

禮閣示貢士代

世宗憲皇帝。特頒聖訓。誘迪士子。制藝以清真古雅爲宗。我皇上引而伸之。諄諭文以載道。與政治相通。務質實而言必有物。其於文術之根源。闡括盡矣。然清非淺薄之謂。五經之文。精深博奧。津潤輝光。而清莫過焉。真非直率之謂。左馬之文。怪奇雄肆。醜郁斑斕。而真莫過焉。歐蘇曾王之文。無艱詞。無奧句。而不害其爲古。管夷吾荀卿國語國策之文。道瑣事。述鄙情。而不害其爲雅。至於質實而言有物。則必智識之。

高明見聞之廣博。胸期之闊大。實有見於義理。而後能庶幾焉。是又清真古雅之根源也。時文之爲術。雖淺。而其從入之徑塗。用功之層級。亦莫不然。必於理洞徹無翳。而後能清。非然。則理無發明。爲淺爲薄而已矣。必於題切中。而後能真。非然。則循題敷衍。爲直爲率而已矣。必高挹羣言。鍊氣取神。而後能古雅。非然。則琢雕字句。爲澀爲贅。爲剽爲駁而已矣。必貫穿經史。包羅古今。周察事情。明體達用。然後能質實。而言有物。非然。則勦說雷同。庸腐鄙俗。而不可近矣。自科舉之法興。王錢諸先正。始具胚胎。謹守理法。至於唐歸。然後以古文爲時文。理精法備。而氣益昌。其後金陳章羅輩出。借經義以道世事。發揮胸中之奇。以及國朝諸名家。則取法於諸公。而稍變其壁壘。其於清真古雅。質實有物。雖不能盡究其根源。未有不少有所得。而能發明於一時。垂聲于久遠者也。夫文章之道。所以與政治相通者。蓋因此可見士人之心術。故柳宗元曰。卽末以操其本。可八九得。今與羣士約。以四書文爲本。其開講已盡通篇之義。更端再起。及填寫排偶。膚泛之辭。於題不切者。經藝襲舊論。仍對股表判直鈔坊刻策不條對。而鋪敘古事。以游辭結束者。概不錄。諸生祈嚮夙定。則勉盡其所長。師承或異。則繼自今。亦望灑心而各易其故轍焉。

望溪先生集外文卷九

哀辭

舒子展哀辭

舒大成字子展先世江西人遷京師。自身以上皆守閭閻。祖某犯法出亡。父某自投官司。承罪謫戍。踰年死。母劉氏窶艱。黽勉使就鄰塾。年十三補博士弟子。富室女焉。自居室奴婢。費用皆饒給。旣冠成進士。入翰林。族黨榮之。而君常蹙蹙。每語所知曰。吾豈若生田間。身耕妻汲爨。以樂吾母也。某士文學實優。而爲鄉人所排。乙未會試。出君門。爲臺中所糾。用是十餘年。雖知君者不敢舉。君不得意。因肆力於詩。風格近唐人。及與余交。乃棄舊學。治毛詩。周官戴記。矻矻恐後。時君年少。而意緒頽然。閒脫冠。形神似老僧。嘗曰。吾夙世必髡緇。每聞鐘聲鈴聲。則惘惘然。造物者俾余一識宦婚之況耳。君卒以雍正四年季冬。十有八日。是月之始。余得疑疾。君日夕冒風雪相視。一日不見而疾作。旬有五日遂不起。故在余尤難爲懷。乃爲文以哀之。其辭曰。

連塞以當官兮。恂愁以居室。務學誦以自鎮兮。詎短期之已畢。有母榮榮兮。稚子嘻嘻。信人生之至酷兮。儻死者之無知。

余石民哀辭

自余有知識。所見人士多矣。而有志於聖賢之學者。無有也。蓋道之喪久矣。人紀所恃以結連者。惟功利。而性命所賴以安定者。惟嗜欲。一家之中。未有無亂人無逆氣者。一人之身。未有無悖行無隱慝者。吾不識周孔復生。其尙有以轉之否。與康熙壬辰。余與余君石民。並以戴名世南山集。牽連被逮。君童稚受學於戴。戴集中有與君論史事書。君未之答也。不相見者二十餘年矣。一旦禍發。君破家遘疾死獄中。而事戴禮甚恭。先卒之數日。猶日購宋儒之書。危坐尋覽。觀君之顛危而不懟其師。是能重人紀而不以功利爲離合也。觀君之垂死而務學不怠。是能絕偷苟。而不以嗜欲爲安宅也。始吾語君。所以處患難之道。信得矣。雖然。子有老母。毋以嗜學忘憂。君默無言。而卒以膈噎。蓋其內自苦者。人不得而識也。君提解。傾邑父老子弟。出送郭門外。皆曰。余君乃至此。今君破家亡身。而不得終事其母。吾恐無識者聞之。愈以守道爲禍。而安於邪惡也。於其喪之歸也。書以鳴吾哀。君諱湛。字石民。生於順治某年月日。卒於康熙壬辰四月十六日。其辭曰。

履道坦兮危機伏。人禍延兮鬼伯促。母遙思兮望子歸。子瘦死兮母不知。身雖泯兮痛無涯。天生夫人也。而使至於斯。

祭文

祭徐幼安文

嗚呼。物生誘然。惟氣所委。瘁榮淹速。孰知其紀。木爲犧尊。敢憚其災。中道折泄。是良可哀。嗚呼幼安。誕茲清門。靈根夙植。質厚材良。如珪如璧。克祇厥父。克恭厥兄。服勤盡瘁。以羸其躬。自嗟無恃。泣踊過禮。風哀雨思。卽遠猶毀。深雪肺腑。肝膽披露。信于友朋。靡新靡故。洗疴疊嬰。經時歷歲。種學績文。未嘗暫廢。鬱爲菁華。厥聞滋盛。美見于人。中以自病。在歲三月。士將朋試。君開特室。朝攻夕礪。作爲文章。劇心鏖日。形神瘵傷。患氣積伏。秋風動容。謂宜少蘇。孰謂淹忽。就彼泉途。君有愛子。聰明秀異。先君而殤。旬未十易。親號于堂。婦啼在室。靈魂營營。總帷淅淅。作善致殃。行者心惻。況于同盟。能無悱息。大專藥物。生者暗噫。百年委形。一蛻以逝。壽夭相去。介若毫芒。苟有令問。死而不亡。君之文章。久籍藝林。君之氣誼。刻著人心。士友作謚。銘藏于幽。存順沒甯。亦又何尤。嗟理則然。情胡能已。掩涕陳辭。以薦牲醴。

祭某公文

嗚呼我公。巖廊所資。應時而生。爲國羽儀。公胎前光。少有嘉譽。稽經誼史。日充以飶。弱冠登朝。趨承殿陛。惟慎惟勤。天子所異。爰自警御。改官禁林。材與職稱。厥聲有壬。年未三十。遂壓班聯。藹藹吉士。惟冶惟甄。旣領學士。復長御史。內秉絲綸。外持風紀。公在翰林。日宣聖訓。以育羣材。如物得潤。公司臺府。廉靜以鎮。祗躬率屬。莫不敬順。歲更二紀。夙夜在公。乘與所莅。惟公必從。天子倚公。股肱心膂。繼居鼎鉉。衆望所與。

孰期大造。獨靳以年。中道脆促。命不少延。公中退然。如不勝衣。威儀自力。終日無斂。吾儕聯事。遊從久熟。精爽形容。悽其在目。公之訃聞。天子震悼。官治喪紀。諸王臨弔。恩數惟優。勞臣是報。萬口咨嗟。聚觀周道。良材之生。高山大原。文爲籙樽。天廟是陳。才用旣伸。壽夭非遠。生浮死休。亦復何恨。嗚呼哀哉。尙鑿。

祭彭夫人文

嗚呼。洪鈞塊圯。生物以屯。億變同則。誰非墜醇。隱窮憔悴。阨也如何。孰謂榮盛。而悲孔多。嗚呼夫人。始歸彭氏。翁官於黔。夫人居守。盡室南轅。躡歲迎取。徼路深蕪。往歌來哭。喪車在途。荒野墳圯。陰飈慄慄。承凶萬里。泣涕漣如。蠻瀧浮漂。楚山崩崩。霧宿風殮。斲冰積雪。山哀浦咽。狢嘯鬼呼。日夜號愴。以從其姑。未共安樂。已同憂毀。崎嶇苦辛。佐營喪紀。天祐彭君。身亨道光。游從禁密。委蛇巖廊。魚軒載蒨。謁來京師。黃麻攸錫。象服是宜。室家熙熙。日月絲絲。謂宜禔福。以安大年。鬼伯好禍。虐戾不仁。愛子雙札。空帷無人。天屬綴心。膈臆敗摧。歸甯母氏。以遣煩悲。行謂彭君。我尙速來。豈知永訣。命止於斯。夫人之生。榮祿悉備。而長轆軻。沒猶賣志。彭君有文。述彼哀懇。惻然感人。聞者心軫。況於朋游。能無惻傷。馳辭致遠。以侑奠觴。

銘贊頌

象尺銘

體方直。經緯均。相得。度已用。此應無忒。

硯銘

磨而不磷。靜以守黑。

硯銘

廉而不劓。中心坦然。

澄泥硯銘

甄之陶之久。益堅。琢之磨之好且完。善而藏之德乃全。

胡衛洲像贊

面容盎然而腹充然。豈野服以混俗。而遂能自隱其賢。

浮屠髻珠小像贊

俗之遊而衆之嗜。其心則畸。佛之徒而儒之師。其行不疑。吾不見其髡而縉。

北征頌

先生正集內有聖主親征漠北頌。此乃恩露所輯。蓋亦先生當日代人作者。頌前有文。以與正集頌前序文大指相同。故刪之。而特刊其頌辭。後一首則本無序也。鈞衡識。

上天垂社。陰隲下民。巍巍我皇。萬邦之君。光天之下。至於海隅。仁風翔洽。庶物熙熙。邇融遐暢。外薄窮荒。黃支百棘。烏弋烏章。慕思喁喁。延頸內向。駕海梯山。舟車相望。蠢爾虜酋。昏迷天紀。集彼兇頑。爲蛇爲豕。提兵跳踉。近我北徼。陵我屬國。肆其愚暴。謂鞭雖長。不及馬腹。經冬涉春。以田以牧。皇帝日咨。虜爲不順。

背德梗化。自顛厥命。一夫橫行。時予之責。覆天之下。曷敢有越。咨爾在廷。各敬爾司。朕張六軍。親往殲之。羣公上言。虜居絕地。川原莽互。風雪凌厲。遷徙鳥舉。不知東西。草蕪泉濁。敢動乘輿。皇衷淵塞。斷以乾剛。天策內運。以遏獫狁。乃命揚古。汝摧其西。以角以掎。與我踏之。乃詔師克。屯師土刺。絕其歸塗。使虜狼跋。乃繕鎧冑。乃總矛弧。乃峙糗糧。乃簡車徒。季春初吉。旣類旣禡。乘石旣洗。瑯輿乃駕。百官按部。六軍受律。萬旆中央。重英奕奕。義聲先路。士氣載揚。如川斯注。如機始張。陰山早過。瀚海飛渡。壁壘星羅。行宮雲護。泉甘草豐。士馬飽騰。天眷有德。百祇效靈。遂次拖林。虜勢大讐。進逼盧倫。播逃隱越。皇揮天戈。躬帥虎螭。逐北河朔。電擊風馳。虜棄老弱。氈裘車甲。晝伏夜奔。更蹂互踏。西過昭水。就我西師。如鼠入囊。如螳柱車。三帥協心。左右互角。長戟交橫。短兵相薄。我士桓桓。大呼衝擊。虜衆不支。刃傷騜殪。流血潤野。布骸滿阜。虔劉斬刈。盡厥根苗。三帥奏功。皇帝日咨。蠢茲羣醜。實黠而愚。稂莠不鋤。嘉穀曷殖。故將天刑。與民休息。飲至於廟。策勳於朝。鬯用九醞。鼎陳百牢。灌燧於邊。戢兵於府。萬官億姓。式歌且舞。在事之初。羣言糾紛。惟皇明斷。制以一心。永清大漠。收功萬里。刻日而還。如掌可指。九垓八紘。以莫不同。於鑠懿茂。我皇之功。

北征頌

天祐庶物。付畀聖皇。百嘉暢遂。受命溥將。以蓋如天。以容如地。仁涵九區。風馳四裔。在昔三叛。阻兵縱慝。威弧所指。燿沈燼滅。南收島逋。景員踰海。回首面內。羣獠樂愷。北際窮荒。悉臣悉主。奕布星羅。如藩如堵。

含生載氣。以莫不庭。蠢茲醜虜。爲騰爲螟。提兵叫囂。陵我藩服。襲盜貪憚。經時駐牧。我皇赫怒。乃詰戎兵。躬行天罰。以遏亂萌。衆言糾紛。皇心自定。斷制不疑。以發大命。咨爾在廷。予非究武。孽芽不除。將尋斤斧。昔寇烏瀾。勢已成禽。縱之林藪。猖狂到今。乃類皇穹。乃宜冢土。乃告師期。於宗於祖。三方命將。如羅載張。我皇發縱。控彼中央。七萃雲屯。五營星列。張皇若神。戒嚴有赫。黃鉞親把。元戎自洩。三辰耀光。百靈備御。乃出天關。乃臨大漠。鳶載前旌。鞞謹應角。爾徒爾車。惟皇第之。以屯以牧。惟皇示之。大庖不豐。飲及下卒。皇有恩言。朔風其煥。彼漠之外。黃沙亦磧。皇之至矣。水甘泉冽。彼漠之外。宿莽夏蕪。皇之至矣。春葭苗途。士有餘勇。馬有餘力。鋪敦瀚海。如行衽席。旣逼厥疆。如探囊橐。猶布德威。通彼狂惑。虜昏不思。謂復可逃。禽奔獸竄。棄委倪旄。豈知聖皇。明見萬里。豫設三覆。是角是犄。西師受律。短兵迎擊。我武斯張。羣醜盡屈。折馘執俘。彌山竟壑。掩捕三時。一空其幟。皇振厥旅。邊民安堵。黃髮垂髻。式歌且舞。自始出師。暨功之定。事無小大。皇心畢運。虔劉猾賊。永清絕域。時未十旬。旣往而復。窮天所覆。悉地所載。昆蟲喙息。惟皇是戴。言灌我旌。言韜我弓。陽春煦溥。震旦攸同。萬物皞皞。垂祉自天。我皇樂胥。於萬斯年。

賦

七夕賦

歲云秋矣。夜如何其。天澄澄其若拭。漏隱隱以方移。試一望兮。長河之韜映。若有人兮。永夜而因依。彼其

躔分兩度。天各一方。會稀別遠。意滿情長。欲渡河兮。菴無梁。空鳴機兮。不成章。叩角餘哀。停梭積恨。四序
遠以平分。寸心撫而不定。悲冬夜之幽沈。迷春朝之霽潤。觀夏日之方長。盼秋期而難近。爾乃商聲浙瀝。
素景澄鮮。重輪碾而尋地。破鏡飛而上天。漢影彌潔。宵光轉麗。翼聯烏鵲之羣。橋現長虹之勢。逝將渡兮。
水中央。若已霑兮。雲之際。於是躡纖步以輕揚。舉羽裳而潛泳。玉珮露融。羅紈冰淨。摘華星以爲璫。對明
蟾而若鏡。笙竽則天籟紆徐。帷幔則綵雲掩映。素娥彷彿以行媒。青女飄颻而來媵。古歡更結。離緒重陳。
望迢迢而愈遠。情脈脈而難親。妾宿離之不忒。際光景之常新。允惟茲夕。樂過干春。況復嚴更警逝。流光
迅驅。別當久遠。來不須臾。念雲端之重阻。眷天路之無期。莫不願秋夜之如歲。悵秋情之如絲。乃有繡閣
名姝。璇宮麗女。徒倚階除。駢羅椒糝。閒耽時物之新巧。乞天工之與愛。秋華之臨空。快冷風之送暑。婉轉
芳夜之歌。密昵長生之語。惜光景之常流。恐歡娛之無處。況乃家辭南漢。戍紜幽都。望沙場之淒寂。憶庭
草之深蕪。方擣衣而身倦。乍緘書而意孤。望星河之乍轉。驚日月之相疎。值天上之佳期。觸人間之別怨。
立清庭以無聊。痛河梁之永限。腸膠轕以爲韃。意氛氳而若霰。激長歌以心摧。展清商而調變。歌曰。樂莫
樂兮。相於悲莫悲兮。新別離兮。夕兮不再。晨光兮已晞。重曰。秋夜良兮。秋河皎。度秋風兮。長不老。葆一歲
兮。一相過。勝人生兮。百歲多。

詩惜抱軒文後集劉海峰傳云方侍郎少時嘗作詩以觀海帝宣慎行宣曰君詩不能佳徒奪爲文
詩力不如專爲文侍郎從之終身未嘗作詩又先生作喬紫淵詩序自言兒時學爲詩家君戒之年

二十客京師。偶爲律詩二章。涇陽劉跛千見之。曰：子行清文茂。內外完好。故以詩自暇。吾爲子
毀之矣。自是絕意不爲詩。蓋詩非先生所長。生平不多作。海內學者罕傳之。予刻先生遺文。其裔
孫鳳露錄家藏詩稿十五首見。寄義正辭雅。
附刊之。俾學者見所未見。亦快事也。鈞衡識。

擬子卿寄李都尉

汎汎委驚湍。隈隈任所觸。大冶自鎔金。焉能順其欲。羈鴻隱朔漠。飛翔翼常縮。獨鶴棲瑤林。長鳴念谿谷。
不聞鸞鳳音。時恐應鷓伏。百年會有盡。沈憂日夜續。寸心遙相望。萬里見幽獨。

裴晉公

不去爲無恥。不言爲不忠。正告中興主。漠然如瞽聵。以茲至晚節。心迹有異同。出入任羣小。將相如萍蹤。
宮庭匿天氛。邊疆多伏戎。宗臣在東洛。夕命朝可通。綠野餘清興。精神已折衝。安敢謀一身。高舉思明農。
明妃

漢帝惜黯色。明妃出後宮。曲中醜哀怨。橫塞詩人胸。薦蘿隨蔓引。性本異貞松。衆口不瑕疵。多憐所遇窮。
若使太孫見。安知非女戎。昭陽爲禍水。豈讓傾城容。

嚴子陵

君臣本朋友。隨世分污隆。先生三季後。獨慕巢由蹤。真主出儒素。千秋難再逢。故人同臥榻。匪直風雲從。
孤高一身遠。大猷千古空。豈伊交尙淺。將毋道未充。臥龍如際此。焉敢伏隆中。

將之燕別弟攢室

詰旦將戒徒。獨步登山岡。淚枯不能落。四顧魂飛揚。往時重暫別。而今輕遠行。豈忘帖岬詩。言此裂中腸。死者不可留。何況客異鄉。家貧無儲蓄。老母甘糟糠。翁性嗜醇醪。客至羞壺觴。所恨爾長逝。出門增惘惶。爾能奉晨昏。細大無遺亡。長兄雖篤謹。不若爾精詳。日夕下山去。身世兩茫茫。

赴熱河晚憩谿梁

羣山作秋客。蕭然如靜士。月出烟光融。山空疑遠徙。解鞍步河梁。高天淨無滓。儻值身心閒。景物觀尤美。因羨耦耕人。銷聲向雲水。

薄暮自權陽渡江赴九華

名山如勝友。未見意難忘。卽事得餘隙。扁舟下夕陽。閒情戀雲水。浪迹暫家鄉。身世何終極。空嗟去日長。送楊黃在北歸

吾衰駒隙短。君去塞雲高。嘉會生難再。離心別後勞。風霜隨客路。麩餌仗兒曹。何日還三徑。音書附羽毛。展斷事公墓二首

不拜稱元詔。甘爰十族書。壯心同嶽柱。寒骨委江魚。天壤精英在。衣冠想像餘。拜瞻常愴惕。忠孝檢身疎。高皇肅人紀。義氣憶環瀛。作廟裒余闕。開關送子英。微臣知國恥。大節重科名。嗚咽窮泉路。應隨正學行。

川姑墓

欲踐曹娥迹，孤嫠誰保持。門纒中有變，節孝兩無虧。七十不環墳，千秋作表儀。忠魂應少慰，有女是男兒。

輓李餘三方伯三首

盛夏軒車至，精強倍往時。誰知交手別，永與故人辭。六郡遲膏雨，三吳滿涕洟。衰殘失素友，愁病更難支。金門同載筆，玉壘數遺詩。萬里面如覩，千秋事所期。官移臨震澤，天與豁離思。再會無私語，劬躬答主知。公既爲邦伯，翻稱門下生。自慙無道術，焉敢正師名。抱病仍求益，憂民實至誠。斯人若弦翦，終古志難平。

別葉爾翔

四海故人盡，爲君一繫舟。衰殘良會少，醫咳宿心酬。八十苦無食，千秋豈暇謀。自慙籌莫助，別後重離憂。

望溪先生集外文卷十

尺牘

與陳占咸 大受

始春得手札。聞來使已回。是以久未得復。愚臥病閉門。一無聞見。惟鄉來衆論。謂十餘年閒。大府廉靜愛民者未嘗無人。而多不能察吏。是以民不見德。凡爲吏者。三年以後。貪廉仁暴明昧。本難掩民口。其是非失實。大抵寄耳目者非其人。惟實按以政事。多採人言而參伍之。去其尤患民者。則百吏革心。而民實受其福矣。往者湯文正。于清端。及目今德濟齋。所至得民譽。皆由於此。又陳總憲在東夏時。曾有一事。至今民歌思之。濟甯州土棍。聯衛藍武舉劣生爲害。陳公訪聞。懲其尤者。放流二人。其餘六七十人。張榜通衢。令州縣註冊。不能改過。仍與聞外事。即時申報。紐解治罪。至今屏息。雖欲爲患於鄉里而不能。此天下通患。不可不畱心訪察也。邇來頭目痛不可解。亦懶於作字。餘不贅。

又

得來示及與兄子某札。具悉賢者察吏安民。事事實心。且曲盡苦心。私懷欣暢。愚札所以汎言治體者。雖鄉三十年。土俗民情之變易。未由深悉。卽有所聞。恐係愛憎之口。不可信也。賢旣得之實見實聞。又能公

聽並觀。不以耳目寄一二人。自各得其條理。近都下亦衆白於所劾之皆當矣。過嚴之疑。正由去重從輕。未能察君子之用心耳。凡治法莫如內寬而外嚴。目前尤爲要道。若不能大畏貪劣者之志。則遺實害於民。愚前亦聞過嚴之語。而不以告者。深信其當如是也。聞今歲各屬秋成尙好。未審風廬何似。言不盡意。障風神劄。

又

凡大府清明嚴肅。而又能安靜。然後實德及民。賢自秉節。官吏士民相安。卽此見真實力量。但聞事無細大。必親裁決。自是古賢用心。昔武侯固然。但聞見中有傲而爲之者。久之則重以自困。蓋小者一一致詳。則大者或轉疎略。幕中必求得信心人。小事一以委之。然後精神休暇。日力有餘。可專一以治大事。今移鎮江蘇。事雖煩。而臬憲陳公深鍊世事。實心爲民。一切刑獄。可不大費心力矣。運司朱公耿直樸實。蘇常道王公。雖未知其吏治何如。而共事書局時。知有志爲好官。崇明總戎陳公。心術坦白。頗有識見。吏疵民瘼。可備諮訪。欲得州縣官仁刻廉。貪昏明敏。罷之實。必先於道府中得二三公。正誠信人。參伍其議論。考證所見聞。乃得無誤。下江風氣。與上江異。士大夫商旅伎術人。聲息日至京師。如潛菴湯公。大服其心者甚少。儀封之廉公。尙嘖有煩言。顧用方專以公誠簡靜處之。數月中亦頗無異議。恐今年來舊疾時作。幾不能支。愚慮不盡欲言。臨楮曷勝馳溯。

又

來書所言。事事皆處之得宜。至謂歷事多利害甚明。則受病卽在此。真古名賢語。可謂庸庸者藥石也。用方臨行時。恐囑一切吏疵民病。漕運弊蠹。與賢商論。必大有益。昨力堂問救荒實政。亦告以誠心與賢經畫。必得其宜。力堂忠國愛民。直辭正色。爲中朝第一。別札中三條。以其行速。已告以大略。晤時錄原稿付之。當與公同心。且聖主鑒其忠誠。或可爲斯民福也。陳札卽當作字封致。聞仲夏始得回。又沿江居民大害。莫過於糧船東下。所過之地。遇蘆洲則結束之柴。必搶大半。所駐之地。近魚蕩塘。則恃衆強取。居民不能敵。有司不敢詰。卽大府亦不能禁。以其爲別省之船。惟漕督嚴責運弁運丁。尙可少斂戢。若訪於賢。亦望切言之。愚自聞祖墓積水起攢。寢食不安。舊病竟難支。不知終作何狀。貴一事古義可風。去臘已進周官。頗蒙嘉許。將以三月中告歸營葬。餘不宣。

又

先斷事公諱法。苞五世祖也。明洪武初設制科。中己卯鄉試。出正學先生門。爲四川都使司斷事。不拜燕王詔。本省羈囚。又以正學先生十族赴詔獄。至三江口自沈。尸骸不得。以衣冠葬。事載欽定明史正學傳。配享江甯南門外正學祠。專祠在桐城。有司春秋時祭。而自先太僕公葬金陵。子孫居江甯者。不能歸展墓拜祠。苞擬建宗祠於江甯。名曰教忠祠。其地或於先曾祖副使公舊園。或於壽州族祖震孺虎踞關山房。中室祀斷事公。西室祀始祖。

以下四祖。東室祀斷事公子某孫某。爲分支之祖。太僕公之祖某公。爲積德累仁之祖。先太僕會建小宗祠於桐城。子孫典守者。竊標棄之。今擬於三室之後。更作三室。爲小宗祠。祀太僕公以下三世祖考。程子云。凡士大夫。皆宜祀高曾祖禰。本世所通行。特太僕則不祧耳。教忠祠祭田二百畝。在高淳縣。乃苞爲鄉貢士時所置。康熙王午。以服瑛瑛必敘入者。以服瑛瑛未增一畝也。望賢爲作教忠祠記。而小宗祠及祭田。亦附見焉。每見故家祭田。多爲子孫所鬻。而敵族并及宗祠。若得大府名碩。爲記其事。則不肖者妄念不生。而買者亦有所顧忌。苞平生夢多奇應。七月杪。夢或告我來年將委蛻。記文祈速就。及余之見。其勒石則必俟賢總制鄰省後。不敢躁也。又明初方景二公祠。宋楊忠烈祠。皆在江甯南門外。相去不過百步內外。正學墓無古木。楊祠與墓數十圍木。對民下闕。

又

前一札託程世兄致。想已達。近聞王次山老先生丁外艱。古者三老在學。吳門老輩。如韓祖昭。葉爾翔。皆精於詩文。兼明古學。且人品端正。年近耄而視聽不衰。愚往年曾爲道其人。尚記憶否。若延爲義學師。實可不愧。望酌之。又義學不宜專教府城貧士。貧士無才學者。始食義學中飲食之費。宜用于清端遺法。移會學院。送三十內外。屢試前三名。兼通經史者。更嘗相其材質。于公所取。正歷試第一不向古學。試以時古文。而後留之。則當有人材出。但

彼時義學中資用甚饒。近則不能。如有高才積學。而以授經爲生者。必商度能以二三十金給其家。然後能遠出耳。于公所教四十餘人。以專課時文。其後未成進士。而以舉人拔貢者。不過十許人耳。若兼課以經學古文。而賢大府暇日時親臨進諸生。而告以行身植志之方。激發其志氣。則所成之人材。必有遠過於公時詞章之士者矣。愚慮不盡欲言。

又

南歸後得賢二札。大爲心開。每見士大夫平居陳義侃侃。及肩事任遇小利害。輒自背其初心。而不顧人之非笑。滔滔者皆是也。賢能以義制事。當其時。不以世故人情亂心曲。既事。不以成敗利鈍生惘疑。此老生夙昔相期。而未敢必其果然者。今日見之。愉快爲何如。憶昔安溪李公。以直撫入相。余叩之曰。自入國朝。以科目躋茲位者。凡幾。公屈指得五十餘人。余曰。甫六十年而已得五十餘人。則其不足重也明矣。望公更求其可重者。時景州魏君璧在側。退而曰。斯人吾未前見。無怪乎見者皆不樂聞其言也。三代以後。雖君臣志合。如孔明之遇先主。猶不能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安敢妄意伊傅周召之事業。但旣自獻其身。又荷主知。則宜有一二大節。使後世聞而興起。其次則訐謔壯猷。功在社稷。又其次則禦災捍患。實德及民。若碌碌奉其官。恥莫大焉。往歲徐鳳淮揚水災。萬口同聲。謂能體聖主之心。父母斯民者。首濟齋德公。次吾友。安撫張公憂動惻隱而感頌未若二君子之是賢於三者已一有得矣。然歷觀唐宋名賢。必堅持

此志類之盡之。以終其身。然後奕世無疵焉。步山椒者。數盤以後。登陟愈艱。齊紈之潔。偶觸脂垢。雖數浣。不能去其暈。然則成敗利鈍。賢能不以爲憂。而不可不以此爲憂也。先賢祠一簞。李老先生書一封。程世兄札一封。望驗收分致。餘則賈一能口云。臨楮不勝懷念。

又

每得手札。懷抱爲之一開。所慮人材日少。大吏以敢作爲能。或耽吟咏。薄案牘。使萬事墮壞於冥冥中。若左右輔弼。有能入告我后者。尙可矯除。曾爲貫一切言之。邪人多易變。總由旣得而患失。湯睢州亦不過能不變耳。愚與貫一常欲以睢州望賢。近來人望日重。可見人心之同。但行百里者半九十。洵有如來札所云耳。愚散體之文。從不以示人。惟貫一輯得十人。賢慮其沈沒。古人之用心。當命兒孫鈔寫。冬初寄覽。諸經解說。共九十餘萬言。必得一通人。能寫能對。與愚同寓。有疑卽問。然後無譌舛。但非終年不能畢事。愚平生心力所竭。惟在別擇先儒經義。若能購善本。照樣刪取點次。俾令嗣秀敏者治之。兼傳其學於湖南北之學者。其事大於存老生一家之說。其費適相等。不若舍彼而爲此也。又黃岡杜于皇先生遺集。舊爲曹棟亭所得。後不知其所歸。滄洲竟世諏訪。未得其蹤近。金陵一貧家婦。出一二册求售。索價百金。并古文幾二尺許。雖無關於世教。亦百餘年來一文獻也。若能約貴鄉中有心者四五人。共購之。各鈔一部。亦大快事。以久已湮沈而復見也。前使者至。當卽以子參參丁付之。昨已付程世兄百金。據程云。往年係

百九金而來札止四金。俟程回蘇時再報。與圖已封付程。臨楮不勝馳溯。

又

仲秋出訪地師。兼尋舊友知醫者。地師他往。醫亦無效。脛腫如故。頭痛轉加。將若之何。連得二札。中云。閱牘多則此心漸昏一則。乃古賢治心治事。身體有得之言。國初圖大將軍海。羽檄旁午。觀書不輟。湯文正之在秦中亦然。與賢所見略同。其他論人論事。皆有深識卓見。近見羣賢志事。皆蜚搖無定。將來繼武雖州。惟賢是望耳。發來書籍。收到儀禮經傳通解印點甚難其人。別簡所條舉。留意辨察。餘不宣。

又前九札映垣自都寄到云得之陳公蔚孫此札乃厚子自雷翠庭讀書偶記錄者今合刊之鈞衡識

知老生志事者。莫如貫一與賢。天夢兩賢並爲聖主所特知。望重自砥勛。爲國家擔當世教。爲天地保護生民。各竭力所能致。以歸潔其身。並告同學諸君子。平昔不病老生爲迂闊者。此札閱過。卽確寄貫一。

與魏中丞定國

及門劉生大樞者。天資超越。所爲古文。頗能去離世俗蹊徑。而命實不猶。弟舉以鴻博。已入彀而或檢去之。雨中副車。今以親老不忍遠離。止得暫圖教職。公見其文。自知其曩然而異於儕輩。弟復先言之者。以其數奇耳。其所著小稱集。謹以呈教。

與雙學使

劉生大槩不但精於時文。卽詩古文詞。眼中罕見其匹。爲人開爽。不爲非義。爲學幕中最難得之人。

與雷貫一銘

大臣體國。莫急於得賢。必舉能不詭隨。志在忠君利民者三四人。以告聖主。見西林。以此告之。方苞白。

與族子觀承

得來札。重承節鉞寵命。惟有恐懼。古賢獲自天佑。而身名俱泰者。其根源皆自此一念始。興利除弊。施實德於民。乃所以答主知。而開子孫以五世十世之福。餘各一箋。惟審察之。姪言文集。中尙有宜商論者。無緣相見。彜詳列一單封寄。餘不贅。望老人字。

又

序必姪親行書。刻本必歐字。原本皆淮上江甯拙工所爲也。愚於祠堂之左。老屋數間。名曰敦崇堂。有楹聯。欲姪書。俗稱姪非古也。署伯父望溪先生命書。後但書名。酌之。餘不贅。望溪老人白。

又

連得手札。久之始作答。衰疲可知。清涼寺碑記。未知有暇爲書否。又太僕公小宗祠。欲姪楷書。盥若曾相聞否。適潘道兄過我。乃我搜會試卷所得士。爲人老成開爽。告假葬親。及其兄返山陰。故附書通問。餘不宣。望老九月二十九筆。

又

得來札甚喜。所見與愚不謀而同。下糧道論。曲盡事理。言中官緊。皆稱量而出。非幕中人所能代也。略易文移中字面。便似古人教令。以後凡有關治教文字。必自爲之。久之便可成集矣。葉君增俸。不獨余心爲之一寬。以安老儒。實盛德事也。清涼寺碑記。行楷一聽擇便。江甯刻工甚拙。若得好手於浙中刻之。一水易達也。望老白。

又

扁聯並嘉。卽付康在雙鉤錢版。序內增入七十子之文一段。更覺醜至。此語老夫胸中常私以自勸。不意自姪發之。李漢序退之集。則以弟之子序伯父集。不用以改跋。餘列別簡不贅。望溪期老人白。

又

望溪集偶鈔。如姪所云。更定再寄一部。並經子七種。周官解辨。聖人經世之法。春秋通論。聖人斷事之義。乃擔當世道。爲國股肱者所宜用心。非經生之業也。時人於喪禮百不一行。非惟不行。亦竟不知。老夫痛之。故爲或問一書。甚有關於人紀聖主大孝。實行三年之喪。顧用方總督漕務時。刻之淮上。三年前閩中監司。並讀經史子集二冊。刻頒各州縣儒學。嗣後關中河南粵西中丞。學使監司。各錢版以示諸生。姪若作一序。述尊公與老夫。雖遠兄弟。而居相近。少小相親。及水部公官京師。延劉北固教尊公時文。而老夫

適入試京兆。每過寓齋。尊公卽從問經史。或問及書後諸篇。手錄而藏之。篋笥者過半。姪叨爲岳牧。宜慶聖上之孝治。故鍍版以示書院羣士。及各州縣生童。將以助流政教。而亦以終先人之志事也。此書徧布於百城。則尊公之好學親賢。亦不沒於後世矣。

又自魏中丞以下十札。皆厚子搜錄者。鈞衡識。

接來札。惻惻感人。兼旬以後。不得已。仍治儀禮。營祠堂。未竟之工。築以自遣。惟夢覺及清風朗月。尤難爲懷。靜思賦命坎屯。竟世在悲憂窮蹙中。自告歸。獨坐山崑。身心少覺安泰。故昊天不弔。俾餘生常戚戚耳。姪短札古雅。老夫皆篋藏。公餘隨意以小箋書平生稱心詩句。備各體字。俾裝册子。時一展視。復梅少司寇書。到日若已回京。望卽命奏摺人確遞。王生語盪若口之。餘不贅。期大功望老人白。

與從弟雪泉

雪泉曾孫某出示此札。前路殘缺。錄其後半。如此亦略見先生篤親之萬一也。鈞衡識。

楊樹灣田價。又從新債百餘金。尙未得成功。以鮑甥在省。樞陽存稻近百石。貴時不賣。近則不可賣矣。助叔父葬事十金。賣此稻時。鮑甥自送上。又命以十金付六弟。爲五弟典租四石。意欲明後年積至三十金。未知衰殘之軀。此志得遂否也。二兄又白。

與顧震滄

從春秋大。事衷錄出。

承示春秋表諸序。乃知老先生始仕而顛。乃天心玉成。使有得於古有傳於後也。僕戒爲時賢作序三十

餘年。今必破例爲之。老病不能爲揖讓之禮。故不見一人。先生若枉存。自當披豁泉石閒。

答尹元孚

恩露
藏本

得手教。一切具悉。爲母編年譜。古未之有。而太夫人志事。與賢士大夫略同。乃婦女中特出之人。不惟今世希聞。卽在古亦罕見。則孝子創例以爲世法。播流海內。可與可觀。人不能訾也。如苦窳。籍時事皆瑣細。不可條舉。則總計家道息耗。人事吉凶改移。或數年或十數年。而括之曰。太夫人於是年幾何矣。此史記孔子世家義法也。略者略之。詳者詳之。唐宋名賢年譜多如此。不必以前事簡略爲嫌也。望溪方苞白。